
武俠世界
$2.00
807

◀編 後 話▶

今期起，本刊內容開始全面革新了。請看看目錄表，包括暌別已久的古龍和慕容美。蕭逸、臥龍生、諸葛青雲等更不遺餘力替本刊助陣，在這裏，編者謹向他們衷心致謝，並望他們繼續鼎力支持，千万不要給本刊「脫稿」。

＊＊＊　　　＊＊＊　　　＊＊＊

數月來，本刊爲了供應讀者要求，除充實內容，改善編排外，更派專員巡迴東南亞各地，力邀名家加盟本刊撰寫名著，計有古龍以新格調、新方式、新手法所撰的「驚魂六記」，慕容美以佈局詭譎、筆觸清脆、涵義幽默之「龍虎殺手」，臥龍生的「無形劍」，諸葛青雲及蕭逸之………等等名作刊出。

＊＊＊　　　＊＊＊　　　＊＊＊

還有，不久將來，本刊更會進一步的再加强陣容，秦紅的新派俠情長篇「一棒喝武林」、高庸之恩仇中篇「花郎」，曹若冰的「仁心書生」………等巨著，又會與各位見面。總之，不論舊雨新知，看過或未看過本刊的讀者，千万別忘記購買本刊，保証篇篇精彩，足夠各位一星期最佳精神糧食之享受。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0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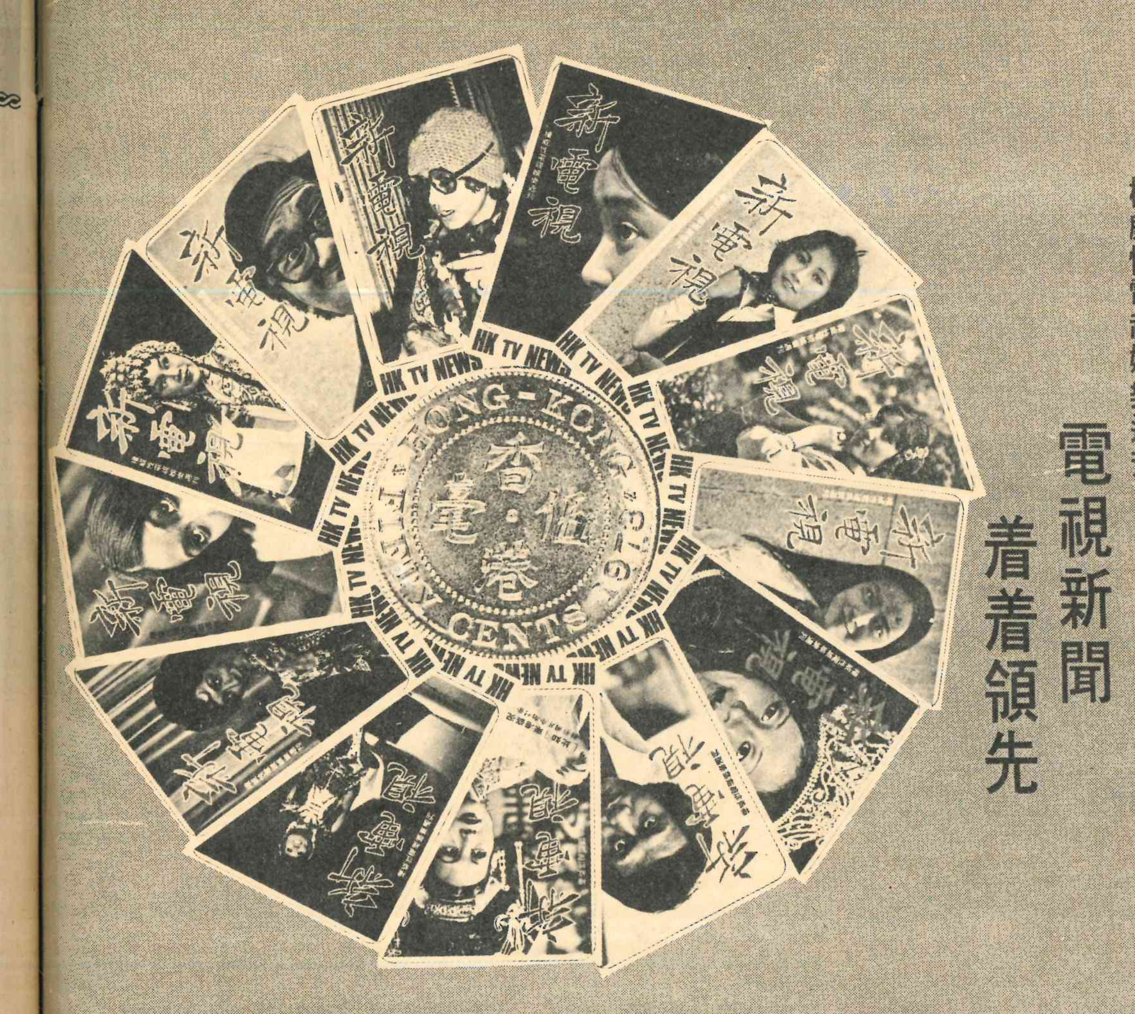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係好D嘅！

新電視

權威性電視娛樂週刊

電視新聞　着着領先



全港家庭最受歡迎之電視刊物

期期精彩

電視彈讚・最具權威・不偏不倚

藝員近況・詳盡報導・應有盡有

逢星期四上午出版・各大報攤均有代售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綠眼巫婆

預言應驗　禍從天降

一九七四年六月八日，日本有一個宗教領袖切腹自殺，原因是他預測該日全日本會發生一樁像「關東大地震」的災禍，將日本的人民殺光，希望當局提高警惕採取預防措施。可是，六月八日日本風和日麗，天文台連最微弱的地震波也沒有測到，於是這位擁有千餘個信徒的宗教領袖，本「武士道」的精神切腹自殺，以謝國人。

這個能「預知過去未來」的宗教領袖死了沒有？這不關本故事的內容，筆者在這裏提起這件事，是想向各位證明，世界上仍然有許多自認能知過去未來的「異人」。

雖然這些「異人」的預言多半不能實現，但也有少數的預言得到應驗的，好像甘迺迪總統被人暗殺身亡，據說便有一個「星相家」在事先警告。

你信不信，命運掌相之說？

如果你信，這篇故事可能對正了你的胃口了，即使你不信也好，總而言之，世界上有許多事是科學所不能解釋和神秘莫測的怪事，不斷地發生，不斷地發生……。

× × ×

天下着綿綿細雨，像這樣的天氣，已經繼續了一個多星期，柏油路四週是積水的小水坑，汽車經過時，汚水便激射而起，把過路的行人濺得滿身都是。

白小妹撐着雨傘，和王小克，小辣椒慢慢地向前走着，看他們三人臉上的神情，都極爲興奮，便像要參加一個宴會一樣。

這時，一輛汽車駛來，水坑的積水被車輪輾過，向外飛濺開來，潑得王小克褲管上濕漉地。

王小克罵了一聲，定眼望去，原來是一輛的士，司機正在車中咧咀大笑，一踏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飛馳，水柱隨着車子的經過激射而起。

「他媽的！」王小克咬牙恨恨地罵道：「這種人該送他入地獄！」

小辣椒也帮口罵了起來，白小妹一雙晶瑩澈亮的美眸，則向前搜索着。

忽然，她好像發現了什麼目標一樣，道：「小鬼子，前面街口就是！」

王小克和小辣椒急忙放眼望去，只見前面一列系全是四層式的唐樓，殘舊不堪，看來起碼有六七十年的歷史。

「那綠眼巫婆眞的住在這種地方？」王小克皺起雙眉問。

「我查過了，不會錯。」

「小妹，如果她眞的這樣靈驗，而且又這樣出名的話，爲什麼仍然要住在這種地方？」王小克臉上罩着疑惑的神情：「她應該住到半山區的豪華別墅去的！」

「唉！」白小妹白了他一眼，道：「你以爲一個人有了錢和名，就一定非住半山住宅不成？

「否則要錢來幹什麼？」

「這是你個人的想法，」白小妹道：「我前幾天讀過一則新聞，有個富婆突然暴斃，留下了五百多萬的遺產，她無親無故，政府決定把遺產的半數撥給『公益金』，她就住在一幢才五百多呎的普通屋子中。」

「有了錢而不享受，眞是天下第一蠢材！」王小克笑道：「要是我有五十萬，非弄一幢小型別墅來過過癮不可！」

「你有過幾次機會可以得到這筆錢的，」白小妹望了他一眼，笑道：「可惜全是見財化水，美夢成空！」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我就是懷疑自己這一輩子和發財無緣，因此才來找這個『綠眼巫婆』看看相，算算命的。」

「也不知道她是靈不靈。」小辣椒插口說道。

「當然靈！」白小妹侃侃而談：「我工廠有個女同事叫畢桂英，她的父親失業了幾個月，跑去找『綠眼巫婆』算命，『綠眼巫婆』說他最近一個月內會發一筆小財，於是，他買了張政府彩券——」

「中了？」

「中了三獎，」白小妹道：「有好幾千塊了，你知道，幾千塊對一個失業漢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啦！」

「但願等一下『綠眼巫婆』會預測我這個月要發大財，」王小克笑道：「那麼，我不但買政府獎券，還買大馬票，更非到澳門的賭場去大賭一番不可！」

「你就是會賭！」白小妹不悅地橫了王小克一眼，道：「等一下見到那『綠眼巫婆』時，說話可要小心一點。」

王小克吐一吐舌頭，道：「見到巫婆，我小鬼子可要低一級了，當然非小心不可，萬一她向我下降頭，那便如何是好？」

「胡說，綠眼巫婆只是一個能知過去未來的仙人，她怎會向人下降頭？」

「對啦，等一下我們見了她，應該怎樣稱呼？」王小克道：「難道就叫做『綠眼巫婆』不成？」

「據畢桂珍告訴我，綠眼巫婆本姓沐，人家都叫她沐婆婆。」

小辣椒忽然插口問道：「爲什麼人家會在背後叫她『綠眼巫婆』？」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據說她施展法力預測未來時，變眼發綠，就像貓眼一般，十分恐怖！」

小辣椒「啊」地一聲，道：「這不是很嚇人嗎？」

王小克故意低沉着聲音桀桀怪笑了起來，道：「你敢不敢去見她？」

小辣椒小咀一翹，說道：「我爲什麼不敢呢？」

說話間，三人已經來到一幢舊樓的樓下；白小妹收起了雨傘，仰首望了一眼，道：「她就住在二樓。」

小辣椒見門口堆放了垃圾，由於乏人收拾打掃的關係，發出了陣陣臭氣，樓梯間黑漆一片，那木梯級也爛了不少，不由皺起了眉頭，道：「她一個人住？」

「唔。」白小妹道：「咱們上去吧。」

王小克抓住她的胳臂，道：「小妹，你說過這個綠眼巫婆不隨便見客的，萬一她見我們年紀輕輕不加理睬，豈非自討沒趣？」

「那又有什麼關係？」白小妹道：「反正對我們不會有什麼損失的。」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如果她說我這一輩子再也跟橫財無望，這……這豈非太令人傷心？」

「你眞是！」白小妹橫了他一眼，道：「事到臨頭，竟然又三心兩意了！」

小辣椒用力推了王小克一把，道：「上去吧！」

王小克只得領先踏上了木樓梯。

那木梯經過數十年的踐踏，已經破爛不堪，踏上去時「吱吱」作響，似乎隨時會塌下來的樣子。

三人小心翼翼地來到了二樓，王小克猶豫

了一會，才伸手敲門。

「門沒有鎖，進來吧！」是一個蒼老的女聲。

王小克把門推開，只見裏面黑黝黝地，看不到任何東西。

「沐婆婆，我們是來請你算命的。」白小妹拉着王小克，並不立即踏進屋去。

「進來吧，」那蒼老的女聲又响了起來：「你們一共是三人，三條小命是不是？」

說罷，老婦「桀桀」地怪笑了起來。

王小克聽到她那種詭異之極的笑聲，不由毛孔聳然，可是想到她竟然猜得到自己一共三人，而且年紀不大，心下暗自一動，看來這「綠眼巫婆」並不簡單。

「進來吧！」老婦柔聲道。

三人這才輕移脚步，踏上去。

就在三人移動脚步之際，忽聽「卡察」一聲，跟着眼前火光一閃。

小辣椒不知發生何事，渾身霍地一震，緊緊抓住了王小克的胳膊。

王小克定眼望去，只見一個滿頭白髮，形容枯槁，年紀大約六旬開外的老婦，正摸索着枱上的油燈，右手拿着一根火柴，大概正想點燈。

王小克趨上前去，把枱上的一盞火水燈推上前，老婦咧咀一笑，露出血紅的口腔——她上下顎都沒有了牙齒！

火水燈燃着了之後，屋裏總算有了一點光亮。

然而，那火水燈所照射出來的光實在太過微弱，因此，王小克並不能立即看清楚屋內的情形。

可是，他却看清楚面前的這個「綠眼巫婆」，只見她臉上皺紋重疊，肌膚白得逾乎尋常，大概是長年不見太陽的關係。

「坐呀！」老婦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的客氣。

白小妹拉開一張長木櫈，三人面對着她坐了下來。

老婦拿起火水燈，在三人面前照了一照，剎那之間，王小克看到她五指的指甲長逾兩寸，指甲裏黝黑一片，似乎是污泥。她穿着一套黑綢唐裝衫褲，大概年久日深的關係，綢布也是一片油污，望上去骯髒非常，那像是一個能知未來的「異人」？

老婦一雙深邃的眼睛，凝眼望定了王小克，忽然咧咀一笑，又露出那個沒了牙齒，血紅的口腔來。

王小克不知道爲了什麼，心底下竟然突地一跳。

「糟糕，糟糕！」老婦忽然搖頭嘖嘖嘆起氣來。

「沐婆婆，什……什麼事？」白小妹大吃一驚，吶吶地問。

沐婆婆並不理會白小妹，只是望定了王小克，雙眼一瞪。

王小克向她望去，渾身毛孔突然豎了起來——只見那「綠眼巫婆」雙眼一片碧綠，精光四射。

王小克本來想將眼光移開，可是不知道爲了什麼，沐婆婆那雙綠眼竟然像有磁力一般，牢牢地把他吸住了。

沐婆婆倏地伸出手來，抓住王小克的手腕，渾身抖個不停。

「喂！你——」

小辣椒的話未說下去，便被白小妹手肘一碰，示意她不要胡亂出聲干涉。

半晌，沐婆婆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道：「你有個婆婆，是不是？」

王小克點點頭。

「她今年大約六十餘歲，和我差不多，是不是？」沐婆婆又問。但聲音微顫，似是有什麼重大的變故要發生一般。

王小克又向她點了點頭。

「她雙眼是盲的，是不是？」

王小克心下暗暗驚訝，這「沐婆婆」怎會這樣清楚？他接着又想，爲什麼她一直查問自已的婆婆？

沐婆婆見他不答話，手上一用力，道：「快回答我的問題。」

以王小克的脾氣，他絕對忍受不了這種語氣，可是，剎那之間，他隱約覺得事情有點蹊蹺，而且，面前這綠眼怪婦那兩道眼光，也像有無上威力一般，只得又向她點了點頭。

「唉！沒有！沒有！」沐婆婆忽然放開王小克，低聲嘆道。

「沐婆婆，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白小妹詫異地問道：「我們是來請你來看相算命的啊！」

「不用看了，不用看了！」沐婆婆搖着頭嘆息了，喃喃地說道：「這眞乃天意，眞乃天意！」

「沐婆婆，請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白小妹柔聲說。

沐婆婆用右手的指甲剔着左手的指甲，緘默着不出一句聲。

王小克滿腹狐疑，剛才被她抓過的手腕，竟然隱隱作痛，他終於鼓起勇氣，問道：「你——你認識我的盲眼婆婆？」

沐婆婆緩緩抬起頭來，眸子中的綠色精光已經消褪，代之的是一雙無神的眸子。

沐婆婆說道：「我不認識她，不過，我倒想見見她。」

「那請你先替我們看看相，算算命吧。」王小克道。

沐婆婆搖着頭，道：「我要見到你的婆婆後，才能替你們算命和看相。」

「爲什麼？」

沐婆婆咧咀一笑，神態似乎鎮靜了許多，但仍然語無倫次地道：「四十八小時之中，有一樁大禍要發生了！」

「是不是有關我婆婆的？」王小克急忙問道。

沐婆婆點着頭，道：「不錯，所以，你們要把她帶來見我！」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均是想不到會有這種結果。

「記着，明天晚上十時左右來，」沐婆婆道：「我的法力在那個時候最强，也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替我們兩人消災解難。」

「你說什麼？」王小克驚訝問道：「連你也有災難？」

「不錯。」沐婆婆忽然張口一吹，火水燈熄了，屋中又陷入一片黑暗。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正沒做理會處，沐婆婆的聲音又在他們耳畔响了起來：「你們記着，明天晚上十點左右，把你的盲眼婆婆帶來——」

那話聲越去越遠，看來沐婆婆已走到內廂去了。王小克心下暗暗一驚，看她在黑暗中能辨得路，而且去勢如此之速，倒是邪門。

三人摸索着來到大門口，打開大門，來到樓下，這才不約而同地吁了一口氣。

「怎麼樣？」白小妹望着王小克問。

「乘興而來，敗興而去。」王小克聳着肩說。

「不，我的意思是，綠眼巫婆剛才的話我們照不照做？」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白小妹望去，反問：「你說呢？」

兩人對望了一眼，白小妹微笑道：「既然你已經決定了，還問我幹什麼？」

兩人相視苦笑一下，向街口走去……。

× × ×

窗外下着毛毛細雨，偶爾一陣風吹過來，雨點打在他的面上。

他，滿面鬍鬚，神情抑鬱，以致令他看來比實際的年紀要大許多歲，其實他今年才不過二十八。

他退後一步，離開窗畔。

「秉忠，你想通了沒有？」溫婉的女聲自他背後傳來。

他轉過頭，看到沙發上的她——馬玉君。

她望一望婉錶，告訴他：「現在是九時多了，如果我們的計劃沒有改變的話，似乎應該開始行動了吧？」

他咬一咬唇，雙眉緊緊地蹙在一起，好像在思慮着一件有關他終生的大事一般。

「秉忠，如果我們再做一次，我們可以致富，永遠不用過這樣的生活了！」她說。

他緩緩地踱到窗前，從窗口望下去，「和記公寓」的霓虹燈管開着，然而，像這樣的一間九流公寓，入夜之後，還會有什麼客人？

她說得不錯，只要再做一次，逆不必住在這種九流公寓了！

這間齷齪不堪的公寓裏面，連被單也發着一股霉味，馬玉君所坐的沙發，只有三條腿，這簡直比芝蔴灣的監獄更不如！

不知是否爲了要離開目前的環境，還是打定了再幹一次的主意，他猛然將點燃不久的濾咀長烟往地上一拋，伸脚踩熄。

「走！」

馬玉君精神一振，自沙發上坐直身子，道：「你決定了？」

「決定了！」他喃喃地：「他媽的，非再幹一次不可！」

「那個老巫婆？」

「是的，那個老巫婆！」

兩人打開房門，來到街上。

公寓門前泊着一輛六〇年代的老爺車，他打開車門，跳上去。

她跟着跳上車，連日來霪雨綿綿，連車廂裏也有一陣公寓房間瀰漫着的霉臭之味。

他劃着馬達，車子緩緩地向前駛去，這架六〇年代的老爺車，實在不能超過三十咪了。

「秉忠，機件有問題嗎？」她側頭問。

孫秉忠搖了搖頭：「還好。」

汽車在紅燈之前停了下來，馬玉君忽然問：「秉忠，幹了這一次之後，我們換一架平治好不好？」

他淡淡一笑，說道：「那老巫婆供應得起嗎？」

「當然。」

「你怎麼知道？」

「她有一次在酒後告訴我，四十多年來，她積了一筆數目不少的錢，」她興奮地說：「大約有五十萬。」

「就算她有五百萬，放在銀行的話，我們一個仙也得不到。」

「咦？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這個老巫婆從來不信任銀行。」她說：「她把現鈔和金飾都放在家裏，鎖住了。」

「又是她告訴你的？」

「不錯。」

「幾時？」

「在我們入獄之前。」

他騰出手來，擦了擦鼻子，緩緩地道：「那是三年前的事了，焉知她三年後不會改變主意？」

馬玉君淡淡地一笑，說道：「三十年的時間也改變不了她的主意，何況是三年？你放心好了。」

聽她說得這樣有把握，他把心底下惟一的疑慮拋諸腦後。

此時，黃燈亮了，他一踩油門，車子顫動了一下，向前滑行。

十餘分鐘之後，車子在一幢破落殘舊的四層高唐樓前停了下來。

「你確定她仍然住在這裏？」他問。

「這四十餘年來，她一直住在這裏，」她仰首一望，答：「况且我今天早上來過了，我看見她的人影在窗口走動。」

他緩緩點了點頭，踏上梯級，她自後跟隨着。

兩人在一道木門之前停了下來，他拿出百合匙，只是花了五分鐘的時間，便把大門打開了。

屋內一片漆黑，他們在門口站了一會，等瞳孔習慣了黑暗後，才向前踏步。

「她的房間。」馬玉君向前面一道門指了指。

他略一點頭，向前走去。

門虛掩着，他伸手一推，「呀」地一聲，門開了。

「誰？」

「拍」地一聲，他扭亮了房裏的燈，看到白髮蒼蒼，滿面皺紋的老太婆。

「沐婆婆，是我們。」

沐婆婆揉着眼，好不容易才習慣了房中的燈光。當她看清楚了面前的人時，臉上勃然變色。

他們踏進房，在兩張木櫈上分別坐了下來，反正屋子內只有她一人，用不着急。

「你……你們出來了！」

「我們出來了，」他吁了一口氣，道：「就在大前天。」

「那眞好，」沐婆婆乾咳了一聲，道：「這三年來，我都在想念你們。」

「哦？」他詫異地望着沐婆婆。

「記得三年前的一個晚上嗎？」沐婆婆的眸子忽然又射出那種綠油油的光芒，道：「你們也是在一個深夜跑來見我。」

「現在，我們的目的不像上一次。」他冷冷地說。

「是嗎？」沐婆婆淡淡地一笑道：「可是，我却可看得到，你們又將會有血光之災！」

「血光之災？」他愕了一然。

「不錯，而且逼在眉睫。」沐婆婆說着又連聲乾咳了起來。

他心底下暗自好笑，有血光之災的應該是她，而不是自已。

「要不要我詳細說下去？」沐婆婆問。

他向她點一點頭，反正，並不急於這數分鐘。

沐婆婆瞇着眼，凝視了兩人半晌，口唇嗡動半晌，才道：「對了，我看見了！」

「看見了什麼？」他急忙問。

「我看到你們——坐在一架車子上，玻璃破碎，四處全是血！」

「汽車失事？」

「對了，是汽車失事，」沐婆婆仍然半瞇着眼：「你們重傷垂死，死……死了！」

馬玉君臉色一變，孫秉忠却只是付之一笑，道：「說完了沒有？」

「說完了，」沐婆婆關切地望着他們，道：「你們可要小心駕駛啊！」

「你以爲你的話一定靈驗？」孫秉忠嗤一嗤鼻。

「先別說我這種天賦的預告過去未來的本領是眞抑假，我問你，三年前我說過的話應驗

了沒有？」沐婆婆凝視着兩人問。

「那只是我們一時大意而已。」他說。

「大意？」沐婆婆伸着長指甲，淡淡一笑，道：「這叫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對了，這是天意！」

他站起身，冷冷地道：「沐婆婆，你的天意是一個字——死！」

「什麼？」沐婆婆瞪大眼睛。

「曉得嗎？死！」他踏前一步。

沐婆婆向床邊退着，孫秉忠猙獰笑道：「如果你眞有預知過去的本領，你應該算到我們今天晚上會來，而你會死在我們的手上，一點反抗也沒有！」

「我——」沐婆婆臉上滿佈驚惶之色。

「現在，我們有一個條件，可以免你一死。」孫秉忠道。

沐婆婆滿身抖索着，已經嚇得說不出話來了。

「你的錢呢？」

「錢？」沐婆婆顫聲道：「我……我那兒有錢？」

「不用裝蒜了，我知道你有半個一百萬收藏在這間屋子裏！」

「沒……沒有！」沐婆婆亂搖着雙手，道：「我沒有錢，我眞的沒有錢！」

「沐婆婆，如果你肯將錢拿出來的話，那麼，我們利用它遠走高飛，最多把你綑綁起來，不會傷害你一條頭髮，」孫秉忠陰惻惻地接下去說：「不識相的話，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殺你，知道嗎？」

沐婆婆臉上神色，變幻不定，孫秉忠自腰間拔出一把精光四射的利刃，在她的面上虛幌着，道：「我不是說着玩的，你應該看得出來了。」

「好——好吧。」沐婆婆長吁了一口氣，垂下頭來。

兩人大喜過望，不約而同地問：「錢在那裏？」

「跟我來。」沐婆婆向外走去。

兩人跟着她來到廳中。

廳中的擺設十分簡陋，除了一架老爺唱機，一個小型雪櫃和一張四方枱之外，就只有幾張木椅。

其中一張木椅上放着一盆萬年青。

沐婆婆指着那棵萬年青，道：「錢……錢就在這裏了。」

兩人楞了一楞，以爲沐婆婆在跟他們開玩笑。

沐婆婆搬開瓷盆，拿出墊底的瓷碟，然後道：「打爛這個瓷盆，錢就在泥土下面。」

兩人歡呼了一聲，合力捧起瓷盆往地上一摔。

「砰」地一聲，瓷盆碎了，泥土撒滿廳心，一隻塑膠袋子露了出來。

孫秉忠急不及待地拿起那個膠袋，往光亮處一照，竟然全是鈔票。

馬玉君扭亮了廳中的燈，孫秉忠已經打開了那個膠袋。

當他認清了膠袋裏的現鈔時，不由歡呼了一聲！

那些全是百元面額的美鈔！

照估計，膠袋裏有十萬元以上的美鈔，合本市幣值，果然有半百萬之多。

他把美鈔分別塞到袋中，然後，轉頭去看垂頭喪氣的沐婆婆。

「你們……你們可以走了吧？」沐婆婆問道。

「我們忽然不想走了，」孫秉忠咬了咬唇，緩緩地向沐婆婆走去，一面取出了鋒利無比的匕首。

「你……你想幹什麼？」沐婆婆臉上蒼白無血。

「以你的天賦本領，難道竟然看不出我想幹什麼嗎？」孫秉忠緩緩地抬起了拿着匕首的右手。

沐婆婆一看孫秉忠的表情，已經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想殺人滅口！

她顫抖着聲音，道：「你……你們不是說過，只要我將錢交出來，便饒了我嗎？」

孫秉忠猙獰一笑，道：「我應該教你！做人要精明一點，絕對不要相信對你有惡意的人的話！」

在沐婆婆轉身要逃的那刹間，孫秉忠那把鋒利無比的匕首，插入了她的心窩。

沐婆婆叫也沒叫出聲，便軟了下來，撲跌在一堆泥沙和碎瓷之間。

「我們走吧！」馬玉君急不及待地說。

「在我們走之前，先要查查看，我們可別留下什麼痕跡讓警方破案！」

馬玉君道：「是的，要不是你提醒了，我差點忘了。」

「上一次，也是因爲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我們逃不掉。」

一想到上一次，馬玉君臉色驟然一變，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並不是發脾氣的時候，她咬一咬牙，開始將他們曾經碰過的東西，把上面的指紋抹掉。

然後，他們又小心翼翼地把沐婆婆的屍體，拖到房中的床底下，並且把地上的血漬抹掉了。

半個小時之後，他們回到老爺車中，天仍然下着毛毛細雨，看樣子不會停。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馬玉君問。

「先過了海再說。」

「我不想過海，」馬玉君蹙起了眉頭，道：「還是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孫秉忠緩緩地點着頭。

他沉吟了半晌，說道：「這樣吧，咱們到郊區酒店去。」

「爲什麼要到郊區酒店？」

「我們住了幾天第九流的公寓，鱉了一肚子的氣，現在有錢了，當然要住第一流的酒店了。」

「可是——」

「可是什麼？」

「這裏到郊區酒店要一個小時的車程，而且天又下着雨，我怕——」

馬玉君說到這裏，忽然打了一個寒顫，沒有將下面的話說下去。

「你怕沐婆婆的預言應驗？」

馬玉君由衷地向他點點頭。

「放心吧，我的駕駛技術相當不錯，」孫秉忠側頭望了她一眼，道：「你應該知道。」

「可是我們這一輛卻是老爺車。」

孫秉忠吁了一口氣，道：「這樣吧，我把車速降到最快二十五咪，你認爲怎樣？」

馬玉君沉吟了一下，才向他點頭示可。

孫秉忠一踩油門，車子緩緩向前駛去。

不久，車子已經出了市區，在郊區公路上行駛，孫秉忠果然遵守諾言，以時速廿哩的速度向郊區酒店而去。

馬玉君閉起了眼睛，不由想起了上一次——三年前的往事。

三年前，她是「金記」舞廳的小姐，無意中認識了孫秉忠。

那時，孫秉忠在大檔做巡場，入息很不錯，經常去捧她的場。兩人感情日增，有一天，孫秉忠竟然向她求婚。

她楞了一楞，問：「爲什麼突然間想到結婚？」

「我們這樣子下去不是辦法，」孫秉忠的語氣異常誠摯：「而且，我很愛你。」

她垂下頭來，她相信孫秉忠的話。

「結了婚後，你也可以輟舞了。」

「你養得活我？」

「我會盡力，」他說：「我在大檔一個月有千餘元的入息，我們又沒有家庭負荷，總該夠了。」

「可是，不要忘記我是個揮霍慣了的女人。」馬玉君提醒他。

「我會想法子去找更多的錢來滿足你的。」孫秉忠毫不猶豫地說。

三個月後，他們結婚了，婚禮並不鋪張，只擺了三四桌酒。

婚後，孫秉忠仍然在大檔工作，不過，他已經開始做偏門生意了。

由於他是小本錢，因此得不到什麼庇護，有一次被警方破獲，損夫了他的血本。

馬玉君揮霍如故，因此令他債台高築。

有一天，他在大檔借不到錢，回家後馬玉君沒有給他好臉色看，反而說他無用。

孫秉忠發了脾氣，兩口子吵了起來。

「早知道我不會嫁給你！」

「早知道我也不會娶你！」

「那麼離婚好了！」

「離就離，別要脅我！」

馬玉君氣沖沖地奔回房裏，「彭」地一聲把房門關了。

孫秉忠披上外衣，到廚房拿了一把刀子，離開家門。

一個小時之後，他拿着一叠鈔票，拋到馬玉君的面前。

馬玉君望着那叠鈔票，驚訝無已。

「你想問我這些錢是不是搶來的，是嗎？」孫秉忠接着道：「我告訴你，是！」

「你——」

孫秉忠聳一聳肩，說道：「我以前幹過，後來改邪歸正，現在爲了你的緣故，我又去幹了！」

從此之後，孫秉忠繼續以前的勾當——搶刼！

有時候，馬玉君也會助他一臂之力在外面把風。那一天，他們打探到某美國華僑前來本市觀光，下榻於某著名酒店——報章上這樣登着。

他們心裏想，既然是美國富商，一定有不少錢帶來，於是決定向他下手。

那天下午，他們查到了富商所住的房間後，在街上徘徊。

「如果我們這一次收穫較多的話，我們眞的要想點正當的生意幹幹了。」孫秉忠說。

「當然，你以爲我喜歡一天到晚跟你幹這種勾當不成？」

他們無意中來到「綠眼巫婆」沐婆婆所住的那幢樓宇，馬玉君腦際念頭一閃，拉他上了樓。

「我認識這個沐婆婆，據說她有預知人家過去未來的本領，」馬玉君道：「咱們上去看看！」

孫秉忠本來不信這種玩意，但反正要等到入夜才動手，因此隨着她上去了。

沐婆婆認識馬玉君，她們以前是隣居。

「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今天晚上有所圖的話，註定要失敗，而且，有可能會有監牢之災哩！」沐婆婆煞有介事地說。

離開沐婆婆的家，他把她的話當作耳邊風，反而她猶豫起來。

「怕什麼，她只是一派胡言而已！」孫秉忠說。

——他們還是照原定的計劃下手了。

不幸那老華僑身上只有少數現鈔，完全是一叠叠的旅行支票。

孫秉忠本來想取了那些現鈔作罷，馬玉君卻靈機一觸，要老華僑簽寫支票。

兩人在酒店裏等到天光，然後由孫秉忠看守老華僑，馬玉君到銀行提款。

怎知半個小時後，馬玉君被警察押到酒店來，連孫秉忠也一併拘捕了。

打刼勒索遊客的罪名不小，兩人被判入獄三年。

孫秉忠責怪馬玉君的主意動錯了，馬玉君卻怪孫秉忠不聽沐婆婆的話……

如今，一切都過去了，他們袋裏又有了十萬元以上的美金。

「秉忠，我有一個主意。」馬玉君忽然說道。

「什麼主意？」

「既然沐婆婆上一次的預言那般準確，難保今天晚上我們會發生車禍——」

「不會的，你放心！」

「你聽我說下去，」馬玉君說道：「咱們不妨假意駕着車子，向一棵大樹撞去，這樣，我們既然沒有損傷，也可以破了老太婆的預言了。」

孫秉忠聞言一呆。

「何必多此一舉？」他說。

「秉忠！你聽我一次，好不好？」

「撞爛了車子，咱們豈不要走路？」

「輕輕一撞便可以了，反正只要我們發生了車禍，不管大小，都可以應了沐婆婆的預言，」馬玉君說道：「這樣，我們便可以安然無事了！」

「——好吧！」

孫秉忠駕着車子緩緩前進，他在物色一棵可以一撞的大樹。

不久，果然被他發現前面有一棵杉樹，樹幹並不太粗，直徑大約尺許。

「前面那一棵，怎麼樣？」馬玉君也發現了。

「好！」

孫秉忠一踩油門，車子忽然提高了速度，向前疾撞而去。

「砰」地一聲，車子撞在樹幹之上，孫秉忠把持着駄盤沒有損傷，馬玉君卻將頭撞向玻璃，雖然只是輕輕一撞，擋風玻璃爛了，馬玉君額角受傷，鮮血簌簌地淌了出來。

「你怎麼啦？」孫秉忠大吃一驚。

「我不碍事。」馬玉君向他淺笑一下。

「你——你是故意的？」

「不錯，」馬玉君取出手絹拭抹着血，一面道：「沐婆婆說有血光之災，咱們就做到十足！」

「何苦哩！」孫秉忠嘆了一口氣。

他正想把車子倒退離開現場，忽然有架電單車在他們身邊戛然而止。

孫秉忠心下一懍，向車上那人望去，竟然是穿着制服的交通警察。這一驚非同小可。

「什麼事？」交通警察問。

孫秉忠總算見過場面，他立時明白到交通警察的出現與沐婆婆之死並無關係，向他一笑，道：「沒什麼，不小心撞到樹上去了。」

交通警察望了馬玉君一眼，道：「小姐，你受了傷，正在流血哩！」

「沒關係，只是皮外之傷而已。」馬玉君急忙答。

交通警察拿起無綫電報告，並且召救傷車來。

「警察先生，我這些只是皮表之傷，不碍事的，」馬玉君大急，說：「我看不必叫救傷車了。」

「不成，這是手續。」交通警察取出記事冊，將他們的姓名記下來。

孫秉忠暗自揑了馬玉君一下，表示不用驚惶，就算到醫院去敷藥也不要緊。

他們安然自若地等着救傷車。

不一會，救傷車來了，孫秉忠扶着馬玉君，踏上了車廂。

救傷車發着「嗚嗚嗚」的响號，向市區而去。

馬玉君躺在小床上，孫秉忠則坐在她身畔，低聲安慰她道：「不要緊，敷過藥後便可以出院，沒有人會懷疑我們的，」

馬玉君向他點了點頭，咀角泛出一絲笑容，看來沐婆婆的「預言」已經破了。

就在這個時候，車身突然一陣顛簸，跟着轟然一聲巨响，整輛車子一側，孫秉忠猝不及防，撲到小床上去。

他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覺車子向下墮去，似乎是衝破路邊欄杆，向懸崖掉下的樣子。

孫秉忠大驚失色，倉卒間朝車窗外一望，果然，車子衝下懸崖，而那懸崖大約有兩三百呎深——

倏地，車子碰上岩石，車身轟然一聲巨响碎裂開來，孫秉忠也在那剎間失去了知覺。

在他未失去知覺之前的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他想起了沐婆婆的「預言」……

× × ×

王小克和白小妹扶着婆婆，小心翼翼地下了車，小辣椒已經急不及待地往「綠眼巫婆」沐婆婆所住的那幢舊樓跑去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扶着盲眼的婆婆，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這時，天仍下着綿綿細雨，王小克只得騰出一隻手來，撐開雨傘。

好不容易上了二樓，小辣椒站在門口，正敲着門。

「奇怪，沒有人應門的？」小辣椒喃喃地道：「難道那個綠眼巫婆婆出去了？」

「不會的，」王小克道：「她約了我們，那有理由却出去了？」

「會不會睡着了？」白小妹問。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是十時十五分鐘了，但他相信那「沐婆婆」不會已經睡了。

他用手一推，大門竟然開了。

「沐婆婆！」白小妹向內叫道。

沒有人回答，當然是沒有人回答，沐婆婆已經被孫秉忠和馬玉君謀財害命殺死了！

王小克扶着婆婆，一步一步地踏進屋去，白小妹找到了燈掣，「拍」地一聲，把電燈開了。

首先映現在他們眼簾的，是一堆泥沙和無數破碎的瓷片，但沒有沐婆婆的影子。

「沐婆婆！」白小妹又叫了一聲。

仍然沒有人回答，王小克扶着盲眼婆婆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向房間走去。

他首先嗅到一陣血的腥味，扭亮了房間的電燈，赫然地上有殷紅的一大片血漬！

王小克吃了一驚，定眼望去，那血漬從床底下蔓延開來，還緩緩地向外蠕蠕而動。

「小妹，你們進來看看！」王小克叫了起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聞言奔進房來，一看到地上的血漬，不禁驚叫起來！

王小克定了一會神，踏上前去，俯身往床底下一看，看到了沐婆婆蜷縮着的死屍！

王小克「啊呀」一聲，倒退了一步。

「她……她被人殺死了！」王小克腦中轟地一聲，剎那間驚訝困惑無已。

就在這個時候，客廳中傳來婆婆的一聲驚呼，那聲音惶急驚詫，似是遭遇到了什麼意外了。

王小克衝出房去，只見三個彪形大漢，正合力抬起了婆婆，向外欲走，王小克的出現顯然令他們大出意料之外，其中一個竟然渾身一抖，手一鬆把婆婆的雙脚掉了。

王小克轉念之間，已經明白那三個大漢不懷好意，立即一個箭步竄上前去，喝道：「住手！」

可是，那大漢的動作也快得令王小克大出意料之外；只見他右手往懷裏一掏，已經多了一把短槍，槍咀指正着王小克。

便是天下間最愚笨的人，這時也不會衝上前去，所以，王小克站定了脚步，驚疑交集地望定了那大漢。

大漢牢牢瞪住王小克和甫自房間奔出來，隨即又僵立當地的白小妹和小辣椒，向兩名同伴咕嚕咕嚕地說了幾句話。

那兩名大漢抬着盲眼婆婆的身子，向外走去。

「喂！你們想幹什麼？」王小克大急，幾乎又想衝上前去。

大漢把槍一擺，示意王小克退後。

「別動，否則開槍！」

王小克一聽到大漢那生硬之極的中國話，不禁呆了一呆，仔細向他端詳一眼，只見他頭髮鬈曲，皮膚黝黑，似乎不是中國人。

這時，那兩個大漢已經把盲眼婆婆抬出去了，王小克見婆婆動也不動一下，知道必是被他們用迷藥迷暈了，心中猜不到他們究竟是什麼用意，不由大急。

然而，那大漢穩定地握着那把點三八口徑的自動短槍，眼皮眨也不眨地，凝視着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三人。

不久，下面傳來一聲呼哨，大漢擺一擺槍，道：「背轉身，近牆！」

三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互相望了一眼，緩緩向牆邊走去，背轉了身。

「不要轉過來，否則開槍！」

三人心下雖然又驚又急，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却是無法可施。

王小克向窗口望去，看到那兩個大漢正將婆婆抬上了一輛汽車。

那輛汽車就停在門口，是黑色的，欵式很古老，但却是名牌貨。

他心下一喜，記住了那車牌號碼，這時，背後傳來「砰」地一聲，大門關上了。

三人立時轉過身來，向大門衝去。

當王小克打開大門時，赫然見到那大漢站在門口，槍咀指着自己。

「不要追，否則死！」

王小克暗自嘆了一口氣，看來這個大漢不是普通歹徒，他料定自己會追上前，因此仍然埋伏在門口。

大漢左手緩緩地伸出來拉住門柄，「砰」地一聲又把大門關上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聳了聳肩，一時間都不知如何是好。

小辣椒奔到窗口，見那大漢一跨進車廂，車子便怒吼着向外駛去，叫道：「他們走了，咱們快追！」

王小克也快步來到窗畔，說道：「追不上了！」

「咱們快報警！」白小妹道。

王小克在屋裏找了一遍，發現沐婆婆家中並沒有電話之設，便道：「要到下面去借打才行。」

「那麼咱們趕！」小辣椒道。

× × ×

周探長背負着手在室內踱來踱去，臉上一副焦灼的神情。

「探長，」王小克道：「為什麼還沒有消息？」

「我們已在市內各處交通要道架上了鐵馬，並且截查車輛了。」周探長望一望腕錶，已經是凌晨一時，距離肇事時間，將近三個小時了。

他頓了一頓，道：「我看今天晚上未必有結果，你們不如回家等我的消息吧。」

「不，」王小克焦慮地道：「我要在這裏等候。」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他知道這幾年來，王小克和他的盲眼婆婆相依為命，又是他惟一的親人，如今莫明其妙被人擄去，怎不教他心焦？

「小鬼子，依你看那幾個歹徒是什麼人？」周探長問。

「有一個不像是中國人，另兩個則是中國人，不過樣子看不大清楚。」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又道：「不過，那個有點像P國人的，好像是他們的領袖，指揮另兩個行動。」

「唔，」周探長又道：「他們為什麼要綁走你的婆婆，難道是衝着你而來的？」

王小克堅定地搖着頭。

他本來也想到這一點的，可是回心一想，如果那三個大漢是衝着自己而來的話，他們當時便可對付自己，根本不用多此一舉！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道：「也許他們綁錯了人！」

「綁錯了人？」周探長呆一呆。

「不錯！」王小克霍地站直起身，緊握着拳頭，道：「他們的目的是那個沐婆婆，剛巧我婆婆當時正坐在客廳，而沐婆婆却被人殺害，藏屍床底下，因此他們誤會我婆婆便是沐婆婆，把她綁走！」

周探長雙眉一揚，道：「這樣說來，殺死了沐婆婆的，並非是綁走你婆婆的那三個大漢了？」

「很有這個可能！」

「他們為什麼要綁走沐婆婆？」周探長不明地：「她並非百萬富婆，也不是什麼有身份地位的人啊！」

王小克也一直猜想不透這個問題，緘默着不出聲。

「只要查到那個車牌是誰的便好辦了！」周探長喃喃地道。

這時，陳警官踏了進來，將一疊文件交給周探長，又轉身出去了。

周探長翻了那疊文件一下，忽然低呼一聲，道：「糟糕！那是一輛報失的車子！」

「車主是誰？」王小克和白小妹不約而同地問。

「車主是——」周探長有點不置信地道：「是P國駐本市的領事！」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剛才那個領頭的大漢，不就是P國人嗎？

「幾時報失的？」白小妹問。

「昨天。」

「奇怪，為什麼要偷領事館的車子？」王小克喃喃地道：「這賊人恁地大胆！」

忽然，案頭的電話响了起來，周探長趨上前去接聽，只見他雙眉一揚，顫聲道：「有這樣的事？你們派別人去吧，我正在處理一件兇殺案和綁架案，沒有空。」

掛斷電話後，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六隻眼睛一齊向他望去。

「郊區十七咪發生了兩宗車禍，先是私家車撞樹，一個女的受了傷，跟着救傷車失事衝下懸崖，先前那兩個失事的男女，還有司機和一個隨車出勤的工作人員，全死了！」

王小克並沒有心情去同情這樁慘禍，他見既是與婆婆被綁無關的消息，把眼光移開。

「可是搜索隊却在懸崖下發現無數的美鈔，」周探長又道：「據報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找到了七萬多元，而且還漸有發現。」

王小克仍然沒有把這些話聽入耳，小辣椒却問道：「那些美鈔是在救傷車中的？」

「照跡象看來，是的。」

小辣椒道：「為什麼救傷車中會有這一大筆美鈔？」

「大概是那兩個男女死者擁有的吧？」

「他們怎會在深夜之間帶了一大筆美鈔出門？」小辣椒道：「除非是剛剛做完世界的收穫！」

王小克聞言，心中陡地一動，如果把這些美鈔和沐婆婆之死連在一起，有沒有這個可能的？

他仔細地想了一想，覺得自己實在過敏了。這兩件事怎有可能牽涉在一起？

小辣椒正要說話，案頭的電話又响了起來，急忙住口。

周探長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跟着，他不斷地點着頭，臉上露出喜色，道：「好，好！我立即來。」說完，便掛上了電話。

「有消息了？」王小克問。

「不錯！」周探長拿了短槍佩在身上，道：「我們的人發現了那架車子！」

「車中有沒有人？」王小克追上前去，向周探長問。

「沒有，」周探長一面向外走去，一面答：「是一輛空車。」

王小克聞言畧感失望，但起碼比什麼都找不到好得多了。

四人來到停車場，周探長跳上車去，發動了馬達，等衆人上了車後，一踩油門，車子飛馳而出。

半個小時之後，車子來到西區第二號碼頭，遠遠便看到一輛警車停在一輛黑色大房車之旁。

幾個軍裝警員駐守着。

周探長和王小克加快脚步趨上前。

「是不是這輛車子？」周探長問。

「不錯，正是這輛！」王小克望了車牌一眼，道：「我記得這個車牌號碼。」

周探長往車內仔細查看一遍，可是車廂中空無一物，並無任何可疑的痕跡。

不一會，另一輛車子載着警方指紋部的人員而來，在車門以及玻璃上套取指模。

周探長將手放在車頭蓋上，發現觸手處尚有微溫，顯然地，車子停在此地的時間並不太長！

「為什麼他們要棄車於此？」周探長喃喃地道。

王小克望着黑沉沉的海面凝思，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麼事情似的，道：「探長，這個碼頭是專供遊艇泊岸的，對不對？」

周探長點着頭，道：「你懷疑匪徒利用遊艇把你婆婆運走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否則為什麼要把車子停在這裏？」

「運到什麼地方？」周探長問。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但願自己回答得了這個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忽然傳來一陣叱喝聲，衆人回頭去看時，只見一個軍裝警員，捉着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子，向這邊走來。

王小克和周探長一看到那個男子，眼中一亮。

「探長，」那軍裝警員將男子押到周探長面前，道：「這人在前面石壆處鬼鬼祟祟地，

我看與這樁案件有點關連。」

「冤枉！冤枉！」那男子叫了起來。

周探長向那警員使了個眼色，示意將他放開，然後問：「你叫什麼名？」

「我……我叫倪明。」男子訥訥地答。

「幹什麼的？」

「我——我沒有工作，」倪明神色驚惶，囁嚅着道：「不過我……我每天晚上，都在這裏。」

周探長聞言心中一動，道：「這樣晚了，你還在這裏幹什麼？」

「納涼，」倪明道：「事實上我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在這裏睡覺。」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他們心底下都生了一絲希望。

「好，你告訴我，這輛車子是什麼時候駛來這裏的？」周探長問。

「這……這個……」

「快說！」周探長提高了聲音。

倪明左右望了一眼，神神秘秘地道：「探長，將來要不要我上庭作證的？」

周探長呆了一呆，詫異地問道：「什麼意思？」

「因爲……因爲我看那幾個人不是好人，」倪明吞吞吐吐地答道：「他們從車中抬了一個人出來，也不知是活人還是死屍！」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跳，急忙問道：「抬出來幹什麼？」

他生怕倪明會回答一句「拋到海裏去了」，倘若如此，婆婆必然遇害，不料倪明答道：「上了一艘遊艇！」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也是不約而同地吸了一口氣。

——果然不出意料之外！

「繼續說下去！」周探長道。

「說……說什麼？」倪明雙眼閃動。

「把你剛才看到的說出來。」

「他們把那人抬下遊艇後，遊艇便開走了。」倪明道。

「朝那一個方向駛去的？」王小克問。

倪明搔了搔頭皮，吶吶地道：「黑暗中我看……看不大清楚。」說着伸手向北方指去，又道：「大概是朝這個方面駛去吧？」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這個——」倪明赧然一笑，道：「我沒有錶，因此不知究竟是什麼時間。」

「依你估計，那時大概是幾點鐘？」

「大概是十二點多吧？」

周探長又問：「你看到的那艘遊艇大或小？什麼顏色的？」

倪明又搔了搔頭，遲疑地道：「大小我沒有留意，不過好像是白色的。」

周探長望一望腕錶，奔到巡邏車前，拿起無綫電通訊儀器，吩咐當局派水警輪出海追截，並且留意出海的遊艇。

「探長，來得及嗎？」王小克追上前來，憂形於色，「照那姓倪的所說，遊艇已經出海近兩個鐘頭了。」

「如果這是在白天，那大概來得及的，」周探長道：「我們甚至可以派出直升機參加兜截，可是——」

周探長沒有繼續說下去，可是王小克心底下明白，在凌晨一點多，要在茫茫大海追截一艘已經出海近兩個鐘頭的遊艇——倘若對方是開速馬力前進的話，的確如大海撈針一樣，希望是十分渺茫的。

然而，王小克仍然寄望原本便在海中巡邏的水警輪，在接到消息後，及時把那遊艇截回來！

「看來我們現在只有回去等待消息了。」

周探長望着王小克，道：「怎麼樣？」

王小克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我跟探長回警局，你們先回家去睡覺吧。」

「不，」小辣椒立時提出反對：「我們也要跟你一塊到警局去。」

白小妹聲音嗚咽，道：「提議去找沐婆婆的是我，如果不是這樣，婆婆她……她怎會……」說到後來，竟是低聲啜泣了起來。

王小克拍拍她的肩膊，道：「這種事誰料得到呢？好吧，反正你們回家也未必睡得着覺，就一塊跟周探長回警局等待消息吧！」

異國遇險　死裏逃生

周探長一踏進他的辦公室，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便精神一振，六道眼光一齊向他望去。

「我們的水警輪一共兜截了六艘遊艇。」周探長深吸了一口氣，才道：「可是發現不到你婆婆的踪跡。」

這個消息在王小克是意料之中，但還是很黯然地嘆了一口氣。

「可是——」周探長擦一擦鼻子，臉上露出迷惑的神情：「在那六艘遊艇中，其中有一艘屬於P國領事的。」

「哦？」王小克雙眉一揚，腦中迅速地閃現一個念頭。

「同時，P國駐本市的馬昂納斯領事，當時也在遊艇之上！」

「你們是什麼時候兜截到P國領事的遊艇的？」王小克問。

周探長望一望腕表，道：「我剛剛看過報告，是上午六時二十分。」

「那個領事這麼早出海幹什麼？」

「不，他的遊艇正回航中。」

王小克腦中的念頭更確切了：P國的車子，P國的遊艇，爲何這件事如此之巧？

「水警在他的遊艇上發現不到我婆婆？」

周探長苦笑着搖搖頭，道：「他們根本沒有上遊艇搜查。」

王小克霍地一拍枱子叫道：「爲什麼！」

周探長道：「小鬼子，這種外交官身份的人員，享有不少特權的，我們根本沒有權上遊艇搜查的！」

王小克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不由連連叫苦，道：「我敢確定，我婆婆必然是被他們擄去的。」

「爲什麼他們要擄去你的婆婆？」

王小克呆了呆，答道：「因爲他們誤會她是那個『綠眼巫婆』沐婆婆！」

「好了，他們又爲什麼要將沐婆婆擄去？」周探長道：「他們總該有一個動機。」

王小克咬了咬唇，是的，他們的動機！

「還有，我相信即使水警人員上遊艇搜查的話，也一定發現不到沐婆婆的踪跡！」周探長道：「因爲當時遊艇正回航中，他們一定把你婆婆卸下了。」

王小克腦中念頭又是一閃，茫茫大海中，他們會把婆婆放在什麼地方？難道另外有大輪船或者水上飛機前來接應？

周探長也爲這件案困惑住了，他喃喃地道：「一個占算卜卦的老太婆和堂堂一國的領事會有什麼關連？爲什麼要出諸綁架一途？」

「其中說不定有什麼大陰謀！」小辣椒插口道。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那幾乎是無可置疑的；可是他旋即又想：什麼大陰謀？

「探長，無論如何，我，我必須要將我的婆婆救出生天！」王小克堅定地說。

周探長望了王小克一眼，說道：「小鬼子，這次有可能不是歹徒所爲，對方是一國的領事！」

「領事又怎樣？」王小克緊握着拳頭，道：「難道身爲領事便可爲非作歹嗎？」

「不是的，只不過……只不過……」周探長猶豫了一下，便道：「如果我們要着手調查的話，便會涉及許多外交上的問題，而你知道，這是十分麻煩的！」

「探長，這一段日子來，我小鬼子可曾麻煩過你？」王小克正色地問。

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即無可奈何地聳着肩，道：「好吧，你想怎樣？」

王小克道：「從那個馬……馬什麼納斯的領事下手！」

「天！我們絕對沒有權力拘捕他的呀！」周探長道。

「誰叫你拘捕他？」王小克道：「我們可以去『拜訪』他！」

「如果是公事上的拜訪的話，那會引起許多問題，而且手續也十分麻繁，依我看，倒不如以私人身份去拜訪他，」周探長凝視着王小克，道：「你說怎樣？」

王小克此刻方寸大亂，昨晚又差不多未曾闔眼，精神已是十分困頓，道：「隨便你怎樣都可以，總而言之，我要令他知道，他們擄錯了人！」

「我當然明白你的意思，」周探長道：「你是想令他們發現眞象之後，把你婆婆釋放回來，對不對？」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

「小鬼子，有幾個問題要提醒你，」周探長道：「首先，我們還不能十分確定擄走你婆婆的歹徒，眞是P國的領事，對不對？」

「起碼有八成以上是他們幹的。」王小克道。

「好，就算有八成是他們幹的，」周探長道：「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如果眞是他們幹的，那也必然與政治陰謀有關？」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又向他點了點頭。

「英國首相邱吉爾說過，政治是最骯髒的，當他們得悉擄錯了對象，你猜他們會那麼順利地把你婆婆放回來嗎？」

王小克心下一懍，自己竟然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周探長卻不知趣地接着道：「他們說不定會一不做二不休，把你婆婆殺掉，因爲如果事情眞相外洩的話，堂堂一國領事竟然綁架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盲眼老太婆，實在是貽笑國際的一件大醜聞！」

王小克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自已當局者迷，周探長身爲旁觀者，自然把事情看得更透徹！

「那……那你說我應該怎辦？」王小克訥訥地問，刹那間，他已經沒有了主意。

「我們首先要查一查你婆婆是否眞的被他們擄去，」周探長道：「然後，再查一查沐婆婆是否他們所殺。」

「周探長，依我的想法，那沐婆婆絕對不會是擄去婆婆的同一黨人殺的，」白小妹忽然插口道：「否則，我們推測對方擄錯人的想法便站不住脚了。」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說道：「不錯，我們正在調查眞正的兇徒，看來過兩天便會有點眉目了，現在，你想去拜訪那個馬昂納斯領事嗎？」

「當然去！」王小克道。

周探長道：「可是你已經是廿四小時沒有睡過覺了！」

「我支持得住。」

周探長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你們最好不要跟去，否則——」

白小妹不待周探長說下去，便道：「這個我們明白，我們跟着去是不方便的，我們就在這裏等你們的回音吧。」

「好，」周探長向王小克道：「我們可以走了吧？」

王小克站了起身，和周探長離開了探長辦公室。

× × ×

半山區的「彼德臣道」幾乎全是二層高的複式建築物，而附近的住客，也差不多是淸一色的外交官和領事。

「彼德臣道」第一號住的是美國領事，第二號是法國領事，第三號是美國某石油公司駐本市總裁的豪華住所，循序下去，便是奧國領事，西班牙領事，以色列領事，瑞典領事，西德領事……。

住在二十五號的，便是P國領事馬昂納斯夫婦了！

馬昂納斯年近五旬，是個學者型的領事，他膝下無兒女，和領事夫人安達妲住在面積寬敞的豪華住所中，每日除了上領事館之外，通常在家中飼養熱帶魚爲樂。

那天是週一，公衆假日，馬昂納斯出海歸來，洗了個澡後，正打算翻閱報紙，門鈴忽然响了起來，女傭英姐趨上前開門，站在門口的是周探長和王小克。

「我是警務人員。」周探長拿出證件，道：「可以見一見馬昂納斯領事嗎？」

英姐臉上微微變色，道：「請問有什麼貴幹？」

「前幾天馬昂納斯領事報失了座駕車，我們今天找到了。」

英姐這才讓身給周探長和王小克入屋。

馬昂納斯聽到聲音，自起居室走出來，詫異地問：「閣下是——」

周探長趨上前和他打招呼，一面掏出證件，微微一笑，道：「我們是爲了閣下報失汽車而來的。」

「啊！」馬昂納斯摘下了金絲眼鏡，道：「請坐，請坐。」

兩人在舒適的沙發坐了下來，馬昂納斯問道：「我的車子怎樣了？」

「今天早上找到了，」周探長凝視着他，道：「是在西區第一號碼頭發現的。」

馬昂納斯怔怔地道：「奇怪，我昨日下午才從第二號碼頭出海，怎麼看不到？」

「對了，馬昂納斯先生昨日下午出海幹什麼？」周探長問。

「今天是公衆假日，我和內人出海呼吸一下海風而已。」

「賢夫婦在海過夜？」

「是的。」

「請問遊艇上是否除了船員之外，便只有賢伉儷兩人？」

馬昂納斯雙眉一揚，道：「探長，你是爲了我的車子而來，還是爲了我昨日出海的事而來？」

周探長尷尬地笑了一笑，馬昂納斯忽然好像想起什麼東西，道：「對了，我記得今天早上回程時，你們的水警輪也截查過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實不相瞞，我們接到一個消息，說是有人綁架了一個老婦人落遊艇。」

「啊！」馬昂納斯臉色微微一變，道：「本市的治安越來越糟了。」

「不知馬昂納斯先生昨日出海時，可曾發現到什麼可疑的船隻？」

「探長，我是外交官級的官員，我可不是

偵探。」馬昂納斯說。

「有人看到那艘遊艇和閣下駕駛出海的遊艇相似，」周探長進一步試探，道：「不知閣下昨晚泊在那一處海面過夜。」

「這個我要問一問我的艇長才知道。」

「閣下的艇長叫什麼名？」

「這有什麼關係？」馬昂納斯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道：「難道你在懷疑我國領事的人格？」

周探長見他又抬出領事的身份，急忙道：「請閣下不要誤會，我們只是希望得到一點幫助而已。」

「好吧，我告訴你，」馬昂納斯道：「他叫希拉瑪，是我在P國帶來的。」

「希望我們有機會和他會一會面。」

「爲什麼。」

「希拉瑪先生昨晚負責駕駛遊艇，我看海面上有什麼可疑的船隻，一定逃不過他的眼睛的，對不對？」周探長道。

「探長，關於我的車子——」馬昂納斯有意岔開話題。

「啊！我們已經拖回政府停車處，希望閣下盡快去領回銷案。」

「好的，」馬昂納斯站了起身，道：「我還有點事做，兩位——」

顯然地，馬昂納斯領事，在向兩人下逐客令。

王小克聽不懂兩人所說的英文，因此坐在一旁，一直無聲可出，可是他冷眼旁觀，總算從馬昂納斯的表情中看出了一點端倪。

在這種情形下，周探長只得站了起身，說道：「馬昂納斯先生，請問希拉瑪先生的地址是——」

「他就住在我這裏。」

「那麼，他人呢？」

「對不起，他出去買點東西。」

「好，那麼，請他回來後和我聯絡，」周探長拿出一張卡片，道：「上面有我的電話號碼。」

「好的。」

英姐早已趨上前打開大門，馬昂納斯道：「多謝光臨，再見。」

「再見。」

兩人踏出大門，王小克向前面的停車場望去，見有個男子正自一輛車子中出來。

他一隻手中拿着一大包東西，另一手正在鎖着車門。

他定眼一看，認得正是昨晚在沐婆婆家中拿着手槍指嚇自己的男子！

「探長，是他！」王小克如獲至寶，大聲叫了起來：「是他！」

周探長愕了一然，循他手勢望去，這時，那男子也望到了王小克，正不知轉身奔逃還是詐作不見時，馬昂納斯向周探長道：「探長，他就是我的艇長希拉瑪了！」

跟着，他大聲叫道：「希拉瑪你過來！」

希拉瑪聽到主人叫喚，終於硬着頭皮走了過來，臉上全是怔忡惴惴的神色。

希拉瑪一走近，王小克看得更眞切了，道：「探長，擄走我婆婆的正是他！」

周探長聞言心中一動，可是剎那間卻不知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希拉瑪拿着一大包物事，走上前來。

「探長，你有話便問他吧，」馬昂納斯向周探長說道：「他昨天一整天，都跟在我身邊的。」

周探長聞言心中一動：既然如此，在沐婆婆家中擄走王小克的婆婆的，怎會是他？

當然，周探長瞭解即使是馬昂納斯領事的話，可信的程度也是十分微的，可是他既然這樣說，自己還有什麼法子？

希拉瑪踏上前來，望也不望王小克一眼，道：「請問有什麼指教？」

「昨日閣下出過海？」周探長不知怎樣問他，只得胡亂問了一句。

希拉瑪望了主子一眼，點着頭，道：「我們昨日下午三時多便出海了。」

「幾時回來？」

「直到今天上午六時多才回來。」

王小克也不理希拉瑪怎樣說，指着他的鼻子，用中文道：「不要裝蒜了，你便是化了灰我也認得，是你擄走了我的婆婆！」

希拉瑪望了王小克一眼，向周探長問道：「這位小朋友說些什麼？我聽不懂你們的中文的！」

「小鬼子，他說他聽不懂你的中文。」周探長道。

「他胡說！他昨晚還用槍指着我，叫我們退到牆邊的！」

「探長，對不起，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失陪了。」希拉瑪道。

馬昂納斯也伸出手來，說道：「再見，探長！」

周探長只得伸手和他握了一握，望着主僕兩人退回屋內。

「探長，你怎能這樣放走了他們！」王小克大聲叫起來。

「小鬼子，別這樣大聲嚷！」周探長噤聲道：「咱們先離開這兒再說。」

王小克悻悻然地跟周探長坐進了車子，道：「探長，爲什麼你不拉他？他並不是領事大使啊！」

「小鬼子，可是領事證明他昨日一直陪着他。」周探長道。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說道：「他胡說！」

「小鬼子，我且來問你，你說法官會信你的話，還是信他的話？」

其實這個問題王小克也心知肚明，對方是堂堂一國的領事，而自己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周探長發動了車子，正想離開，王小克一瞥眼之間，見英姐自內匆匆出來，四下裏張望着。

她看到了周探長的車子，急忙別過頭去，不敢正視周探和王小克兩人。

王小克輕輕碰一碰周探長，低聲道：「探長，你看。」

周探長也發現英姐行迹可疑地出現，心下暗暗奇怪，道：「她好像在等什麼人？」

此時，一輛車子駛了過來，英姐打開車門，匆匆跳上車子。

「探長，跟着她！」王小克道。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

他等英姐所乘的私家車向下山的馬路駛去時，這才一踩油門，車子緩緩馳去。

「你猜她要到什麼地方去？」周探長便問道。

「絕對不會是去買菜，」王小克道：「否則爲什麼看見我們之後，會現出那種鬼鬼祟祟的模樣？」

「也許她有什麼秘密的地方要去？」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那也必然是一件十分緊急的事，否則，根本可以等我們走後才行動，如今急不及待，我看——」

王小克話才說到這裏，忽然低呼一聲，道：「不好了！」

「什麼事？」周探長側頭問。

「即使我們不向那個領事暗示他們擄錯人，他一看早報，也必然發現沐婆婆的死訊，從

而得知誤中副車，擄錯了對象！」

「不錯！」周探長雙眉一皺，道：「換言之，你婆婆現在的情況十分危險，他們一發現擄錯了人，說不定——」

周探長並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可是，王小克何等聰明，他怎會不知道下面的話是什麼？

王小克緊緊地揑住了拳頭，道：「探長，你一定要替我想想辦法！」

周探長暗自嘆了一口氣，如今雖然可以肯定擄走王小克婆婆的是馬昂納斯領事，然而，有什麼證據？

至於說那個希拉瑪，只要馬昂納斯挺身作證他事發時，在自己身畔，以堂堂一國領事之尊，法官對他的供詞，是絕對信任的。

所以，周探長嘆了一口氣，以目前的情形來說，他簡直愛莫能助。

車子來到了中區，竟然在電報局大廈門口停了下來。

「探長，她想打長途電話！」王小克低呼一聲。

「未必，」周探長道：「如果要打長途電話的話，在家裏也可以打，未必一定要到電報局來！」

「那她一定是來打電報的！」王小克心念電轉，說道：「莫非他們已經發現沐婆婆被害身亡，他們擄錯了的人，所以，要打電報去報訊？」

「向誰報訊？」周探長問。

「自然是同黨！」

這時，英姐已經打開車門，向電報局的大廈門口走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探長，我下去看看。」

「小心別讓她發現了你，」周探長關照他：「這個女傭是認識你的。」

「知道了。」

王小克下了車，向大廈門口走去。

他首先在玻璃門口向內窺探，看到英姐正背轉着身伏案在填寫着表格。

他悄悄地打開玻璃門，閃身而入，走到另一端去，拿了一張拍發電報的表格，又執起案上的原子筆，假意填寫着，其實一雙精靈的眸子，卻望定了英姐。

英姐只顧填寫着表格，頭沒有抬起來。

不久，她似乎填寫妥當了，走到櫃面去交錢。

王小克立即趨上前去，取起那疊表格，撕下第一頁，迅速離開了電報局。

他來到周探長的車中，這才仔細向那張表格望去。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張有凹痕的表格，那是英姐剛才填寫時，印下來的，他不由地大喜。

「探長，你看！」

那張表格上的凹痕全是英文字母，王小克看不懂，周探長卻是一目瞭然。

他只向那表格瞥了一眼，臉上不由得變色了。

「小鬼子，你的猜想沒有錯！」周探長道：「你婆婆的確是在他們手中！」

「表格上的電文，怎樣說？」王小克急忙問。

「只有兩個字——WRONG PERSON。」周探長答。

「怎樣解釋？」

「我猜在這裏應該解作『錯的人選』，」周探長道：「無論怎樣，這張電文的意思是向對方表示，他們找錯了人！」

「接收者是誰？」

周探長仔細望了一眼，道：「有幾個字母的凹痕不太深，不過，依稀看得出是MANTICA, 815 ARTHUR HIWAY, MALABON, P國。」

他皺起了眉頭，說道：「這個MANTICA，顯然是接收人了，民蒂卡，這個人到底是誰？」

「照這樣看來，地址寫得很淸楚啊！」王小克道。

「不錯。」周探長說着拿出鋼筆，將凹痕的地址描繪了出來，道：「我知道了，這個『馬萊邦』是P國一個很著名的城市，是旅遊勝地。」

「拍電報的人呢？」王小克問：「是不是領事本人？」

周探長望了那表格一眼，道：「正是他，不過，他爲什麼不直接打個長途電話，而要叫女傭出來打電報？」

「也許他怕電話被人裝了竊聽器？」

「有這個可能，」周探長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總而言之，如果照着這個地址去找的話，說不定能救你婆婆脫險！」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P國，那對自己來說，是一個遙遠而完全陌生的城市！

「難道我們還不可以向那個馬昂納斯提出抗議嗎？」王小克道。

「就憑這張電文？」周探長道。

「它是有力的證據，不是嗎？」

「小鬼子，我敢和你打賭，馬昂納斯一定會發誓這封電文和他無關，」周探長道：「因爲，拍發者是他家中的一個女傭，而不是他本身。」

周探長頓了一頓，又道：「況且，單憑一封這麼簡單的電文，和一個假設，絕對難以入罪的。」

王小克雙眼凝視着遠方，喃喃地道：「難道警方對這件事眞的一籌莫展？」

「小鬼子，你不要忘記，外國的領事享有特權，除非是政治部的人，才有權調查他們，而且也要查到他們有從事間諜，或者顚覆政府的企圖行動，才可以得到書面命令，着手調查的。」

王小克緘默着，不出聲。

「對不起，小鬼子。」周探長道。他自從認識王小克這一段時間來，第一次用這樣歉疚的口吻對他說話。

「開車吧！」王小克有氣無力地道。

周探長開動了車子，爲了表示自己的歉疚，他道：「這樣吧，如果你想到P國去追查你婆婆的下落，我倒可以幫你的忙。」

「金錢方面？」

周探長點着頭，道：「還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爲你攪好出入境的手續。」

王小克側頭望一望周探長，說道：「謝謝你。」

「決定了？」周探長問。

王小克堅定地點着頭——他想，婆婆是他唯一的親人，即使要跑到天涯海角去，要冒多大的危險，他也絕對不會皺一皺眉。

同時，他更不理會成功的機會，有百分之幾！

× × ×

「各位搭客請注意，赴P國的四一五班機將於三時四十五分起飛，請搭客進入候機室等候上機。」擴音機播出了召集的消息。

王小克望一望腕表，是三時十五分，距離起飛的時間還有半個小時，並用不着這樣早進入候機室。

周探長拿起面前的啤酒杯，語重心長地道：「小鬼子，你一切小心！」

王小克和他碰了一碰杯子，他自己也曉得，此行無疑是入虎穴，成功的機會是極其渺茫的，然而，他還是和周探長碰了碰杯子，艱澀地道：「我會的。」

「小鬼子，」白小妹關切地道：「不論怎樣，我們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打一個電話來，免得我們日夜担心。」

「唔。」王小克點着頭。

小辣椒望着餐廳外來往的人羣，似乎滿腹心事。

「如果確切你婆婆是在那個『民蒂卡』的手中的話，你可以要求當地的警方協助！」周探長道：「至於這次帶去的錢若是不够用，可以立即打個電話給我，我會立即寄給你。」

王小克感激地望了周探長一眼，這一次，他對自己可算盡了力。

「豪華大酒店的老板蔡金中是我的老朋友，」周探長又道：「你住在他的酒店，有許多事可以要求他協助，用不着客氣。」

王小克只是茫然地點着頭，他此刻，心中大亂，根本不能一一將周探長吩咐的話記在心中。

「最重要的一點是——」周探長道：「凡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我相信你是優而爲之的。」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P國是一個可以隨便帶槍的國家，人民甚至可以擁有一秒鐘發射六百發子彈的最新機關槍，在一個這樣的國度中，自己似乎只有運用智力，去對付敵人的選擇了。

「至於你怎樣開始採取行動，我們大致上已經商量過了，你隨機應變好了。」周探長又道。

王小克呷了口啤酒，點着頭。

這時，擴音器又傳來第二次召集，白小妹道：「小鬼子，也該入閘了。」

王小克拿起旅行袋，周探長把他送到「禁區」，道：「對了，有一件事我差點忘記告訴你，沐婆婆是被那兩個救傷車失事身亡的男女殺死的。」

「哦？」王小克愕了一愕，道：「你們怎樣查到的？」

「憑那些美鈔之中，便有一張的背後簽上了一個『沐』字，還有，我們發現死者的鞋跟之上，黏着的泥土和沐婆婆廳中碎瓷堆中的泥土一樣，而美鈔中也有不少同樣的泥土，憑這三點綫索，我們肯定那是一樁謀財害命的案件，可惜兇手竟然兩度汽車失事，而且還是死在救傷車中！」

王小克深深地吁了一口氣，忽然想起第一次看見「綠眼巫婆」時，她所說的一番話和情形。

照這樣看來，「綠眼巫婆」沐婆婆早就預測到有這樣不幸的事發生了！

——天下間竟然有未卜先知本領的人！如果王小克不是親身經歷過，無論如何他是不相信的。

他想起沐婆婆當時一再感嘆這是「天意」，難道這眞的是天意？

王小克不禁後悔當時沒有查問那沐婆婆，看看自己的婆婆會否逢凶化吉，無恙歸來。

如今，一切都遲了，沐婆婆已經身死，而婆婆却生死未知。

「去吧，」周探長道：「如果遭遇到任何難題而自己解決不了，掛個長途電話給我，也許我可以請國際刑警作適當的支援的。」

王小克再向周探長投了感激的一眼，跟白小妹和小辣椒道過別後，踏進候機室。

候機室裏已有人滿之患，尤其是售賣香烟洋酒的「免稅店」，更是人頭湧湧。

王小克在一個角隅的沙發坐下來，等候上機。

他剛坐下來，一個頭髮灰白，紅光滿面，佝僂着身子的老者，便在他身畔坐下。

那老者大約五六十歲年紀，可是鶴髮童顏，一張豐滿的臉孔，精神煥發，手中提着一個王小克一樣的旅行袋（那是航空公司附贈的），往地下一放，大力地呼吸着。

王小克側頭望了他一眼，見他長相奇特，不由望多了一眼。不料那老者却向他咧咀一笑，露出了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

「到P國去？」老者搭訕道，聲音宏亮，衷氣充沛。

「是的。」

「第一次到P國？」老者摸出香烟，遞了一口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了過來，禮貌上先替他劃上了火，然後才燃點自己的。

老者深深地吸了一口，大力將烟霧噴了出來，一面道：「P國是一個好地方，只可惜太熱了。」

「那是亞熱帶地方，當然熱。」王小克接口道，在他決定赴P國追查婆婆的下落時，就已經搜集一切有關的資料了。

「啊，是的，是的。」老者點着頭，忽然又問：「小老哥，你到P國幹什麼？」

「我——去玩的。」

「一個人去？」

王小克點着頭。

「啊！你們年輕人眞幸福，可以來來去去，健步如飛，我們老了便不中用了啦，別說走路，就是搭車，搭多了一會便腰酸背痛，沒三四天好好休息，根本連床也起不了啦——」

他還要說下去，王小克說了一聲「對不起」，站了起身，向「免稅店」走去。

王小克本來也是個健談之人，只不過他目前心情紊亂，根本沒有心機和人閒談。

他來到免稅店，瀏覽着架子上的貨物，忽然想到P國的香烟洋酒甚貴，自己此行帶的錢不太多，何不在此買點便宜貨，也好將來節省一些？

他問明了每人可攜帶多少瓶酒，和多少條烟入境後，叫女售貨員包了兩瓶洋酒，兩條香烟。

當他付錢時，有人擠了過來，叫道：「我要兩瓶VSOP，兩條LUCKY！」

王小克聽那聲音十分熟悉，側頭一看，竟然是那個童顏鶴髮的老者。

老者又是向王小克咧咀一笑，道：「買烟酒嗎？每人可以帶兩瓶酒兩條烟，可是我教你，如果你送海關人員一兩包烟的話，便是帶多一兩條也沒有關係，P國的海關人員最貪小，這點你小老哥不可不知，我——」

那老者嘮嘮叨叨地還說下去，王小克提着膠袋，已經引身退開了。

他忽然覺得，這個老者非常討厭，話匣子一打開，總是自言自語地說個沒完。

這時，地勤空姐已將閘門打開，帶領着搭客上機。

王小克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來，雖然是七〇七波音客機，機艙倒也寬敞異常，他把旅行袋擱到上面的架子，向機窗外望去。

從本市到P國，大約要兩個小時的航程，換言之在六時左右，便可以到達P國了！

婆婆身在P國已經是無可置疑的事，只是她會不會被囚在那八百一十五號的「馬萊邦」中？

同時，那「民蒂卡」發覺婆婆不是那「綠眼巫婆」時，會怎樣對待她？

許多問題昇上了王小克的腦際，他有生以來，當眞沒試過像目前這樣的情形——心情紛亂，情緒不寧，心急如焚！

不過，他安慰着自己：以前不論碰到什麼難題，都憑自己的機智迎刃而解，這一次大概也不會例外吧？

如果婆婆的安危，不是與自己有切身之痛，王小克大概會將此行當作一種「挑戰」，而「小鬼子」王小克，是最歡迎接受難題的挑戰者！

他告訴自己，此行只要行差踏錯半步，便有可能影响了婆婆的性命！

所以，他心中惴惴，甚至懷疑自己面臨挑戰時，是否還有平日的機智果敢來克服它！

姑勿論如何，他已跨出了第一步，但願上帝保祐，可以將婆婆平安地帶回來，讓她老人家在風燭殘年中，再過一點好日子。

正思維間，旁邊有人大力地坐了下來，王小克側頭一望，不由皺起了眉頭。

——又是那個老者！

他暗自叫了一聲苦，有這老者在身旁的話，這兩個小時中還可以想東西嗎？

「哈！小老哥，眞巧！」老者咧咀大笑，說道：「什麼地方都碰到你，咱們眞是有緣份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這不是緣份，這是自己倒霉！

「古人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咱們的年紀，雖然差了老大一截，但有個伴聊聊天，解解悶，倒也很不錯呀，小老哥，你說對不對？」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這時，飛機已開始在跑道上滑行了，空中小姐做着怎樣穿救生衣的行動，老者道：「看來看去都是這種動作，悶死了，哼！我看即使眞有意外發生，誰還顧得這顧得那，怕不嚇得冷汗共眼淚一色，臭屎與尿水齊飛！」

王小克聽他最後那一句說得有趣，可是却也貼切異常，試想飛機要是中途發生故障的話，搭客中，多半嚇得冷汗如下，那裏還能冷靜地穿這戴那。

「小老哥，你是不是第一次出門？」

「不。」

老者道：「啊！你小小年紀，去過了多少地方呀？」

王小克不想和他多說話，只是淡淡地答：「也沒多少個地方。」眼睛望着機窗外倒退的景物。

「抵達P國後，有沒有人來接你？」

王小克搖了搖頭。

「那你住什麼地方？」

「酒店。」

「我也沒有人來接，也是要住酒店，」老者問：「對了，你住那一間酒店？」

「豪華大酒店。」

「哎呀！怎麼這樣的巧？我也是打算住『豪華大酒店』的，」老者道：「那是我們中國人開的酒店，老板蔡金中，是個很有頭面的人呢。」

「你認識蔡老板？」王小克心中一動。

「蔡老板是P國僑領之一，誰不認識他？」老者滔滔不絕地道：「他在P國的產業多得不可勝數，除了有兩間酒店外，還有一間保險公司，聽說全P國第二大的銀行，也有他的股份。」

「老先生，你貴姓？」

「啊！咱們談了這麼多話，甚至連大家的姓名都不知道，你說我這老糊塗有多糊塗，我姓哈，哈哈大笑的哈。」

「怎會有人姓哈的？」王小克呆了一呆，道：「我以前沒聽說過。」

「怎會沒有？咱們漢滿蒙回藏各式人等中，又豈止一百個姓氏了？」老者道：「不過姓哈的倒眞是很少見，我祖先是關外部族的酋長，推溯起來，我還是酋長的玄孫哩！」

王小克見他一大串地說了些無關重要的話，問：「大名呢？」

「笑春，」老者哈哈大笑，道：「哈笑春！我父母倒也幽默風趣得很，替我起了這樣的大名，當眞好笑，哈哈，哈哈，哈哈！」

王小克見他笑起來滿頭白髮飛舞，模樣極是滑稽，不由自主地陪他笑了起來。

「對了，小老哥，你叫什麼名？」

「王小克。」

「哈哈，你可是長得又白又嫩，一點也不黑呀！」哈笑春道。

「不錯，我一點也不黑，」王小克被他逗得心情也開朗起來，道：「你一天到晚哈哈笑個不停，看樣子長春不老，倒是名……名什麼其實的！」

「名符其實，」老者道：「王老弟，你沒讀過什麼書吧？」

王小克臉上一紅，但，還是老實地點了點頭。

「可惜可惜！」老者忽然把臉一沉，道：「像你這樣聰明的人，不讀書眞是可惜，我這個老笨蛋却是讀得太多一點，眞是糟糕之至，倒霉之極，他奶奶的混帳王八到底！」

王小克「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側頭望着他，詫異地問道：「哈老先生，怎麼一個人書讀得多了便算倒霉，便要他奶奶的混帳王八到底？」

「唉！你叫我一聲哈先生或者乾脆叫我哈笑春便行了，爲何要加上一個『老』字？把人都叫得老了！」哈笑春沉着臉道：「我今年才不過六十歲，有道男人四十一枝花，我老頭子今年才六十歲，只不過是一朶半花，兩朶還不够，正是大好年華——」

王小克怕他要夾纏胡謅沒完，急忙插口道：「哈先生，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

「啊！對！對！」哈笑春道：「王老弟，你剛才問我什麼？」

「你看，你不許人家稱呼你一個『老』字，却一而再，再而三稱我『老弟』，不把我也叫老了嗎？」王小克童心大起，索性和他開玩笑。

「對，對！」哈笑春連連拍打自己的額角，道：「我眞是老糊塗之極！」

他頓了一頓，又問道：「你剛才，問我什麼？」

王小克將問題複述了一遍，哈笑春搖頭嘆氣，說道：「總之是一言難盡，說來話長！」說罷又連連搖頭嘆息，竟似要傷心落淚的樣子呢。

王小克心下暗暗納罕，可是見這哈笑春渾人也似的樣子，心下立即釋然，暗想一個人書讀得太多了，或許竟會變得神經失常，也說不定。

空中小姐送上餐點，那哈笑春忽然變成另一個人似的，話也不說，餐也不吃，只是叫空中小姐替他添酒。

他一連喝了幾杯啤酒，叫空中小姐換些烈酒，如白蘭地威士忌之類，可是回心一想，喝烈酒要另外付賬（頭等位才有免費烈酒供給，經濟位沒有），於是打開旅行袋，取了買自「免稅店」的白蘭地一瓶，自斟自飲起來。

「王老弟，你要不要？」哈笑春舉起酒瓶，笑着問。

「好，我陪你喝一點。」

王小克吩咐空中小姐把餐盤移開後，和哈笑春喝起酒來。

一杯下肚後，王小克忽然覺得身旁這個哈笑春倒也不很討厭了，話雖是多了一點，但經常有令人噴飯的笑話，只要適當截止他的嚕囌，倒是可以談談天，解解悶的對象。

他跟着又想，自己在P國無親無戚，連一個朋友也沒有，若是有哈笑春作伴，偶然和他聊聊天，也勝似孤獨一人。

哈笑春幾杯白蘭地下肚後，話反而少了起來，而且舌頭打結，說話極不清晰，王小克忽然問：「哈先生，你又到P國幹麼？」

「說出來你不會相信，」哈笑春醉態可掬地道：「他們請我去主持一個研究院，專門研究我們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哈哈！你搶我奪，殺伐不已的歷史！」

「是政府？」

「天曉得是誰！」哈笑春又呷了一口酒，道：「總之是什麼基金會，他奶奶的，以前只有美國才流行這玩意兒，想不到一個落後國家，也他媽的東施效顰起來，而且還是這樣冷門的東西，不過也好，正開正了我個槓，樂得吃一口清閒飯——」

他打了一個酒呃，又道：「王老弟，這個世界眞是不公平，只要讀幾年洋文，便可撈得風生水起，我偏偏讀的全是方塊字，於是差點淪爲餓殍，走投無路，如今有這條財路上門，無論如何是不能讓它溜走的！」

接着，哈笑春又發了不少「重英輕中」的牢騷。

王小克料他是個落魄學者，所說的文史自已全部不通，當下假作專心傾聽，其實却在觀看機外的雲海。

飛機終於抵達P國機場，哈笑春已經喝得大醉，幾乎要空中小姐抬着才下得了機。

通過海關檢查後，王小克見他脚步虛浮，於是走過去扶住了他。

「哈先生，你剛才說要到『豪華大酒店』去，對不對？」王小克問。

「對……對呀！」

「好！那麼！那麼，咱們一塊坐的士去好了。」

哈笑春忙不迭點着頭，道：「對，對，也好省了一筆車錢。」

王小克把他扶出機場，早有一輛的士駛來，幸好兩人都沒有行李，很容易地上了車。

那司機是個P國人，自然聽不懂王小克的中文。

幸好周探長早有預備，寫了「豪華大酒店」的英文地址在一張卡片上，王小克自袋中取了出來，遞上前去，司機看了一眼，點頭表示懂得路。

那P國是一個不大先進的島國，但從機場到「豪華大酒店」那條超級公路，却又平坦又廣闊，已達世界水準，車子在公路上風馳電掣地前進着。

車行四十五分鐘左右，終於來到一幢七層高的建築物。

王小克老遠便看到「豪華大酒店」那五個中文字的招牌，心中大喜。

司機把車子停定了之後，早有門僮迎了出來。

王小克將哈笑春扶出車廂，另兩個侍者見狀，趨了上前，幫王小克將哈笑春扶進酒店大堂。

這時，一個皮膚黝黑胖胖的華籍中年男走了過來，向王小克微笑打了個招呼，問道：「閣下是不是王小克先生？」

王小克急忙向他點了點頭，道：「是的，你是蔡老板？」

「不，我是這裏的經理劉大發。」劉大發說着望了哈笑春一眼，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道：「這位是——」

「他和我同機，」王小克道：「剛巧也想到你們這裏來投宿的。」

「啊！」劉大發恍然道：「怪不得，蔡老板交代我說，王先生是單獨一人來此，我正奇怪何以會多了一人。」

「蔡老板怎知我會來？」

「是這樣的，蔡老板在兩個鐘頭之前，接到一位姓周的朋友的長途電話，告訴他你會來，他剛巧有事出去，我想晚上可以趕回來和你相見了。」

王小克道：「好，請你先開個房間給我，好不好？」

「好，好！」劉大發道：「請王先生這邊來。」

他領着王小克來到櫃面，將王小克的護照拿了過來，吩咐接待處的職員塡寫，一面問：「你這位朋友呢？」

「你也開一個房間給他吧。」

「好，我就安排你們住在隔壁，怎麼樣？」劉大發問。他見王小克是老板的朋友，於是大獻殷勤，不料王小克和哈笑春只是萍水之交，並不領他這個情，塡妥表格後，取了鎖匙逕自上樓。

劉大發將他送到電梯口，陪笑道：「蔡老板一回來我便通知他。」

「好，謝謝你。」

王小克踏進電梯時，忽然想起一事，道：「劉經理，你半個小時後可以來一來我的房間嗎？」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劉大發急忙道：「王先生有什麼吩咐？」

「沒什麼，只是有一句話請教而已。」

「好，好，我半個小時後一定上來。」

王小克回到自己的房間，先把幾件帶來的衣服掛到衣櫃中，洗了個澡，把周探長給自己的鈔票藏在暗袋中，拿出那個地址。

這時，房門「篤篤」地響了起來。

「誰？」

「我，劉大發。」

「請進來。」

劉大發推門進來，陪笑道：「不知王先生有什麼指教？」

王小克將那個地址遞上前去，道：「請問劉經理可曉得這個地方？」

劉大發把那個地址接了過去望一眼，立時微蹙住眉，半晌才道：「啊，這個地方離這裏很遠哩！」

「請問有多遠？」王小克急忙問。

「如果坐車去的話，大概要兩個多鐘頭。」劉大發道。

王小克聞言一呆，想不到P國的地方這樣大，城市與城市之間，相隔竟然有兩個鐘頭的車程，換作在本市，眞是不可想像的。

「王先生要到這個地址去探朋友嗎？」

「是——是的。」

「請問王先生幾時要去？」

王小克見他有引路的意思，心中陡地一動，道：「當然越快越好。」

「那麼——」劉大發仰首想了一想，道：「王先生可要車子？」

「好極了，」王小克眼珠一轉，惋惜地道：「可是我不大會駕車的。」

「哦！這沒有關係，我們酒店廿四小時都有交通服務，」劉大發道：「我立即替你去預備一架冷氣房車，那司機會說英文的。」

王小克心中暗自苦笑，即使是英文，自己也全然聽不懂。

不過他知道，在P國這種地方，十個P國人中，未必有一個懂得說英文這種「世界語」，因此，到大發強調司機會說英文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王小克暗想只能夠載自己到「馬萊邦」那個地方便行了，所以，連聲道：「好，好，謝謝你！」

「我立即去吩咐，王先生大約五分鐘後便可以下樓了。」

他臨走前，忽然又駐足道：「對啦，你那位姓哈的朋友已經睡着了，要不要留下什麼訊息給他？」

「不必了。」

「是。」

劉大發離去後，王小克不禁又是興奮，又是緊張，想不到一抵埠便可以依照地址去查探婆婆的下落，緊張的是如果眞的發現了婆婆的下落，如何下手救她出來。

五分鐘後，王小克鎖好房門下樓，劉大發迎了過來，道：「王先生，車子已在門口等你了。」

他領着王小克來到酒店大門口，只見一輛嶄新的豪華房車停泊在門口，司機果然是一個皮膚黝黑，頭髮鬈曲的P國人。

「他叫『里達』，我已經把你要去的地址告訴他了，」劉大發道：「因此，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你探完朋友之後，他會車你返回酒店。」

得到劉大發這樣妥善的安排，王小克大感意外，暗想如果錢有用剩的話，倒要好好地賞他。

門僮上前替王小克打開車門，王小克一面踏上車去，一面向劉大發道：「我也許會晚點回來。」

「我知道，因爲來回車程要四個多小時了。」劉大發道。

當車子緩緩向前駛出去，王小克望一望腕表，是晚上八時，換句話說，自己在十二時之前，是不會回酒店的了。

司機里達的技術相當不錯，車子平穩地向前疾馳着，外面雖然熱浪逼人，但車廂裏却冰涼異常，王小克向外望去，只見四處都是霓虹燈光，入夜之後的P國，倒也十分繁華。

王小克並無心情瀏覽景色，他猜測着：此行會有什麼收穫？

車行了一個小時左右，已經離開鬧區，逐漸少見燈光，開始在郊區行駛了。

望着倒退的電綫桿，王小克忽然想到，P國比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日本和西德等地，起碼落後了十年！

他在一些資料中得悉，P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總統是民選的，每任四年，可以連任兩屆，當了八年總統之後，便要「退位讓賢」，政制和美國差不多。

同時，他也知道P國是由七千多個島嶼組成的，在那七千多個島嶼中，有的面積數千方哩，有的數百方哩，甚至連數方哩的小島也數不勝數。

在這七千多個島嶼上，仍然生存着一些落後的部族，有的仍然停留在「石器時代」，即是仍然過着茹毛飲血的生活。

P國的總統拉素，是一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他已連任兩屆，還有半年多的任期。

王小克甚至知道拉素夫人是一個很出風頭的女性，她嬌艷嫵媚，身段動人，據說，拉素在政壇上能有這種成就，拉素夫人幫了他不少忙。

正思前想後時，眼前又出現了一片燈光，看來又是另一個城鎭了。

司機轉頭望了王小克一眼，指着遠處的一片燈光，嘰嘰咕咕地說了幾句英文。

王小克聽不懂他究竟說些什麼，可是却聽到其中有一個「馬萊邦」字，心想大概是抵達目的地了。

司機一面喃喃地唸着，一面將車子的速度降低，留心觀看門牌。

那是一條大道，兩旁全是兩層式的建築物，和H埠四處全是摩天大廈的情形，簡直是兩個世界。

由於是晚上十時多，街道上靜悄悄地，只有偶爾飛馳而過的吉普車。

王小克認得阿刺伯字母，因此也小心觀看着，見附近的門牌只是七十幾號，知道還有一大段路要走，於是開始留意四週的環境。

「馬萊邦」是P國主要的城市，日間雖然有不少遊客前來觀光，但入夜之後，便寂靜如死市，王小克看到兩旁的建築物中，多半沒有燈光，顯然地，此地的居民習慣早睡。

車子越來越接近了，五二三，六八一，七五九，八一一，八一三……

王小克的神經，緊張了起來，司機也把車速降低了，然而，奇怪得很，看不到八一五的號碼！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這是怎麼一回事？

司機也猜不到其中原因，轉過頭來，向王小克說了一番英文。

可是王小克那裏聽得懂他的英文。

王小克拍拍他的肩膊，示意司機把車子停下來。司機會意，立即把車子停了。

王小克一面向他比着手勢，一面說道：「你下去問問人，爲什麼沒有八一五這個號碼門牌。」

司機滿面茫然之色，不明王小克在說些什麼。

王小克不斷比着手勢，又七情上面地作着表情，司機總算會意了，打開車門下車。

他左右望了一眼，向一幢裏面尙有燈光的建築物走了過去。

王小克見他在那門口站定，伸手敲門。

未幾，大門開了，一個老婦探首出來，司機里達雙手比劃着向老婦詢問。

只見里達不斷地點着頭，然後，向車子走來。

王小克留意他面上的神情，可是里達生成一副木無表情的臉孔，根本就看不到什麼端倪了。

里達一上了車，便向王小克比劃着，一面嘰嘰咕咕地說着英文。

王小克看不明他的手勢，又聽不懂他的英文，心下不由大急，指着地址上的門牌，問道：「這八一五號到底在那裏？」

里達搖着頭，向前一指。

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只見那是兩幢建築物之間的空隙，根本看不到什麼東西！

司機又說了一番話，指指腕表，示意王小克回去。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他根本不知司機到底在說些什麼，「想時間已經晚了，還是回去再說，翌日要帶個會說中國話的人帶路才行。

「好吧，回去就回去！」王小克向里達揮揮手，示意可以開車。

這簡單的動作手勢里達當然看得懂，他發動了車子，掉頭向來路而回。

回到酒店時，已是深夜十二時多，王小克一踏進大堂，劉大發便迎了上前，問道：「王先生，找到你的朋友沒有？」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將當時的情形說出來，劉大發招手將里達叫到面前，問了他幾句話，然後轉頭向王小克道：「王先生，原來那八百一十五號是要上一條斜坡，位於半山的一幢別墅，里達說，那裏的居民告訴他，別墅是一個議員的住所，平日嚴禁閒雜人等走近，尤其

是晚上，便是貓狗也不許走近半步。」

「哦？」王小克心中一懍，想不到電報的接收人竟然又是一個官員，這件事看來不簡單了！

「王先生，原來你有朋友在P國當官的？」劉大發詫異地問。

王小克漫應了一聲，劉大發又道：「里達說，沒有得到邀請，平常人是難以走近那別墅半步的，所以，他提議你白天才去。」

王小克暗自吁了一口氣，向他點點頭。

「對了，你那個姓哈的朋友，一醒來便找你，」劉大發道：「他叫你一回來立刻上樓找他！」

王小克應了一聲，他已畧感肚餓，正想先到通宵營業的咖啡座吃點東西，忽聽有人叫道：「王老弟，你終於回來啦！」

王小克轉頭望去，只見哈笑春正笑吟吟地向自己走過來。

「剛才你到什麼地方啦？我一醒來便不見了你，想不到你對P國比我還熟，初來步到便四處遊覽去啦！」哈笑春的話像一輪機關槍似地掃射過來。

王小克心中一動，哈笑春是被當局邀請來此主持一個研究院的，也許自己可以利用一下他的關係。

「吃過東西沒有？我帶你去試試P國特別風味的食物怎樣？」說罷右手一抬，手中竟然拿着一個酒瓶。

「好啊，你有什麼好介紹？」

「來來來，跟着我走的話，你的口福不淺！」哈笑春搭住王小克的肩膊，向外走去。

他來到酒店門口，忽然轉頭向劉大發道：「劉經理，我可不可以借你們的車子？」

「當然可以。」

「我不要司機，」哈笑春笑道：「我喜歡自己駕車，可不可以？」

「這個——」

「放心好了，我有國際執照！」哈笑春說着自袋中取出一個皮夾，將國際駕駛執照遞上前給劉大發看了一眼。

「好吧，」劉大發本着顧客至上的宗旨，說道：「哈先生認得路？」

「當然認得！」哈笑春道：「我來過這裏幾次了，便是閉着眼睛也不會走錯路。」

劉大發將兩人送到門口，望着兩人上車而去，這才轉身入內。

王小克見哈笑春的駕駛技術果然不錯，這才放下心來。

「哈先生，你說這次來P國是爲了主持一個研究院的？」王小克問。

「不錯。」哈笑春雙眼凝視着路面，好像在想着什麼東西。

「是不是政府邀請你的？」

「——可以這樣說。」

「那麼你爲什麼要住到酒店來？」王小克問：「他們應該派人來接你，同時安排住處給你的呀！」

「我有怪脾氣，」哈笑春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他們約我下個月才來的，可是我提早來了，你猜我來幹什麼？」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他，等待他說下去。

「我想趁這個時候玩玩！」哈笑春笑起來，道：「哈哈，說不定交一個P國女朋友，倒也很羅曼蒂克，挺有意思。」

王小克不禁笑了起來，看不出他年已花甲，却依然這樣風流。

車子上了一條很長的斜坡，不久在一間宵夜小店的門口停了下來。

「這是我們中國人開的店，有牛腩，鹵味，甚至還有雲吞麵，魚蛋粉吃！」

「咦？剛才你不是說要帶我去吃P國風味的食物嗎？」

「P國食物，有什麼好吃？」哈笑春一面推開車門，一面說道：「我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的。」

王小克已經飢腸轆轆，只求裹腹便算，於是隨哈笑春入內。

那店東和哈笑春似是舊相識，上前熱烈招呼，哈笑春叫了幾碟鹵味，又叫了牛腩魚蛋湯，王小克毫不客氣地據案大吃。

哈笑春叫伙記取了兩個杯子和一小桶冰過來，斟上了兩杯酒。

「來來來，先喝點酒，」哈笑春道：「儘是吃東西不喝酒怎成？」

王小克和他碰一碰，呷了一口。

哈笑春却喝了一大口，口中連連稱讚「好酒好酒！」

不一會，王小克已塡飽了肚，在哈笑春不斷勸酒下，喝了一大杯。

哈笑春興緻極高，一面叫伙記加斬鹵味，一面又替王小克斟酒。

王小克對酒無量，一杯下肚之後，已經有點醺醺然，哈笑春舉起酒杯，道：「人生得意須盡歡，今朝有酒今朝醉，來來來，王老弟，你再陪我喝一杯！」

王小克舉起酒杯，喝了一小口。

「這怎麼行！」哈笑春叫了起來，道：「那有喝一小口的，男子漢大丈夫，要喝就一大口！」說罷仰首而盡。

王小克聽他這樣說，心中豪氣頓生，舉起酒杯，張口便喝。

可是就在那一刹間，他看到哈笑春眼眶中閃現一種狡黠的神色，咀角還露出笑意——一種極其詭異的笑意。

王小克何等精明，他一看到哈笑春那種眼神和笑意時，腦際間念頭一閃：他爲什麼一直要跟着我逗我說話？又爲什麼要邀我喝酒？爲什麼？

一連串的疑問昇上腦際，在那十分之一秒的時間中，王小克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哈笑春用激將計叫自己喝酒，必然不懷好意！

他本來也想一仰而盡，以示自己是個「男子漢大丈夫」的，但臨時改變了主意，喝了一大口，却把它含在口中，並不吞下。

哈笑春見王小克果然把杯中的酒喝了一大半，不由大喜，又拿起酒瓶，替他倒酒。

王小克趁他看不見，拿起枱上一塊濕毛巾，假裝抹咀的樣子，把口中的酒，全吐到毛巾上。

然後，他若無其事地，把濕毛巾放在枱上了。

「來來來，王老弟，你眞是個豪爽漢子，我最喜歡你這種小英雄，再來一杯！」

王小克嘻嘻一笑，拿起酒杯，手肘却碰到面前那碗魚蛋湯，湯水倒瀉滿枱，連身上衣服也濺上了。

「伙記，拿幾條濕毛巾來！」王小克一面打着酒呃，一面叫道。

伙記急忙取了幾塊濕毛巾過來抹拭着，王小克接了一條，往身上抹去。

「哈哈！王老弟不勝酒力，哈哈！」哈笑春語帶諷刺地說：「我還以爲你像那李太白千杯不醉哩，哈哈！」

伙記把枱上的濕毛巾取走後，王小克又是嘻嘻一笑，道：「誰說我不勝酒力？我便偏偏和你鬥鬥酒看是誰先醉倒！」

「好呀！」哈笑春大喜過望，連忙拿起酒杯，道：「如果你眞能喝勝我，我便向你寫一萬個服字！」

王小克一面打着酒呃，一面心念電轉：他

明知酒量勝我十倍，爲什麼故意要灌醉我？爲什麼故意要灌醉我？

跟着又想：既然他想灌醉我，我便假意裝醉，看他有什麼企圖！

王小克拿起酒杯，大口喝着，哈笑春大樂，連聲笑道：「好爽快，好爽快！看來王老弟要贏了！」

王小克含住了那口酒，又假意抹咀，把酒吐在那條伙記剛拿來的濕毛巾中。

他心中想：「再過一會便要裝醉，否則這樣喝下去毛巾太濕露出破綻，可要糟糕。」

王小克拿起筷子，却故意掉了一枝在地上，又打着酒呃俯身拾起，挾了一塊牛腩，放進口中咀嚼。

哈笑春冷眼旁觀，見王小克已有醉意，再拿起酒杯，道：「王老弟，再來一杯！」

「不……不……我不行了，呃！」

「來嘛！你年紀輕輕的，我像你這種年紀時，能夠一口氣喝下一瓶白蘭地，而面不改容哩！」

王小克拿起酒杯，忽然手一鬆，「叮噹」一聲，酒杯摔在地上，碎了！

跟着，王小克伏下枱去，他爲了裝得像，對準那碟牛腩倒下，眼，鼻和口全被牛腩汁弄污了。

「哈哈，王老弟眞的醉啦！」

王小克伏在枱上不動，他想，如果哈笑春有所企圖這該是時候啦！

「王老弟！王老弟！」哈笑春用手去推他了。

王小克依然不動。

「伙記，埋單！」哈笑春叫道，語氣中明顯地透着喜悅。

哈笑春付了賬之後，扶着王小克，離開了宵夜小店，王小克脚步踉蹌，一副爛醉如泥的樣子。

這時，王小克忽然後悔自己剛才實在不該喝那一杯酒了，因爲此時脚步虛浮，的確已經有點酒意。

不過剛才又怎知這哈笑春不懷好意？

哈笑春先將王小克扶上了車，然後上車劃着了火，車子緩緩地開動了。

「他想帶我到什麼地方？」王小克暗忖。

車子掉過頭，向來路駛去。

不一會，車子來到那道斜坡，王小克偷偷望了哈笑春一眼，見他緊閤着唇，雙眼凝視路面，忽然伸手去搭住車門的門柄。

利那間，王小克明白了，哈笑春要謀殺自己！他故意灌醉自己，便是製造一場車禍，讓自己大醉中死去，即使警方調查起來，只不過是「醉酒駕車」而死罷了！

可是，他爲什麼要謀殺自己？

王小克根本沒有時間想通這一點，因爲哈笑春倏地打開車門，縱身跳離司機位。

這時，車子的速度正在加快，尤其那斜坡越來越斜，更加催使車子向下俯衝。

王小克要想拉住哈笑春已經太遲，這時只聽車窗風聲呼呼，車子飛快地向斜坡下衝去！

王小克立即明白爲什麼哈笑春要帶自己去那個地方吃東西了！

因爲這裏有一條足以殺人的斜坡！

王小克又驚又急，他應變奇快，立時從座位中爬了起身，向司機座爬去。

然而，由於車子的去勢太快，車身顚簸着傾側一旁，他沒有辦法爬過去。

好一個王小克，在那電光石火之間，他倏地伸出手去，搭住了駕駛盤，先將車子的去勢穩定了下來，匆促間向外一望，車子正向一條電燈桿撞過去。

王小克急忙一扭駕駛盤，車身剛好在電桿旁擦過，震了一震，向左邊疾衝而去。

黑夜中馬路之後有車輛來往，兩旁的電燈柱相隔又遠，根本看不大淸楚四週的情形。王小克猛提了一口氣，手上一用力，把身子移到駕駛座。

如果王小克懂得駕車又技術高明的話，這時大概已能及時踏下刹掣，然而，他對控制汽車的常識只懂得一點皮毛，譬如那個是油門，那個是刹掣，那個是加利子……

他坐上了駕駛座，心中總算定了不少，可這是時車子竟向一條電燈桿撞去。

這時生死已是繫於瞬息之間，王小克咬了咬牙，一扭駕駛盤，車輪發出刺耳的尖銳聲，車子又向右邊疾衝而去。

這時，剛好有一輛滿載竹蔗的馬車正向斜坡慢慢移動（筆者按：P國是產糖國，全國有一半農田種了竹蔗，蔗農多趁黑夜運送竹蔗到收購站，而交通工具多半是馬車或驢車。）車子和拉車的馬撞個正着，那馬發出一聲慘嘶，滿車的竹蔗倒了下來，而車子也停住了。

王小克只聽一聲轟然巨響，跟着眼前天昏地暗，火星亂冒，昏死了過去……

荒島驚魂　茹毛飲血

王小克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床上，房間的四壁全是白色的，連床單，被褥也是白色的。

他擰一擰頭，發現腦際劇痛欲裂，動一動四肢，尙喜仍能活動，於是，他開始追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首先，他想到那個哈笑春，想到他一直慫慂自己喝酒，再想到被他扶上車，想到那輛運載竹蔗的馬車……

當車子向那馬車撞去的時候，王小克以爲自己絕難倖免，想不到現在仍然無碍，看樣子自己所受的傷並不太嚴重。

他支撑着坐直起身來，就在這個時候，面前的房門開了，一個身穿白袍，皮膚黝黑的老者踏了進來。

老者向他露出一個友善的笑容，用英文道：「你醒啦？」

王小克聽不懂他的英文，便只好報以微笑了。

老者來到床前，替他把了脈，又用掛在頸項間的聽筒替他聽了聽，道：「你的身體很好，傷勢也輕，不碍事的，放心好了。」

王小克雖然聽不懂他的英文，但鑒貌辨色，也猜得到那幾句話的意思，暗自吁了一口氣，忽然問道：「我幾時可以出院？」

那老者自然也聽不懂他的中文，呆了一呆，道：「你說什麼？」

王小克立時一面打着手勢，一面將自己的意思說了出來。

老者將手一擺，示意王小克不要說話，轉身走了。不一會，他帶着一個年輕少女踏進病房。

王小克眼前不由一亮，那少女看來只不過十七八歲年紀，樣子長得十分漂亮，肌膚被陽光晒成古銅色，更增健康煥發。

「小朋友，剛才你問柯道夫博士什麼？」少女臉上露着甜蜜的笑靨，說的竟然是極爲流利的中文。

王小克大喜，說道：「原來你會說中國話的！」

「我是這間醫院的職員，」少女道：「你可以叫我杜麗莎。」

「杜小姐，」王小克道：「我想請問醫生，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杜麗莎和柯道夫博士談了一會，然後向王小克道：「柯道夫博士說你的傷勢並無大碍，

如果你心急的話，明天便可以出院了。」

王小克聞言大喜，道：「太好了！」

「你好好休息，有什麼需要時，可以叫護士叫我，」杜麗莎柔聲道：「杜麗莎這個英文名我猜你懂得說吧？」

王小克臉上不由一紅，原來「杜麗莎」竟然只是個英文名，面前這個少女並不姓杜。

「請問這是什麼醫院？」王小克問。

「這是政府醫院。」

「離『豪華大酒店』多遠？」

杜麗莎仰首想了一想，答道：「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對了，你是不是遊客？」

「是的。」王小克向她點點頭。

「住在豪華大酒店？」

「唔。」

「要不要我們通知你的朋友或者親戚？」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我在P國沒有朋友，也沒有親戚。」

杜麗莎和柯道夫走到門口，忽然駐足，說道：「對了，交通部的羅里瑪督察，下午要來看你。」

「羅里瑪督察？」王小克愕了一愕，道：「他來看我幹什麼？」

「他們在你的旅行證件中，發覺你今年還未滿十八歲，而且又沒有國際駕駛執照，」杜麗莎道：「可是失事的汽車上，只有你一個人，羅里瑪督察負責調查這樁失事案件。」

王小克心頭一跳，P國的法律和H埠一樣，未滿十八歲不准駕車，何況自己並沒有國際駕駛執照！

然而，失事的時候，自己並未駕車，是被哈笑春陷害的——他企圖謀殺自己！

當然，自己可以向羅里瑪督察解釋這一切，可是，他會信嗎？

如果抓到了哈笑春，那麼對整件事情也許有幫助，可是王小克已經可以肯定：哈笑春絕對不會仍然留在「豪華大酒店」中。

他企圖謀殺不遂，還有不挾着尾巴逃之夭夭的道理麼？

王小克忽然又想：哈笑春為什麼要謀殺自己？從他在H埠機場開始，便一直有意跟踪自己的跡象看來，他可能也就是馬昂納斯領事的人！

一想到馬昂納斯領事，王小克不禁一陣寒心，有道「官官相護」，何況自己是外國人，那羅里瑪督察又怎會聽信自己的話？

如果自己原盤托出，到底是對自己有利，還是有弊？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偶爾一瞥眼，發現杜麗莎和柯道夫博士已經離房去了。

王小克爬了起身，跨下床來，四肢百骸雖然依舊疼痛異常，但已經可以行走了。

他緩緩地踱到窗口，向外望去，原來自己的病房竟是在地下，外面是個花圃，種滿了許多自己生平從未見過的奇花異卉。

王小克打開窗子，一陣熱浪立時迎面襲來，外面驕陽似火，氣溫起碼在攝氏三十三度以上，病房中若不是有空氣調節，眞不知要熱到什麼程度。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放眼望去，只見花圃過去，是一個噴水池，然後是偌大的一塊草地。

草地上綠草如茵，但並沒有病人在晒太陽，任何人在那種陽光下站上半句鐘，立時便會中暑。

草地間有幾條用鵝卵石鋪成的小徑，偶然有幾個行色匆匆的女護士走過。

王小克轉頭一望，原來醫院的大門就在左邊，不少豪華的房車正在進進出出。

既然這是一間政府醫院，那麼，它一定是一間第一流的政府醫院，王小克不相信P國這樣落後的國家，政府醫院的設備，竟然這樣先進。

他伸了伸懶腰，又做了幾下柔軟體操的動作，發現舒適了不少。

忽然，王小克瞥眼間看到一輛警車自門口駛了進來，在草地一隅的有蓋車房停下，從車中踏出一個精壯中年男子出來。

王小克一看到那人，忽然想起「羅里瑪督察」這個名字，那人莫非是他？

俯首望了望腕錶，是下午一時半，杜麗莎說過羅里瑪督察下午會來，那人有八成便是他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眼珠一轉，忽然加快動作，取了衣服穿上，打開窗門，從窗檻爬了出去。

他輕輕一跳，落在柔軟的草地上，見左右無人，於是向門口走去。

沒有人留意到王小克，他在醫院門口截了一輛的士，從袋中取出有「豪華大酒店」地址的卡片，給司機一看。

司機向他點了點頭，開動車子。

半個鐘頭之後，車子來到「豪華大酒店」，王小克還未下車，老遠便看到劉大發站在酒店的台階之上，雙手亂搓着，臉上一副焦躁的神色，正在左張右望。

劉大發終於看到了王小克，他雙眉一揚，趨了上來，道：「王先生，不要下車！」

王小克聞言一呆，只見劉大發左右望了一眼，道：「剛才有個警官打電話來，說是如果見到你回來，便把你扣留起來，他們立即會趕來。」

王小克大吃一驚，暗想必然是杜麗莎發覺自己失了踪，於是把住處告訴那個「羅里瑪督察」的。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如果自己再行逃避的話，說不定P國的警方會下令通緝自己，那是豈不是變成了「罪犯」？

想到婆婆下落未明，生死不知，王小克心中大急，可是，劉大發塞了一張卡片給王小克，道：「蔡老板吩咐我在這裏等你，叫你去見一個人，他可以暫時收留你，地址我會向司機說。」

他不待王小克回答，便向司機嘰嘰咕咕地說了一番話。

司機連連地點着頭。

劉大發塞了一張鈔票給司機，向王小克道：「快走吧，趁他們還未來到之前。」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又向前駛出。

就在車子駛向超級公路時，王小克看到一輛警車正駛向「豪華大酒店」，劉大發綻開了笑臉，迎上前去。

王小克暗自吁了一口氣，事情已經達到這個地步，自己還有什麼話說？

他將劉大發塞給自己的卡片湊近眼前一看，上面寫着幾行中文字。

他也懶得去認，把頭靠在座墊上，閉起眼睛沉思。

那蔡老板和劉大發自然是一片好意，在海外的華僑，多半能夠做到守望相助。

車行二十餘分鐘，轉上了一條兩旁都是大樹的私家路，終於在一幢兩層式的小型別墅門口停了下來。

車子剛停定，便有個白衫黑褲的女傭自內迎了出來。

那女傭顯然也是P國人，她操着不大流利的中文，問道：「王先生？」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女傭打開車門，等待王小克下車。

當王小克踏下車的時候，別墅裏又有一個

老者迎了出來。

那老者雙鬢灰白，鼻樑上架着一個金絲眼鏡，身上穿着一件碎花夏威夷恤衫，笑道：「可是王小克先生來了？」

王小克向他微笑點頭，道：「不錯。」

「我姓宋，」老者伸出手來，笑道：「名叫海，和水滸傳的『及時雨』宋江五百年前是一家人！」

王小克和他握了握手。

宋海親熱地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內面走去。

「老蔡已經把一切告訴我了，」宋海道：「老弟放心，我這個地方安全得很，你盡可當是自己的家裏，安心居住。」

宋海領着王小克入內，那是一個佈置得古色古香的客廳，王小克心情很亂，沒有心情欣賞，宋海又領他去看了為他準備的寢房，這才道：「王老弟，如果有什麼特別需要的話，請隨時通知我，千萬不要客氣。」

王小克向他謝了一聲，宋海又道：「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先吃點東西？」

王小克這才發覺自己飢腸轆轆，當下向他點了點頭，道：「好的。」

宋海的別墅中竟然有三四個女傭，一聲吩咐下去，不久已煮好了一頓豐盛的午餐來。

吃過東西後，王小克道：「宋老伯，我可不可以借打個電話？」

「好，好！」宋海忙不迭道：「隨便打好了，到我書房打怎樣？」

「謝謝你。」

兩人來到宋海那佈置得極其清雅的書房中，王小克向宋海說出了周探長的電話號碼，由他代為接駁。

電話駁通後，宋海才把話筒遞給王小克，轉身離門，還順手掩上了房門。

「喂？」是周探長的聲音。

「探長，是我！」

「啊！小鬼子，為什麼我打到酒店去，他們說你一直沒有回來？」

王小克暗想那大概是在車禍發生之後，自己仍然在醫中的時候，於是答道：「有人要謀殺我！」

王小克簡畧把一切敘述了出來，只聽得周探長呆呆出怔。

半晌，他吁了一口氣，才道：「我們這裏也發生了一件命案，還記得那馬昂納斯領事嗎？他被人殺死了！」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急忙問道：「是誰殺死他的？」

「女傭英姐說是那個艇長希拉瑪，」周探長道：「事實上馬昂納斯被害後，那希拉瑪便失了踪，我們現在正在通緝他。」

「有沒有什麼頭緒。」

「有人說他已潛回本國，即是P國了，」周探長的語氣顯然也十分煩惱，道：「我們正在調查！」

堂堂一國的領事被人殺死，周探長自然十分煩惱了，像這種轟動國際的大事，上頭必然加大壓力，要他早日破案不可！

「你現在住在那裏？」周探長問。

「是蔡老板的一個朋友，名叫宋海的家中。」王小克答。

「小鬼子，你不能這樣躲下去，不要忘記，你是想去找你婆婆的，」周探長說道：「同時，你總有一天要離境，他們會在機場拘捕你的。」

王小克自然明白這幾點，可是事情來得太突然，他根本還沒有時間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的行動，所以，他道：「探長，依你說我應該怎樣做？」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你和他們又言語不通，這樣吧，我設法在這一兩日內趕來，一方面追緝那個希拉瑪，另一方面也可以向當地警方解釋。」

「好極了！」王小克大喜過望，道：「我就在宋先生家裏等你。」

「再見，」周探長道：「地址我會向蔡金中拿的。」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吁了一口氣，周探長既然肯來，那麼事情就簡單了！他是警方人員，P國政府中就算有些官員不懷好意，畢竟要給他幾分臉子，那麼，當自己進行追查婆婆的下落時，行動也便利得多了。

電話剛掛下不久，鈴鈴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的手剛搭到電話筒上，便想起這不是自己的家裏，這個電話，沒有可能是找自己的。

他把手縮了回來。

這時，電話已被外面的總機接聽了。

王小克正打算離開書房，房門忽然打了開來，宋海探首進來，說道：「王老弟，是你的電話。」

王小克呆了一呆，怎會有電話找自己？

宋海顯然看得出他心底下的疑惑，笑道：「是老蔡打來的。」

王小克這才恍然，原來是「豪華大酒店」的蔡金中老板。

他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是王先生嗎？」

「是的，是的，」王小克道：「你是蔡老板嗎？」

「對不起，昨天不能到機場去接你。」

「沒關係。」

「對了，究竟昨晚發生了什麼事？」蔡金中問：「為什麼警方的羅里瑪督察這樣急於要見你？」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才把哈笑春企圖謀殺自己的事說了出來。

「原來如此！」蔡金中道：「怪不得他昨晚一回來，便埋單搬離酒店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哈笑春是被人派來謀殺自己的。

他心念電轉：到底是誰派來的？

當然，最大的可能性是馬昂納斯領事，可是，他旋即被他的部下希拉瑪殺害了，這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感覺到，這件事，是越來越複雜了的！

「你在那裏住得好嗎？」蔡金中又問。

「很好，謝謝你。」

「宋先生是自己人，你放心，」蔡金中道：「我會設法向羅里瑪督察解釋一切的。」

「謝謝你。」

「還有，你的行李已經被他們扣留起來了，」蔡金中道：「其中有沒有什麼特別貴重的物事？」

「沒……沒有。」王小克倒抽了一口氣，想不到P國的警方行動竟是這樣迅速，連自己的行李也扣留起來了。

「我有空會來看你的。」

王小克和他道了聲「再見」，把電話掛下了。

這天晚上，王小克吃過晚飯後，和宋海坐在露台上聊天，那宋海談鋒甚健，但王小克記掛婆婆的安危，並無心情和他長聊。

宋海終於看出王小克滿懷心事，問道：「王老弟，你究竟還有什麼為難的事，不妨說出來，也許我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這個——」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才道：「宋老伯，你可以派個司機給我，同時借一架

車子給我嗎？」

「當然可以——」宋海頓了一頓，好奇地問：「你想到什麼地方？」

「我……我想去探一個人，」王小克決定把眞相瞞住，道：「很快便會回來。」

「好吧。」宋海站了起身，出去吩咐司機預備車子。

不一會，司機已將一輛豪華房車自車房中駛了過來，宋海親自送王小克上了車，道：「早去早回，我已叫司機等你。」

「謝謝。」

車子向外駛出時，王小克將「馬萊邦」的地址給司機一看。

司機皺了皺眉，那可能是因爲地方太遠的關係。然而，他還是向王小克點了點頭，道：「OK！」

車子風馳電掣地向前疾駛，王小克依稀認得兩旁的景物。

兩個小時之後，車子終於來到「馬萊邦」，司機把車速降低，留意門牌。

王小克早已從劉大發口中得知八一五號原來是在半山區，因此，當車子來到八一三號時，他便叫司機停車，跟着向他作了幾個手勢，示意把車子泊在一旁等候。司機向他點了點頭，王小克這才下車。

這時，已是晚上九時多，附近的居民大半都已入睡，王小克向八一三號旁的一條冷巷走去。

那冷巷黑漆一片，簡直是伸手不見五指，王小克一手扶着牆壁，慢慢地摸索着前進。

不一會，已走到冷巷盡頭，前面現出一綫燈光，王小克凝眼望去，果然看到山腰處有一幢別墅，燈光正自內透射出來。

他躡足加快脚步，朝那別墅走去，當他來到別墅之前時，不由暗叫了一聲苦。

原來那別墅四週有一道高約丈許的圍牆，圍牆上，全是倒刺的鐵絲網，那道大鐵柵則緊緊關閉着，旁邊似乎有個木亭，是守衛留守之所。

他眼珠一轉，盤念着，應該怎樣潛進別墅去。

王小克繞着別墅走了一圈，終於被他發現有棵大樹的樹幹伸進了別墅，不由大喜。當下提了口氣爬上大樹，居高臨下一望，那是一塊草地，正中有個長方型的游泳池。

他取出一個像鐵軟尺似的小盒，拉了一條鋼綫出來，在樹幹上打了一個結，然後抓着那條鋼綫，徐徐而下。

王小克一落到草地之上，用手一抖，那鋼綫立時掉了下來，他把它收入小盒，放回袋中，躡足繞過泳池，向前走去。

P國的建築物本多多是茅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石屎建築物逐漸多了起來，這幢別墅的欵式更是十分新欵，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竟然發現不到水管。

他知道，那是最新型的設計，水管和通水道全是隱蔽式的，這有增美觀。

既然這是P國高官的私邸，設計自是與衆不同的了。

王小克停在一道窗門之前，凝視了半晌，取出一把小刀，撬開了窗子。

王小克跟過「魔術手」何三手辦事，他的開鎖功夫，雖然不能和何三手相較，但要撬開一道窗門，却是易如反掌的，不一會，窗子開了。

他輕輕推開窗子，踏進別墅之中。

踏着厚厚的地氈，王小克定眼一望，那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華麗的臥房，但床上被褥收拾得十分整齊，顯然是沒有人住的客房。

當他想往房門走過去，打開看看外面的情形之際，忽聽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和人聲，有人向這邊走過來了！

王小克暗罵了一句粗口，想不到自己這樣倒霉，偏偏在這個時候有人出現。

他側耳一聽，依稀辨認得出，來人正是向這個房間走過來的。

這麼一來，王小克心中大急，環目一掃，房間中空蕩蕩地，連衣櫃也沒一個，除了一張床，一個床頭櫃和一排沙發之外，只有一架電視機，但那豈是藏身之地？

眼見脚步聲越來越近，王小克咬一咬牙，縱身滾進床底下。

就在他在床底下停定身子時，房門已經被人推開了，跟着「拍」地一聲，房中的燈光亮了。

他放眼望去，只見兩雙脚緩緩向內走來，其中一人扭開了房中的冷氣機，另一個則坐到床上。

先一人扭開冷氣機後，又把窗子，百葉簾和窗帘布拉好，然後走過去關上了門。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如果這兩人暫時不睡覺的話，自己豈非要整夜被困在床底下？

那兩人踏進房後，自始至終不發一言，王小克認得兩人穿着西褲皮鞋，知是男子，但却不知他們是那一個國籍的人。

忽然，王小克聽到一個幽幽的嘆氣聲，那聲音，幽怨無比，似是有滿腹心事，難以盡言似的。

嘆氣聲甫畢，另一人也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只是遠遠沒有先一人的抑鬱焦躁。

王小克心中暗暗奇怪，這兩個是什麼人？他們爲何相對嘆氣，却又一句話都不說？

又過了一會，忽聽有人道：「我看你這一次是白來了！」

王小克聞言大喜，那人說的竟是清晰流利的中文——他是中國人！

只聽另一人又嘆了一口氣，道：「我怎知道這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王小克一聽到這個聲音，心頭不由一震，那是哈笑春的聲音！

哈笑春怎會在這幢別墅之中？

剎那之間，王小克腦際閃現了不少念頭，他旋即替自己找到了答案：自己非但沒有找錯地方，而且所料完全不差！

哈笑春是被馬昂納斯派來謀殺自己的，因爲這幢別墅的高官，和馬昂納斯是一丘之貉，婆婆就是被他們策劃綁架的！

用不着說，哈笑春在事敗之後，立即趕來此地藏身；王小克只是猜測不透，何以這兩個中國人和P國領事同流貪污，幹出這樣不光明的事來？

同時，王小克又有了另一個新疑問：另一個男子是誰？聽他的口氣，好像一直住在P國哩！

「部長剛才對你說過什麼話？」另一個男子問。

哈笑春又嘆了一口氣，道：「他說，計劃可能要取消。」

「取消？」那男子顫聲道：「咱們計劃了數年的事，難道……難道就這樣取消了？」

哈笑春又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

「究竟是爲了什麼要取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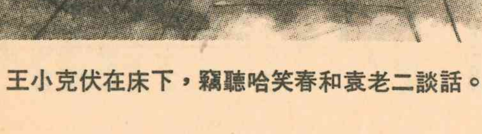
「部長說，那是夫人的主意。」

「可是夫人一直希望早日成事的啊！」男子詫異地道：「現在差不多萬事俱備，她……她怎肯突然間放棄？」

「我也不明所以，大概是擄錯了對象的關係吧？」哈笑春道。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震，他們談到自己關心的事了！





王小克伏在床下，竊聽哈笑春和袁老二談話。

只聽哈笑春續道：「我眞是不明白，何以夫人這樣相信占星之說，照說像這樣的大事，成敗應該是視乎籌備功夫和人心，而絕不是一個巫婆的『預言』！」

那男子苦笑了一聲，道：「可惜的是夫人讀過我們中國一個成語？」

「什麼成語？」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男子道：「所以夫人在舉事之前，要問一問那個什麼『綠眼巫婆』，看看有沒有可能成功！」

王小克聽到這裏，逐漸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了，看來P國一個甚有地位的「夫人」正在圖謀一椿大事，不少人暗中在支持她；可是這位「夫人」心大心細，一時舉棋不定，因此命P國領事將能知過去未來的「綠眼巫婆」擄來問個究竟。

不料却誤中副車，擄錯了自己的婆婆，「夫人」因此決定把計劃取消。

是什麼人能差遣領事幹這種見不得光的醜事？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現出了一個人影來了。

可是，他隨即擰擰頭，告訴自己：那有這個可能？不，這只是我胡思亂想而已！

只聽哈笑春又道：「即使擄錯了人，那也沒有關係，反正大家已經做足了功夫，夫人只要振臂一呼，事情十成中，倒佔了九成會成功的。」

「嘿嘿，那是我們外人的看法，」那男子說道：「不要把P國人看成豬玀一樣，夫人正因爲太過瞭解她的同胞，所以，一直是沒有把握。」

哈笑春緘默着沒有回答，半晌，他忽然問道：「難道部長大人沒有主張嗎？」

「他一向以夫人馬首是瞻，夫人說什麼便是什麼，」那男子說道：「他很少有自己的意見的。」

哈笑春道：「這樣說來，咱們的美夢可能要成空了？」

「豈止成空，可能連命也沒有哩！」那男子道。

「你說什麼？」哈笑春顫聲問。

「剛才部長大人單獨召見你，難道你看不出半點端倪嗎？」

「什……什麼端倪？」

那男子嘆了一口氣，道：「哈老兄，你試想想，夫人連馬昂納斯也殺了，咱們只不過是外人而已，有什麼理由讓我們活着？」

哈笑春顫聲道：「什麼！馬……馬昂納斯被人殺了？」

「不錯，他發現擄錯了人，於是打了一封電報來通知部長大人，夫人得悉眞相後，立時下令副手希拉瑪將他殺了！」

「爲……爲什麼？」

「因爲，他們所圖謀的事，不能露出絲毫跡象被別人知道，」男子道：「我來問你，夫人爲什麼不光明正大地，將那個『綠眼巫婆』請來？」

「這個……這個當然是爲了保秘。」

「對啊！夫人早有打算，在向『綠眼巫婆』問過結果後，立時殺了她滅口，因此不能光明正大地請她來，對不對？」

「對……對！」哈笑春說話時，不由倒抽了一口氣。

「據說，H埠的警方已經懷疑綁架者是馬昂納斯，夫人於是決心將他除去，並且調動了水上飛機，將希拉瑪接來此地。」

哈笑春仍然緘默着。

那男子又道：「我來問你，那個綽號『小鬼子』的小子，本來是應該由你設法殺掉，以免他來此惹起不必要的麻煩的，對不對？」

「唔。」

「可是你失敗了，是不是？」那男子又道：「羅里瑪督察打過電話來給部長大人，證實發生汽車失事的那個華籍男童，便是姓王名小克的『小鬼子』！」

他頓了一頓，道：「你知道夫人和部長大人命令手下辦事時，是不准他們失敗的，因爲萬一洩漏了秘密出去，他們的一切便完蛋了，你明不明白？」

哈笑春瞪大了雙眼，一時間，答不出話來了。

「夫人和部長大人答應我們，如果事成之後，賞一個外交官給我們做，這是個肥缺，可是，經過兩次的失敗後，夫人和部長大人可能會認爲我們無濟於事，於是，我們的下場，你應該想得出來！」

「袁老二，這樣說來，咱們……咱們還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吧！」

「遲了！」那袁老二嘆了一口氣，道：「現在什麼都遲了！」

他話聲甫畢，王小克忽聽哈笑春一聲驚呼，道：「袁老二，你……你幹什麼？」

王小克心下大奇，探頭往外一望，只見那袁老二手中拿着一把裝了滅聲器的手槍，槍咀正對住了哈笑春。

哈笑春渾身抖索，一步一步向窗子那邊倒退着。袁老二持着手槍，向前逼近。

「袁老二，咱們說什麼都是自己人，你……你怎能……」

「哈老兄，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人也沒有用了，如果我不殺你，我怎樣向部長大人交

代？」

哈笑春道：「是……是部長大人吩咐你這樣做的嗎？」

「不錯！」

「袁老二！」哈笑春的語氣，忽然鎮靜起來，說道：「你殺了我後，難道自己也能活命嗎？」

「如果我不殺你，那便活不過今晚！」袁老二說着舉起了槍。

「且慢！」哈笑春忽然大喝一聲。

「好吧，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我看我們都打錯了主意，部長夫人圖謀的事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與其喪身異域，咱們不如聯手衝出去，也許——」

「哈老兄，」袁老二不待他說下去，便道：「不要痴人說夢了，部長大人的私邸豈是你我兩人可以衝得出去的，請勿怪兄弟的手下無情。」

說着，他的手指扣緊了槍掣，眼看只要他一扳槍掣，哈笑春便要一命嗚呼。

忽然，哈笑春雙眼一瞪道：「什麼人！」

王小克聞言一呆，見哈笑春驚惶的眼光正向自己望來：原來王小克爲了看清楚情形，探頭出床底，那袁老二雖然是背向着他，但哈笑春背向窗口，一瞥眼却看到了他的所在。

袁老二聞言一呆，循着哈笑春的眼光轉頭向王小克藏身之所望來。

王小克一聽哈笑春的叫聲，心中便知要糟，然而他念頭轉得極快，在那數秒鐘之間，已經自床底下竄了出來，一脚向袁老二持槍的手踢去。

「噗」地一聲，袁老二手腕吃了一脚，手槍掉下地來，王小克一擊得手，身子還未站定，便探手向那手槍抓去。

袁老二也非常人，他驀地發現自床底下鑽出一人，手腕跟着中脚，手槍脫手，覷準了王小克來勢，一拳朝他胸口擊去。

王小克自從汽車失事之後偷偷逃出醫院，身上傷勢依然隱隱作痛，剛才起身踢人，已經用盡了身上的氣力，小腿部位的傷痕便是一陣作痛，袁老二的還擊又來得太快，他根本來不及閃避，「蓬」地一聲，那一拳着實地擊在王小克胸口之上。

王小克站立不穩，「騰騰騰」地連退三步，靠在門扉上，袁老二怒叱一聲，一脚向王小克踢來。

然而，他的脚才踢到中途，便聽「噗」地一聲，身子倏地一震，慢慢地軟倒下去。

王小克定眼一望，只見哈笑春手持手槍，槍咀仍在冒烟。他渾身抖索着，瞪大了一雙眼睛，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時，王小克聽到外面傳來一陣喧嘩的人聲，別墅中的人，都已被剛才的聲響吵醒了。

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拉住哈笑春的手，把那柄手槍接了過來，道：「快逃！」

說罷，他轉身打開了窗子，領先跳了出外去。

哈笑春定過神來，這才隨着王小克，跳出了房間。兩人剛跳了出來，便聽到「砰」地一聲，有人用力踢開了房門。

王小克向前一望，只見附近並無什麼藏身之所，正想向圍牆那邊奔過去時，忽見四下裏，燈光大亮，幾盞強力的射燈向這邊射了過來了。

王小克目爲之眩，伸手遮住眼前，心中暗嘆了一聲：畢竟逃不掉了！

果然，紛沓的脚步聲奔了過來，王小克把眼睛睜開一道縫，看到幾個握着卡賓槍的大漢正包圍了過來。

爲首那大漢將槍咀指住王小克，大喝了一聲；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乖乖地把手舉高。

另一個大漢則衝上前用槍抵住哈笑春。哈笑春用英文和那大漢交談了幾句，然而，那大漢臉上依然是一副兇神惡煞的漠樣，用槍柄碰一碰他，示意向前走去。

兩人被押進了大廳。

此時大廳光若白晝，兩旁站滿了荷槍實彈的大漢，中間站着一個五十餘歲，皮膚黝黑，上唇蓄着短髭的男子。

那男子口啣雪茄，身上穿着一件長袖透明白色暗花恤衫，冷冷望定了王，哈兩人。

哈笑春一見了那個男子，便大聲嚷叫了起來。

男子臉色一沉，怒喝一聲，哈笑春立時垂下首來，緘口不言了。

王小克凝眼望定面前那個不怒自威的男子，暗想他大概便是那「部長大人」了？只可惜自己和他言語不通，否則倒可以向他查問一下婆婆的下落——雖然自己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只要得知婆婆安然無恙，也可安心。

男子向幾個大漢嘰嘰咕咕地說了一番話，那幾個大漢連連點頭。

王小克側頭向哈笑春望去，只見他臉色大變，上下牙關交戰個不停；一看到哈笑春嚇成這個模樣，王小克的心一沉，莫非部長要將自己槍決？

部長左手指着門口，大叫一聲，那幾個大漢立時將兩人一推，向外走去。

別墅門口已泊着一輛大型吉普車，正升火待發，王，哈兩人被押上了吉普車，緩緩向外駛去。

車廂中，四個大漢左右分別挾持着王小克和哈笑春面對面坐着。

王小克望一望四人手中的卡賓槍，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他……他們要押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王小克終於鼓起勇氣問。

他話聲甫畢，坐在旁邊的大漢忽然倒轉槍柄，向王小克肩膊打來。

由於他被兩個大漢左右挾持着，根本難以躲避，被那槍柄擊中手臂，不由痛入心脾，叫了起來。

大漢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嘰嘰咕咕地說了幾句話，王小克雖然聽不懂，却也猜得到他是警告自己不可隨便開口說話。

王小克手臂上痛楚逐漸褪去，這才向哈笑春望了一眼，只見他坐着發呆，雙目無神，彷若被人綁赴刑塲一樣。

用不着說，這四個大漢是奉命押解自己去行刑，說不定是槍斃！

他一想到了這一點，王小克再也不敢樂觀了！

P國是一個落後國家，據說P國人動不動便拔槍相向，何況自己是外來的人，又碰到那位正想秘密圖謀大事的「部長大人」！

自己一死不足惜，婆婆却永無重見天日的機會了！王小克想到了婆婆，胸中不由熱血上湧，登時便想發難逃跑。

可是他轉念一想，在四名手持卡賓槍的大漢挾持之下，即使能够奇蹟般地制服他們，不知駕駛座還有多少人馬，總之絕對逃不出一百碼！

如果不設法逃走，那是非死無疑，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葬身異域嗎？

王小克想起了白小妹，又想起了小辣椒，可惜和自己共患難的是一個曾經企圖謀殺自己的老頭子，如果換作白，小兩人，也許她們可以和自己合作，設法逃出生天。

他不由自主地望了哈笑春一眼，見他仍然失魂落魄地坐着，雙目呆滯，彷彿已死了一大半。

車子在黑夜中飛馳着，車身忽然顛簸了起來，似是駛上了一條崎嶇的山路。

車行大約一個多小時，終於戛然而止，王小克隱約聽到外面有「隆隆」的機聲。

那是什麼聲音？王小克仔細一想，立時認得那是直升機的聲音。

這時，四名大漢站了起身，把王，哈兩人，押解下車，王小克向前一望，果然是個機塲，有條跑道，筆直伸向遠處閃閃的紅色小燈之中。

在跑道側，有一輛直升機的機翼正在轉動着，顯然即將飛行。

這時，一輛小吉普車自遠處駛來，自車中跳出三個穿着草綠色制服的大漢，其中一個手拿一綑尼龍繩，走了過來。

在槍咀的指嚇下，王小克和哈笑春分別被尼龍繩綁住雙手。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看來他們綁住自己後，便要執行槍決了！

穿制服的大漢將兩人綑綁好後，推了兩人一把，向那架升火待發的直升機走去。

王小克呆了一呆，他們又要帶自己去什麼地方？若是要槍斃的話，當地解決即可，何必這樣再三折騰？

他又側頭向哈笑春望去，只見他渾身抖個不停，便像有人要押他赴鬼門關一般。

一看到哈笑春這種情形，王小克不禁又驚又疑，那表示要去的絕不是好地方，可是，究竟有什麼地方比死更恐怖？

他一顆心怦怦地跳着，忍不住又要出聲詢問，可是，一想到大漢無情的槍桿，心中不禁一慄。

這時，兩人已經來到直升機畔，哈笑春不知怎的，忽然脚一軟，栽倒下地。

王小克吃了一驚，一個綠衣大漢早已趨上前去，一把將他揪了起來。

哈笑春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的嚇得雙腿無力，抑或是故意作狀，仍然不能站牢，渾身抖個不停，牙關交戰着，在那綠衣大漢的扶持下，上了直升機。

王小克聽到他牙關交戰的聲音，只覺十分邪門；可不是嗎，P國是熱帶國家，甚至在深夜中，地上的土壤也散發着陣陣熱氣，可是哈笑春在這種大暑天時，竟然牙關格格交戰，實在太過邪門了！

直升機終於起飛了，王小克和哈笑春由兩個綠衣大漢夾在中間，他們雙手被縛，大漢手中又各握着點四五口徑的自動短槍，自是無計可施。

王小克探首向機艙外望去，只見機塲的燈光越來越小，終於消失在黑暗中，外面一團漆黑，根本看不到直升機飛經之地。

這時，其中一個綠衣大漢取出香烟，竟然取了一口到王小克面前。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張口含住了，大漢又取出打火機，替他燃上了火。

他又取了一口香烟給哈笑春，哈笑春雙唇微顫，還是把烟含住了。

大漢替他燃上火後，哈笑春深深地吸了一口，將烟霧噴了出來，神情竟然好像鎮定了許多。

王小克向大漢投以感激的一瞥，大漢竟然報他一個微笑；王小克心中大喜，暗想這兩個穿制服的大漢可比剛才那四個兇神惡煞的大漢好得多了。

「謝謝你。」王小克有意試探他們，說了一句話。

大漢聽不懂他的話，却跟着又向他笑了一笑。

顯然地，這兩個大漢溫和友善得多了。於是，王小克用肩膊碰了碰哈笑春，道：「他們究竟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

哈笑春本來已呈鎮定的神情，忽然又呈恐懼，渾身一震，香烟從他口中掉了下來。

大漢急忙拾起香烟，丟出機艙外，伸手拍拍哈笑春的肩膊，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他說……他說……」哈笑春聲音乾澀，囁嚅地道：「很佩服你的鎮定，叫……叫我向你學學。」

「學什麼？」

哈笑春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說道：「學你的鎮定，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在得知自己要被送到『尼薩拉島』時，仍然可以保持鎮定的。」

「尼薩拉島？」王小克詫異地問：「那是什麼地方？」他只隱約感覺到，事情有點不對勁。

哈笑春側頭疑惑地望住王小克，道：「原來你不知道？」聲調竟是驚訝無比。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根本聽不懂他們的鬼話，怎知道？」

哈笑春苦笑了一下，喃喃地道：「我也但願自己不知道。」

「那『尼薩拉島』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嗎？」王小克問。

哈笑春雙眼凝視外邊黑漆的天際，似乎沒有聽到王小克的話，只是像一尊雕像一般發着呆。

王小克又推了推他，問道：「喂，你聽到我的話沒有？」

哈笑春愕然回顧，訥訥地反問：「你……你說什麼？」說着渾身又打了一個寒顫。

「我問你那『尼薩拉島』是不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豈止恐怖！它……它簡直不是人去的地方！」哈笑春說話時，雙眼射出一種詫異的光芒。

王小克還想再問，駕駛員回頭說了幾句話，哈笑春翻譯道：「他叫我們不要說話，以免妨碍他駕駛。」

王小克一直把烟含在口中說話，這時才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味雖然又苦又澀，料想那定然是廉價的土產香烟，可是經過一塲驚險，倒也能鎮靜一下神經。

直升機大約飛行了一個多小時，忽然向下俯衝，在一個小島上空盤旋一會，徐徐下降。

哈笑春的神經又緊張了起來，那兩個綠衣大漢站了起身，催促兩人下機。

哈笑春死命頂着艙口不肯下機，那兩個大漢倒是拿他沒有辦法，忽聽那駕駛員一聲怒叱，兩個大漢合力把哈笑春推下機去。

王小克識相得很，不待兩人來推，已經跳下直升機。

兩人的身子才落地，直升機已經緩緩上昇，好像多留一秒鐘也會遭遇不幸似的。

王小克抬頭望着直升機紅色燈光閃動逐漸上昇，一顆心又怦怦地跳了起來。

他一直等到直升機遠去後，這才轉身查看自己處身的環境。

四下裏黑漆一片寂靜如死，除了海浪拍岸的聲響之外。

「小鬼子，你……你過來！」哈笑春微顫着聲說。

「幹什麼。」

哈笑春顫聲道：「大……大家最好挨在一起，壯壯胆。」

王小克心下疑惑越來越甚，道：「怕什麼？難道這島上有鬼？」

「你見過鬼沒有？」

「鬼倒是沒見過，你呢？」

哈笑春的身子挨了過來，顫聲道：「鬼長得很恐怖，很駭人的，是不是？」

「不錯，聽說吊死鬼的舌頭又長又大，無頭鬼的頸部鮮血淋漓——」

「胡說！天下間那有鬼物！」哈笑春忽然大喝一聲。

「對啊，既然沒有鬼，你怕成這副樣子幹什麼？」王小克道。

哈笑春只是「嘿嘿」地笑了兩聲，沒有回答。

王小克見他越挨越近，似乎要把整個軀體攢進自己的身子裏一般，道：「哈老先生，咱們還是先設法弄開繩索才是。」

「對！對！」哈笑春連忙道：「弄開繩索之後，即使碰到他們，也好和他們一搏。」

「他們？他們是誰？」

哈笑春沒有回答，逕自大力掙扎着。

「來，咱們背對着背，我先替你解開繩結，」王小克道：「然後你才幫我。」

「是，是！」

不一會，王小克終於替哈笑春解開了綁住雙手的繩子，哈笑着微抖着手，好一會才把王小克的繩索解了。

王小克俯身一探，抓到了一把細沙，道：「這倒是個好沙灘，島上有人嗎？」

哈笑春噤聲道：「殊！細聲一點，別讓他們聽到！」

「他們到底是誰？這又是什麼地方，你現在應該說出來了吧？」

哈笑春拉了王小克坐下來，道：「咱們說話小聲點，好不好？」

「——好吧，」王小克道：「不過你必須回答我那幾個問題。」

「這個當然，咱們現在是同舟共濟，我什麼都告訴你。」

「那麼開始吧！」王小克不耐煩地。

「你可知道這個『尼薩拉島』又有一個什麼別稱？」哈笑春問。

「我怎知道？」

「它又叫『馬示馬示島』，『馬示』在P國文中，解釋做『死亡』的意思。」

王小克不禁心中一懍了，問道：「那又怎麼樣？」

「還有怎樣？踏上這死亡島的，絕對活不了！」哈笑春道。

「這個島有多大？住的是什麼人？」

哈笑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小鬼子，你對P國一點都不瞭解嗎？」

王小克為了省麻煩，說道：「你說來聽聽吧。」

「好，我告訴你，這個P國是由七千多個島嶼組成的，其中有十一個大島，其他的全是小島，有的甚至小到只有幾方哩，而百分之三十的島上，並無人居住，至於有些比較偏僻的島上，甚至還有洞穴人居住，他們過的仍然是茹毛飲血的生活。」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一點他倒是畧有所聞的，不久之前，P國的一個小島上，才發現一個藏匿了達三十年的日本皇軍，他對世界簡直一無所知。

「這個『尼薩拉島』是七千餘個小島中的一個，位於西北方，面積大約一百多方哩，是一個常人連想都不敢想的島嶼！」

「為什麼？」

「因為這個島上全是痲瘋病人！」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原來竟是個痲瘋島，可是，這也不致於令哈笑春嚇成這樣啊！

「這個島上的痲瘋病人，和世界上各地的痲瘋病人全部不同。」

「怎樣不同？」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問道。

「他們全是些半死不死，失去理性，面目全非的人，」哈笑春渾身又打了個冷顫，抖着聲道：「島上全無食物，你知道他們餓了吃什麼呢？」

他頓了一頓，才道：「有時吃草根，有時吃樹葉，但葉根樹葉被吃光後，他們舐自己身上的膿水！」

王小克聞言不禁心中發毛，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你看過滿身腐爛，發出腥臭味的痲瘋病人沒有？」哈笑春問。

「我……我在電影中看過。」王小克答，他想起在電影「巴比龍」中，看到的痲瘋病人，可是他們也只是臉上長滿了疙瘩而已。

「你試想想好了，他們頭上，臉上，手和腳都腐爛掉了，長滿了膿瘡，淌着腥臭的血水，而他們卻伸着長滿了厚繭的舌頭，慢慢地舐……慢慢地舐……」

「不要說！」王小克只覺胸口一陣作悶，險險些嘔了出來。

「哼！他們甚至吃死屍！」哈笑春的身子，縮作一團，顫聲說道：「如果我們被他們發現了，他們……他們會連我們的骨頭都啃下去的！」

「別胡說！」

「胡說？」哈笑春道：「當你碰到的時候，你後悔已經遲了！」

「就算他們眞的吃人，我們難道是死的嗎？我們可以反抗！」

「反抗？當你餓到四肢乏力，頭昏眼花時，你怎樣反抗？」

「咱們可以躲起來！」

「這『尼薩拉島』有多大？才一百多方哩，除了嶙峋怪石之外，島上的花草樹木全被他們吃光了，躲到那兒去？」

「這——」王小克緘默了。

不過他不斷地安慰自己，情況決計不會如哈笑春形容之壞！

王小克就是不相信幾個痲瘋病人，竟會這樣厲害。

「他們一共有多少個人？」王小克問。

「半年前，是三百餘名，如今大概過半死掉了，」哈笑春說道：「大概還有一百多人吧了。」

「也許全部死掉了呢？」

哈笑春搖着頭，道：「不，他們的生命力極強，比常人更強，從他們吃死屍這一點可以看得出來。」

王小克想到了那種情形，不禁又有嘔的情形。

「我聽人說過，他們身上發出來的那陣腥臭味，簡直比死屍還要惡臭，樣子比鬼還要恐怖，」哈笑春說道：「總之，是普通人不能想像的。」

王小克渾身打了個寒顫，忽然發現黑暗中似乎有幾對綠油油，陰森森的眼睛，正望住自己。

他不自主地挨近哈笑春，這時才明白何以哈笑春在得悉被送來「尼薩拉島」時，會嚇成那副模樣了！

如果自己事前也知道，是否能乖乖地上機下機，恐怕也是老大一個疑問哩！

這時一陣海風吹來，竟是帶着寒意，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忽聽一陣細碎的腳步聲，自不遠處傳了過來。

那腳步很輕，若非王小克耳朵特別靈敏，根本不可能察覺。他心中突地一跳，抓住了哈笑春的手臂，低聲道：「你聽聽！」

哈笑春側耳一聽，也聽到了那幾乎不可聞的腳步聲，渾身一震，反手抓住了王小克，如見鬼魅地道：「他……他們終於來了！」

王小克眼力特別好，向黑暗中望去，隱約看到兩個人影，正一拐一瘸地朝他們走過來。

那兩個人來勢極慢，每踏出一步，幾乎要相距十秒鐘，然後才跟着再踏出另一步，腳步蹌踉虛浮，根本便不像是一個人走路。

正因為如此，愈增其詭異駭人之感。

王小克和哈笑春緊緊地靠在一起，一顆心便像要從口腔中跳出來一般。

「怎麼辦？怎……怎麼辦？」哈笑春牙關又「格格」地交戰着。

那兩個人影的來勢雖然奇慢，但還是一步步地接近了他們。王小克看得更清切了，那兩人其中一個披頭散髮，另一個則光禿禿的，腦頂沒有一絲頭髮。

黑暗中看不清楚兩人的樣貌，可是一想到痲瘋病者渾身膿瘡血水，便不由毛孔直豎。

王小克甚至隱約嗅到了一陣腥臭味，也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祟。

這時，那兩個人影已經來到他們面前三數十碼處，王小克不再猶豫，站了起身，向海中奔去。

「救……救命！」哈笑春嗥叫起來。

王小克聽到他的叫聲，心想此時兩人相依為命，豈能袖手不理，於是轉身扶起了哈笑春，向海面逃去。

兩人涉水來到海中，直到海水浸到胸口，這才止步。

哈笑春經海水一浸，神智似乎鎮定了許多，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道：「小鬼子，還是你行，想到這個辦法！」

王小克向海中奔去時，只想遠遠躲開那兩個比鬼還要恐怖的痲瘋患者，絕無想到其他，經哈笑春提醒，才不由一悟。

那痲瘋患者既是滿身肌膚都腐爛成膿，海水有鹽份，他們自是不會追上來。蓋皮膚一經海水浸蝕，必然劇痛異常。

果然，那兩個人影在海灘處站定，不敢踏下水來。

王小克見他們彷若兩尊石像般地站在當地，心下一定，可是轉念一想：倘若他們一直這樣站着，難道自己便一輩子躲在海水中不成？

幸好海浪不大，兩人盡可立足，但島上的痲瘋患者有百餘人，如果聞訊全部趕來，那時一樣糟糕！

「哈老先生，你說……你說怎麼辦？」王小克訥訥地問。

「不怕，他們不敢下水的。」

「可是我們不能一直躲在水中的呀！」

「嘿嘿，現在能躲一時便算一時，」哈笑春澀然笑道：「總勝過被他們撕開了來吃。」

「為……為什麼他們會撕開我們？」

「簡單得很，我們並不是痲瘋病人，他們對『非吾族類』，一向憎恨已極，何況——」哈笑春嘆了口氣，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了。

「何況什麼？」

「何況乾乾淨淨的肉好吃得多了！」

王小克渾身一抖，哈笑春說得雖然太過匪夷所思，卻也是事實。

海水的溫度不高，然而兩人長時間泡在海水中，不禁寒氣直透心頭，王小克雙手開始在海水中運動着，以圖增加身體的熱量，以免被寒氣入侵。

「這一百餘個痲瘋者總有一天死光，」王小克道：「尼薩拉島也不成為恐怖地方了！」

「一批死了，另一批又運了過來，『尼薩拉島』是P國的痲瘋島，誰不知道？」

「他們沒有醫療設備嗎？」王小克道：「我聽人說過，每一個國家都有為痲瘋病人特別設立的醫院專區，負責治療他們。」

「哼，P國有七千餘個小島，政府怎照料得來？何況痲瘋病是會傳染的，政府的醫療衞生設備不足，只好讓他們在這個『馬示馬示島』自生自滅！」

「豈有此理，政府太不負責了。」

「小鬼子，你要知道，本島的痲瘋患者，都是一些落後部落的族人，沒錢沒勢，政府理的是那些比較高級的國民，對國民都不能採取一視同仁的政策，好像最先進的國家美國吧，仍然有種族歧視！」

兩人緘默了一陣，王小克忽然又想起婆婆的安危，道：「哈老先生，先前你和袁老二在房中的對話我都聽見了——」

「那又怎樣，反正咱們現在九死一生，有什麼關係？」哈笑春淡淡地道，想是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你們將我婆婆擄走了，她……她現在究竟下落如何？」

哈笑春凝視着王小克，道：「你這次到P國來，果然是為了追查那老婦的下落的？」

「不錯。」

哈笑春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錯擄了一個人，事情竟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我竟會被棄在『馬示馬示島』上，也眞是天意！」

王小克抓住哈笑春的手臂，厲聲問道：「我婆婆究竟怎樣了？」

「小聲一點，你想激怒了他們，想辦法來對付我們嗎？」

王小克向岸上望去，只見那兩人旁邊，又多了三個人影，心下一驚。

哈笑春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當他們用水上飛機把你婆婆運到P國時，部長大人一見之下，立時發現擄錯了對象。」

「哦？」王小克不由一呆。

「因為那『綠眼巫婆』不是一個盲眼的老婦，」哈笑春道：「希拉瑪一時大意，竟然連累馬昂納斯領事一命嗚呼！」

「他們到底把我婆婆怎樣，你快說！」

「小鬼子，你猜他們會怎樣對付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老婦？」

王小克浸在冰冷的海水之中，早已有點寒意，此時渾身一震，涼意直襲心頭。

「他……他們把我婆婆——」

「不錯，一顆子彈便夠了！」

「你胡說！你胡說！」王小克揮拳去打哈笑春，兩人在水中一陣掙扎，均是立足不牢，倒了下去。

王小克情緒激動，喝了幾口海水，掙扎着自海水站了起來，見哈笑春在自己旁邊三四碼處，於是向他游了過去。

「小鬼子，又不是我殺的，你不用遷怒於我！」哈笑春急忙撥水游開。

王小克悲憤交集，可是一想哈笑春說的是事實，當下忍住心中悲憤，站定身子，道：「好，那究竟是誰殺的？」

「當然是部長大人下令殺的。」

王小克揑緊了拳頭，道：「我一定要報仇，我一定要報仇！」

哈笑春側頭望定了他，並不說話。

「喂！你幹嘛不出聲？」王小克問。

哈笑春慘然一笑，道：「他是國防部長，手中握着數十萬大軍，保鏢逾千，你怎樣報仇？再說，咱們是否能夠逃得出這死亡島，也是個問題哩！」

王小克十餘年來和婆婆相依為命，他又是

個孝順孫兒，當婆婆爲人擄走時，他已經有預感難以逢凶化吉，可是這時驟聞婆婆凶訊，仍是不禁掉下淚來。

哈笑春見王小克悲慟欲絕，緩緩游近了他，柔聲道：「小鬼子，人生自古誰無死，咱們這時身處險境，我勸你還是節哀順變，想法子逃生才是眞的！」

王小克忽然揮動拳頭，向哈笑春面門擊去，一面罵道：「滾開！滾開，都是你們這些漢奸害死我婆婆的！」

哈笑春在水中身手不靈活，被王小克擊中了鼻子，登時鮮血直冒，生怕王小克又要出手，急忙遠遠地游了開去。

王小克佇立在海中，想起了婆婆的體貼憐愛，慈祥可親，不禁又怔怔地掉下淚來。

他做夢也想不到偶然去找「綠眼巫婆」看相，竟會帶給婆婆殺身之禍，身喪異域。

這件事應該怪誰？

綠眼巫婆已在自己婆婆之前被人謀財害命而死，正因爲如此，才會導致希拉瑪擄錯了人；而罪魁禍首的馬玉君和孫秉忠，也不得好報，掉下懸崖殞命了！

再說那個「部長大人」，他殺死一個人，便如捏死一隻螞蟻一般簡單，婆婆遭他下令殺死，這仇又如何去報？

王小克年少氣盛，脾氣有時未免衝動一點，他初聞婆婆死訊，方寸大亂，但神智畧爲淸醒之後，立時把整件事想了一遍。

首先，他想到要向一個手握一個國家軍權，保鏢逾千的國防部長報仇是沒有可能的事！既是沒法傷害他的性命，如果用其他方法呢？

譬如說，部長和「夫人」正陰謀地在籌策一件大事，如果自己從中破壞，對他也是一個打擊，那不是比殺死了他更痛快？

可是，那到底是什麼陰謀？而那「夫人」又是誰？

要將這兩個疑團查出來，實在太容易了，因爲哈笑春對整樁事知之甚詳。

同時，王小克還淸楚地知道，無論自己想幹什麼，首先要設法離開這個死亡島！

而哈笑春是惟一可和自己併肩作戰的人！

儌倖脫困　婆孫永訣

經過這一段日子的磨練後，王小克的思想已經成熟了許多，他告訴自己，首先要聯合哈笑春之力。

所以，他向哈笑春游了過去。

哈笑春見王小克向自己游來，心存驚疑，急忙向後連退。

「哈老先生，不用怕，我……我沒有惡意。」王小克柔聲道。

哈笑春這才站定了身子，但還是用警惕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

「哈老先生，剛才……剛才很對不起，我心情太亂，所以……所以才冒犯了你。」

哈笑春聞言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我很瞭解你的心情，她是你惟一的親人？」

王小克黯然地點頭。

半晌，王小克問道：「哈老先生，你那天灌酒想害我，是部長大人的命令？」

「是的，」哈笑春赧然一笑，道：「我是奉命行事，你可不要怪我；幸好你吉人天相無恙，否則……否則我早已喪生在袁老二的槍下了。」他又想到如果謀害王小克成功，也許袁老二並不會殺自己，也不會被棄在這「馬示馬示」島上，浸在海水之中，不禁又嘆了一口氣，道：「眞是天意！」

「那部長大人是P國的國防部長，那『夫人』呢？」王小克問。

「除了P國第一夫人外，還會是誰呢？」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是拉素總統的老婆拉素夫人？」

「不錯。」

「她……她和國防部長暗中勾結在圖謀什麼大事？」王小克驚詫地問。

「這件事若在外邊談論而被他們的人聽到，隨時會有殺身之禍，不過，現在既然是在『尼薩拉』死亡島上，我就算和你高談闊論，也沒有關係了。」

「哈老先生，你說來聽聽怎樣？」

哈笑春沉吟了一下，道：「其實說起來幾句話便可以交代了，莫非是我們中國古代許多謀朝簒位的翻版。」

「拉素夫人想謀朝簒位？」

「不錯，」哈笑春嘆了一口氣，道：「拉素總統已經做了四年的總統，現在是第二屆，P國採取民主制度，總統由國民推選，而每一個總統最多能夠連任兩屆，即是八年。」

他頓了一頓，又道：「屈指數來，拉素總統在位已經是第六個年頭了，換言之，他還有兩年的時間。

「拉素總統是一個野心極大的政治家，當他當選爲P國總統後，便苦心孤詣，冀圖將自已封爲『終身總統』，你明白什麼叫『終身總統』嗎？」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那等於專制的君主制度，由一個人永遠統治一個國家，至死方已。

「可是，P國的國民並不想有個終身總統，尤其是那些和拉素總統抱相反政見的政敵，他們已在密鑼緊鼓，等他任滿時出頭競選，把總統寶座搶奪到手，因此，極力反對『終身總統』一事。

「拉素總統眉精眼企，他自然看得出自已要永遠坐在總統的寶座上絕無可能，因此，決定扶持乃妻，即是拉素夫人成爲P國下一屆的總統！

「你試想想好了，夫妻本是一體，丈夫做其八年總統，再由妻子做八年，在那八年間，再想辦法將憲法修改，使總統之位，不落旁人之手，總勝過將一塊肥肉，送入了別人的口中了。」

「可是似乎沒聽過女總統哩！」王小克插口道。

「不錯，不但P國未試過，便是先進如許多西歐國家，女權高漲如美國，也未試過有女總統出現，除了阿根庭之外——」

「阿根庭怎樣？」

「阿根庭的貝隆總統得病逝世後，由乃妻任總統，這是最近發生的國際大事，」哈笑春道：「不過貝隆夫人是先做副總統，總統逝世後，她名正言順地取總統之位代之，並沒有話可說，但拉素夫人一向不理政事，却如何將她捧爲P國下一屆的總統呢？」

哈笑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道：「於是，拉素總統便設法使乃妻儘量露面，盡量攬點文娛活動，盡量加深國人對她的認識。」

王小克聽到這裏，不禁緩緩地點着頭，他偶然看電視的新聞報告，經常看到拉素夫人的消息，她美艷如花，雍容華貴，想不到竟是殺害自己婆婆的罪魁禍首之一！

「拉素總統的算盤打得很响，他以爲只要妻子成爲國人偶像，將來他任滿下台，憑他的勢力支持，要捧她成爲總統，應該不是難事。」哈笑春道。

王小克忍不住插口問道：「其實這個計劃十分圓滿啊！」

「計劃不錯是十分圓滿，可惜的是拉素夫人太心急了！」

「她急於要過過女總統的癮？」

「對了！」哈笑春道：「拉素總統的計劃，拉素夫人自然全盤淸楚，她想，做做總統倒也過癮得很，問題是要等兩年，而且兩年之後，乃夫在政壇上威信是否足以扶她成爲第一位女總統，還是個疑問。於是，她和P國的國防部長班乃勾搭上了，兩人定下了一個十全十美的計劃！」

「什麼計劃？」王小克急不及待地問。

「他們計劃製造一幕『弒君』！」

「謀殺親夫！」王小克低呼一聲。

「不錯，他們要趁拉素總統出巡時，把他行刺，如果拉素被刺身亡，那麼，她成爲P國第一夫人的機會，便十拿九穩了！」

「爲……爲什麼？」王小克不明地道。

「小鬼子，人類對一個被人刺殺的總統，不論他的功績如何總是寄予同情，對不對？」

王小克一知半解地點着頭。

「好像十餘年前，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身亡，不論掀起了軒然大波，千千萬萬的人爲他落淚嗎？」

「可是這和拉素夫人成爲P國的女總統又有什麼關係？」

「嘿！關係才大哩！」哈笑春道：「當年甘迺迪被刺身亡之後，乃弟本是庸庸碌碌的人材，可是舉國上下因爲擁護甘迺迪，爲他的死不値，差點選他成爲總統，若非他自己不肖，攪出了桃色事件，嘿，詹森，尼克遜說不定還做不成總統哩！」

他頓了一頓，又道：「人們對被刺身亡的大人物，總以『烈士』看待，如果拉素總統被殺，國民自會以爲他的政敵所爲，這樣一來，即使是擁護拉素總統敵對派的人，也會認爲這是卑鄙的暗殺手段，把同情寄予未亡人拉素夫人的身上，大家激於一時義憤，再經國防部長振臂一呼，拉素夫人那時即使不想做P國第一位女總統，也不可得矣！」

王小克何等聰明透剔，他畧一沉吟，立時明白拉素夫人和國防部長的全盤計劃。

「好妙計！」王小克讚道。

「當然是好妙計！」哈笑春道：「斯時，P國舉國上下，將會全力擁護拉素夫人，而她和國防部長，便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玩弄權術，一過統治者的威風了。」

哈笑春透了一口氣，又道：「同時，他們還有個計劃修改憲法，解散國會，將大權攬於一身，拉素夫人即使當不成終身總統，也可連做兩任，八年之後，再由班乃接手，兩人合起來一共十六年，嘿嘿，你試想好了，一個國家落入兩人手中凡十六年之久，他們想攬什麼，都可以隨心所欲了。

「不過，拉素夫人知道這計劃太過冒險，她深信占卦星相之說，決定找個『先知』來問一問，看看成數如何，袁老二是班乃的親信，他推薦了那個『綠眼巫婆』，剛巧駐H市領事大使馬昂納斯是班乃一手提挈的手下，下令馬昂納斯偷偷將『綠眼巫婆』擄到P國，不料誤中副車，以下的事你都知道了。」

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事情原來竟牽涉到一場大陰謀大風暴，眞是自己始料不及。

「他們……他們打算在幾時採取行動？」王小克訥訥地問。

哈笑春沉吟了一下，答道：「本來打算在下個月，可是夫人認爲連綁架一個小小老婦也犯了錯誤，是不祥的預兆，所以決定延遲。」

「換言之即是說，這個計劃將來仍然會實踐的，對不對？」

哈笑春聳了聳肩，道：「那是他們的事，反正和我們沒有半點關係了。」

王小克向外望去，天已露出魚肚白，陽光開始從雲層透了下來。

——天亮了！

他這時才想到窺伺岸邊的痳瘋患者，於是舉目望去，可是沙灘上空蕩蕩地，那有半個人影？那五個痳瘋病人已經不見了！

「他……他們走了！」

哈笑春雙眼凝視着海灘，喃喃地道：「可是一到晚上，他們又會出現，而且，回去將發現外人的訊息傳了開來，我們——」

哈笑春的話聲戛然而止，其實不用他說下去，王小克也明白當黑夜再度來臨時，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由於長久站在海水中，雙腿已經有點痳痺，王小克和哈笑春互相扶持着，走上了海灘。

在陽光照射下，王小克終於看淸楚這個又名「馬示馬示島」（即「死亡」的意思）的「尼薩拉島」。

只見島上寸草不生，小坡處有一片叢林，可是所有樹木全部光禿禿地，沒有半片樹葉，甚至連樹幹也是光禿禿地。

島上靜悄悄地一片，沒有飛禽，也沒有走獸，正式是個「死亡島」。

忽然，他聽到一陣「咕咕咕」的聲音，向哈笑春望去，只見他澀然笑着，道：「我肚子餓了！」

經哈笑春提醒，王小克才發現自己也是飢腸轆轆，可是，「尼薩拉島」上寸草不生，那有裹腹之物？

「咱們要找些食的東西。」哈笑春道。

王小克環目一望，沙灘上連飛鳥也沒有一隻，到那裏找去？

「如果沒有食物的話，咱們今晚下海躲避便支持不了啦！」哈笑春道。

「怎麼？」

王小克腦中一亮道：「有了！」

「他們怕海水，不能下海捉魚，但咱們可不怕！」王小克道。

「不錯！」

「哈老先生，你的泳術怎樣？」

「讀大學時我已是班上的一百公尺冠軍了，」哈笑春精神一振，道：「如果不是我國體育界不爭氣我早去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了！」

「那好得很，」王小克興奮地道：「咱們不怕餓着肚子啦！」

哈笑春更不說話，逕自把身上的衣服脫了下來，向海中走去。在這種厄境之下，任何人的求生意志都會突然高漲，哈笑春初聞要被棄到「尼薩拉島」時，的確嚇得魂不附體，可是當他處身於這個死亡籠罩的小島上時，一股求生的慾望，旋即昇了起來，代替了先前的恐懼和驚惶。王小克的水性也相當不錯，跟隨哈笑春之後潛進水中，海岸處全是珊瑚礁，七彩斑爛魚在其中游弋，蔚爲奇觀，景色美麗無比。

不一會，兩人各自捉了一條兩斤多重的大魚，浮上了水面。

「咱們要生個火，再去拾點枯枝，把魚烤熟了來吃。」王小克道。

「你敢去嗎？」哈笑春問。

王小克心下一懍，想到痳瘋病人的恐怖模樣，禁不住打了個冷顫，道：「算了，反正生的魚也可以吃，日本人就最喜歡這一套。」

他話未說完，只見哈笑春已經張口一咬，手中大魚立時鮮血直噴，扭動掙扎着。

哈笑春不斷吸啜淌出來的魚血，一面道：「小鬼子，魚血營養很好，又可以解渴，你可不要客氣。」

王小克見他口邊全是血淋淋的魚血，望去恐怖異常，心下打了個突。

然而他此時又飢又餓，手中那條魚正是裹腹解渴的無上佳品，只得緩緩地舉了起來，湊近咀邊。

王小克用力一咬，魚吃痛，掙扎着自他手中掉了下來，哈笑春道：「快捉住他，快！」

王小克急忙俯身去捉，那魚在地上彈跳着，王小克一個不小心，被魚鰭刺中了手指，登時鮮血直冒。

「他奶奶的，我還吃不到你，反被你弄傷了！」王小克罵了句粗口，把那條魚捉了起來，往一塊岩石撻去。

「拍」地一聲，那魚立時不動了，他拾了起來，向哈笑春望去，只見他正一口一口地咬着魚肉，身上染滿了魚血。

他咬了一口，魚血登時流入口中，只覺滑膩膩，腥兮兮地，簡直難以下咽，不由吐了出來。哈笑春吃得津津有味，道：「小鬼子，你看過『巴比龍』那套電影不曾？」

王小克點了點頭。

「男主角被關在黑牢中時，連甲甴蜈蚣也吃，咱們有活鮮魚吃，已經是太幸運了，」哈笑春道：「如果不及時補充營養，即使有機會時，又怎樣逃出這個比『魔鬼島』更恐怖的死亡島？」

王小克回心一想，覺得他說得有道理，於是硬着頭皮咬了一口魚肉，慢慢咀嚼着。

那魚肉倒是爽滑無已，雖然有點腥，但却也不難入口。他吃了幾口魚肉，發覺味道倒也不錯，向哈笑春望去，他已將一條活生生的魚，啃剩一條魚骨。

哈笑春將那魚骨拋到海中，拍拍肚子，笑道：「看樣子咱們死不了啦！」

王小克只吃了一半，便覺胸口翳悶，再也難以入口，於是把那半條魚拋於地上。

哈笑春伸了個懶腰，忽然問道：「小鬼子，你眼不眼瞓？」

經他一提，王小克才發覺昏昏欲睡，他昨晚一直站在海中，精力已經消耗殆盡，登時打了個呵欠，躺下海灘。

哈笑春在他身畔坐了下來，一面向叢林那邊望去，担心地道：「萬一他們趁咱們睡着了前來偷襲，豈不糟糕？」

王小克心中一懍，坐直起身，隱約看到有兩個人影正自那邊窺伺着。

「哈老先生，咱們不如輪流睡覺，以防他們襲擊，怎麼樣？」

「好吧，」哈笑春道：「你先睡，還是我睡？」

「你先睡好了，王小克望着哈笑春佈滿紅絲的雙眼，道：「我守着你。」

哈笑春疲悃欲死，當下也不客氣，倒頭便睡。不一刻，王小克聽到哈笑春呼呼的鼻鼾聲，他眼皮重得差點難以睜開，可是一想到島上有那些痲瘋病人，只得抖擻精神。

哈笑春那一覺睡了足足八個小時，直到黃昏時分，才醒了過來。

王小克一直望着叢林那邊不敢闔眼，這時哈笑春已經醒來才道：「現在輪到我睡了。」

他以手作枕躺下地去，不一刻已經陷入睡鄉。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在夢中看到數十個面孔腐爛得不成人形的痲瘋病人，包圍着自己，咀中淌着腥臭的唾涎，一滴滴地掉在自己身上，不由驚醒過來。

原來那裏是什麼唾涎，竟是一滴一滴豆大的雨點。

王小克急忙坐直起身，只是天空中陰霾密佈，眼看傾盆大雨便要淋漓而下。

哈笑春望着海面上白茫茫一片，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

「哈老先生，下雨啦！」王小克推推他。

哈笑春如夢初醒，轉過頭來，淡淡一笑，道：「那又怎樣？反正咱們沒處躲雨。」

王小克也是苦笑了一下，前面雖然有一片叢林，可是如果跑過去和那些痲瘋病人在一起，倒不如待在原地被雨淋了。

「小鬼子，我忽然想起了一事。」哈笑春望着一望無際的海面。

「什麼事？」

「我們有機會逃離這個死亡島！」

「哦？」王小克心頭陡地一跳，道：「什……什麼機會？」

「據我所知，此島不斷有無可救藥的痲瘋病人運來——」

哈笑春話未說完，王小克便拍了一下大腿，道：「不錯！」

「你也想到了？」哈笑春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道：「惟一運輸工具必定是船！」

「你很聰明，」哈笑春道：「如果用飛機的話，咱們便沒有機會了。」

「像P國這樣貧窮的國家，豈會出動飛機運輸痲瘋病人？」王小肯定地道：「不但是船，而且可能還是破爛不堪的船。」

「幸好咱們的泳術都不差，泅到船上去，絕對不是難事。」

王小克本來興奮無已，然而忽地想起一事，臉色又沉下來。

「怎麼啦？」

「他們到底每隔多久才運送痲瘋病人來此？」王小克問道：「你知道嗎？」

「我——我不大清楚，」哈笑春道：「好像半年一次，又好像一年一次。」

「對了，如果是一年一次，剛巧不久前才來過，咱們豈不是要再等上一年？」

「如果可以問一問他們便好了。」哈笑春喃喃地道。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道：「為什麼不可以？他們一定知道的。」

哈笑春苦笑了一下，道：「恐怕咱們還未開口，便被他們撕開來吃了！」

王小克聞言打了一個寒顫，這時，天上打了個響雷，跟着大雨嘩啦嘩啦傾盆而下，天色是時暗了下來。

由於雨勢太大，望過去白茫茫地一片，視野絕對不超過十碼，王小克心中一跳，暗忖道：如果那些痲瘋患者這時候衝了過來，那便如何是好？他心念甫起，忽見幾個鬼魅也似的人影，悄無聲息地掩了上來。

「快逃！」哈笑春拉了王小克一把，向外逃了過去。他慌亂中沒有辨明方向，並非朝海邊奔逃，迎面人影一閃，有人攔住去路。

哈笑春定眼一看，站在面前三四尺處的正是個臉目恐怖，雙唇爛掉，露出兩排陰森獠牙的痲瘋病人！那痲瘋病人咧開着咀——其實他臉上肌肉沒有一寸完整，上下唇更是腐爛掉了，雨點打在唇上，滲着血水往下直淌。

哈笑春這一驚非同小可，雙腿一軟，險險栽倒下地，那痲瘋者一腳踏上前，伸手向哈笑春胸口抓來。哈笑春大叫一聲，轉身便逃，可是却和一人碰了個滿懷。

那人被他一撞，摔倒下地，哈笑春驚惶間一瞥眼，原來那人頭上沒有半絲頭髮，頭皮凸凹不平，腐爛得隱約看到腦骨，雨點簌簌而下，擊在他頭上，凹下去的肉洞滲着殷紅血水正朝臉孔淌下，恐怖之處，較先前那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哈笑春叫了聲「媽呀」，向前衝去，不料左腿一緊，已經被人抱住，登時一個立足不牢，撲跌下地。

那痲瘋人抓住了哈笑春左腿死命不放，另一個痲瘋人已趨上前來，手中拿着一根由樹木削成的木棍，向哈笑春頭部擊下。

哈笑春閉起眼睛，暗想這一下絕無倖理，忽聽一聲鬼嚎般的叫聲，睜眼一看，那手持木

棍的痲瘋人仰天跌倒，一條矯捷無倫的人影，正衝了上來。

那人影來勢奇快，哈笑春定眼一看，不由大喜，叫道：「小鬼子，快救我！」

原來那人正是王小克，他本來已向海中奔去，轉頭不見了哈笑春，急忙轉身來找，見痲瘋人一棍向哈笑春腦門擊下，當下不假思索，衝上前去，一招「初試啼聲」，向痲瘋人當胸擊去。痲瘋人長年營養不良，體質原本孱弱異常，怎吃得了王小克這十成力的一拳，頓時仰天跌倒，胸前肋骨悉數斷了。

王小克料不到這一拳威力如此之大，呆了一呆，見另有個瘋痲人雙手抱住哈笑春左腿，叱喝一聲壯胆，起腳向那痲瘋者雙臂踢去。

那痲瘋人慘叫一聲，哈笑春立時脫了他的掌握，王小克四週一望，隱約看到許多人從四面八方圍了過來，心下大駭。

他拉起哈笑春辨朗方向，朝海中奔去，心想痲瘋人不畏沒有鹽份的雨水，却最怕海水，如能及時落海，便可脫困了。

兩人發足狂奔，終於來到海中，一直走到水浸胸部，這才止步。

王小克轉頭向岸邊望去，只見數不清的人影站在岸邊，果然不敢追來，這才鬆了口氣。

「好……好險！」哈笑春說話時，渾身抖索個不停。

「你沒受傷吧？」

「沒有。」

王小克和哈笑春雙手互握，站在海中，前面仍然是白茫茫的一片，大雨下個不停。

忽然，岸邊傳來一陣爭吵聲，王小克凝眼一望，見其中一個痲瘋人手執一物事，正張口狂咬，其他人或拉或扯和他爭奪。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恍然：那痲瘋人手中的物事是自己吃剩下來的半條魚！

痲瘋人因為怕海水，因此不能下海捉魚，但現成的鮮魚對他們來說無疑是靈芝仙菓了。

王小克望着岸上混亂的情形，腦中忽然閃出一個念頭，眼前同時也閃出一綫曙光……

× × ×

小腿傳來一陣痲痺，似乎有抽筋的跡象，王小克急忙把右腿從水中抽了起來，左手扶住哈笑春的身子，右手伸過搓捏着。

「怎麼啦？」哈笑春担心地問。

「小腿有點抽筋，可能是泡在海中太久的關係。」王小克答。

「那麼咱們還是上岸休息一下，」哈笑春道：「這樣捱下去可不是辦法。」

「萬一他們乘黑攻擊呢？」

「這三四天來，夜裏都不見他們出來，」哈笑春道：「也許他們已經放棄我們了？」

王小克苦笑道：「但願如此。」

「咦？你看！」哈笑春忽然低呼一聲向前指去。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只見一個人影在沙灘處踽踽走了過來。

那人手中拿着一枝樹枝，樹枝上綁着一塊白布，正一拐一瘸地，向海邊走來。

「他們派代表講和來啦！」王小克說。

「為什麼？」

王小克凝視着那人一步一步地接近，並不答話。忽然，那人停住了！

四下裏除了海浪聲之外靜得半點聲息也沒有，王小克感到自己的心跳正在加劇。

「他想幹什麼？」哈笑春低聲問。

那人舉起了樹枝上的白布在黑夜中飄動，十分惹眼。

「朋友，我沒有惡意！」那人竟然開口叫道，而且說的是P國話。

王小克自然聽不懂P國話，但哈笑春却是聽得懂的，他低聲向王小克道：「果然是求和來的。」

哈笑春沉吟了一會，用P國話問道：「你想幹什麼？」

那人見哈笑春竟能說P國話，不由大喜過望，叫道：「請兩位上來，有話好說。」

「就你單獨一人？」哈笑春問道。

「是的，我是代表。」

「你可否担保不傷害我們？」

「當然可以。」

哈笑春猶豫一下，將那痲瘋代表的話向王小克轉述一遍，然後問：「你說怎樣？」

「上去吧，再多站一會，我的腿恐怕要報銷了。」王小克道。

哈笑春緩緩地點着頭，叫道：「好，那麼我們上來了。」

兩人涉水上岸，那痲瘋者代表這才把樹枝放下，退後一步，和兩人相距大約三碼。

哈笑春首先問：「你有什麼話說？」

「我們有一個提議，希望你們接納。」

哈笑春見他語氣婉轉，態度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和善，黑暗中又看不到他恐怖的樣貌，於是定下心來，問道：「什麼提議？」

「我們要吃魚！你們替我們去捉！」

哈笑春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了。

「那麼我們有什麼好處？」他問。

「我們不侵襲你們，可以給你們在晚上平安睡覺。」那人道。

「有沒有保證？」

「當然有，」那人沉吟了一下，道：「如果你們肯答應，便是有人要害你們，我們也會加以保護。」

哈笑春不是笨人，他當然明白其中道理，倘若自己答應了他的條件，無疑是他們的「衣食父母」，蓋「死亡島」上的花草樹木和一切可以食的東西，已經被他們吃光了，如沒有食物裹腹的話，眼看不久便要全部成為餓殍了。

「每天要捉多少魚才够？」哈笑春問。

那人沉吟了一下，道：「我們共有七十九人，每天起碼要七十九條魚。」

「這個辦不到！」

那人渾身一震，道：「為什麼？」

「我們只有兩個人，怎可能捉得到這個數目？」哈笑春道。

「如果我們供應你們捕魚的用具呢？」

「哦？」哈笑春呆了一呆，道：「你們有什麼捕魚用具？」

「譬如魚網，魚叉之類。」那人道：「那是運送病人來此的船員留下來的。」

「——好吧。」哈笑春道：「可是有一件事我要聲明在先，萬一捉不足七十九這個數目，你們可不許有異議。」

「總之只要你們盡力而為，我們……我們還是會感激你們的。」

「幾時開始？」

「明天一早開始，」那人道：「你們今晚可以在岸上好好睡一覺，我們不會來騷擾你們的。」

哈笑春聞言大喜，那人又道：「同時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你們的捕魚量會一天一天減少的，因為我們平均每天死兩個。」

哈笑春大喜，道：「可是聽說不斷有新的患者由船隻運到？」

「不錯。」

「下一次是幾時？」哈笑春乘機試探。

那人沉吟了一下，道：「對不起，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說罷，他逕自轉身走了。

哈春笑直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後，才把剛才的對話告訴王小克。

王小克不禁也是大喜，起碼暫時是沒有性

命之虞了。

這天晚上，兩人放心入睡，翌日一早，發現身邊不遠處放着一些物事，上前一看，原來是一個魚網，幾把魚叉。

那張魚網雖然有幾個洞，但總勝過徒手捉魚，至於那幾把魚叉，竟也打磨得十分鋒利。

兩人拖着魚網下海，雖然不諳用網之道，半個時辰後，倒也網了十餘條魚上岸。

將魚倒在岸上後，又下海潛入水中捕魚。如是這般，三個小時後，已捉了八十餘條魚。

兩人留下幾條自己食用，將其他的鮮魚移近叢林前的一個地穴中。

經過幾日「茹毛飲血」的生涯，王小克已經習慣生吃鮮魚，當下取了一條白鰻，先將它在岩石上撻死，然後張口一咬，吸着魚血。

吸乾魚血後，才啃吃魚肉。

每次生吞魚肉時，王小克總想到以前吃過的佳饌美食，尤其是口渴而要啜吸魚血解渴時，更不自然地想到冰凍的汽水和啤酒。

如今，既然已經和痳瘋者「講和」，大可以過去執點枯枝生火烤熟了魚才吃，問題是有沒有火種而已。

哈笑春年事已高，經過這幾天的失眠恐懼，雙目深陷，顏容蒼白，非但沒有當日健談，精神也差了十倍。

他坐在沙灘上一口一口地啃着血淋淋的魚，望着遠處海面出怔。

這天晚上，兩人擇了一塊比較平坦的岩石，倒頭便睡，翌日醒來，那堆鮮魚已不見了！

如是者又過了一個星期，王小克和哈笑春白天忙於下海捕魚供應七十九個痳瘋患者換取晚上平安的一覺。

那痳瘋者的代表自從第一次現身和他們交談之後，不會再度現身，因此，哈笑春本來想向他打聽一下船期也不可得。

這一天，黃昏時分，王小克和哈笑春正躺在岩石上休息，兩人誰都沒有開口說話。

對於能否逃出這個「死亡島」，兩人已經失去了信心了。

忽然，王小克看到水平綫上出現了一個黑點。那黑點逐漸向這邊移近，定眼一看，隱約認得出是一艘船。

不錯，是一艘船！

那艘船的烟卣正噴着黑烟，蝸牛式地向「尼薩拉島」這個方向駛來。

王小克心頭狂跳，一骨碌爬了起身，指着那個黑點，道：「來了，來了，船來了！」

哈笑春大喜，循他手勢望去，果然是一艘輪船！不由手蹈足舞，在岩石上跳了起來。

「哈哈！船來了！咱們有救啦！」

「哈老先生，你猜船上的人肯不肯載我們離開這裏？」王小克問。

哈笑春聞言一呆，不錯，這還是個疑問！

他沉吟了一下，道：「如果他們不肯，咱們便用强！」

「用强？一艘船上有多少個水手？單憑我們兩人之力，辦得到嗎？」

「這個——」哈笑春猶豫了一下，道：「這樣吧，不論他肯不肯，咱們偷偷爬上船去，等船開行後，即使被他們發現，那時難道把我們拋下海去不行？」

「對！咱們根本不用徵求他們的意思，偷偷潛上船去算了。」

這時，那船越來越近，原來是一艘大約五百餘噸的小貨輪。

那小貨輪的烟卣冒着黑烟，朝「尼薩拉島」的海岸駛了過來。

王小克轉頭一望，看到叢林間人影一閃，有人正自內向外張首探腦窺伺動靜。

自然，痳瘋者也看到那小貨輪的抵達——他們又有同病相憐的夥伴了。

王小克腦際忽然閃起一個念頭：島上的痳瘋人會不會阻止他們逃走？

將心比心，如果有人替自己捕魚裹腹，自己也絕不能放他走，否則豈不是重新要淪爲餓殍？

「咱們快準備！」哈笑春興奮地捉住王小克的手，道：「船駛近了！」

王小克向海面望去，只見那小貨輪已在離島半哩處停下，船上水手正將錨拋下海中，另外有人正將幾艘救生艇放下來。

顯然的，小貨輪並不想泊岸，他們想利用救生艇把痳瘋患者運上岸來。

王小克暗自估計一下，那小貨輪相距離岸邊半里之遙，憑自己的氣力，自是可以游近，可是哈笑春年事已高，經過這段日子的折磨，精神氣力都極爲萎頓，是否游得那麼遠？

哈笑春見小貨輪已經下錨，不再向岸邊駛來，罵了一句粗口道：「豈有此理，爲什麼不泊近一點？」

「你——你辦得到嗎？」王小克問。

哈笑春咬了咬牙，道，「辦不到也要試一試的了，總不成眼光光瞧着機會溜走。」

「好，那麼咱們走吧！」王小克站起身來，向沙灘走去。

哈笑春緩緩地站了起身，跟隨王小克之後，剛來到海灘，忽聽後面一聲叱喝，兩人愕然回顧，只見十餘個痳瘋病人自叢林間奔了出來，口中大聲叫嚷着。

那些痳瘋者經這段時期的鮮魚供養，精神和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言，來勢甚快。

「快逃！」王小克縱身一躍，跳下水去，拚力向前游去。

他游到一半，忽聽哈笑春慘叫一聲，匆忙間回頭一看，只見他背上插着一柄魚叉，雙目圓瞪，慢慢地沉下水中。

幾個痳瘋患者手執魚叉奔到海邊，向王小克飛擲過來。

王小克大吃一驚，猛地吸了一口氣，潛下海去，只聽「拍拍」聲响，魚叉在腦頂飛過，掉入海中。

這時候王小克只顧自己逃命，那裏還敢理會哈笑春，他游了一會，才昇上水面，吸了一口氣，辨明那小貨輪所在，又潛下水去，向前游動。不一會，他估計距離岸邊已遠，這才冒出水面，回頭一望，岸上那數十個痳瘋人張臂大嚷大叫，海面已經沒有哈笑春的影子。

王小克這幾天和哈笑春相處，發覺他其實是個相當有見識學問的人，如今眼看他沉下海底葬身魚腹，而自己竟然毫無援手之力，不由黯然。然而，他旋即告訴自己，這時候逃命最是要緊，反正哈笑春身中魚叉，便是把他救起，也未必可以活命，於是吸了口氣，向不遠處的小貨輪游去。

這時，小貨輪的救生艇已全部放下海中，水手正趕着男男女女的痳瘋患者下艇。

王小克游到船尾，這才仰首向上望去，只見一條鐵鍊垂了下來，尾端繫着一個汽車輪胎，不由大喜過望。

他攀上了那汽車輪胎，抓住鐵鍊，爬上了輪船。

後邊甲板上闃無一人，船上的水手都奉命到船首驅逐病人下船去了。

王小克躡足踏進船艙，見左邊有道艙門虛掩着，裏面黑漆漆的一片，似乎沒有人在，於是伸手一推，原來有道鐵梯蜿蜒而下，正是機房。

那機房面積不大，凌空架着幾張吊床，一陣柴油氣味迎面撲來，引擎聲「隆隆」直响，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決定下去藏身。

他左右望了一眼，見機房中一隅有個儲物室，室內堆放着幾個大桶，揭開桶蓋一望，裏面竟然空空無物，不由大喜。

當王小克爬下鐵桶藏起身來，正想拉上桶蓋時，忽聽「噹噹」聲，有人用手敲擊桶身。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剛才自己偷偷下來機房時，分明看不到有人，而爬下桶中之際，也不見有人下來，何以竟會被人發覺。

他緩緩地抬起頭來，只見一個滿面油污的臉孔，正望着自己傻笑。

剎那間，王小克僵住了！

那人大約廿四五歲年紀，皮膚黝黑，相貌俊朗，身材魁梧，穿着一件由白變黑的背心，叉着手俯望自己。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陪笑緩緩站了起身。

那人用P國話道：「我在渦輪機後早就看到你啦！」

王小克聽不懂他說些什麼，伸手往口袋裏一摸，摸出一疊濕漉漉的旅行支票，遞到青年面前。

那青年先是一呆，及至看清楚那是面額五十元的美金旅行支票時，眼睛內射出光采。

王小克一見他臉上的神情，心想此計果然使得，塞到他的手中，道：「給你！」

青年聽不懂王小克的中國話，但鈔票當前，看樣子有三四百美金，自是驚喜不已，塞進了後袋。

王小克一面比着手勢一面道：「不要告訴任何人，我躲在這裏離開了『尼薩拉島』。」

青年點了點頭，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王小克又比着手勢，道：「放心，我沒有痳瘋病，我和你一樣是正常的人。」

青年伸手在王小克臉頰上捏了一捏，含笑點了點頭，道：「好，好！這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秘密，我帶你回去吧。」

王小克一見他點頭，心下大喜，用英語說了句「謝謝你」。

那青年懂得英文，拍拍後袋，也用英文說道：「我也謝謝你！」

王小克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只要能够平安離開死亡島，損失點金錢也在所不計了。

不久，輪船開動，王小克躲在鐵桶之中，動也不敢動，恐怕不小心弄出聲息被機房中其他的水手聽到，自己可沒有錢去賄賂他們了。

大約兩個多鐘頭後，桶身「噹噹」兩下輕响，王小克心中一跳，跟着，桶蓋被人揭開，那青年笑吟吟地站在旁邊，伸手遞了一碟食物給他。

王小克又用英文說了聲「謝謝你」，急忙接了過來，原來是一碟用薯仔，靑豆，肉粒煮成的通心粉，雖然是冷的，但十餘日來，每天吃的是生的魚，這時重新嘗到煮的食物，對他來說，不啻是飽參翅肚。

用不了三分鐘，王小克已將那碟通心粉吃了個精光，兀自以舌舐着碟底的羹汁。

青年將空碟子接過，說了幾句話，伸手把王小克的頭按下去，拉上了蓋子。

王小克蹲下鐵桶時，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並不知道這小貨輪要開到什麼地方去，可是一想到已經離開了「死亡島」，心中不禁一陣欣慰，一陣驚疑；這究竟是眞的嗎？

經過泅泳逃命之後，王小克已經疲乏欲死，不過剛才一直在担心那青年是否會收了錢後再出賣自己，如今見他連食物也替自己送來，大概是不會的了，因此放心地睡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睡夢中忽覺桶身「噹噹」兩下輕响，不由乍醒過來。

他睜開眼睛，只見那青年又站在桶口，向他比着手勢。

王小克定過神來，凝眼望住他的手勢，終於明白貨輪已經抵達目的地，他是特意來通知自己的。

「謝謝你。」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便欲站起身來，不料青年把他的頭一按，示意目前還不是時候，要再等十餘分鐘。

王小克又向他點了點頭，坐回桶底，那青年左右望了一眼，轉身離去了。

王小克側耳一聽，機房中的引擎仍然「隆隆」地响着，貨輪大概仍在前進。

大約過了五分鐘，引擎聲由大至小，終於停了，他想：這時貨輪也該正在泊岸了吧？

王小克站了起身，輕輕將鐵蓋一托，移過旁邊，探首向外望去。

機房中有三四個水手赤膊操作着，那青年並不在其中。

既然機房中有人，自己當然不能立時爬出來逃走，於是，他又伏了下來，等待機房中的水手離去後，這才離船。

不一會，機房中的水手陸續離去，王小克這才爬出鐵桶，向那道螺旋式的鐵梯走去。

他躡足上了鐵梯，來到艙面，向外一望，甲板上站着兩個水手正在交談，貨輪已經泊在一個碼頭中。只是望過去全是豪華遊艇，岸邊汽車穿梭往來，似乎正是通往「豪華大酒店」的超級公路，不由大喜。

他小心翼翼地閃身而出，向船舷走過去。

當他來到欄杆處，正想翻身爬下去時，忽聽一聲叱喝，有人叫了起來。

王小克回頭一看，剛才那兩個站着談話的水手已發現了自己，正向這邊追來。

「他媽的，糟糕！」王小克咒罵了一聲，不及細想，縱身一跳，「撲通」一聲，落入海中。

那兩個水手奔近欄杆處，指着海中大叫大嚷，其他人聽到聲音，也紛紛圍上前來。

王小克從水底升上來時，聽到甲板上人聲沸騰，暗叫不好，吸了口氣，又潛下水去了。

當他再度冒出水面透氣時，發現距離貨輪已經有一兩百碼之遙，但猶自聽到水手們的叫嚷聲傳了過來。

他雙手撥水，左右望了一眼，見不遠處有艘髹着白色油漆的豪華大遊艇停泊着，此外身邊再無其他船隻，此時離岸已遠，若是泅泳上岸，自然辦得到，可是這樣一來，便要被貨輪上的水手逮住了。

王小克畧一沉吟，向那艘豪華遊艇游了過去。

那豪華遊艇款式新穎，體積極大，望過去就像一艘渡海輪一般，王小克來到艇尾，抓住了錨鍊，停下來透了一口氣。

不一會，王小克喘息一定，盤念着應該怎樣潛回岸上。

偶一瞥眼，見小貨輪那邊有人放下了救生艇，顯然想來追拿自己。

王小克心下一懍，雙眼轉了一轉，沿着那鐵鍊爬上了遊艇。

遊艇後面的甲板上放着幾張沙灘椅，但闃無一人，有一陣悠揚的樂聲自艙內飄了過來。

顯然地，遊艇上有人！

即令遊艇上有人，王小克也決定先行躲上一躲，偌大的一艘遊艇，難道便無自己藏身之所？

他躡足向前走去，來到一個艙口，探首向內一望。這一望之下，不由嚇得魂飛天外，雙手按住胸口，倒抽了一口冷氣。

艙中的一張沙發上躺着一人，那人雙目微閉，正在養神。

王小克眼光何等尖銳，雖只是一瞥，卻也認得那人正是馬昂納斯的「艇長」的希拉瑪！

希拉瑪怎會在這艘遊艇上？難道「寃家路窄」，這句話竟是這般靈驗？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這希拉瑪在H市殺掉馬昂納斯之後，潛回本國，這艘遊艇顯然是屬於他的新主子的！

就算遊艇的主人不是希拉瑪的新主子，他也必然是陪着主子作客。

——誰是希拉瑪的新主子？

除了國防部長班乃之外，還會有誰？

王小克一想到這點，心下又驚又喜，驚的是班乃有逾千保鏢，自己甫脫魔掌，又蹈虎穴，處境實在危險異常。

喜的是果然寃家路窄，碰上了平日甚難接近他半步的班乃部長，如果有機會的話，手刃殺害婆婆的仇人，倒也是人生一樂！

他在那短短一秒鐘之間，腦際間已不知轉了多少念頭，不過，他告訴自己，最重要的是別讓希拉瑪發現自己的存在，否則便有九條命也不夠死了！

王小克好不容易才從「尼薩拉島」逃了出來，對於生命的意義，又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他告訴自己，報仇雖然重要，但全身而退更重要！

所以，他躡足後退着，繞過了那個艙房，來到另一個艙口。

剛才他聽到那陣悠揚的樂聲，就是從這個艙口傳過來的，因為他一接近艙口，樂聲就更近了。

王小克細心一聽，不禁大感詫異，那不是歐西流行曲，不是P國樂曲，而是耳熟能詳的「梅蘭梅蘭我愛你」的旋律。

遊艇上播放的是時代曲！

王小克心底下的疑惑，實在無以復加，P國要人的遊艇上，有什麼理由播放時代曲？難道艇主竟是中國人，正在招待着班乃？

向探首向內一望，第一眼看到一個鬢髮灰白的，雍容高貴的老者。

那老者大約五六十歲年紀，身上穿着極其華貴的P國傳統禮服，可是即使他穿着P國服裝，王小克也認得出：他是中國人！

在老者的左邊，站着一個相貌極其稔熟的男子，他頭髮烏黑，梳得一絲不亂，肌膚黝黑，身上也穿着P國傳統禮服，正舉起了酒杯，和那中國人碰杯。

王小克腦際驀地一亮，那人是P國的拉素總統！

拉素總統身畔那個美艷如花的女子，自然是第一夫人拉素夫人了！

王小克在這種情形下看到拉素總統和拉素夫人，心底下的驚愕自不待言，當他定過神來時，才看到班乃背向艙口，身上也穿着禮服，也拿着酒杯。

——他們在幹什麼？

艙中四人互相交談着，可是他們說的全是P國話，王小克那裏聽得懂？

那華籍老者呵呵地笑着，道：「總統閣下，夫人，部長大人賞面來吃一杯水酒，在下十分感激！」

拉素總統道：「李老先生，不用客氣了，你是本國華僑領袖，大家是自己人啦。」

老者踏上前去，低聲道：「在下可否請總統閣下借步說一句？」

「當然，當然！」

老者向拉素夫人和班乃說了句對不起，親熱地拉住拉素總統，向內走去。

王小克不敢多看，縮回頭來，一顆心怦怦地跳個不停，他經常在電視的新聞報導看到拉素總統的照片，肯定自己不會認錯人，可是看他和那華籍老者如此親熱的態度，兩人到底是什麼關係？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正沒作理會處，忽聽背後腳步聲響，有人走近了。

王小克大吃一驚，不假思索向前竄去，來到一個艙口，閃身而入。

那艙房原來是間佈置得十分華麗的臥艙，中心放着一張四尺大床，床上鋪着明克床罩，外面天氣奇熱，艙中卻冰凉一片，原來有空氣調節。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見床頭櫃上放着一個金光閃閃的打火機，當下取了起來，竟是真金名牌打火機，心中一動，放入袋中。

「順手牽羊」原是「小鬼子」王小克的拿手本領，他環目四掃，希望能發現什麼值錢的東西，以便偷了出去變賣，免得身無分文流落異地。

當他踏着厚厚的地氈，來到一個木櫃之前，正想伸手打開櫃門看看裏面有什麼東西時，忽聽隣艙有談話聲傳來。

王小克心中一動，往一道艙門的匙孔中望去，看到拉素總統和那華籍老者正在交談。

兩人的話聲極低，那華籍老者道：「這件事還需總統閣下幫忙。」

「這個——」拉素總統眉尖微皺，道：「壟斷白糖市場，囤積居奇這件事可不在我權力之內——」

「總統閣下，只要你向雷伊泰部長關照一聲，那就行了，他最近正在調查這件事，如果能夠停止調查，在下永感大德。」說着，豎起了兩隻手指。

拉素望了一眼，微笑道：「那麼雷伊泰部長那邊又怎樣？」

「我懂得做的。」

「好吧，看在李老先生的面上，我叫雷伊泰部長不要吹毛求疵，還是着力去發展貿易為是。」

「謝謝你，謝謝你！」老者喜道：「我立刻把現金支票簽給你，兩百萬元？」

拉素總統點一點頭，轉身向艙口望去。

老者踏前一步伸手推開套房的門，不料眼前一花，艙中竟有個滿身濕淋淋的中國少年。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正張口要叫，王小克一個箭步竄上前，伸手掩住他的咀，噤聲道：「別叫！」

老者登時作聲不得，王小克知道自己處境十分危殆，倘若一個處理不當，這輩子恐怕永遠見不着白小妹和小辣椒兩人了，於是沉聲吩咐道：「把門掩上！」

原來那老者姓李，單名一個「政」字，是P國的僑領，他腰纏億貫，是化工廠，木材廠，糖廠和白米批發大王及東主，最近由於擅自抬高糖價，並且囤積居奇，被P國商人告發，於是商務部長下令調查，他和拉素早已「互通聲氣」，這天約了他來「商洽」，正談妥了條件，打算簽寫現金支票奉献，不料一進房便看到了王小克。

王小克見艙壁上掛着一把精緻之極的匕首，順手取了下來抵住李政喉嚨。

天下間越是有錢的人越是怕死，這李政當然也不例外。他被王小克制住，當下不敢出聲，乖乖把門關上。

「你……你是誰？你要什麼？」

王小克見他果然會說中文，心下大喜，道：「老先生，我只不過是誤打誤撞上了你的遊艇，現在只想平安離去。」

「那簡單得很！」李政急忙道：「我叫人送你上岸便了。」

「不，我忽然又改變了主意。」

「你——你要錢？」

「錢我當然要，不過這卻不是時候，我要你替我翻譯幾句話。」

「翻……翻譯給誰聽？」

「當然是外面的總統大人。」

「這——」李政渾身一抖，道：「我……我……」

王小克用力一扭，李政急忙道：「好……好？」

「那把總統大人叫進來！」

李政沉吟了一下，才把拉素總統叫進來。拉素入房見到當時情形，不由嚇了一跳，王小克道：「快跟他說我沒有惡意，只是有幾句話想和他說。」

李政依言翻譯了出來，拉素這才鎮定下來，問道：「什麼話？快說！」他還道是李政和這少年串謀要陷害自己，一顆心怦怦地跳動。

王小克將國防部長如何聯同拉素夫人，打算暗殺拉素的計劃說了出來，然後道：「你向他翻譯！」

李政聽了王小克的敘述後，驚疑交集，剎那間瞪目結舌，不知應該怎樣啓齒。

拉素總統見李政神色奇特，問道：「李先生，他究竟說些什麼？」

李政定了定神，才把王小克說的一切轉述給拉素總統聽。王小克期待拉素總統會大吃一驚的表現，不料他只是淡淡一笑，向李政道：

「小孩子胡說八道，怎能當真？」

「對，對！」李政連忙答道，其實他對王小克的話已信了七成，只是看見總統本身都不信，自己如何插咀。

王小克看到拉素總統的表情，大出意料之外，道：「他怎麼說？」

「他……他說小孩子胡……胡說八道，當不得真。」李政答。

「那麼你跟他說，P國駐H市的領事馬昂納斯，便是班乃殺的。」

李政雙眉一揚，把王小克的話轉告拉素總統。這麼一來，拉素總統臉色不由微微一變，凝眼望定了王小克，道：「你如何得知？」

李政將這句話翻譯了，王小克道：「是班乃的一個手下告訴我的。」

拉素總統從李政口中得到答案後，沉吟了半晌，忽然向李政說道：「李先生，你告訴他千萬不要在外面亂說，此事絕對不是事實！」

李政照他的意思翻譯了，王小克又急又氣，道：「這明明是——」話說到一半，忽然停止了，他看到拉素總統眉宇間似乎隱有重憂，登時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

原來班乃慫恿總統夫人弒夫一事，拉素總統早有所聞，想不到竟在一個外國少年口中得到證實，他老謀深算，生怕如果把事張揚開來，說不定會逼班乃早日動手，豈非是糟糕？

他轉念之間，決定殺人滅口，先將王小克殺了，再設法威逼李政嚴守秘密，然後設法對付班乃以及其手下。

王小克見拉素總統眼中殺機頓現，知道他動了殺人之心，暗自吃了一驚，怎料到他恩將仇報，非但不感激自己，還想殺自己滅口？

王小克雖然聰明伶俐，但怎及得上拉素這種政治家的陰鷙毒辣？

政治家——或者說野心家，他們行事全以本身利益為前題，休說王小克對拉素有通風報訊之功，便是曾經救過他的性命，在利害關係之下，也會毫不猶豫地驟下殺手。

王小克既然看穿了拉素不懷好意，立即道：「我有許多位朋友都知道這次陰謀，他們派我來向你報告而已。我們都是擁護愛戴你的一羣！」

李政將王小克的話翻譯了出來，拉素總統心下一懍，他一直不信王小克小小年紀，竟有胆色偷潛上遊艇來向自己揭發這個大陰謀，心想如果此時殺了他，他的同黨一怒之下，說不定反而投向班乃那邊，班乃手握三軍大權，匆促之間，大家若是翻了臉，倒是不易對付。

拉素總統心念電轉，王小克在那短短幾秒鐘之間，不知「死」了多少次。

他見拉素神色迭變，又道：「現在班乃就在外面，總統大人是否想立即把他處置了？」

李政翻譯過後，拉素急忙搖頭道：「不，我看這只是誤會而已，小兄弟，你回去通知你的朋友，說絕無此事，班乃是我好部屬，怎有害我之心？」

連李政也看得出拉素只不過是在做戲，王小克怎會看不出來？只得點了點頭。

最後，拉素總統道：「小兄弟，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只是希望你切莫將這些事在外面亂說，你可以答應我嗎？」

王小克點點頭。李政一邊翻譯一邊暗自惴惴不安，自己得悉了這個陰謀不知是福是禍。

「李先生，請你替我打個長途電話到H埠，我想請人來接我。」

「這個——」

「李先生，我知道你這遊艇上有無綫電話，可以和電報局聯絡，」王小克手中仍然握着那把利劍，道：「這是最後一個請求。」

「好吧。」

李政拿起床頭櫃上的內綫電話，吩咐電訊室的職員駁綫。數分鐘後，電話已經駁通，可是接聽的卻是陳警官，他道：「小鬼子，周探長上個星期就已飛到P國去見你了，他打個電話來說見不到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不欲多言，問道：「那你現在可以和他取得聯絡嗎？」

「可以，」陳警官問：「你在那裏？」

王小克向李政問：「這是什麼碼頭呢？」

「首都碼頭。」李政答。

「我在首都碼頭，叫周探長立即來接我。」王小克道。

「好極了，周探長現在大概和國際刑警的陸隊長在一起，我看他們會一併來接你的。」

王小克聞言大喜，有H埠的警方探長和國際刑警分隊長在場，休說一國元首的拉素不敢貿然動手，便是班乃部長，也不敢亂來了。

「李先生，把遊艇駛向碼頭吧，我的朋友要來接我了。」王小克說着掛斷了電話。

李政只得吩咐艇長開船，一面語重心長地道：「小兄弟，英國首相邱吉爾說過，政治像女人的私處一樣骯髒，你年紀還小，不懂這許多，只希望你離去後，對此事絕口不提。」

王小克點了點頭，道：「一定！」

李政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向拉素總統嘰嘰咕咕地說了一番話，拉素總統臉色稍緩。

不一會，王小克向艙窗外望去，只見遊艇逐漸靠近碼頭，隱約看到周探長站在碼頭，正極目眺望。王小克鬆了一口氣，總於平安無事了，然而，婆婆卻在這次的政治陰謀中慘死，想到這點，不禁又有一點黯然……。

× × ×

王小克當日和周探長飛回H市；三個月後，P國政壇發生了一次大地震，煊赫一時的國防部長班乃被褫解軍權職位，終說跟着被棄有「死亡島」之稱的「尼薩拉島」去。

同時，拉素夫人的活動也少了起來，外人臆測紛紜，卻沒有人像王小克知道得這麼的清楚……。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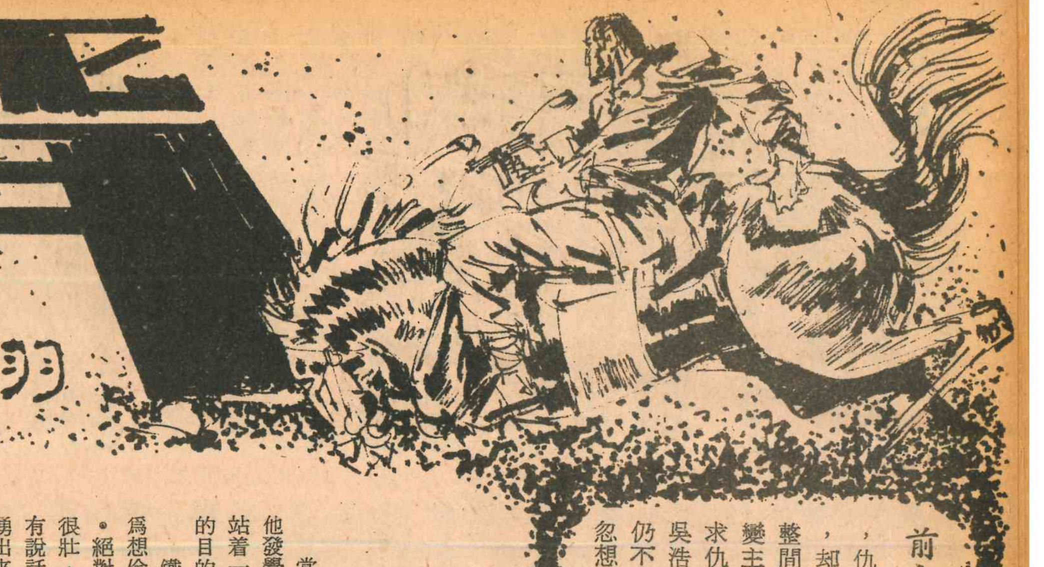
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死亡俱樂部** 上官廉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民初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用鐵耙把屠一堃四徒擊斃，仇子玉大怒，用大鐵鎚向吳浩進攻，却被吳浩閃過，鐵鎚擊在柱上，把整間鐵鋪砸塌，仇子玉這時却突然改變主意，着吳浩迅速離去，吳浩反要求仇子玉結爲朋友，仇子玉首肯後，吳浩才滿意離去。鐵鋪雖塌，仇子玉仍不忘爲小薔修理馬車，完工後，他忽想到待會找吳浩喝上兩杯——

星火蔓延至　血腥隱約聞

當鐵匠伸直了腰，長長吁口氣的時候，他發覺他所有的計劃恐怕都要受阻。因爲車邊站着一個人，他似乎已經站了很久，站在這裏的目的自然是爲了等待鐵匠的工作完畢。

鐵匠當然明白，這個人站在這裏絕不是因爲想偷手藝，更不是爲了問路，而是爲了等他。絕對是！他打量這個人：個頭兒很高，身型很壯，年齡約莫五十靠邊。儘管他沒有動，沒有說話，却有一股震懾人的氣勢從他的目光中湧出來。

鐵匠已猜到這個人是誰，只有一個人，倒使他感到意外。他沉靜地問：「是屠館主？」

「屠一堃。」他很愼重地報名，還禮貌地抱拳一拱。

「想必來了很久了。」

「已來多時，不敢打擾。」

鐵匠有些納悶，憑他屠一堃在華北武術界的地位，何必對我如此客氣？

「關於下午我四個弟子遇害的事，我淸楚得很。」屠一堃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不像是一個武人。「這筆血債，絕不會記在仇兄的頭上。」

「那麼，屠館主知道誰是兇手了？」

「吳浩。」

「難道我一點也沒有責任？」

「沒有。」

「我很安心。」鐵匠很禮貌地問：「屠館主還有別的事嗎？」

「專程拜訪，怎會無事？」

「哦？」

「我只想跟仇兄密談。」

「這裏四下無人。」

「我不放心。如果仇兄有誠意，那就隨屠某人走一趟。耽擱不會太久，連來去的時間算上，最多也不過一個鐘頭。」

鐵匠知道推托不過，於是點頭答應：「好！我們乘這輛大車去，我正好要試試車。」

× × ×

這輛華麗的馬車趕到客棧門口時，引起了不少人的圍觀。這輛車固然引人注意，趕車的鐵匠更引人注意，他服飾鮮明，頭光面光，一年多來，鎭上的人還不曾見他如此體面過。

客棧的老店家就向他打趣：「鐵匠師傅，莫非剛剛去吃過相親茶麼？怎地這般光鮮？」

鐵匠微笑不語。每一個人都發覺他突然變了，不像以前那樣拘謹，不像以前那樣冷漠，不像……大家的感覺是——他似乎已經脫胎換骨。

「這是小薔姑娘的車，麻煩你趕到後院車棚去。」鐵匠向老店家吩咐之後，大步跨進了店堂。

小二也楞住了，他揉揉眼，的確沒看錯，鐵匠在一副寬敞的座頭上坐了下來，正沖着他笑瞇瞇地勾着手指頭。

「哦！」小二連忙奔過去，結結巴巴地問道：「你……你要……要點甚麼？」

「先來一個拼盤，一小罎竹葉靑，稍等一會兒，再來一大盤炒麵。」

鐵匠上館子，鐵匠喝酒，在小鎭上眞是驚天動地的新鮮事兒。街上有人搖頭探腦地瞅看，店內有人在指指點點，議論紛紜。

鐵匠的確是變了，他變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擻，好像遇上了甚麼開心事兒。果眞如此，那一定是由於屠一堃和他的密談所引起。他們談了些甚麼？爲甚麼能夠改變鐵匠的情緒和態度？到目前爲止，那還是一個謎。



酒菜送上，鐵匠還來不及進口，突見小薔從外面匆匆地進來。她面色凝重，眉心暗結，一眼瞥及鐵匠，就向他走了過來，而且毫不忸怩地在他對面落了座。

「姑娘！我給妳送車來的……」

小薔根本沒有去聽他的話，招呼小二加了一副杯筷，自己將酒杯倒滿，一口喝乾，吁吐了一口長氣之後，壓低了聲音說：「你得給我辦一件事。」

「甚麼事？」鐵匠的態度非常溫和，與以前迥然不同。

「去一趟四喜棧。」

「幹嗎？」

「向掌櫃的要號簿，把所有旅客的名姓給我抄一張單子。」

「人家願意嗎？」

「不願意就砸它一個稀爛。」



他們二人的神態完全不同，小薔是怒氣沖沖，惡言惡語，鐵匠則是滿面含笑，語氣溫和。他仍是笑嘻嘻地問：「妳爲甚麼不去？」

「我？」小薔手指自己鼻尖，冷冷地說：「我去砸那家小客棧，豈不是有失身份？」

「如果我去砸那家小客棧，也同樣有失身份。」

「哦？」

「仇子玉怎麼可以隨便出手砸一家小客棧呢？」

「仇子玉！」小薔笑了，雖然笑得很狡黠，總比寒着臉好看得多。「你終於承認你的原名原姓了。」

「我發覺：埋名隱姓是最愚蠢的事。」

「你變了。」

「不過變回原來的我罷了。」鐵匠神色突

然一變，很認眞地問：「四喜棧那邊出了甚麼事？」

「小唐不見了。」

「這與四喜棧又有甚麼關係？」

「有人看他進去，却沒有出來。」

「抄單子未免小題大作了，我可以替妳去問問……」

「那麼，現在就去。」

「當然現在就去。」鐵匠邊說邊站了起來。「好像聽人說過，替小薔辦事，要就不答應。如果答應，就得立刻去辦。」

小薔笑了，笑得很媚，很得意。

鐵匠剛穿過一條小巷，就有人攔住了他的去路，那人是蕭子敬。

蕭子敬冷冷地一哂，說道：「你不必跑寃枉路了。」

「哦？」

「去告訴小薔，就說小唐沉屍十里墳，教她派人去收屍。」

「蕭老！神鞭小唐是怎麼死的？」

「你爲甚麼要問？」蕭子敬的神色和語氣都非常冷峻。

「因爲小薔會問。」

「子玉！你的態度好像突然變了。」

「嗯！如果你現在要求我替莫俊風打刀，我可能會答應。」

「可惜你的鐵匠舖已經毀了。」

「所以你覺得我變了。」

「子玉！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蕭老！我不再是一個安份的鐵匠。」

蕭子敬感喟地說：「要一個有野心的人勉强去安份，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一點也不覺得驚奇，更不會怪你。只不過，我要要求你一件事。」

「請吩咐。」

「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要提起我。」

「樂於從命。」鐵匠畢恭畢敬地說。

「好！你去吧！」

鐵匠又回到了客棧，一落座，小薔就迫不及待地問：「這麼快？」

「快不一定是好消息。」

「我要的是消息，好壞並無分別。」

「小唐死了。」

「哦？」小薔雖然表現得很鎭靜，在語氣間仍難免流露出驚詫：「怎麼死的？」

「不知道。」

「屍首在甚麼地方？」

「十里墳。」

「帶我去。」小薔霍地站了起來。

「不能効勞。」鐵匠搖頭拒絕。「因爲我最討厭看死人。」

「你以爲我喜歡看死人？」小薔完全不管店堂裏有多少人在注意她，大聲地吼了起來：「我只不過想看看他是怎麼死的。我的車伕被人殺了，我不能不管。」

「他是被他自己的皮鞭勒死的。」店堂門口突然有人說話。

二人循聲望去，是燕子飛。

小薔看着燕子飛那隻吊掛在胸前的斷手，心頭暗忖：是他勒死小唐的嗎？不可能吧？

燕子飛走了過來，他似乎沒有將小薔放在眼裏，大漠大樣地坐了下來，拿起小薔的酒杯，一口喝乾，吁了一口長氣，說道：「嗨——眞痛快！」

鐵匠又爲他斟上。

「眞痛快！眞痛快！」燕子飛旁若無人的樣子，不禁使鐵匠暗暗皺眉。「小唐也會死！而且死在自己的皮鞭之下，哈哈哈……」

「燕子飛！」小薔冷叱了一聲。「他死了你很高興，是不是？」

「當然。如果不是他的皮鞭纏住我，妳怎能砍下我的手？痛快！太痛快！」燕子飛好像一個狂人似的。「神鞭小唐死在自己的神鞭之下，妙啊！妙！妙！……」

小薔滿面怒容，雙目圓睜，咬牙切齒，憤怒之情似乎已經到達了極點。但是在一剎那之間神態突然爲之一變，怒容消失，笑容逐漸展佈，就好像烏雲密佈的天空突然出現了一輪紅日。

這不是好兆頭。鐵匠的心情，爲之一緊，而燕子飛也突然靜止，這證明他並沒有眞正瘋狂。

燕子飛很冷靜地問：「小薔！妳難道還要再砍我一刀？」

小薔笑得更媚，更甜。她雖無言，却已對燕子飛作了更明確的答覆。

燕子飛打了一個冷顫，聲音已經不够鎭定：「小薔！我想妳不會破壞自己的戒律，妳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下過第二次手，對我當然不會例外。」

現在，輪到小薔打冷顫了。一個冷顫之後，臉上的笑容也倏然消失。然而語氣却非常森冷：「算你運氣好，不過，我還是要對你畧加懲罰。」

「如果我有錯，我願意接受。」

「你當然有錯。」

「錯在何處？」

小薔冷聲道：「侮辱死者。在傳統上，大家對死者都非常敬重，你的言行，違反了傳統，就是錯。」

「妳打算如何懲罰我呢？」

「去替小唐收屍。」

「可以。不過我要向妳討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我的手。」燕子飛的語氣並不激動，却很肯定。

「要它何用？」

燕子飛道：「那原是屬於我的東西，應當歸我所有。」

「好！等你好把小唐的事辦妥之後，我就還你。」

「現在。」燕子飛說得更用力，更肯定，就好像擲出了兩把飛刀。

「燕子飛！」小薔又開始笑了。「你該知道我這種人是不接受威脅的。」

「也沒有人敢威脅妳。」

「那麼，你就乖乖地，去料理小唐的後事吧。」

「我一定會料理得讓妳滿意，我也一定要先得到我那隻斷手。」

鐵匠的心腸永遠是那樣仁慈，他發覺如果再讓他們兩人僵持下去，情況一定很糟，於是，連忙打圓場，說道：「小薔姑娘！妳就讓一步吧！一個殘廢的人，脾氣都是很倔强的，妳又何必……？」

「好！看你的面子。」小薔立刻離座而起，走出了店堂。

燕子飛似乎連多看鐵匠一眼的勇氣都沒有，只管低着頭喝酒。

過不多久，小薔去而復回，帶來了那隻盛放斷手的木盒。燕子飛如獲至寶地搶了過來，冲着鐵匠一點頭：「子玉！陪我走一趟，我在這兒人生地不熟的，而且我一隻手辦起事來也不方便，請你幫個忙。」

鐵匠不禁皺起了眉頭。

小薔敲上了邊鼓：「仇子玉！剛才我看你的面子，現在你也得看看我的面子，去一趟，幫幫燕子飛。」

「我不喜歡看死人……」

「沒關係，」燕子飛說，「你可以站得遠

遠的。」

出了客棧，鐵匠沒好聲地問：「燕子飛！你到這兒來究竟是爲了甚麼？」

「找你。」

「找我？」鐵匠一楞，脚下也停住了。

「你說你不恨我，可眞？」

「我眞的不恨你。」

「子玉！你可知道當我得到那把刀的時候心裏有多高興？有多激動？我想那樣一把刀已經想了多少年，那樣一把刀却突然握在我的手中。我忘形地揮刀刺出去，並不是想傷害你，我想你一定會躲，却料不到……」

「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鐵匠的聲音冷冰冰的，好像不是從一個活人口中說出來的。

「怎能不提呢？我用你替我打造的刀傷了你，我眞該死，可是你連謝罪的機會都沒有給我留下，掉頭就跑，從此無影無踪。子玉！小薔砍斷我的手，我不但不難過，反而心安了許多。」

鐵匠的嗓門不由自主地緩和起來：「子飛！別過份自責，我諒解你，絕不怪你……」

「我眞是太高興了。」燕子飛將手裏的木盒遞交過去：「呶！這個交給你。」

「給我幹甚麼？」

「只有你才能使我這隻手復原。」

「我不是神醫，即使是神醫也沒有用，這隻手早就『死』了。」

燕子飛詭譎地霎霎眼：「這隻手是沒有用了，但是你可以給我一隻更好的手。」

「哦！……」

「一隻鐵手。」

「你要我爲你打造一隻鐵手？」

「嗯！就用這隻斷手作模子。你可以設計出許多巧妙的機關，裏面還可以安裝自動彈射的暗器，一定比我原來那隻手還管用。」

鐵匠猛地打了一個冷噤，就好像發現自己的衣服裏面藏着一尾奇毒無比的竹葉青。所有的悔悟，痛責，涕淚，都是做作，其目的只是還要再利用自己一次。

「子玉！」燕子飛以虔誠無比的語氣說：「你一定要答應我，如果你不再給我一隻更好的手，我寧願死。」

鐵匠突然心平氣和起來，他含笑點頭：「子飛！你放心，我會再幫你一次忙。」

燕子飛高興地道：「眞的？我眞要跪下來給你磕三個響頭……」

「用不着。」鐵匠一把拉住他。「我不但設計得很精巧，而且很快就會完成，三天之後，你就會有一隻萬能的手。」

「我眞是太高興了……」

鐵匠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嗓門問道：「關於小唐的死，你知道多少？」

「知道一些。」

「少說話，少惹是非，不然那隻鐵手只能拿鋤頭。」

「子玉！放心，我半個字也不會亂說。」

「好吧！小唐那邊……？」

「我一個人去。不踢他兩脚，也要吐他兩口唾沫。」

從這幾句話就可以了解這個人的心地是多麼卑劣，然而鐵匠竟然答應爲他再造一隻萬能的手，這可眞有點怪，看來，他眞是變了。

燕子飛精神抖擻地向十里墳奔去，鐵匠木立於漆黑的夜色之中。

有人來到他的身邊，他都不曾發覺，那一定是因爲他在思索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人輕輕咳了一聲，又重重地咳了一聲，才引起了鐵匠的注意。

「是你！」

「嗯！」蕭子敬輕應着。「你眞的要替燕子飛打造一隻萬能的手？」

「是的。」

「你一定會後悔。」

「從現在起，我不會再作後悔的事。」

「子玉！」蕭子敬緩和了語氣：「你的資質很高，希望你不要再作糊塗事。」

「蕭老！」鐵匠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請你聽清楚：我爲過去許多愚昧的行爲後悔，但是今後我永遠不會再作後悔的事。」

「我懂，我明白！」蕭子敬情不自禁地撫摸着鐵匠頭上的亂髮。

× × ×

女侍們穿着一色的衣服，煞像四隻彩蝶。

她們手中高擧着托盤，在彭雙雙的指示下練習走路，獻茶，斟酒……等動作，每一個動作都有一定的尺寸，若有誰錯，彭雙雙立刻叱令糾正。

她們一共是六個人，彭雙雙發現蕭韻紅幾乎從不出錯，她不禁暗暗感嘆：一個多麼聰明的女孩子！可惜她是個對頭……。

「彭姑娘，」廳中傳來一聲叫喚，毛開源隨聲出現。

彭雙雙迎過去，很不帶勁地問：「有甚麼事？」

「豪客明晚到，一切行動我都開在單子上。」毛開源隨手遞給彭雙雙一張大紅紙。「行動時間一概以大廳中的德國自鳴鐘爲準。」

六個女侍無不垂手而立，而毛開源瞧都沒有瞧她們一眼，就走了。

彭雙雙向蕭韻紅點了一下頭：「妳！過來，看看單子上寫些甚麼，唸給我聽。」

蕭韻紅接過那張大紅紙，展開，一本正經地朗朗誦出：「六時正，貴客進門，坐大廳，奉茶，獻菓。六時半，客移花廳，開席。須留四人席邊侍酒，另二人負責上菜，嚴格控制時間，在八時前用席完畢。八時十分前客移旁廳，再奉茶，獻菓。八時半入密室，開局，留靈巧女侍一人隨侍，餘不准入。……」

「唸完了麼？」彭雙雙平靜地問。

「完了。」

「妳們都聽清楚了嗎？」

大家齊聲回答：「聽清楚了。」

「妳！」彭雙雙向蕭韻紅一指：「留在你賭局旁邊侍候。」

「是！」蕭韻紅畢恭畢敬地回答。

「好！休息去吧！」彭雙雙揮手將她們遣散。

她抬手理理鬢邊的散髮，走出了這間屋子，再走過靜寂的長廊，來到了書齋的門口。

她彈指敲門，房內響起毛開源的喝問：「誰？」

「雙雙！」

門打開，毛開源笑臉相迎，輕道一聲：「辛苦！」

彭雙雙大模大樣地落了座，冷冷地說：「賭王！這跟我們早先約定的不合。」

「又有甚麼不對勁啦？」

「我們說好了的，一入局，我就走人。」

「沒錯。」

「可是，你還要留下一個女侍……」

「雙雙！」毛開源笑了，很豪爽的笑。「論我們的交情，一個女侍就算送給我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呀！」

彭雙雙道：「人家也是人，可不能隨便送來送去的。」

「借用行不行？」

「我要顧及她的安全。」

「只怕那位豪客吃了她？」

「賭王！你也知道賭局進行的時候可能發

生甚麼事，我不希望一個小女孩受驚。」

「雙雙！妳手底下的小女孩，可不是普通小女孩，想必不至於大驚小怪吧？」

其實，彭雙雙使用的是以退爲進的戰畧，得鬆口時她也就鬆了口：「好吧！人借用，行，但不能白借。」

「難道又是錢？」

「我不想作錢鬼。」

「那麼，要甚麼？」

「事成之後，別忘了我也曾助你一臂。」

「哈哈哈……」毛開源以一陣豪笑掩飾過去。

他明白彭雙雙所說的「事成」二字是指甚麼，他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就在他狂放的笑聲中，彭雙雙已經出了書齋去。

彭雙雙很快就找到了蕭韻紅，將她帶到花園裏，輕聲細語地說道：「第一步，總算穩了，我已經將妳作了最好的安排，只是，我很担心。」

「不必担心。」蕭韻紅倒是非常鎭定。

「姑娘！妳只有一個人，那五個人，任何一個都比魔王還厲害，也許妳老子到時可以接應，只怕鞭長莫及，遠水救不了近火，那就糟了。」

「那沒有妳的事，妳的責任已盡到了。」

「姑娘！我實在服了妳，可是，妳知道妳的對手都是些甚麼人麼？」

「管他甚麼人，反正邪不勝正。」

「邪不勝正，是有這句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妳聽說過嗎？」

「彭姑娘！」蕭韻紅很緩慢地說：「我父親對付過很多很多的壞人，從來沒有那個能够贏過他，所以我一點都不怕。」

彭雙雙實在沒有甚麼話好說了，她只有笑笑了。

「這座花園眞大，」蕭韻紅一派天眞無邪的樣子。「我能在這裏隨便走走麼？」

「可以的。但妳要早點睡覺，明天有得忙的。」

「我溜一圈就回去睡了。」

蕭韻紅當然不是眞的欣賞這座花園，她只不過在暗暗偵查環境罷了。她循着花園走去，月光如銀，夜涼如水，若是心中無事，倒不失爲人生一大享受。

突然，一個人影從紫竹林中穿了出來。

蕭韻紅嚇了一大跳，但，她表面上仍很鎭靜。

這個人是雲翔，他怔怔地站在花徑中，像是鼓了半天氣，才終於開了口：「妳是彭雙雙帶來的人麼？」

「是……是的。」

「妳叫甚麼名字？」

「我叫小紅。」

「小紅？這個名字蠻好聽。」

蕭韻紅發現這個人挺和氣，胆子壯了，竟也提出反問：「你管這座花園麼？」

「嗯！」雲翔也在含糊地答應。「我管很多事。」

「那你一定很了不起！」

「妳在散步是不是？我陪妳好不好？」雲翔走到她身邊，又接着說下去：「我從來不喜歡任何女孩子，發現妳倒是蠻逗人喜歡的。」

「你從來不喜歡女孩子，爲甚麼？」

「我也不知道，也許……也許……」

「也許你從來沒有和女孩子接觸過。」

「是吧！」雲翔自己也沒有肯定的答案。

「我能不能問你貴姓？」蕭韻紅雖然年紀輕，在這一方面却很老練。她很想藉機會抓住這個年輕人，她早晚都可能落水，而這個年輕人正好是一塊浮木。

「我姓雲。」他望着晴朗的夜空。

「雲？……」

雲翔道：「就是浮雲掩月的雲，我是一朵流浪的雲。」

「這兒不是你的家？」

「當然不是。」雲翔聳聳肩，比月亮還要明亮的目光突然從她的身上掠過。

「有一天我可能會有這樣一個家，不過，那一天還很遙遠，我要不停地賺錢，直到……唉！我說這些幹甚麼，也許不等我賺到足够的錢，我就已經死了。」

「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她伸出手去封住他的咀。

雲翔捉住她的手，却又很快地放掉，眼睛裏射出敬畏的目光，似乎接觸她的手簡直就是褻瀆。

蕭韻紅是有目的，有用心的，在這一瞬間却也難免羞澀地低下了頭。

「小紅！妳是不是生氣了？」他輕輕地問。這個剽悍的少年，在蕭韻紅的面前竟然變成了一頭馴服的綿羊。

「沒有。」

「我總以爲彭雙雙手底下的女孩子都是壞人，却想不到妳是純潔無邪的……」

「你爲甚麼有那種想法呢？」

「因爲彭雙雙不是好女人。」

「誰說的？」

「好多，好多人都這麼說。」

「別人說她壞，你也跟着說她壞，這是不公平的，你必須自己去看。」

「那麼，妳認爲她是好人了？」

蕭韻紅道：「我並不敢說她是天下最好的人，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各人有各人的理想抱負……」

「好啦！我們別老是談她。」雲翔有些不耐煩地打斷她的話。「談談妳吧！」

「我？……」

「嗯！妳是那裏人？」

「保定。」

「怎麼認識彭雙雙的呢？」

「我是從小被她養大的。」蕭韻紅不得不撒謊。

「妳沒有妳自己的家？」

「嗯！」

「原來妳也是一朵流浪的雲。」

「不！我沒有雲彩那樣絢爛，飄逸。」

「那麼，妳是一朵流浪的小紅花。」

兩人相對而笑，儘管蕭韻紅笑得有幾分假，却和雲翔笑得非常融洽。

她突然問：「你靠甚麼討生活呢？」

雲翔最少有一萬種回答可以運用，然而面對這個在他心目中覺得純潔無邪的女孩子，他第一次感到說謊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他躊躇再三，始終沒有開口。

「你可以不說。」蕭韻紅故意以退爲進，她已經意識到這個年輕的小男孩頗不簡單。

「我說出來會嚇倒妳。」

「不會。」蕭韻紅突然抓住了他的手。「我胆子很大，你看，我敢抓你的手。」

雲翔突然感到無比的悸動，白天，他曾經看到了彭雙雙光裸的胴體，都不曾如此悸動過，這隻小小的手上似乎蘊藏着無比的魅力，足以改變他的一切。

他讓自己的手停留在蕭韻紅溫暖的手掌裏，以極爲平靜的聲音說：「我是一個殺手。」

「殺手？」她心頭暗暗一驚，表面上却裝出迷惑的樣子：「殺手是幹甚麼的？」

「專門爲別人殺人的。」

「哦！」她轉過身來，拉起他的另一隻手

，凝注着他，好久之後，才說道：「你一定很勇敢，也一定很有本事，眞想不到，你這樣年輕……」

「小紅！妳不怕我？」

「爲甚要怕你？」

「因爲我是一個壞人。」

「不！」蕭韻紅堅定地搖頭。

「我方才就說過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我不認爲你是一個壞人。」

「唉！妳眞是一個傻丫頭。」

「嘜！」她噘起了咀，同時將他的手摔開。「我要生氣了。」

「爲甚麼？」

「我最討厭人家叫我傻丫頭。」

「好！對不起，我錯。」

蕭韻紅又笑了。她在得意之餘也有幾分歉疚，這個年輕人幹的是最兇殘的行當，然而感情方面却是純正的，她却在欺騙，玩弄這份純眞的感情。

「妳們甚麼時候離開『獅子山』？」

「你呢？」

「小紅，妳知不知道明晚這裏將有一場豪賭？」

「當然知道。」

「當賭客一入局，我就要走了。」

「她們也是……」

「妳難道不跟她們一起走？」

「不！我留下來在賭局中侍候客人。」

「小紅！妳聽我說。」雲翔的語氣很急迫。「去找彭雙雙，要她換別人去侍候。」

「爲甚麼？」

「那是幾個惡客，妳侍候不了。」

「我侍候不了，換別人更不行。而且，彭大姊一經決定的事，別人是無法更改的。」

「我去找她……」

「我不喜歡這樣，」蕭韻紅很嚴厲地說：「她已經够累了，別再去嚕囌她。」

「唉！」雲翔又嘆氣，又跺脚。「妳眞是個乖女孩，甚麼都不懂，如果妳不在賭局開始之前離開這裏，妳可能就永遠離不開了。」

「哦？」蕭韻紅不得不故作驚色。

「說得更嚴重一點，妳可能會死。」

「眞的？」她大驚。

「我絕不騙妳。」

「彭大姊對我太好，衆姊妹對我也好，就讓我去死吧，算我報答了她們。」蕭韻紅說來非常平靜。

「可是我不要妳死。」

「你？……」

「眞的。」雲翔顯得非常激動。「爲了我，妳絕對不能死。」

「那我就活着。」

「妳絕對活不了。」

「那……那可教我爲難了。」

「只有一個辦法，」雲翔似是突然下定了決心。「讓我留下來在暗中保護妳。」

「謝謝。」她輕盈而又滿足地笑了。

× × ×

他剛服過藥，大夫說，這是最後一帖，很苦，也很濃，在感覺中這一罐藥汁好像也特別多，但是他還是將藥汁喝得點滴不剩。有病的人要想康復，服藥是唯一有效的途徑。

喝過藥汁之後，他很愉快。他找出一把剪刀，修剪他的手指甲，他那雙手修長而秀氣，也很細嫩，絕不像他那張皺紋密佈的面孔，多少年來，他總是很細心地保護他這雙手。

因爲這是一雙有名的妙手。

指甲剛修好，他還在檢視，却發覺有人敲門。

他的神色微微一變，連忙將剪刀放在枕下，人也躺下，雖然天氣很熱，他還是蓋上了棉被，裝出一副病情沉重的樣子，然後以軟弱的語氣說：「誰呀？門沒閂啊！」

進來的是彭雙雙，她謹愼地關上房門，含笑走向床前。

崔妙手的眼睛睜得好大，而他却沒有動。只是以驚疑的語氣說：「姑娘！妳走錯房間啦！」

彭雙雙在床沿坐了下來，用手摸摸老人的額頭，笑着說：「嗯！還在發燒，病眞沉重，難怪連我都不認識了。」

「妳是……？」崔妙手還在裝。

「我是彭雙雙。」

「彭雙雙？」他翻眼向上似是竭力在想。

「唉！你的病眞够沉重。如果我告訴你一件事，你的病會更重。」

「哦？」老人頭上在冒汗了。

彭雙雙捉狹似地霎霎眼，用極輕微的聲音說：「莫俊風也住在這家客棧裏。」

「莫俊風？」老人已經在發抖了。

「不過，」彭雙雙仍在笑，從進來到現在，她臉上的笑容不曾消失過。

「當我告訴你另外一個消息的時候你的病就會完全好了。」

「雙雙！」老人坐了起來，那床厚棉被實在蓋不住了。「妳還是那樣佻皮，說話怎麼老是反反覆覆的。」

「崔老！你的運氣眞好，莫俊風並不知道你偷了他的刀。」

崔妙手突然從床上跳了下來，好像發現被窩裏有一尾毒蠍。

彭雙雙拍手笑道：「怎麼樣？你的病好了吧！」

「雙雙！」崔妙手面色鐵靑，一個字一個字如敲金擊玉般說：「我和妳老子是朋友，妳得喊我一聲好聽的，別的話可以打趣，這可開不得玩笑啊！」

「我沒有開玩笑。」

「妳還說……」

「崔老！你是世伯，就因爲這層緣故，我才來看你，你呀，是自己在跟自己開玩笑。」

「妳盡說些甚麼瘋話？」

「崔老，我親眼看見的。」

「看見甚麼？」

「看見你偷了莫俊風的刀呀！」

「胡說。」

「崔老！你別賴，在戲園子裏，對不對？那時候正散場，人擠人，你在莫俊風身邊一碰，崔老！不是我恭維你，眞不愧爲人間無雙的空空妙手。」

崔妙手傻了眼，只顧伸出舌頭濕潤乾焦的咀唇，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崔老！」彭雙雙微蹙娥眉，語氣中有輕微的埋怨：「我眞不明白，那撈什子東西又不能賣錢，你偷它幹甚麼呀？」

崔妙手不再神氣了，懊惱地說：「雙雙！妳又不是不了解我，好勝，好强，另外就沒有別的原因了。」

「你就這樣逃也不是辦法呀？」

「我明白，可是……」

「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刀囊還給莫俊風。」

「不行。」

「爲甚麼？」

崔妙手道：「他本來不知道是我偷的，這一還給他……」

「我替你去還。」

「妳？」崔妙手詫異地說：「妳爲甚麼要找這個麻煩？」

「因爲你是我的世伯。」

「難爲妳有這片好心，萬一莫俊風追究起

來……」

「干係由我担。」

崔妙手那雙深具世故的老眼，盯住彭雙雙看了許久，突然笑了起來。

「嘿嘿，小丫頭片子，別跟我耍咀皮子，盡說好聽的，妳幫了我這樁事，絕不是平白無故的，說吧！妳要敲詐我甚麼？」

「崔老！」彭雙雙嬌笑連連地說：「別說得那樣難聽好不好？我只是……只是要你再施展一次空空妙手。」

「哦！」崔妙手忽然精神抖擻起來：「妳要我去偷甚麼？」

「去偷一樣很值錢，很值錢的東西。」

「快說，」崔妙手的咀唇愈來愈乾燥了。

「甚麼值錢的東西？」

「不行。現在不能說。」彭雙雙面上浮現着詭譎的笑意。「你得先把莫俊風的刀囊拿出來。」

崔妙手一時沒有作聲，他低着頭，似在深思熟慮，過了許久，他才抬起頭來說：「雙雙！有句話我們先要說好，刀一交到妳的手上，它就和我沒有任何關係了。」

「崔老！這個你儘管放心，絕不會牽扯到你。」

崔妙手從床底下拿出來一個精巧的皮箱，打開，將箱內的東西全部取出，啓開了箱底的夾層，拿出了那隻精巧名貴的刀囊。

七把雪亮小巧的飛刀一併排插在刀囊裏，彭雙雙轉過身去，掀起上衣，解開褲帶，將刀囊拴在腰間。

崔妙手如釋重負地吁了一口氣：「嗨！從今天起我可以鬆一口氣了。」

彭雙雙冷冷地說：「此時鬆氣，未免太早了。」

「爲甚麼？」崔妙手的神情卽時又開始緊張起來。

「因爲你要開始計劃去偷另一件東西。」

「對了！現在妳應該說得更明白點了。」

「首先，你應該明白你要到甚麼地方去作案。」

「雙雙！這妳嚇不倒我，想當年，我在禁宮上苑都作過案。」

「獅子山。」彭雙雙用力地說。

「哦？去偷毛開源？」

「不錯。這比你去偷莫俊風的刀囊值錢，只要成功，你可以舒舒服服過下半輩子。」

「雙雙！說句實在話，我根本就不必靠偷竊來混生活，我純粹是爲了過癮。」

「那麼，你這回就可以大大地過一次癮。地點是門禁森嚴的獅子山，對象是精明透頂的毛開源，東西是價值連城的飛龍璧。」

「飛龍璧？」崔妙手大吃一驚。

「不錯。」

「恐怕是錯了，據我所知，這塊飛龍璧並不在毛開源的手裏。」

「明天晚上，這塊璧玉自然會落入他的手中。」

崔妙手喜孜孜地說：「雙雙！這樁買賣的確很過癮，妳瞧着，明天晚上這塊璧玉必然會落入咱們手中。」

「我相信，不過……」彭雙雙霎霎眼，打量站在她面前的神偷，並沒有繼續說下去。

「不過甚麼？」

「從進入獅子山開始，到離開那裏爲止，你所有的行動都要聽我指揮。」

「雙雙！從來沒有人指揮過我……」

「這回不同。」

「有甚麼不同？」

彭雙雙道：「一不小心，你就會偷走你自己的性命。」

「好！」崔妙手終於在性命交關的情況下低了頭。「我甚麼都聽你的。」

彭雙雙笑了，笑得很開心。

「只要你肯聽我的話，就一定會成功。現在我們該談談那塊飛龍璧到手之後的事……」

「聽說那塊飛龍璧是不能分割的。」

「嗯！」彭雙雙很深沉，不作任何表示。

「既不能分割，那麼，就歸妳所有。」

彭雙雙瞪大了眼睛，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愼重地再問一次：「崔老！你說飛龍璧歸我所有？」

「不錯。歸妳所有。」

「那麼你……？」

「我還要偷最後一次，妳要無條件的支持我。」

「好！沒答應，你打算要去偷甚麼？」

崔妙手極爲緩慢有力地說：「我要偷小薔臉上的笑。」

× × ×

夜，深沉的夜。

毛開源還在書齋裏把玩着那個裝有機關的小盒子，他一方面是在欣賞自己的傑作，另一方面也是在反覆試驗盒子裏面的機關。

有人敲門，很輕，是一種試探性的輕敲。

毛開源立刻揚聲喝問：「是阿祿？」

「是。」門外傳來小童的聲音。

「怎麼還沒睡？」

「回稟老爺，有客。」

「誰？」

「關外刀客莫俊風。」

意外，非常大的意外，毛開源的臉形都在這一瞬間走了樣。不過，很快地他又恢復了原狀。緩慢而鎭定地說：「阿祿！將客人請到書齋裏來。」

「是。」

毛開源的動作很快，他收起了那個寶盒子，拿出一個沉甸甸的錢袋，推開通往內間的那扇小門。

雲翔已睡，睡得很熟。

「雲翔！醒醒……」

雲翔立刻翻身坐起，從他那兩道精光畢露的眼神看來，他根本就沒有睡。

「這裏是一千塊現大洋。」毛開源將沉甸甸的錢袋扔在床上。

雲翔向錢袋瞥了一眼，又望着毛開源，一句話也沒有說。

毛開源沒有太多的時間，是以說起話來非常急迫：「一個完全沒有抵抗能力的人，這一千塊錢賺來非常輕鬆！……」

「甚麼時候？」雲翔終於開口了。

「片刻之後……」外面傳來敲門聲，毛開源立刻作最後的交代：「也許用不到，不管如何，那一千塊大洋，都是你的，聽我的號令行事……」

他急急地出去，雖然匆忙，卻很小心，小門關好，還看了又看，才去開書齋的門。

毛開源從來沒有見過莫俊風，卻無數次聽過此人的大名。他首先接觸到的就是莫俊風那兩道鋒利如刀的目光，不過他心裏卻在暗笑：目光雖然利如刀，卻不能代替刀來殺人。

「刀客莫俊風？」毛開源非常客氣，開過賭場的人自然在待客方面有獨到之處。

「深夜打擾，鹵莽！鹵莽！」莫俊風回覆也很客氣。

「阿祿！獻茶……」

「免！」莫俊風直截了當地說：「如今這偏僻小鎭已成臥虎藏龍之地，不便久留，說幾句話就走。」

「請！」毛開源擺手肅客，待客人進了門，他很謹愼地落鎖下鍵，心頭再次冷笑。

莫俊風一落座，就提出了正題：「聽說明晚府上有貴客？」

「消息傳得眞快！」毛開源作了側面的答覆。

「閣下靜息多年不動，一動就是一筆大買賣，眞是可喜可賀。」

「大買賣？哈哈！」毛開源乾笑了一聲。「這可比不得當年開賭場抽頭啦！幾個老朋友，隨意玩玩，我還要貼酒菜錢哩！」

莫俊風卻懶得跟他打哈哈，冷冷地說：「用幾塊大洋的酒菜，換一塊價值連城的飛龍璧，這不算是大買賣算甚麼？」

毛開源的臉色變了，他站了起來，氣喘喘地問：「你是甚麼意思？」

莫俊風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我從關外跑到這裏，也是爲了那塊飛龍璧，你不能一個人獨吞。」

「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獅子山。」

「你知道我是誰？」

「金毛獅子毛開源。」

毛開源冷笑了一聲：「哼！原來你的神智還很清楚，如果你打算收回你方才說的話，現在還來得及。」

莫俊風以同樣的口吻說：「如果你肯屈服跟我打打商量，現在也來得及。」

「獅子山是一塊乾凈的地方，我不希望沾上一滴邪惡的血……」

莫俊風冷冷道：「你說這句話的時候，應該冷靜地想想。」

「我想過了，你是刀客莫俊風，憑『刀客』兩個字，想唬住金毛獅子，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我知道你爲甚麼敢說這種狠話。」

「你知道？」

「當然，不外乎兩個原因。」

「哦！」

「一，外界傳聞我已失刀，無刀的刀客就像一隻待宰的鷄，如果你相信，我並不覺得你愚蠢，因爲你是賭王，賭，本來就是碰運氣的玩藝兒。」

「二呢？」

「因爲你手下也有一位刀客。」

「你的耳朶眞尖。」

「我的眼睛也很尖，我已見過那個孩子，不錯，是塊好材料，將來大有前途。如果你眞愛惜他，就不該讓他平白犧牲。」

毛開源氣餒了，他自以爲非常秘密的佈置，別人卻瞭如指掌，怎不氣餒。

莫俊風善於察言觀色，立卽把握機會說：「賭王！擺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條路——趕快跟我打商量。」

「如果眞想達到目的，也只有一個辦法——讓我看看你的刀。」

「對不住，我沒有讓人看刀的習慣。」

「對不住！我也沒跟人打商量的習慣。」

小薔說得不錯，毛開源眞有孤注一擲的特性。

「如果你不肯改改你的習慣，明天晚上的局面一定很糟。」

「這就是你深夜來訪最主要的一句話？」

「我原本有許多令人聽來愉快的話，可惜你不讓說，我只有說這句最難聽的話。」

「那麼……」接着，似乎是「我也要做一件令你最難過的事」，但是，毛開源卻突然停口，沒有將這句話說出來。

毛開源盯着莫俊風，看他的目光，看他的臉色，看他隱約在咀角流露出來的笑意，許久，許久……心裏頭突然打了一個冷顫。最後輕緩地說了一句：「夜太深了。」

「我也該走了，」莫俊風站起來，表露辭別之意，並說出刻薄的祝福：「希望你明晚順利。」

毛開源咬着牙，拳頭揑得很緊，莫俊風等待着他的怒火發作，卻料不到毛開源卻開顏笑了。

莫俊風走了，走得很輕鬆，也很懊惱。

當書齋的門關上後，那扇小門打開，雲翔靠在門框上，懶散地問：「爲甚麼讓我白賺一千塊大洋？」

「我救了你一條命。」

「哦？」

「我看出來了，他深夜來訪的目的不是找我，而是找你。」

「一個完全沒有抵抗的人，又能把我怎麼樣？」

「我突然發覺我的估計錯誤。」

「哦？」

「原來莫俊風並沒有失刀。」

× ×

莫俊風孤獨地在冷寂的長街上走着，突然，人影變成了兩個，他身傍又多了一個人。

「怎麼樣？」

「毛開源非常冷靜，我用盡了方法，都撩不起他的怒火。」

「他沒有動用雲翔？」

「他很想動用，到最後卻忍住了。」

「爲甚麼呢？」

「他不是一個平凡的賭徒，所以不作碰運氣的事。」

「我們的計劃失敗了。」

「雙雙！別懊惱，毛開源！雲翔！哼！他們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雲翔未除，我心頭總是不安。」

「走！我陪妳回四喜棧……」

「不，俊風！」她偎倚到他懷裏，輕柔地說：「忍着點，你還是回到小薔身邊去。」

「妳對我眞好！」話是甜蜜的，不過他在黑暗中卻皺緊了眉頭。

「你知道就好，我對你，一直是死心塌地的。」

「我當然知道。」莫俊風摟緊了她。「明天我們還得碰碰頭。」

「一大早你就到四喜棧來。」

「好！我一大早就來。」

彭雙雙走了，步履很輕快。當一個女人，認爲已經得到了一顆男人的心時，總是很愉快的。

她們甚至不去理會那是不是一顆含有毒素的心。

漆黑的夜令人有深度的冷靜，使膚淺的人恐懼，然而，莫俊風一個人走在這漆黑的夜色中，卻是無比的興奮。那種興奮不僅僅是因爲刀囊重又回到他的腰際。而是他有了新的發現，征服別人不一定要用刀，甜言蜜語比刀管用得多，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征服了彭雙雙。

他幾乎想叫，想笑，可惜這是漆黑而又寂靜的夜。

然而，他可以跳，可以跑，不然興奮的情緒會使他的胸膛爆炸。

他突然停住，因爲街心站了一個筆直的人影。

實在太黑，莫俊風看不淸楚對方是誰，他只看到兩點寒星，好熟好熟的兩道目光，他突然想到了一個人——雲翔。

是雲翔，他先開口：「聽說你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刀客？」

「誰告訴你的？」

「毛開源。」

「我這個人，不喜歡故作謙虛，他沒有說

錯。」

「請教！怎樣才能成爲一個很有名氣的刀客？」

「那必須要殺很多，很多的人。」

「那很失望。」

「哦！」

「因爲你的看法不正確。」

「你說呢？」

雲翔很慢，很慢地說：「我認爲只要殺死一個人就能成名。」

「誰？」

「殺死一個很有名氣的刀客。」

莫俊風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因爲從來沒有人在他面前說這種話，他現在的情緒是五分憤怒，五分震驚，他竭力調勻了呼吸，輕緩地問：「這就是你在這兒等我的目的嗎？」

雲翔並未回答他，却又提出了新的問題：「你有幾把刀？」

「七把。」

「你知道我有幾把刀？」

「我不需要知道。」

「你已經在生氣了，這對一個刀客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莫俊風這時的確已經有了八分憤怒。

但，他還在竭力地忍着，他冷冷地說道：「如果你也是一個刀客，我們唯一該作的事，是……」

「刀對刀！」

「對！」莫俊風加重了語氣，說：「刀對刀，我給你一個先出手的機會，你畢竟是小老弟。」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嗯！現在我只是禮貌上的接觸，眞正刀對刀的時刻是明天晚上。」

「小老弟！你聽淸楚：我不會讓你選時間的。」

「我明白，」雲翔冷靜得出奇：「你剛才到獅子山去，就是想要殺死我。幸虧毛開源冷靜，照他的說法，是他救了我一命。」

「可惜你不珍惜這條命。」

「但是毛開源會珍惜我這條命。」雲翔在說這一句話的時候，目光向街簷下瞟了一下。

莫俊風第一個直覺感應是認爲暗中必有埋伏，於是他的目光也向街簷下一瞟。就在這一瞬間，雲翔突然擲出了他的刀。

雲翔手臂揮動的幅度很大，自然用的力量也很猛。莫俊風雖然一個錯覺而轉移了目光，但是這個動作却被他看到了，吃驚的程度簡直無法形容，然而莫俊風畢竟是經驗豐富的老將，他作了最明智的判斷，躲，是絕對躲不掉的，只有利用半側的姿勢，以手臂來作盾牌，左手挨了一刀，右手還可以出刀報復。

思念只不過一閃，動作也猶如一閃，莫俊風剛抬起手臂，護住心臟部位，那把刀，已經到了。而他的右手，也已從刀囊中抽出了第一把刀。

街簷下果然有埋伏，他們的動作也像飛刀，嗤嗤有聲地射了出來，毛開源一馬當先，後面跟着四個大漢，五個人一字排開，在莫俊風和雲翔的中間隔成了一道肉屛風。

這些人的出現並沒有使莫俊風感到驚奇，最令他感到驚奇的是那枝飛過來的刀挾帶着極大的力量在他手臂上碰撞一下之後，竟然落下了地。

毛開源彎腰檢起了那把刀。

捏着刀尖，用刀柄輕輕地敲打着手掌心，以調侃的語氣說：「莫先生！你的運氣很好，幸虧這是一把木刀。」

「木刀？」雲翔吼了起來：「是你作了手腳！」

毛開源轉過身去，面對雲翔，冷冷地說：「雲翔！你的運氣也很好，如果不是一把木刀，莫先生只不過是傷了手臂，而你却早就躺下了。」

雲翔沒有說甚麼，伸手將那把木刀搶過去，然後又氣憤地扔在地上，激動地說：「他那裏配作甚麼刀客！眞刀假刀都分不淸楚，得……得……」

「雲翔！」毛開源發出一聲嚴厲的叱喝，他的手却在那激動的小伙子肩頭上撫摸。「這是一個教訓，對你將來有好處，這把刀是我親手作的，尺寸，輕重，都絲毫不差，除了殺不死人之外，並沒有影響準頭……你先回去，好好睡覺，我希望你明天精神飽滿……」

雲翔沒有聽完他的話，就掉頭走了。

莫俊風始終沒有說話，他的態度出奇的冷靜，甚至可以說是冷漠，他發覺：比刀更具威力的東西實在太多，比如說，毛開源的陰險！

當然，毛開源安排了這樣一場戲，必然有原因。莫俊風靜靜地等待着。

毛開源說話了：「莫先生！你看雲翔這個孩子是不是一塊可造之材？」

「那要看誰去造就他。」

毛開源聳聳肩，接受了莫俊風的諷刺，然後漫不經心地說：「剛才那孩子表演得實在精彩。」

「的確精彩。」

「如果那是一把眞刀……」

「結果就和你剛才所說的一樣。」

「雲翔才十九歲，死了豈不可惜。」

「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殺死了雲翔，你很可能打我的黑槍。」

「很可能。」

「但是我發覺，你並不希望我死。」

「你眞的這樣想？」

「我的判斷從來沒有錯誤。」

「哦？」

「但是，你希望我不死並不是爲了我好，而是爲了你的利益。」

「眞的嗎？」毛開源始終沒有表示明顯的態度。

「不會錯。」莫俊風突然笑了，這個時候的笑容具有緩和情勢的作用。「因爲你要利用我。」

「不是利用，是合作。」

「合作？」

「嗯！眞誠的合作。」

「我不是雲翔。」

「莫先生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不是一個可以用金錢收買的刀客。」

「這一點我了解，」毛開源說得很慢，顯然在措辭間非常謹愼。「所以，我說合作，至於金錢，那是免不了的，不算是酬勞，而是分潤。」

「不必說得如此動聽，我也不是甚麼正人君子，請說吧！你要我爲你殺多少人？」

「不需要。」

「那麼，你要我爲你作甚麼？」

「你只要爲我看住一個人。」

「看住一個人！誰？」

「小薔。」

莫俊風很沉靜，他仰首看天，天上無星，他再望向毛開源，所見的只是一張黑黝黝的面孔。半晌他才說話：「金毛獅子，我小時候上過學堂，也學過算數。」

「哦？」毛開源似乎有不知所云的感覺。

「一開始就學一加一，一減一。」

「唔！」毛開源還是接不上腔。

「一加一等於二，一減一等於零。

「莫先生，你說這些話……？」

「你好像對算數裏的減法特別有興趣。」

毛開源道：「莫先生！我實在不明白你在說些甚麼。」

「如果我和小薔聯合對付你，你就有了兩個敵人，那是一加一等於二。如今你教我去對付小薔，却是一減一等於零，到明天晚上你就沒有敵人了。」

毛開源笑了，雖然在黑夜中無法分辨他臉上的笑容是否自然，但是笑聲中却可以聽出他是在強作鎭定。

「莫先生！你不但是一個刀客，而且還是一個辯客，眞箇是口若懸河，祇可惜，你猜錯了我的心意。」

「不管你有無此心，我都不在乎。」

「哦？莫先生是有意跟我合作了？」

「先談談條件。」

「一萬塊現大洋。」

「不算少，那塊飛龍璧値多少錢？」

「無價。或者分文不値。」

「你的話太深奧。」

「那麼，我就說得更明顯一點：那塊飛龍璧，在我手裏是無價之寶，在你手裏就分文不値。」

「爲甚麼？」

「因爲你賣不出去，那是一件贓物。」

「你說的話也許不會錯，那麼，再談談付錢的方法吧！」

「一次付淸。」

「甚麼時候？」

「後天日出之際。」

「地點？」

「獅子山大門口。」

「如果我看不住小薔怎麼辦？」

「照我的方法一定看得住。」

「請教。」

毛開源遞給他一個小小的紙包：「這裏面有一顆藥丸，明天傍晚，滲進她的飲食之中，她一定睡到後天中午才會醒。」

「那麼我就用不着看住她了。」

「你一定要看住她。」

「好，我依照你所吩咐的工作。不過，我要向你打一聲招呼：一減一等於零的算術公式並不是絕對的。這道算術是我在作，如果我要等於一，也未嘗不可。而且這一個敵人比兩個敵人還要難以應付。」

毛開源伸出手去，莫俊風也沒有拒絕，兩隻手緊緊地相握表示友誼，或者信諾，那實在侮辱了友誼，信諾這一類崇高純潔的字眼。

然後，他們分開，各走各的路。當他們轉過身去時，彼此臉上都浮現了笑容，爲甚麼而笑，只有他們自己才明白。

長街上又恢復了寂靜，這時，街簷下又閃出了一條人影，他以極快的步子向小鎭東頭上奔過去。

在東頭，漆黑的夜色中有火光跳躍，夜也不再沉寂，叮叮噹噹的鐵錘敲擊聲淸晰可聞，倒塌下來的斷瓦殘垣已經暑作淸除，上面沒有頂，四週沒有牆，但是並不妨礙鐵匠的工作。

他仍然赤着上身，汗水沾濕的皮膚在火光照耀下閃閃發亮。他左手拑着火紅的鐵塊，右手不停地揮舞着鐵錘。他專心一致地在工作，甚至吳浩走到他身邊他都沒有覺察。吳浩也沒有打擾他，在一塊磚頭上坐了下來。

火紅的鐵塊漸冷，漸硬，重又進入爐中。鐵匠放下鐵錘，在爐中添加煤塊，呼呼地拉動風箱。

在這時，他才看到了吳浩。

吳浩笑着說：「你好像有永遠也用不完的力氣。」

「嗯！」他漫應。

「你打的好像不是農具。」

「嗯！」

「也不是刀。」

「嗯！」

「是甚麼呢？」

「一隻鐵手。」

「是爲燕子飛打造的？」

「嗯！」他用力地拉動風箱。

「爲他，値得嗎？他可能再用這隻鐵手抓爛你的頭顱。」

鐵匠悶不吭聲，連一聲漫應都沒有了。

吳浩自言自語地說：「我雖然毁了你的鐵匠舖，却使你恢復了原來的性格，倒是功過兩抵。」

鐵匠仍是不說一句話。

「子玉！別老是裝啞巴，我要問你一點事情。」

「甚麼事？」

「莫俊風一到鎭上，就來找你，找你做甚麼？」

「打刀。」

「他是懇求？利誘？還是威脅？」

「差不多所有的手段都用出來了。」

「那麼，他的刀囊是眞的丟了？」吳浩像是自問，也好像是在問鐵匠。

「那我不淸楚，我只知道他非常需要我爲他打刀。」

「怪！怪？怪！」吳浩一連說了三聲，腦袋一直搖。

鐵匠似乎不是一個好奇多嘴的人，並沒有再問下去。仍然不停地拉動他的風箱。

「仇子玉！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你要我爲你打造什麼？」

「不！」

「我除了會打造利器之外，還會甚麼？」

「明天一大早就去找莫俊風，答應爲他打刀？不過要向他的索取很高代價，看他反應如何。」

「這是幹嗎？」

「我懷疑他不是眞的丟了刀囊。」

「吳浩！你好像對我很信任，爲甚麼？」

「因爲你是一個耿直的人，不會說假。」

鐵匠意味深長地說：「你最好不要過份信任我，因爲人是會變的，耿直的人也會變成奸詐的。」

吳浩沒有再說話，只是出神地凝望着他。

× × ×

小薔眞美，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她嫵媚而不妖，艷麗而不俗，這也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其實，許許多多的人都看到了她的笑，她的行，她的坐，如果誰要是看到她斜臥床榻的姿態，那就不是一個「美」字可以形容的了。現在，莫俊風就看到了。

憑良心說，莫俊風與小薔同行同住，並非爲她美色所誘，而是情勢所迫。現在刀囊在身，情勢業已改觀，但是，當他看見小薔那種睡蓮般的美姿時，他方才所下定的決心，起了惡念都一古腦兒飛上了九霄雲外。

小薔是在假寐，還是眞睡，只是她自己才淸楚。不過，當莫俊風推門進去，燃上了燈，對她凝視時，她已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那雙半開半閉，微帶惺忪的眼睛，格外有一番朦朧的美。莫俊風的呼吸逐漸急促起來。他見過不少女人，也享受過太多溫柔，却從來不曾如此激動過。

「甚麼時候啦？」小薔語音朦朧地問，一條光裸的手臂先伸出空中，然後落在絲被上。大紅的棉被襯托着象牙色的肌膚，多麼鮮明，多麼誘人啊！

（未完）

倪匡·文
盧令·圖

大寶藏（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年輕人發現朱蘭被殺，以爲是奧麗卡公主下的毒手，怒摑玉頰，奧麗卡聲稱報復，兩人不歡而散。翌日土耳其皇來訪，說出合作行騙希特勒財富的計劃，奧麗卡也顧不究既往，年輕人遂點頭答允，偕同土耳其皇隨俄國齊非少校往蘇聯，抵埗後，事情發生突變，土耳其皇不知所踪，年輕人却被齊非少校押往一地室，室中坐着三人，左右爲少將軍階，中間一人穿平民裝，但似爲首長，年輕人已知事態嚴重，在得到許可後，問爲什麼押他來這裏，中間那人告訴他，他是他們需要的一個重要人物——

幾番生死刦　終締鴛鴦盟

年輕人畧怔了一怔，立時放聲大笑了起來。他實在是啼笑皆非的，所以笑聲聽來也很古怪，他道：「我看不出我和你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中間那人道：「有的，因爲你知道一項陰謀，並且正在利用這項陰謀！」

年輕人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從眼前的情形來看，桌子後面的三個人，一定是高級情報人員，中間的那個，雖然穿着便服，但是他的地位一定最高，不過年輕人還是不明白對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如果說，對方已知道，他和土耳其皇來這裏的眞正目的，那絕不致於造成如此嚴重的局面，而且，年輕人早已肯定，土耳其皇根本是和他們合謀的！

年輕人呆了一呆，才道：「我要見土耳其皇，我是他的隨從——」

他的話還未講完，那三個人已一起笑了起來，中間那個道：「不必了，你根本是他帶來的，他領到酬金已回去了！」

年輕人陡地震動了一下，不由自主，站了起來，他眞的是中了圈套，根本是土耳其皇將他出賣，編了一套鬼話，將他騙到這裏來的！

土耳其皇那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年輕人一點也不知道，但是他却知道一點，這件事，可大可小，自己正在極其嚴重的關頭。他又坐了下來，道：「我看，不單是我上了當，你們也上當了，整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年輕人本來是想將他自己，土耳其皇和奧麗卡三人之間的計劃，詳細講出來的，這件事，講起來雖然長，而且對方也不容易明白，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最好還是完全照直說，因爲只有照直說了，才不會和情報，特務等扯上關係。而在蘇聯的情報，特務機構屬下的監獄之中，如果與這些扯上了關係，他就有可能在高牆和鐵牢之中，渡過他的一生。

但是，他還沒有機會講出他的故事來，中間的那個人，就揮了揮手，道：「你認識這個人？」

他一面說，一面將一張照片，推向年輕人，年輕人伸手接了過來。

他當然認識這個人，照片已放得相當大，而且拍得很清楚，在照片看來，那像是一個拍賣場，照片可能是偷拍的，照片中間的一個人，就是那個咬着雪茄的阿道夫·希特勒。

年輕人點頭道：「是，我認識他。」

桌後三個人，互望了一眼，有一種很狡詐的神情，年輕人連忙說道：「你們聽我說，事情正是由這個人而起的，這個人，自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有可能，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那個德國元首，我們——」

年輕人講得雖然急驟，但是仍然被中間那人，打斷了話頭，道：「他不是，你不必用一些謊話來騙我們！」

年輕人呆了一呆，他不明白對方何以說得如此之肯定，中間那人又說道：「我們軍方，有着眞正的希特勒已死的確切情報！」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那就好了，那麼，事情和我又有什麼相干？」

中間那人道：「太有了，這個人，襲用了希特勒這個名字，你先說說他眞正的身份，和我們所得的情報，印證一下，再繼續談下去！」

年輕人不禁苦笑起來，他要是知道這個人的眞正身份，那倒好了！

年輕人在苦笑了一下之後，道：「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事實是這樣——」

左邊那個將軍，在年輕人進來之後，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陡地用力一拍桌子，喝道：「少廢話，我們沒有空聽你編故事，只要你說實話！」

年輕人又怒又吃驚，大聲叫道：「好，我眞的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你們能告訴我？」

右邊那將軍現出一種十分陰森的神情來，冷冷地道：「當然，你不會一下子就說實話的，但是，當你參觀過我們這裏的設備之後，我想你一定肯說的了！」

他在提及「我們這裏的設備」之際，那種語氣，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年輕人苦笑着，道：「實實在在，我不明白爲什麼你們找到了我，你們所得有關我的情報，一定有錯誤，我只不過是一個有機會就揀便宜的人，和任何國家的政治，都扯不上關係！」

中間那人「哼」地一聲道：「你太客氣了吧，在南美洲發動武裝叛亂，建立一個印地安帝國，不就是由你策劃的麼？」

年輕人陡地一震，刹那之間，他明白了，他陡地揚起手來，他有許多話要說，要爲自己剖白，要告訴對方，他們弄錯了！可是他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一時之間，他只是叫了起來，道：「不是我！」

中間那人陰森地笑了兩聲，道：「不是你，是誰？」

當然，策劃那次武裝進攻的不是他，而是奧麗卡，但是，爲什麼這幾個蘇聯的高級情報人員說是他呢？這一件事，再加上土耳其皇出賣了他，一切還不明白麼？一切實在再明白也沒有了！奧麗卡在陷害他！

奧麗卡設下了圈套，和土耳其皇合作，利用他的假設，使他上鈎，將他弄到了這裏來，到了蘇聯情報人員的手中，情形比被拋棄在南美叢林或是撒哈拉大沙漠中更壞，奧麗卡是藉此報復，報復他的掌摑！他早就應該想到，奧麗卡不是那麼容易妥協的，但是他還是乖乖地進了圈套之中，脫身不得了！

這種報復手段，實在太兇了一點了！

年輕人不由自主，嘆了口氣，他的額上和鼻尖上，已經不住地沁出汗珠來。

他望着坐在面前的三個人，覺得要是不將事情弄清楚，自己是决脫不了身的！

這時，中間那人又抽出一張相片來！交給年輕人。

照片上那人，他也是認識的，可是他却决未曾想到，這個人在整件事情中，會是一個重要人物，那個人，就是朱豐！

在年輕人發呆間，中間那人陰森地道：「怎麼，看來有點臉熟吧！」

年輕人憤然地放下照片，道：「不止臉熟，我根本認識他！」

中間那人的聲音變得很嚴厲，道：「那麼你爲什麼剛才提也不提？」

年輕人道：「這個人是一個錢幣商，我只爲了搜集錢幣，才和他有來往的，這個人在整件事情中，有什麼重要？我完全不明白！」

那中間那人冷笑着，按下了一具對講機的掣，吩咐道：「來兩個人！」

年輕人跳了起來，衝向辦公桌，用力在辦公桌上敲着，叫道：「我說的全是實話！」

桌後的三個人全然無動於衷，房間的門打開，進來兩個人動作極快，不等年輕人有任何反抗的動作，就在他的身後，一邊一個，將他緊緊挾住，令得他動彈不得。年輕人喘着氣，他知道自己實在是到了有理說不清的地步，在這裏，完全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他的忙，而他自己，也可以說拿不出任何辦法來，奧麗卡這步棋，實在是下得太狠了！

中間那人揮了揮手，挾住了年輕人的那兩個人，就拉着他向外去，年輕人在門口，用腳撐住了門，道：「去找土耳其皇，他愚弄了你們，去找那個叫奧麗卡的女人，去找他們！」

桌後的三個人，看不出什麼反應，而年輕人已經被拉了出去，一直叫人拉着，經過走廊，被推進了一度鐵門之中。

年輕人進了那度鐵門，鐵門立時關上，他被關在一個三公尺見方的牢房內，牢房的四壁全是水泥的，什麼也沒有，甚至沒有燈，光綫只從鐵門上兩個小孔中透進來，年輕人喘着氣，他覺得這時他的遭遇，簡直和「基度山恩仇記」中的那個男主角一樣了！

他呆了片刻，雙手抱着頭，在那冰涼的水泥地上，坐了下來，他告訴自己：鎮定，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定要鎮定！

鐵門外的燈光，一直亮着，年輕人完全無法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也不知道日子。

進了這個小牢房之後，年輕人就沒有出去過，他的食物，由鐵門上的小孔中遞進來，一日兩餐，只是麵包和開水，與食物遞進來的同時，除有一隻膠袋，供他排洩之用，他估計自己在牢房中，至少已過了十天以上，不論他如何大叫大嚷，完全

沒有人理他。

那真是可怕之極的一段日子，他和外界完全隔絕了，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而他也無法向任何人求援！這十天時間，連他自己也有點不信，他居然可以捱得過去。不過時間總是那樣過去，不管你是在享受着歡樂，或者被痛苦煎熬着，時間總是那樣地過去。

年輕人是在有一天的下午時分，突然精神一振，從硬而冷的水泥地上，直跳了起來的。

因爲他聽到了新的腳步聲：這些日子來，他已經聽慣了守衞的有規律的腳步聲，所以，一聽到有新的腳步聲之後，他就可以知道，另外有人來了！

他自然無法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也無法知道來的人對他是有利還是不利，但是那至少總代表着，情形有了改變，而他所祈求的，就是情形有改變，因爲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變化，會比現在那樣，永遠受幽禁下去，更加可怕的了。

陌生的腳步聲漸漸移近，來到門口停止，年輕人興奮得豎起耳，向外聽着，他先聽到了幾下交談聲，模糊不清，完全聽不清交談的內容。

接着，便是鐵門的鎖孔中傳來了聲響，然後，多少天來，一直緊閉着的鐵門，慢慢打了開來，除了一個守衞之外，還站着一個人，這個人，年輕人是對之絕無好感的。不過，在這樣的情形下，只要能見到一個熟人，就算這個人叫人討厭，都是喜出望外的了。

站在門外的是齊非少校，年輕人立時向前走去，由於興奮，他一時之間，幾乎講不出話來，要定了定神，才道：「你來了，眞好，少校，我想，你們已經弄清楚了，是不是？」齊非少校臉上的神情很奇特，看不清他是在笑，還是在表達其他什麼的表情，他只是上下打量年輕人幾眼，道：「請跟我來！」

年輕人長長吁了一口氣，立時向外走去，齊非少校走在前面，他決不是談話的好對象，但是年輕人却不斷對他講着話，在這一段幽禁的日子裏，他甚至於要對着水泥牆來自言自語，何況這時，齊非少校總是一個人。不過，齊非少校却完全沒有回答。

十分鐘之後，齊非少校已帶着年輕人，來到了一扇有着守衞的房門口，那個房門口，年輕人絕不陌生，他第一次來到，就是在這裏會見那兩個穿着將軍制服的人，和那個高級特務人員的。

和上次一樣，齊非少校自己沒有進去，門打開，他只是示意年輕人走進去。

走進了房門，一切仍然和十多天之前一樣，三個人並排坐在桌子後面，兩個穿着將軍制服，中間那個人，穿着便服。

所不同的，年輕人才一進去，那三個特務頭子的臉上，就現出一種異樣的笑容來，那也是特務的標準表情之一，完全使你不明白他們心中在想什麼。

中間人指着一張椅子道：「請坐！」

年輕人坐了下來，中間那人又道：「好了，經過這些日子的考慮，我們可以從新開始了！」

年輕人陡地一怔，一時之間，不明白對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那中間那人又道：「你應該說老實話了，不然，你又會回到那囚室去，關閉更久，而且，如果我們發現你不肯合作的話，可能將你完全遺忘！」

年輕人只覺得背樑上，一股涼氣，直透了出來，他陡地站了起來，道：「什麼？我以爲你們已經找到了土耳其皇，已經將事情弄清楚了！」

那三個人互望了一眼，中間那人冷笑了一聲，拉開了抽屜，將一張放大了的照片，放在桌面上，向年輕人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過來看。

年輕人立時走近桌子，當他的目光一接觸到了那張相片之際，他不禁陡地抽了一口涼氣。

照片上的是土耳其皇！

不過，自從他認識土耳其皇以來，土耳其皇總是神氣十足，體態軒昂的，他從來也想不到，土耳其皇有一天會變成這種樣子。

照片上的土耳其皇，身子蜷屈着，躺在一個大理石的石級上，那些石級，年輕人看來，也很眼熟，不過一時之間，他也想不起那是什麼地方了。

土耳其皇的雙眼睜得極大，臉上是一種極奇訝的神情，在他的雙眼之間，另有一個深孔，有血流出來，血流過他的鼻子，順着他的下頰流下去，一直到地上。

那就是使土耳其皇致命的一槍，而且，一定只有神槍手，才能發出這樣致命的一槍。

年輕人只覺得身子發僵，手撐在桌上，說不出話來。

過了好久，年輕人才道：「你們殺了他？」

中間那人顯得很惱怒，道：「我們爲什麼要殺他？他是我們的朋友！」

年輕人幾乎是在嚷叫，道：「他不是你們的朋友，至少，他欺騙了你們，供給假情報，你們扣留我，完全沒有用，一點也沒有！」

那三個特務頭子仍然是一副深不可測的樣子，左首那個道：「你說的那個奧麗卡，就是這個人？」

他一面說，一面又取出了一張照片來，放在桌上。

在那一剎間，年輕人感到一陣昏眩，他實在提不起勇氣去看那張照片，因爲他怕又看到一個中槍慘死的人！

年輕人已經可以肯定，他會在這裏，完全是因爲奧麗卡的詭計，但是即使是那樣，他也不想看到奧麗卡慘死的樣子。

他先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才將目光集中在那張相片上。

還好，相片的奧麗卡沒有死，照片是在哥爾夫球場上拍的，奧麗卡正在揮棒打球。

左首那人又道：「是不是她？」

年輕人沉聲道：「是，如果你們可以找到她，也一樣可以將事情弄明白，我和她有一點私人感情上的糾葛，說來話很長，而且這種男女之間的事，你們也不會明白。她恨我，我會到這裏來，全是她的安排，她要借你們的手來使我受苦，她的安排，上次我已經詳細和你們講過了，我說的全是眞話——」

年輕人本來還想再多說一點的，可是那三個特務頭子的神情上，他發現自己再說下去，也是沒有用的，只好住了口。

左首那人道：「她也失踪了，我們找不到她。」

年輕人怔了一怔，要是蘇聯特務機構的人，也找不到奧麗卡的話，那麼，奧麗卡眞的可以算是失踪了！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這樣說，不論我怎樣剖白，都是沒有用的了！」

三個特務頭子又交換了一下眼色，中間那個道：「你上次曾說，土耳其皇和奧麗卡，使你相信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就是眞的希特勒，是因爲有一些照片，在那些照片上，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失去的很多藝術珍品？」

年輕人忙道：「是！」他接着苦笑了一下道：「我也不是容易受騙的人，那些照片是眞的，一點接駁的跡象都沒有！」

三個特務頭子呆了片刻，又低聲交談了幾句，中間那人道：「我們現在，先假設你說的一切全是眞的，但是有些問題我們想不通！」

年輕人一聽對方這樣講，整個人都鬆弛下了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我相信那樣，問題比較容易解決，你們有什麼想不通的事，我一定可以解釋。」

中間那人道：「首先，你說那個希特勒，急於要找一個金髮女人，那個女人是誰？」

年輕人苦笑了起來，道：「那本來是我的假設，我假設他是眞的希特勒，又假設他忠於愛情，那麼，這個金髮女人自然是他的妻子伊娃！」

中間那人停了半晌，道：「你很聰明，不錯，他要找的女人是伊娃！」

這下子，年輕人也不禁糊塗起來了，那個希特勒不是眞的希特勒，他爲什麼要找希特勒的妻子？

年輕人完全想不通這個問題，所以，他只好不出聲。

中間那人道：「這一點，我們倒可以解釋，這件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軸心三國的最大秘密有關，那是外人所絕不知道的內幕！」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我也一點不知道，如果不方便的話，你們也不必告訴我，因爲事情完全和我無關，我不想知道！」

中間那人的態度，好像好了很多，居然在他的臉上，有了一絲笑容，他道：「你現在，想不知道也不行了，因爲我們至少已經肯定了一點，你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

年輕人不禁啼笑皆非，道：「我當然是中國人，是什麼念頭使你們以爲我是日本人的？」

中間那人瞪着眼，說道：「爲什麼不能？朱豐是日本人，而你和朱豐，又有來往！」

年輕人陡地一呆，他和朱豐的來往，不算是很親密，只不過是一個錢幣收集者和一個錢幣商之間的普通關係。他從來也沒有想過朱豐是日本人，而且，如果朱豐是日本人的話，他爲什麼要裝成是中國人呢？

年輕人陡地想起，第一次和這三個特務頭子會面之際，中間那人曾問過他朱豐的身份，如此看來，朱豐的確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了！

年輕人想了片刻，才說道：「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朱豐是日本人，他的原名是——」

中間那人道：「豐城造。是著名的日本軍人，豐城秀吉的後代。」

年輕人攤了攤手，說道：「身世倒夠顯赫的，不過，那也証明不了他的眞正身份。」

中間那人向後靠了靠，道：「事情要從頭說起，你先坐下來。」

年輕人後退了兩步，坐了下來，中間那人道：「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軸心國的三個首腦，曾有過一次極其秘密的會晤，東條英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三個人，是在一艘德國潛艇中見面的，這次見面，經過極其縝密的安排，事後又毀滅了一切有關的文件，我們知道這件事，是因爲紅軍首先攻入柏林，有幾個高級德國情報人員被俘，在他們的口中，才知道了一點梗概。」

年輕人仍然無法在這一番話中，得知豐城造的眞正身份，但是他並沒有插口，只是坐着。

中間那人停了一停，又道：「在這次會面之中，他們三個人討論了許多問題，其中有許多是決定戰爭策略的大事。也有一項當時看來是件小事，但是現在看來却成爲極其重要的大事，也在討論之列。」

年輕人轉換了一下坐的姿勢，中間那人續道：「那件事，是關於軸心國在世界各地掠奪而來的珍寶的，誰都知道，那三個國家的軍隊，幾乎橫掃大半個世界，他們掠奪了不知多少財富，其中包括藝術珍品，罕見的珠寶，以及各種各樣的財寶。還有大量的現鈔。」

年輕人點頭道：「的確，那是誰都知道的。」

中間那人又道：「當時他們的決定是：如果他們失敗了，他們必需逃亡，利用這許多財富，再來想辦法，他們各自找了一個親信的人，將那些財富，交由這個親信的人保管——」

年輕人失聲道：「豐城造他——」

中間那人點頭道：「是的，豐城造是日本方面的保管人，那些珍罕之極的錢幣，根本不是任何私人力量所能收集得到的。大戰結束，他就離開了日本，改名換姓，仍然保管着那些財寶，那批錢幣，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

年輕人的聲音有點急促，道：「那麼，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是「「」

中間那人道：「他的原名是保勒・漢斯，是希特勒的一個小厮，希特勒很相信他，所以才將這件差使給了他。不過其中還有一點曲折，到了最後，希特勒大部份珍品，轉換了地方，新的地方，只有他自己和他妻子伊娃才知道！」

年輕人「哦」地一聲，道：「所以，這個漢斯，要找尋伊娃。」

中間那人道：「這是原因之一，還有一個原因是，這個漢斯，作爲元首的貼身

小斷，他更有可能，早已暗戀着元首的情婦，那金髮美人，因爲事實上，那批藝術珍品，雖然不在他的手上，他可以掌握的財富，還是驚人，光在瑞士銀行的存欵，就是天文數字！」

年輕人感嘆地搖着頭，道：「那麼，墨索里尼的財富管理人呢？」

中間那人道：「那個意大利人最狡猾了，墨索里尼本來是有機會逃出去的，可是，卻給那人出賣給地下軍，墨索里尼被吊死在廣場上，從此，就沒有這個人的下落。」

年輕人欠了欠身子，道：「完全沒有消息？」

中間那人道：「也不致於，有幾個二次大戰之後，陡然間成爲世界豪富的歐洲人，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那個意大利人，可是沒有證據。」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這的確是駭人聽聞的隱秘，他總算已經有點明白了。

中間那人繼續道：「經過了許多年，漢斯靜極思動了，他用了希特勒的名字，以豪富的姿態出來活動，目的是在惹人注意，他希望找到伊娃，得到那批藝術珍品，也希望找到豐城造和那個意大利人，結果，他找到了豐城造，我們所得的情報是，他和豐城造會過面，接着，豐城造就死了！」

年輕人問：「漢斯下的毒手？」

中間那人道：「不是他，就是他的手下，而原因多半是爲了漢斯不想有人知道他眞正的身份，或許他還覬覦豐城造的那一份財富。」

年輕人不禁苦笑了起來，中間那人又道：「豐城造死後，他的女兒，我們已經確切查過，他的女兒全然不知道她父親的身份，也不知道她父親的財產有多少，她只是對錢幣沒有興趣，所以就拿出來拍賣，她也根本不知道單是那批錢幣，已經如此值錢。不過，就算她知道也沒有用了，她也死了！」

年輕人忙道：「是的，也是漢斯？」

中間人點頭道：「証據確鑿，漢斯的手下，曾經拷打過她，不過沒有得到什麼，那一大批財富，只怕永遠也不會有人找得到了！」

年輕人呆了半晌，他陡地想起，土耳其皇死的地方，那幾級熟悉的石階！

年輕人忙道：「那幢屋子，豐城造住的房子！」

中間那人「哼」地一聲，道：「你以爲我們想不到？我們的人去找過了，沒有，什麼也沒有！」

年輕人問：「那麼，土耳其皇爲什麼會死在那屋子的石階上？」

中間那人皺了皺眉道：「其中有一段經過，我們不是太清楚，土耳其皇可能和漢斯又聯絡過，有可能的，漢斯許他什麼好處，也有可能，又是漢斯下的毒手。」

年輕人用手撫着臉，道：「那麼，你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中間那人大聲道：「那還用問？當然是爲了那些財富，戰爭期間，蘇聯的損失最大，我們應該得到補償。土耳其皇對我們說，你知道一切內幕，這就是爲什麼你會在這裏的原因。」

年輕人苦笑道：「他騙了你們——」

年輕人講到這裏，陡地站了起來，才一站起，立時又坐了下來。

在那刹那之間，他陡地想到了什麼，可是他想到的，卻還只是一個極糢糊的概念，他甚至無法進一步抓住這個概念。

當他又坐下來之際，中間那人想說話，但年輕人立時揮着手，阻止他開口，道：「等一等，我想到一點很重要的事情了，等一等——」

他用手在額上輕輕敲着，陡地又叫道：「對了，你說，土耳其皇說，我知道一切內幕？」

中間那人點了點頭，年輕人立時道：「那就表示，土耳其皇知道了一切，他自己知道了一切！」

中間那人怔了一怔，道：「誰告訴他的？」

年輕人道：「漢斯，當然是他！」

中間那人蹙着眉，未置可否，年輕人又道：「土耳其皇一定是知道這個內幕的，漢斯可能眞的要他幫助找尋伊娃——伊娃是不是在蘇聯？」

中間那人搖頭道：「不，早死了！」

年輕人挺了挺身子，道：「事情到現在，很容易有結果了，找一個金髮女人，讓她假扮伊娃！」

三個特務頭子互望了一眼，年輕人又道：「漢斯還掌握着大批財富，只有他心目中的伊娃，才能知道他究竟有多少錢在手頭，而且可以設法弄回來，說不定，他也知道了豐城造和那意大利人的秘密，找一個女人扮伊娃，我可以助你們成功！」

三個特務頭子又互相使着眼色，中間那人站了起來，道：「你先回去，我們再討論！」

年輕人忙道：「我不回那囚室去！」

中間那特務頭子忙道：「當然，你可以有最好的待遇，一切都有，不過，你還是要接受監視，我想你不反對吧！」

年輕人聳了聳肩，表示不在乎。中間那人按下一個掣，門打開，齊非少校又在門口出現，年輕人向門口走去，齊非少校顯然已知道年輕人的待遇有了變化，所以當年輕人向他走過去之際，他居然笑臉相迎。

門在年輕人的背後關上，齊非少校先開口道：「你喜歡什麼樣佈置的房間？」

在經過了十天被囚禁在光脫脫的水泥囚房之後，忽然聽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年輕人不禁有受寵若驚之感，他笑道：「隨便！」

齊非少校卻討好地道：「試試土耳其式的房間，怎麼樣？那裏可以享受古代東方的神秘。」

年輕人不置可否，仍由齊非少校帶着路，來到了升降機前，年輕人以爲齊非少校會帶他離開那幢建築物，可是事實卻不然，升降機在某一層停下，出了升降機，是一條走廊，走廊的一端是一扇如同保險庫一樣的門，門前是兩個武裝的守衛。

齊非少校和年輕人來到了門前，兩個守衛一起行禮，齊非少校道：「你們已接到命令了？」

兩個守衛答應着，一個守衛轉身，打開了一個箱子，扳下了一個紅色的槓桿掣

，那道門就緩緩打了開來，門才一打開，年輕人眼前，就陡地一亮。

門內仍然是一個走廊，純土耳其裝飾，裝飾之華美，只怕在土耳其全盛時代的皇宮，也不過如此。而且，隨着門打開，一陣音樂聲，八個土耳其美女，一起舞着曼妙的舞姿，迎了出來，年輕人不禁回頭向齊非少校望了一眼，他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在他的神情上，卻充滿了驚訝。齊非少校在他肩頭上拍了兩下，道：「好好享受，在這扇門裏面，你就是皇帝。這就是我們的手段，肯和我們合作，就有超越的待遇！」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不能不佩服這是高明已極的享受，他在八名土耳其美女的躬迎之下，走了進去，厚厚的門，又在他的身後關上。

年輕人一直向前走，來到了一間豪華舒適的宮殿佈置的房間中，才停了下來。

在那間房的中心，一張桌子之上，已經全是精美的食物，正中是一隻熱氣騰騰，香噴噴，皮變成金黃色的烤鵝。在經過了十天的硬麵包和鹽水的生活之後，這隻異香四溢的烤鵝，簡直比那八位美女，還要動人，年輕人一面吞着口水，一面早已一個箭步，竄向桌旁，伸手撕下鵝腿，大嚼起來。

他雙手忙着撕鵝肉，其餘的工作，由那八名美女服侍，有的替他斟酒，將酒送到他的唇邊，有的替他在鵝肉上塗抹配料，年輕人足足吃了一小時之久，才鬆了一口氣，在柔軟的錦墊上，坐了下來。

然後，他吸着烟，想起應該來一次土耳其式的蒸浴，起先他還懷疑這裏未必有那樣的設備，但是他隨即知道自己錯了，不但有，而且是第一流的，他在經過蒸氣浴之後，回到房間中，躺下來，在柔軟的音樂和熟練的按摩之下，不到三分鐘，就睡着了。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才又醒了過來，而在醒過來之後，又過了好久才願意動一動身子，睜開眼來，他仍然在那間華麗的房間之中，一切就像是天方夜譚一樣，然而他卻知道，這並不是夢境，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到如今爲止，他還是一個囚犯，不過，可以說是世界上享受得最好的囚犯了。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慢慢地伸了一個懶腰，他身子才動，他睡的那張榻就發出了悅耳的鈴聲，八名土耳其美女，又魚貫走進來。爲首的那個，當年輕人是皇帝一樣地行着禮，用她悅耳的聲音問：「你需要什麼？」

年輕人其實不需要什麼，如果他有需要的話，那麼就是需要自由，可是那又是他不可能得到的，他只是隨口道：「舞蹈，正宗的土耳其舞蹈！」

爲首那個美女答應了一聲，站了起來，對身後一個美女，低聲講了兩句，那個美女就走了開去。年輕人奇道：「怎麼不開始？」

爲首那美女道：「我們有舞蹈專家，你既然想欣賞正宗的土耳其舞，我已經去叫她來了！」

年輕人想不到事情如此隆重，他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來回踱着步，又在一張躺椅上，舒服地坐了下來，慢慢地呷着美酒。二十分鐘之後，那八個美女，突然奏起音樂來，接着，房門打開，年輕人向門口看去，看到一個用輕紗幪着臉的女郎，站在門口。

那女子穿着土耳其舞的舞裝，門才打開，她就扭動着身子，用曼妙的舞步，跳了進來。

音樂不斷，舞蹈不停，年輕人開始的時候，只是注意着那女郎的舞姿，同時他也知道，看來自己眞像是皇帝一樣，但實際上，那八個土耳其美女，和那個女郎，全是高級特務，他還是受監視的囚犯！不過，在十分鐘之後，他開始有一種感覺，感到在他面前跳舞的那個女郎，不像是土耳其美女。

這種感覺，實在是很難肯定下來的，那女郎有着修長的腿，纖細的腰肢，和淺棕色的皮膚，這全是標準的土耳其美女所具備的一切。

可是年輕人越看下去，就越覺得對眼前這具美妙的胴體，有着極其熟悉的感覺。年輕人雖然稱不上風流放誕，但是在他的一生之中，倒也有過不少次艷遇。然而，在他的記憶之中，他絕沒有機會親近過土耳其美女，那麼，又何以會對眼前這個土耳其美女的胴體，有着熟悉之感呢？

年輕人坐直了身子，望定了那個女郎，同時，不由自主地蹙着眉。

他那種神態，是自然而然表露出來的，連他自己也還未曾覺察，可是那八個美人中爲首的一個，已經湊過頭來，在他耳際低聲道：「你如果不喜歡她的舞蹈，可以叫她退出去！」

年輕人說道：「不，不，我很喜歡，不但喜歡她的舞，而且——」

他故意頓了一頓，爲首那美女笑了起來，道：「你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一切。」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作了一個手勢，道：「你們——」

爲首的美女嬌笑着，道：「我們也是一樣！」

年輕人作了一個尷尬的神情，道：「我明白了，不過，有你們在一旁，我會不習慣！」

爲首那美女「格格」笑了起來，一面擊着掌，一面向外走去，那七個美女跟在她的身後，一起走了出去，只剩下年輕人和那女郎了。

那女郎仍然在跳着舞，漸漸接近年輕人，年輕人可以通過她蒙面的輕紗，依稀看到她的臉，臉是陌生的，可是眼睛中的那種神采，卻又是熟悉的，而且，熟悉得令人怦然心動！

年輕人等到那女郎跳到離他最近之際，陡地忽然問道：「你是誰？」

那女郎沒有回答，一個轉身，又翩翩舞了開去。

那女郎翩然轉了開去，同時，雙手美妙地揮動着，當她在轉開去的時候，她的左手，恰好在年輕人的眼前擦過，年輕人陡地看到了她小指上的一枚指環。

那枚指環看來很普遍，可是年輕人一看到了那枚指環，心頭所受的震動，如同雷擊一樣，在那一剎間，若不是他平時慣經風浪，訓練有素，他眞忍受不住跳起來

，張口大叫了！

那種眼神，那具胴體，只不過給他以熟稔而不能肯定的印象，可是那枚小指環，上面有着奇怪的花紋的，年輕人却是可以肯定那是屬於什麼人所有的。當他第一次見到那枚指環的時候，他曾經試問過那種古怪的花紋，是什麼意思，他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古埃及的一種幸運符兕，也就是說，佩戴這枚戒指的人，可以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

這枚戒指是奧麗卡的！

年輕人第一個念頭是：奧麗卡的戒指，如何會在這個舞蹈女郎的手上？

然而，立即地，年輕人已經知道了，眼前的這個女郎，就是奧麗卡！她經過了精巧的化裝，但是，她一定就是奧麗卡！

在極度的震動之後，年輕人只感到極度的混亂，奧麗卡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她來這裏的目的是什麼？種種問題，都令得他目瞪口呆。

而他這時，那種目瞪口呆的神情，倒是很適用的，因爲這時，舞蹈的節奏，變得很激烈，簡直已是足以令任何男人看了目瞪口呆的挑逗。

年輕人只呆了極短的時間，就立即醒起，奧麗卡一定是有目的而來的，現在房間中看來雖然只有他們兩個人，但是年輕人也可以肯定，那八個女特務，一定在別的地方，用電視監視着他們！

年輕人一想到這裏，立時伸手一拉，將正舞得起勁的奧麗卡，拉得她進了他的懷中。

奧麗卡才跳進他的懷中，就立時極快和極低聲地道：「裝着你喜歡我！」

年輕人也悟道：「我眞的喜歡你，不必裝！」

他一面說，一面已揭去了蒙面的輕紗，吻了下去，奧麗卡雙手環住了他的頸，這是極其熱烈而長久的吻，可是年輕人却一點也沒有享受到這一吻的溫柔，因爲他正集中精神，在辨別奧麗卡給他的信號，奧麗卡的手指，在他的頸後，輕微地移轉着，完全是依據電碼來移動，向年輕人在遞送信息。

十分鐘後，年輕人已得到了如下的消息：「我來帶你逃出去，一切聽從我。」

年輕人心中不禁苦笑了一下，奇怪的是，他並不懷疑奧麗卡是來帶他逃出去的，雖然，他陷身這裏，也全然是奧麗卡的詭計。

奧麗卡既然用這樣的辦法來傳遞信息，可見得他們必然是被監視着的，那麼，在熱吻之後，應該怎麼樣呢？當他們分開來之後，年輕人凝視着奧麗卡，用目光在詢問奧麗卡的意見，而奧麗卡則用熱情的動作，來回答年輕人的詢問。

年輕人心中不禁暗嘆了一聲，自從上次在酒店中那旖旎的一夜之後，他一直在避免再有同樣的事發生，可是他和奧麗卡，就像是一對歡喜寃家一樣，不論怎麼避，都是避不開去，而且，如今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無論如何，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應該是主動的，如果任由奧麗卡熱情奔放，而他倒反而無動於衷的話，那麼，監視的人是會起疑的！

年輕人一面心中覺得不自在，一面也緊抱着奧麗卡，一起由躺椅上，滾到了厚厚的地毯上。

那八個土耳其美女，一直到很久之後才出現，那已經是在奧麗卡和年輕人進入蒸氣浴室之後五分鐘的事了。

他們在一進浴室之後，就盡量將蒸氣噴開極大，幾乎對面不見人，而且蒸氣出來的「嗤嗤」聲，也可以掩蓋他們迅速而又低聲的交談聲，那八個土其耳美女，可能由於無法監視，所以才進浴室的。

但是，在那五分鐘之內，奧麗卡和年輕人，已經交換了不少意見，也知道了奧麗卡的計劃，那八個土耳其美女一進來，奧麗卡就迎向她們，透過濃厚的水蒸汽，年輕人看到奧麗卡迅速地揚着手，在不到五秒鐘之內，那八個女特務，已一齊倒了下去。

濃厚的水蒸汽，遮蓋了自奧麗卡手中小型噴霧器噴出來的迷霧，可以說再順利也沒有，八個女特務一倒地，奧麗卡就沉聲道：「快！」

年輕人立時來到奧麗卡的身邊，問道：「你究竟買通了什麼人？」

奧麗卡眨了眨眼，沒有立即回答，拉着年輕人的手，出了浴室，他們迅速穿好衣服，來到門口，奧麗卡伸手叩門，道：「任務完畢！」

那扇厚厚的門，慢慢打了開來，奧麗卡向外走去，年輕人跟在她的身後。

門口那兩個武裝守衞，一看到年輕人跟了出來，立時現出極訝異的神情來，而奧麗卡也立時道：「齊非少校的命令是，當他肯進一步合作時，再帶他去見部長，你們可以向少校覆查！」

那兩個衞兵中的一個立時來到一具電話前，拿起電話聽筒，問了一句，接着連答應了幾聲，就轉身回來，點了點頭。

年輕人一直盡力鎭定，不過他的手中，也在隱隱出汗，他在守衞一點頭之後，就向前走去，進了升降機，奧麗卡和他互望了一望，升降機停下，他們已看到了齊非少校。齊非少校的臉色有點發青，年輕人心中一動，向奧麗卡望了一眼，三個人一起向外走去，來到了一處空地，少校一聲不出，打開了車子的行李箱蓋，奧麗卡低聲道：「要委屈你一下！」

年輕人立時進了行李箱，箱蓋蓋上，他就什麼也看不到了，他只知道車子在向前駛着，開始的時候，大約每隔一兩分鐘，就停一下，大概是在接受檢查，以後，車子就一直向前駛着，足足過了兩小時，車子才停了下來，而且，年輕人立時又看到了光亮。

他跳出了行李箱，奧麗卡已經撤去了化裝，正笑嘻嘻地望着他，道：「你是第一個知道蘇聯情報部齊非少校投奔自由消息的人！」

年輕人看到，車子停在碼頭邊，一艘小漁船正在駛近碼頭來，齊非少校還在車中坐着，正在拚命吸着烟，年輕人道：「我們已經離開了蘇聯？」

奧麗卡道：「還沒有，我們坐那艘漁船走，齊非少校携有最高情報首長簽署的通行證，絕無問題的。」

年輕人苦笑道：「我不像你那麼樂觀

，我們的逃亡，還未曾被發覺？」

奧麗卡道：「應該還沒有，那幾個女特務，至少昏迷八小時，而習慣上，受招待的人，一進了那扇門，一切全由房間中的女特務負責，只要她們不醒，那就沒有問題的，來，該上船了！」

齊非少校先上了船，奧麗卡和年輕人也一起跳上了船，在甲板上，年輕人低聲道：「是什麼使你知道這麼多秘密的？」

奧麗卡攤了攤手，說道：「五百萬美金！」

年輕人又問：「爲什麼你陷害我，又要來救我？」

奧麗卡却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望着船頭，因爲船已開航。

年輕人也沒有再問下去，因爲他知道，奧麗卡的心情和他一樣，兩人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船一直在航行着，船身搖擺不定，遇到了兩次截查，都由齊非少校應付了過去，然後，夕陽西沉，海面和天際上，一片紅霞，在紅霞漸漸消散之際，他們已看到了陸地，那已經是土耳其的土地了。

齊非少校沒有跟着他們再走，他留下來攪其「投奔自由」，第二天早上，當年輕人和奧麗卡在羅馬進早餐之際，齊非少校的事，已經是國際版上的頭條新聞了！

奧麗卡不住攪着咖啡，道：「我費了一點心血，才和齊非少校接觸到，五百萬美金够他享用一生的了，他的確帮了不少忙。」

年輕人沒有出聲，奧麗卡繼續攪着咖啡，低着頭，道：「我假扮成舞蹈女郎，而齊非少校又安排你接受土耳其式的招待，這一切，全是他職權範圍內的事，所以進行得很順利！」

她講到這裏，抬起頭來，望着年輕人，道：「土耳其皇已經死了！」

年輕人道：「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了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的身份。」

奧麗卡點頭，道：「是的，還有那個日本人豐城造，和一個下落不明的意大利人！」

年輕人立時料到，奧麗卡想說什麼，他忙道：「算了，在這件事中，我們不可能得到什麼好處，我看，讓一切全過去算了！」

奧麗卡望着年輕人，道：「我也願意這樣，不過有人不肯！」

年輕人問道：「誰？」

奧麗卡道：「豐城造！」

年輕人皺着眉，道：「你在說些什麼？他早死了！」

奧麗卡緩緩地搖着頭，年輕人滿臉疑惑，伸出手去，隔着桌子，按住了奧麗卡的手臂，道：「你還知道些什麼？他已經死了！」

年輕人的急促的詢問，並未能使奧麗卡的回答快一點，她仍然冷而緩慢地道：「沒有死，他非但沒有死，而且一直在殺人，朱蘭，土耳其皇，漢斯，而且，他眞正知道一切秘密！」

年輕人縮回手來，道：「我眞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奧麗卡道：「你會知道的，不過在這裏，我說也沒有用，我會帶你去看他，你認爲死了的豐城造！」

年輕人實在不知如何說才好，他在蘇聯情報部特務頭子口中知道的是：朱豐就是豐城造，而朱豐已經死了，他看到朱豐死在停車場，可是奧麗卡所說的一切——

年輕人沒有再問，奧麗卡說得那麼肯定，她就一定拿得出證據來！

看來，奧麗卡好像並不是十分心急，當天她拉着年輕人玩了一天，傍晚才登上飛機，等到又回到年輕人居住的那個城市之際，年輕人看到熟悉的建築，熟悉的人羣，有恍若隔世之感。

奧麗卡顯得很高興，完全像是在初戀中的少女一樣，容光煥發，年輕人也一直未曾向她追問何以她要陷害自己，他自己心中明白，奧麗卡終於冒着極度的凶險，將他救了出來，望着奧麗卡現出來的那種純眞，快樂的笑容，他有着一天陰霾都已經散去了的感覺。

在機場大堂中，他們一直手拉着手，來到了電話間前，奧麗卡才輕輕推開年輕人，道：「我要打一個電話！」

年輕人並沒有問她要打電話給什麼人，只是揚了揚眉，而奧麗卡像是在逃避年輕人的「詢問」，有點狡猾地笑着，拉開了玻璃門。

進了電話間之後，她甚至用身子遮住了電話，不讓年輕人看到她撥的是什麼號碼。年輕人在玻璃門外，燃着了一支烟，奧麗卡幾乎是立即就出來的，她一出電話亭，就挽着年輕人的手臂，道：「可以走了！」

年輕人微笑着，道：「到那裏去？」

奧麗卡一面「格格」笑着，一面道：「你只管跟我來，不會將你賣到阿拉伯去的！」

年輕人攤了攤手，他們一起走出了機場大堂，在路邊站了一會，就有一輛淺黃色的車子，在他們的身邊停下，駕車的是一個中年人，下了車，將車匙交給了奧麗卡，奧麗卡作了個手勢，請年輕人上車，年輕人笑道：「你好像到處都有聯絡！」

奧麗卡神秘地笑着，車子向前駛去，不一會，就駛上了郊區的公路，而十五分鐘之後，車子停在朱豐的古老大屋的圍牆外，圍牆的鐵門開着，望進去，視綫經過野草叢生的花園，可以看到大廳前的石級，土耳其皇慘死的那一排石級。

而這時，正有一個人停立在石級之上，奧麗卡已下了車，正在和停立在石級上的那個人揮手。

年輕人也下了車，他和石級上的那人，雖然隔得還相當遠，但就算他和那人之間的距離再增加一倍，他也立時可以認出那是甚麼人來！一時之間，他忍不住一面叫着，一面向前奔去，迅速掠過奧麗卡的身邊，他在一面向前奔去之際，叫的是甚麼，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那只不過是高興之極，自然而然發出的呼叫聲，直到他一下子竄上了幾級石級，來到了那人的面前，他才叫了出來：「叔叔！」

站在石級上的那人，頭髮雖然斑白，但是看來仍然精神奕奕，那正是年輕人的叔叔！

老人家微笑着，拍着年輕人的肩頭，

年輕人在剎那之間，不知道有多少話要說

，可是他還未曾開口，老人家已經道：「我全都知道了！」

年輕人呆了一呆，道：「你——。」

老人家笑着，臉上全是皺紋，但每一條皺紋之中，都充滿了機智，他微笑道：「奧麗卡在改變主意之際，曾找我來商量過。」

年輕人又陡地一怔，但是他的怔呆，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接着，他完全明白了，他立時回顧，奧麗卡也已經走上了石階，正俏生生站在他的面前。

年輕人攤了攤手，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奧麗卡俏皮地眨着眼，老人家呵呵笑了起來。

年輕人道：「朱豐沒有死？有甚麼證據？」

老人家嘆了一聲，並沒有說甚麼，只是向內指了一指，年輕人心中充滿了疑惑，立時向古屋的大堂走進去，他才踏進了一步，眼前一暗，他有點不能適應屋中陰暗的光綫，可是他還是看到，廳堂中有一個人坐着，年輕人陡地站定，那個人是朱豐！

這實是不可能的事，朱豐死在停車場，年輕人是親眼看到的，可是這個人——

年輕人急急向前走出了幾步，坐着的朱豐，像是根本不知道有人來到了他的身前一樣，仍然只是一動不動地坐着，雙眼發直，望着前面——或者應該說，只是對着前面，因爲實在很難想像，在他這雙空洞而沒有光采的雙眼之中，還能看到點甚麼。

而這種空洞的，像白痴一樣的眼睛，在陰森的古屋的大廳中看來，也給人以不寒而慄之感，年輕人沒有再向前去，只是呆立着不動。

他聽到身後有腳步聲傳來，知道是奧麗卡和他叔叔，到了他的身後，他喃喃地問道：「他怎麼了？受了刺激？爲甚麼他一動也不動？」

在年輕人說話的時候，朱豐仍然一動也不動，像是他根本甚麼也聽不到一樣。年輕人轉頭向他叔叔看去，他叔叔又嘆了一聲，道：「他這樣坐着一動也不動，活着就像死了一樣，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年輕人睜大了雙眼，他叔叔的話，令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再回頭去看坐着的朱豐。

這時，他已經能適應陰暗的光綫了，他仔細打量坐着的朱豐，只見他神情憔悴，滿面皺紋，而最可怕的是他臉上那種一無所知，白痴般的神情。看來他的確是朱豐，但是又彷彿和他所熟悉的那個錢幣商，有點不同。

年輕人呆了半晌，道：「究竟有幾個朱豐？我的意思是，有幾個豐城造？」

奧麗卡道：「只有一個，就是他！」

年輕人轉過頭來，道：「那麼，我認識的那個，死在停車場的那個是誰？」

奧麗卡和老人家互相望了一眼，又一起搖着頭，老人家道：「這一點，除非他能告訴我們，不然，誰也無法知道了。」

奧麗卡道：「不錯，也可以猜得出來的，他們兩個人的面目如此相似，有可能是他的兄弟。」

年輕人苦笑道：「我還是不明白，豐城造爲甚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子的？」

奧麗卡道：「我們作過檢查，他受過極度的刺激，或者是受過重擊，震傷了腦部，至少已有二十多年了，他一直是行屍走肉！」

年輕人不禁駭然，道：「你們是在那裏發現他的？」

老人家道：「那得從頭說起，從你和土耳其皇一起離開講起！」

年輕人望了奧麗卡一眼，奧麗卡低垂着眼皮，來到年輕人的身邊，低着頭，充滿歉意地握住了年輕人的手臂，像一頭小貓一樣，依在年輕人的身邊。

年輕人不禁笑了起來道：「算了，我也曾使你在修道院裏禁錮了好多日子！」

奧麗卡靠得年輕人更緊，老人家向年輕人眨着眼，道：「我並不知道你離開，也不知道你到甚麼地方去，因爲你沒有告訴我！」

年輕人的口唇動了動，像是想分辯幾句，但是老人家立時作了一個手勢，阻止他開口，道：「你不必解釋，你完全有你行動的自由，我發現你已經離開，也曾經有過一陣疑惑——」

老人家講到這裏，頓了一頓，向奧麗卡望了一下，又道：「我知道你和她在一起，她還在，而你走了，我自然起疑，於是，我就派人跟蹤她，到了她和土耳其皇又會面時，我特製的偷聽器，使我聽到了他們的交談，一切就全明白了！」

老人家講到這裏，頓了一頓，笑了起來，道：「當時，我完全不打算採取行動，因爲我覺得讓你受點懲罰是應該的，記得麼？我曾批評你太不夠羅曼蒂克！」

年輕人有點啼笑皆非，只好攤攤手。

老人家接着道：「過不多久，土耳其皇死了，我開始覺得事情有點嚴重，這時候，奧麗卡突然來找我。」

奧麗卡立時接着說下去，她的聲音很低，道：「我以爲土耳其皇的死，是蘇聯情報局下的毒手，我怕你的處境會不妙，所以才找老人家商量的。」

老人家笑了笑，道：「她來找我的時候，我從她焦急的神情中，知道她眞正關心你，所以我才幫她設計，如何將你救出來。」

年輕人笑了一下，道：「這一切經過，我早已料到了，她在機場，就是打電話給你的，是不是？可是其餘的經過，我却不知道。」

老人家坐了下來，道：「自從我知道土耳其皇和奧麗卡之間的事之後，我已經着手調查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我發現土耳其皇曾和他見過幾次，我和你不一樣，我肯定他不是那個希特勒，在土耳其皇未死之前，我已經獲得了一些資料，知道了他的眞名字，他叫漢斯！」

年輕人和奧麗卡點着頭，老人家十分了不起，有本事能查出一切隱秘來，這一點，對他們來說，是絕無疑問的事情。

老人家又嘆了一聲，道：「可惜我未能及時警告土耳其皇，漢斯是一個野心極大的人，他用希特勒的名字招搖，有一半目的，是想引一個意大利人出來，他找到了朱豐，將朱豐殺死，不過死的朱豐，並不是眞正的豐城造，土其耳皇和蘇聯情報

當局有聯絡，他知道內幕，懷疑眞正的豐城造，還在人間，所以到這間古屋來找，漢斯殺了朱豐之後，也想到了這一點，同樣到這裏來尋找，不過他們都沒有發現豐城造，却在這裏見了面，漢斯覺得土耳其皇知道得太多，就下了毒手！」

年輕人道：「那麼你——」

老人家望了呆坐不動的豐城造一下，道：「我在事後才來到這裏尋找的。」

年輕人有點不解，道：「你怎麼知道豐城造還在，死的不是他？」

老人家道：「當然，在開始的時候，只不過是一種推斷，朱豐死了之後，他的錢幣收藏，竟然如此之豐富，這已經是值得懷疑的事了，以私人的力量而論，那幾乎是無法達到的。後來，在土耳其皇的口中，又知道了豐城造，漢斯和那意大利人的故事，我就開始想，豐城造受委託保管的財富，一定不止那一批錢幣，但是爲甚麼其他的財富，完全消失了呢？是不是死了的這個朱豐，只知道有這批錢幣呢？那是不合理的，除非他不是眞的豐城造！」

年輕人嘆服地道：「眞的，我未曾想到這一點！」

老人家又道：「還有，朱豐住在這樣的地方，也引人起疑，時間過去了那麼久，而當年的一切安排，又是如此之隱密，漢斯可以公然用希特勒的名字來招搖，豐城造就算要掩人耳目，好像也不必要這樣小心，除非他另外有要隱瞞的事情在！」

年輕人又不住地點着頭，老人家的樣子，很有點自負，笑道：「還有，漢斯一再到這裏來，拷打朱蘭，殺土耳其皇，他當年是見過豐城造的，由此可見，他也一定有所懷疑，不然，不會這樣做了！」

年輕人吁了一口氣，道：「所以，你來找豐城造，而結果給你找到了！」

老人家道：「是的，在一個地窟中找到了他，可是我未曾想到，他竟然是這個樣子，他對一切都沒有反應，當然也無法說出除了那批錢幣之外的其餘財富，是藏在甚麼地方的了！」

年輕人又向呆坐着的豐城造望去，奧麗卡忽然道：「他也不是對任何事全無反應！」

老人家道：「是的，只有一樣，他對自己的名字，還有反應！」

年輕人皺着眉，還未曾明白豐城造對自己的名字的反應是怎麼一回事之際，老人家已突然大聲地，用絕對命令式的語調，用日語叫着豐城造的名字，他才一叫出了豐城造的名字，豐城造陡地站了起來，筆直地站着，一動不動，好像是站在上司的面前一樣。

奧麗卡的神情很興奮，道：「看到沒有，他有反應，不是完全沒有希望！」

年輕人怔了一怔，忙道：「不！」

奧麗卡急忙道：「不？甚麼意思，他知道一批無可估計的財富的下落！」

年輕人嘆了一聲，道：「奧麗卡，算了吧，你已經有了足够的錢，不必再動腦筋了！」

奧麗卡眨着眼，道：「你可知道，當年日本軍隊在亞洲各地掠奪了多少寶貝？其中有許多東西，是看上一眼，死也可以瞑目的！」

年輕人不出聲，而且轉過身去，不看奧麗卡，奧麗卡又道：「漢斯的錢够多了吧，爲甚麼他也要找豐城造，想得更多的錢？」

年輕人不理奧麗卡，只是向他的叔叔道：「那個漢斯，現在怎麼樣了？」

老人家攤了攤手，道：「完了！」

年輕人道：「完了，什麼意思？」

老人家道：「或者可以說，是土耳其皇報了仇，土耳其皇曾對我說過，他要用最原始的辦法，在漢斯身上弄點錢，弄一大筆，從此就退休了，他曾和一個爆炸專家接觸過，詳細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但是在土耳其皇死了之後，漢斯和他的手下，一起乘一艘豪華遊艇離開，那艘遊艇，一直未曾到達目的地。」

年輕人伸了伸舌頭道：「炸沉了？」

老人家搖搖頭道：「我只能說我不知道，在茫茫大海中發生的事，誰知道？」

年輕人呆了半晌，才指着豐城造道：「這個人，怎麼處置他？」

老人家還沒有回答，奧麗卡已然道：「將他交給我，我想，在專家的協助之下，至多三個月，我就可以令得他講出一切來！」

年輕人沒有說甚麼，轉身向外便走，奧麗卡忙追了上來道：「你到那裏走？」

年輕人略停了停，道：「你似乎多此一問，你幹你有興趣的事，我既然沒有興趣，自然離開，隨便到甚麼地方去都是一樣！」

奧麗卡向老人家投以求助的一眼，老人家攤着手，作無可奈何之狀，隨即點燃了烟斗，奧麗卡拉住了年輕人的手臂，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我放棄盤問豐城造，你就不離開我？」

年輕人呆了一呆，望定了奧麗卡，奧麗卡碧藍的眼珠之中，似乎充滿了眞誠。年輕人明白，對奧麗卡來說，甚至單是這樣講，已經是極大的讓步了！而她之肯讓步，就是爲了要和自己在一起！

那實在是令人感動的事！

年輕人在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老人家已經扶着豐城造坐了下來，年輕人用仍然有點猶豫的聲調問：「你眞的捨得放棄？」

奧麗卡並不說甚麼，只是拉着年輕人的手臂，一起向外走去，當他們走出廳堂之際，聽得老人家在高聲道：「祝你們幸福！」

奧麗卡和年輕人站在石階上，聽到了老人家的祝福，互望了一眼，夕陽映在奧麗卡的臉上，使奧麗卡看來，倍覺艷麗，年輕人忍不住在她的頰上，輕輕吻了一下，奧麗卡偎依在年輕人的身前，他們慢慢向前走去，經過了車子，可是誰也沒有上車的打算，一直向外走去。

晚霞滿天，他們在鄉間的小路上，緩緩走着，享受着那份恬靜，連天色是甚麼時候黑下來的，也渾然不覺。

三天後，奧麗卡公主的婚禮，很轟動了一陣子，新郎自然是年輕人，主婚人是新郎的叔叔，各色人等，前來祝賀的極多，其中還有些極其古怪，連世界上最好的情報機構，也無法知道他們眞正底細的人，就像新郎和新郎的叔叔一樣。（續完）

驚魂六記之一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虎穴戮蟊賊　墓地驚怪聞

代序

想寫「驚魂六記」，是一種衝動，一種很莫名其妙的衝動。

一種很驚魂的衝動——驚的也許並不是別人的魂，而是自己的。

因爲這又是一種新的嘗試。

嘗試是不是能成功？

天知道。

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已嘗試過太多次！

有些成功，有些失敗。

幸好還有些並不能算太失敗。

× ×

寫武俠小說，本來就是該要讓人驚魂的。

荒山，夜深，黑暗中忽然出現了一個人，除了一雙烱烱發光的眸子，全身都是黑的，就像是黑夜的精靈，又像是來自地獄的鬼魂。

如果是你，忽然在黑暗的荒山中看見了這麼樣一個人，你驚魂不驚魂？

一刀要砍在你頸子上，一槍要刺在你肚子裏，你驚魂不驚魂？

不驚魂才怪。

我要寫的驚魂，並不是這種驚魂。

× ×

恐怖也有它獨特的意境。

「意境」這兩個字，現在已經不是個時髦的名詞了。

現在大家講究的是趣味，是刺激，是一些能令人肉體官能興奮的事。

意境却是屬於心靈的。

所以恐怖的故事才必須有意境。

因爲只有從心靈深處發出的恐怖，才是眞正的恐怖。

那種意境，絕不是刀光血影，所能表達的了。

那才是眞正的驚魂。

× ×

（驅魔人）

大法師就表達了這種意境，它的畫面，形像，動作，聲響，都能令人從心底生出恐懼，一種幾乎已接近噁心的恐怖。

可惜寫小說不是拍電影。

小說沒有畫面形像，也沒有動作音調，只有用另一種方式表達！

要用甚麼方法才能表達出一種眞正恐怖的意境來？

× ×

文字。

無論寫甚麼小說，文字都絕對是最重要的一環。

故事當然更重要。

沒有故事，根本就沒有小說。可是故事中眞正令人恐怖的却很難找尋。

有人說，鬼故事最恐怖，鬼魂的幽冥世界也最神秘。

可是又有誰眞的見過鬼魂？

這種故事是不是也太虛幻？太不眞實。

我總覺得在現代的小說中——無論是那一種小說，都一定要有眞實性。

× ×

所以我寫的「驚魂六記」究竟是種甚麼樣的小說，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只有等各位看過才知道。

一九七四年，十，卅一，夜深

× ×

據說幽冥中的諸魔羣鬼是沒有血的。

這傳說並不正確。

鬼沒有血，魔有血。

魔血。

× ×

據說有一次他們爲了慶賀九天十地第一神魔十萬歲的壽辰，就用他們的魔血，化成了一隻鸚鵡，作爲他們的賀禮。

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化成了一隻血鸚鵡。

× ×

據說這隻鸚鵡不但能說出天上地下所有的秘密，而且還能給人三個願望。

只要你能看見牠，抓住牠，牠就會給你三個願望。

無論甚麼樣的願望，牠都能讓你實現。

× ×

據說這隻鸚鵡每隔七年就要降臨人間一次，據說眞的有人看見過牠。

牠眞的讓這人實現了三個願望。

× ×

現在距離牠上次降臨人間時，已經又有了七年。

（一）

初秋的淸晨，晴。

艷麗的陽光，正照在海龍王臥房裏精美的雕花窗戶上。

他正在享受着他精美豐富的早餐。心裏覺得愉快極了。

面對着他的，是一張寬大，柔軟，非常華麗舒服的床。

床上的女孩子已睡着。

她還是完全赤裸着的，纖弱的腰肢，柔軟修長的腿，一雙乳房，看來就像是早春的花蕾了。

她還是個孩子，根本就沒有發育成熟，就已被摧殘了。

海龍王喜歡這樣的女孩子，喜歡聽她們的呼喊和呻吟聲，喜歡看她倒在他身下，痛苦掙扎。

現在她睡着，只因爲她已被折磨得太久，已哭得太疲倦。

她雪白的身子蜷曲在紫緞被褥上，更顯得嬌弱無助，楚楚動人。

× ×

海龍王吃完了他用生蝦片夾着的飯團，用一塊柔絹抹着咀。

他喜歡吃生魚活蝦，這是他早年縱橫七海時養成的習慣。

這種食物總是能令他精力充沛。

所以當他看到床上這女孩子時，身體裏忽然又勃起了慾望。

這一點他總是覺得很驕傲。

一個五十七歲的男人，還能有這樣的體力，的確是件値得驕傲的事。

近年來他已可使這種體力完全用在床上，他已有多年未曾和別人交手。

因爲他已沒有這種必要。

十年前他帶着從海上刧掠得來龐大財富，建成了這片七海山莊。

經過十年來的整修擴建，這地方，現在不但富麗如皇宮，而且，簡直就像是銅牆鐵壁一樣。

這裏的禁衞森嚴，他的手下都是經過他精選的好手。

而且還有一批他自己從海上帶下來的死黨，每一個都隨時肯爲他効死。

他的對頭們要來找他算帳，通常連他的面都見不到，就已死在亂刀下。

所以近年已沒有人前來了。

× ×

陽光艷麗，天氣晴朗，空氣中充滿了花香和處女的體香。

他的心情更愉快，準備再享受一次這女孩子新鮮的胴體後，再到城裏去，找尋今夜的對象。

女孩子突然驚醒，柔弱的身子縮成一團，眼睛裏充滿了悲憤和恐懼。

海龍王微笑着，慢慢的走近，道：「你用不着害怕，這一次你就覺得快樂了。」

她咬着牙，瞪着他。

她恨死了這個人，可是她自己也知道絕對無法抵抗。

等到他粗糙巨大的手掌又用力揑住她柔軟光滑的胸膛時，她忍不住破口大罵！

「你……你……你一定不得好死的。」

海龍王大笑，道戮「我不得好死，難道還會有人走進來殺了我？」

他的笑聲中充滿了自信，他相信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就在這時候，他身後忽然有個人道：「有，我保證一定會有人闖進來殺了你！」

× ×

得意的笑聲驟然停頓。

海龍王霍然轉身，就看見了王風。

雖然他高大魁偉，肚子也已開始凸起，可是他的動作依舊矯健靈敏。

王風正在打量着他，就好像屠夫在打量着一條待宰肥豬。

他比他更鎮定，更有自信。

他的衣服上染滿了鮮紅的血，臉色卻是死灰色，彷彿帶着重病。

可是他居然闖了進來。

從七海山莊的重重警衛中，殺出條血路，闖入了海龍王的禁地。

海龍王雖然還在盡力裝出鎮定的樣子，雙手卻已冰冷，道：「你怎麼進來的。」

王風道：「用兩條腿走進來的。」

海龍王忽然大喝：「來人。」

王風道：「你用不着大呼小叫，我保證你就算叫破喉嚨，也不會有一個人來。」

海龍王咬着牙，道：「外面的人難道都死光了？」

王風道：「沒有死光，也跑光了。」

海龍王冷笑，道：「就憑你一個人，就有這麼大的本事？」

王風道：「我只有一種本事。」

海龍王忍不住問：「那種？」

王風道：「我敢拚命。」

他眞的敢。

這世上眞敢拚命的人並不多，眞正不怕死的人更少。

所以他才能殺出條血路。

海龍王已經開始有點慌了，他看得出這年青人說的不是謊話。

王風道：「其實你現在死了並不算寃枉，你本來早就該死的。」

海龍王沉吟着，道：「如果你是想來撈一票，隨便你要多少，只管開口。」

王風不開口。

他也看得出海龍王是在有意拖時間，等機會，一個身經百戰，出生入死也不知多少次的人，是絕不會這麼容易投降的。

海龍王的脚在悄悄移動，又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王風冷冷一哂，道：「我只不過是個不要命的人。」

× ×

他眞的不要命。

只有不要命的人，才敢做這種事。

海龍王突然大吼，身子撲過來時，手裏已多了柄彤狀怪異，份量極重的彎刀。

這就是他昔年縱橫七海時用的武器，刀下也不知有多少人的頭顱落地。

他一刀向王風的頭顱砍了下去。

王風沒有低頭，沒有閃避，一柄短劍已刺入了海龍王的肚子。

海龍王的刀鋒本來已到了他頭髮上，可是他非但神色不變，甚至連眼睛都沒有霎。

他的神經就像是鋼絲。

海龍王倒下去時，還在吃驚的看着他。

——這個人眞的不要命。

海龍王本來死也不信是沒有人不要命，可是現在他相信了。

他的彎刀到了王風手裏，王風的短劍幾乎已完全刺入了他肚子。

他還沒有死，還在喘息着，道：「我有錢，很多很多的錢，比你做夢想的都多，都藏在一個只有我知道的秘密地方，你饒了我，我帶你去。」

他還想用錢買他的命。

王風的回答很簡單，也很乾脆，一刀就砍下了他的頭顱。

不要命的人，怎麼會要錢。

床上的少女忽然跳下來，在他屍體上狠狠踢了一脚，眼淚也同時流了下來。

她恨極了這個人。

現在這個人雖然死了，可是她自己一生的幸福也已被摧殘。

王風甚至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只冷冷的說道：「穿上衣服，我帶你走。」

（二）

破舊的馬車，衰老的車夫。

車馬都不是海龍王的，七海山莊裏的東西—他連一樣都沒有動。

他不是來刼奪的，他是來除害的。

來的時候，他並沒有把握，可是他就算拚了命也不能讓這惡人活着。

少女還在車廂中哭泣。

他在外面跟着馬車後，直到她哭聲稍止，他才在車外問：「你想到那裏去！」

少女流着淚，不開口。

王風道：「你的家在那裏？」

少女終於道：「我……我不回去。」

王風道：「爲甚麼？」

少女道：「我已訂了親，現在我回去，他們也不會要我了，我還有甚麼臉見人？」

她又在哭，忽然撲在車子上，伸出手拉住王風的臂：「我跟你回去，做你的奴才，做你的丫頭，我情願……」

王風冷笑，道：「你跟我走？你知道我要到那裏去？」

少女說道：「隨便你到那裏去，我都跟着你。」

王風冷冷一哂，道：「只可惜，我也無處可去的。」

少女道：「你……你沒有家？」

王風道：「沒有。」

少女看看他，看看他死灰的臉，眼波中充滿了憐憫和同情。

她忽然發現，這個人就跟他自己同樣的可憐。

王風不看她，忽然從身上拿出幾錠銀子，拋入馬車裏。

這已經够她生活很久。

少女道：「你……你這是甚麼意思？」

王風道：「這意思就是說，從現在起，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少女道：「我能到那裏去！」

王風道：「隨便你到那裏，都跟我沒有關係。」

他說走就走。

少女流着淚大叫：「你的心眞的這麼狠，這麼硬？……」

王風沒有回頭。

他已經走出很遠很遠了，已聽不見車馬聲，也已聽不見少女的啼哭。

陽光滿天。

他死灰色的臉上彷彿在閃着光，彷彿是淚光。

這個又心狠，又不要命的人，爲甚麼會流淚？

（三）

黃昏。

正午時他就開始喝酒，喝最劣的酒，也是最烈的酒。

現在他已大醉。

他衝出這破舊的小酒舖，衝出條暗巷，拉住個獐頭鼠目的老頭子！

「替我找個女人，找兩個，隨便甚麼樣的女人都行，只要是活的就行。」

他找到了兩個。

兩個幾乎已不像女人的女人，生活的鞭子已將她們鞭韃得不成人形。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又髒又破的木板床上嘔吐，幾乎連苦水都吐了出來。

然後，他又要去找喝酒。

這時夜已經深了，街上已看不見行人，燈光更已寥落。

晴朗的天氣，到了黃昏後忽然變得陰暗了起來，無月無星。

老者告訴王風血鸚鵡的事。

陰慘慘的夜色，籠罩着陰慘慘的大地。

他迷迷糊糊，搖搖幌幌的走着，也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已走到那裏。

隨便走到那裏他都不在乎。

夜色更陰森，風也更冷，遠處高低起伏，竟是一片荒塚。

忽然間，一樣東西從亂墳間飛了起來——是一隻鳥。

一隻頸子上掛着鈴的鳥，鈴聲怪異而奇特，就彷彿要攝人的魂魄。

王風撲過去，想去捉牠，這隻鳥卻已飛遠了。

鈴聲也遠了。

墳塲間又出現了一個白髮蒼蒼，枯瘦矮小的白衣老人。

他的身子很衰弱，彷彿隨時都會被風吹走，又彷彿根本就是被風吹來的。

事實上，王風根本就沒有看見他是怎麼來的。

他出現的地方，就是一座墳。

他的人就站在棺材裏。

× ×

一口嶄新的棺材，裏面有陪葬的金珠，卻沒有死人。

死人是不是已站了起來！

王風在揉眼睛！

他想再看看自己是不是眼睛發花，是不是看錯！

他沒有錯。

他面前的確有個白髮的老人從棺材裏站了起來。

王風笑了。

他一點都不怕，卻忍不住要問道：「你是鬼？」

老人搖搖頭。

王風道，「你是活人？」

老人又搖搖頭。

王風道：「你是甚麼？」

老人道：「我是個死人。」

王風道：「你是死人，卻不是鬼？」

老人道：「我剛死，還沒有變成鬼。」

王風道：「你剛死？怎麼死的？」

老人道：「有人害死了我！」

王風道：「誰害的？」

老人道：「你。」

× ×

墳頭上荒草已枯黃，王風跑上去，盤膝坐了下來，盯着這老人。

他眼睛雖然睜得很大，雖然看了很久，卻還是看不太清楚！

這老人臉上濛濛朧朧的，彷彿有層霧。

據說剛死的人，臉上是會有種死氣，看來就像是霧。

王風嘆了口氣，道：「看起來你好像眞的是個死人！」

老人道：「本來就是的！」

王風道：「這裏又沒有別的人，看起來好像眞的是我害死了你！」

老人道：「本來就是的！」

王風苦笑道：「只不過我究竟是怎麼害死你的，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老人道：「你當然不知道，有很多很多事你都不知道！」

王風道：「你能不能告訴我？」

老人道：「有些事你知道了，對你並沒有好處，因爲……」

他的臉看來更神秘，忽然閉上咀，索性躺進了棺材裏。

王風卻還是不肯放棄，也跳下墳頭，坐在棺材邊上，追問道：「爲什麼？」

老人索性連眼睛也閉了起來。

王風道：「好，你不說，我就坐在這裏不走。」

老人在嘆氣，嘆了好幾聲，忽然問道：「你今年多大年紀？」

王風道：「二十七。」

老人道：「二十七歲的人，絕不能知道這些事！」

王風道：「為什麼？」

老人道：「因為你想知道的事，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的！」

王風道：「另外還有個世界？」

老人道：「有！」

王風道：「什麼世界？」

老人的臉彷彿在扭曲，過了很久，才緩緩道：「諸魔羣鬼的幽冥世界。」

他說得很眞實！

在這淒涼陰森的秋夜，在這荒墳衰草間，想起來更眞實。

王風想笑，却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老人道：「你若知道了他們的秘密，也許你就活不長了！」

他握起了王風的手！

他的手冰冷，聲音却很溫和，又道：「可是你今年才二十七，你至少還可以再活三四十年！」

這次王風笑出來了。

老人道：「你以為我是在說謊？」

王風道：「我知道你沒有說謊，可是你說錯了。」

老人道：「什麼地方錯了？」

王風忽然拉開衣襟，露出了健壯結實的胸膛，心口上有個小小的黑點。

他問：「你看這是什麼？」

老人道：「是顆痣！」

王風道：「不是。」

老人道：「是個小黑點！」

王風道：「也不是！」

老人看着他，等着他自己解釋。

王風道：「這是個記號！」

老人道：「什麼記號？」

王風道：「要命的記號！」

他自己又解釋：「無論誰有這記號，都表示他的命已不是他自己的了？」

老人道：「這記號是怎麼來的？」

王風道：「是被一種叫『要命閻王針』的暗器打出來的！」

老人道：「要命閻王針？」

王風道：「隨便什麼人被這種暗器打在身上，都絕對活不過半個時辰！」

老人說道：「你好像已活了不止半個時辰了！」

王風道：「那只因為我運氣，我快死的時候，剛好碰見了葉老先生！」

老人道：「葉老先生是什麼人？」

王風道：「葉老先生就是葉天士，也就是天下第一位名醫。」

老人道：「他救了你？」

王風道：「他只不過是暫時保住了我的命吧了！」

老人道：「暫時是多少時候？」

王風道：「一百天！」

他又笑了笑，笑容看起來已很淒涼：「所以我今年雖然才二十七，可是我已經活不到一百天，現在已經過了三十九天。」

一百天除掉三十九天，是六十一天。

老人道：「所以你現在最多已經只能夠再活兩個月。」

王風道：「也許還能活兩個月另兩天！」

九月只有二十九天。

一個知道自己最多只能再活兩個月的人，對生命還有什麼珍惜？

他為什麼還不敢拚命？

所以過去的這三十九天中，他已做了七八件別人不敢做的事。

他殺了七八個本來早就已該死，却又偏偏沒有死的人。

所以他無情，他心狠。

因為他不顧再傷別人的心。

× × ×

夜色淒迷。

老人也對着他看了很久，忽然問道：「你剛才有沒有看見一隻鳥？」

王風當然看見了。

從荒墳中飛出來的鳥，帶着攝魂的鈴聲。

老人道：「你知道那是什麼鳥？」

王風不知道。

老人道：「你當然不知道，因為那根本不是隻鳥！」

王風道：「那是什麼？」

老人道：「是血奴。」

王風不懂道：「血奴是什麼？」

老人道：「血奴就是血鸚鵡的奴才，血奴出現了，血鸚鵡也很快就會出現的！」

王風更不懂：「血鸚鵡？」

老人道：「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才化成這隻血鸚鵡！」

他的聲音神秘而遙遠，慢慢的接着道：「那一天東方的諸魔，和西方諸魔，為了慶賀魔王的壽誕，聚會在『奇濃嘉嘉普』！」

王風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奇怪的地方。

老人道：「那就是諸魔的世界，沒有頭上的青天，也沒有脚下的地方，只有風和霧，寒冰和火燄……」

他的聲音更遙遠：「那天是魔王十萬歲的壽誕，九天十地間的諸魔都到齊了，都刺破中指滴出了一滴魔血，化成了這隻血鸚鵡，作為他們的賀禮！」

王風道：「是送給魔王的？」

老人道：「不錯！」

他又接着道：「可是這隻血鸚鵡每隔七年都要降臨到人間一次，帶來三個願望！」

王風道：「三個願望！」

老人道：「你只要能看見牠，牠就會讓你得到三個願望！」

王風道：「不管什麼樣的願望，都能夠實現！」

老人道：「絕對能實現。」

王風笑了笑，道：「這當然只不過是種傳說而已，絕不會有人眞的看見過牠！」

老人道：「眞的有！」

王風道：「哦！」

老人道：「我就知道七年前有個人看見過牠，而且實現了三個願望！」

他眼睛裏充滿了興奮，又充滿了恐怖，絕不像是在說謊。

王風道：「你也知道是誰看見過牠！」

老人道：「是我的兄弟！」

王風道：「現在他的人呢？」

老人黯然道：「現在他已死了。」

王風道：「他那三個願望中為什麼沒有祈求長生？」

老人道：「因為當時他有很大的困難，本來幾乎已經是無法解決的困難！」

他忽然問：「你知不知道七年前那件王府寶庫失竊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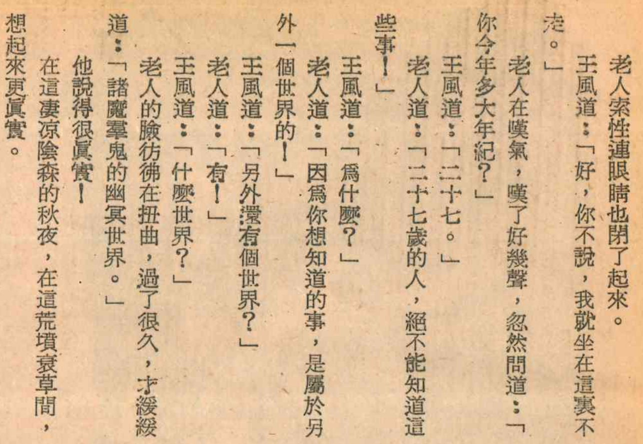
王風知道。

在當時，那的確是件轟動天下的大案——富甲天南的富貴王，他的寶庫中珠寶如山，却在一夜間盡都神秘失踪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靈台誅心劍　雲燕七殺刀

山城。

長街。

整齊的石板道，參差的小橫巷。

長街穿過山城，在四月燦爛的陽光下，看來就像一條金色的百足蜈蚣。

這座山城，就叫蜈蚣鎮。

× × ×

這是一個古老的小鎮，也是關洛道上的咽喉。

西出陽關，東入京洛，這裏是必經之途，所以它雖然只是一個小鎮，却是關洛道上的黃金地段。

在這個多彩多姿的小鎮上，你只要帶足了荷包，它幾乎隨時都可以滿足任何一種慾望。

在這裏，不分晝夜，你高興怎麼玩，就可以怎麼玩。這裏的禁例，只有一條：那便是你絕不可以在這裏隨便殺人！

因為這裏是高大爺的地盤。

× × ×

金蜈蚣高敬如高大爺。

關洛七雄的老大。

高大爺一向不喜歡有人在他老人家眼皮子底下惹事生非。

在蜈蚣鎮，甚至於整條關洛道上，很少有人敢違背高大爺定下來的規矩。

高大爺定下來的規矩，敢不遵守的人，也許只有一個。

那便是高大爺自己！

× × ×

高大爺今天就要在這條長街上殺人。

正午。

美人酒家門口。

× × ×

高大爺並不是一個歡喜殺人的人。

在關洛道上，高大爺是個受人尊敬的人；如果高大爺歡喜殺人，高大爺絕不會成為今天的高大爺！

不過，這也並不是高大爺沒有殺過人。同樣的理由，高大爺如果沒有殺過人，高大爺也絕不會成為今天的高大爺！

高大爺殺人，一定有殺人的理由。

高大爺一向只殺該死的人——或是高大爺認為該死的人。

× × ×

如今，這個高大爺認為該死的人，已經出現。

× × ×

四月的陽光，溫暖、金黃。

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正迎着陽光，懶洋洋的從長街那一頭走過來，慢慢的走向美人酒家。

一切都在高大爺的意料之中。

現在是巳牌時分，一個時辰之後，這個年輕人將會帶着七分酒意，從美人酒家裏哼着小調走出來。

人出大門，人頭落地！

× × ×

酒廳裏稀稀落落的坐着十來名酒客。

現在當然還不是上座的時候。

公冶長背負着雙手，徐步踱向廳角一副座頭，那是他每天佔用的老地方。

他每次來，這個座位都空着。

並不是酒家對他優待，特別爲他留下了這個座位，專等他來，而是這副座頭太爛太舊，只要一不留神，就有打翻酒菜的危險。

在蜈蚣鎮上，這爿美人酒家，並不是一處很高級的地方。

這裏，只賣白酒，下酒的小菜，也沒有幾樣。

挑担的，趕車的，無論生張熟魏，只要你身上有個三兩吊錢，你就隨時都可以進來喝個痛快。

這裏的酒菜低廉，設備簡陋，只有一樣，卻是名實相符。

這爿美人酒家裏確有美人。

美人僅有一個。

老板娘。

花十八！

花十八——一個很不容易聽到的名字，也是一個很不容易見到的女人。

這也許正是這爿美人酒家比鎮上其他類似的酒家，每天的生意，要好上好幾倍的原因。

因爲你在別處，花的代價相同，絕不會像在這裏一樣，一抬頭，便能看到一張迷人的面孔。

迷人的面孔。

銷魂的微笑。

完全免費。

× × ×

公冶長如今就正在享受着今天的第一個微笑。

「老規矩？」

「老規矩。」

老規矩的意思，就是三斤白酒，一盤滷猪耳，一盤茴香豆。

花十八微笑着手一擺，一名瘸腿酒保，立將酒菜送上。

在目前這座酒廳中，公冶長可說是個很特別的客人。

因爲在此刻廳中的十來名酒客裏面，除了數他年紀最輕之外，只有他一個人穿着長衫，也只有他一個人佩了兵刃。

不過，他的長衫和兵刃，並沒有爲他增加與衆不同的氣派。

相反的，他這一身裝束，只有使他顯得比別人更寒賤、更潦倒、更落魄！

因爲他身上那件長衫，雖然看起來還算乾淨，但已經很難說得出是一種什麼顏色。

那口佩劍的情形也差不多。

滿是銹斑的劍鞘，枯草般的劍穗，在在都說明它主人和它的關係，一向似乎並不怎麼親近。

他身上唯一顯得與衆不同的地方，也許便是他此刻那副喝酒的神氣。

他雖然也跟別人一樣，喝的是白酒，但遠遠看上去，卻像一位國王享用着一席御宴。

鄰座有人說了一個粗俗不堪的笑話，立即引起同桌的伙伴一陣哈哈大笑。

公冶長也跟着笑了。

這裏本來就是一個製造歡笑的地方。

在這裏使用的每一文錢，都是流血流汗賺來的，以血汗換取的錢，在歡笑中花去，豈非正是人生一樂？

花十八在帳櫃後面低下了頭。

她也聽到了這個笑話。

她也在笑。

但是，她笑，只能笑在心裏，不能笑在臉上，因爲那並不是一個適宜於婦道人家聽到的笑話。

公冶長又喝了一杯酒，忽然放下酒杯，起身向帳櫃走去。

花十八在脚步聲中抬起了頭，含笑以待。

她非常淸楚，她這裏比別家的生意好，是由於什麼原因；所以，她也知道，有時遇上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客人，光是微笑，是不够的。

有些客人只是歡喜一雙眼光佔便宜，有的客人歡喜口頭上佔便宜，另有一部份客人則必須手脚上佔了便宜，才會心滿意足。

各式各樣的客人，她都遇見過。

現在，她知道，今天的第一個醉翁來了。

她笑在臉上，也笑在心裏。

「來吧！小子。你花家姑奶奶正閑得發慌，讓你小子過來盡盡孝心也好！」

公冶長慢慢的走過來，斜靠帳櫃，側臉微微一笑道：「聽說這兒住了一位高大爺？」

花十八道：「是的。」

公冶長道：「聽說大後天就是高大爺的六十大壽？」

花十八道：「是的。」

公冶長道：「這樣說來，丁二爺、胡三爺、艾四爺、巫五爺、花六爺、孫七爺他們幾位，這幾天都要趕來這裏，爲他們關洛七雄中這位大當家的賀壽了？」

花十八的眼珠微微一轉，說道：「相公貴姓？」

公冶長道：「公冶長。」

花十八道：「公冶相公也是跟高大爺賀壽來的？」

公冶長微微一笑道：「有這份心意，只怕進不了高府大門。」

花十八一怔道：「爲什麼？」

公冶長笑道：「你瞧我這一身行頭，像不像個喝壽酒的賀客？」

花十八笑了，這小子雖然一副寒酸相，說起話來，倒是蠻風趣的。

公冶長笑笑，又道：「高大爺有沒有來過這裏？」

花十八笑道：「來幹什麼？」

公冶長微笑道：「你這裏除了喝酒，還能幹什麼？」

好小子，上路了！

她飛了他一眼道：「你說呢？」

公冶長微微一笑，道：「有些事我一向只做不說。」

他說完這句話，忽然轉身走了開去。

留下花十八在那裏發呆。

這小子是不是有點毛病？

× × ×

靠酒廳門口的一副座頭上，坐着三名短衣漢子。

方才那個粗俗不堪的笑話，就是其中一個漢子說的，現在那漢子正在唾沫橫飛的說着另一個笑話。

公冶長在空着的一邊坐了下來。

說笑話那漢子突然住口，三人一齊拿眼睛瞪着公冶長。

說笑話的那個漢子道：「你老弟這算什麼意思？」

公冶長道：「聽笑話。」

那漢子道：「誰請你過來的？」

公冶長道：「我自己！」

那漢子轉向另外兩名漢子道：「你們聽聽這小子說話的口氣！」

左首一個紅臉漢子嘿嘿一笑，道：「這小子身佩兇器，八成是找碴來的，張老大，給點顏色他瞧瞧！」

說笑話的那漢子就是張老大。

他瞪着公冶長，冷冷道：「你小子究竟滾不滾？」

公冶長微笑道：「不滾。」

張老大霍地站了起來，一脚踢開櫈子，沉

臉厲聲道：「蜈蚣鎮是你小子耍賴的地方？你小子瞎了眼了！」

公冶長微笑道：「正因爲我眼睛沒有瞎，才看出你們三個不是好東西。」

張老大勃然大怒，突然閃身繞過桌角，一拳對準公冶長的鼻樑擊了過去！

另外那兩名漢子也跟着跳了起來，人離座位，手上已分別握着一把牛耳尖刀。

公冶長朗聲一笑道：「高大爺手底下的狠角果然不少！」

他一擰腰，人已閃了開去。

張老大一拳揮空，突然扭轉身軀，單足斜斜飛起，直蹬公冶長的咽喉。

身形靈活，勁道凌厲，居然使的是正宗辰州薛家十八連環飛腿！

公冶長繼續後退，仍然沒有還手。

那兩名握刀的漢子，已經自他身後包抄而至，這時見公冶長不斷後退，兩人眼色一使，雙刀並起，帶着兩道閃閃寒光，同時左右插向公冶長的腰脇。

公冶長頭也沒回一下，冷冷道：「動刀者死！」

只見人影一花，然後是兩聲慘吼。

那兩名動刀的漢子，一齊蹌踉後退，兩把牛耳尖刀，已齊柄戳進了他們自己的心窩。

兩名漢子雙手扶着刀柄，弓腰向後退了幾步，終於扭曲着面孔，在自己畫出的血綫一端倒了下去。

張老大僵在那裏，像呆了一樣，他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爲他一脚踢出時，只見對方身形如飛蓬般原地一轉，兩名伙伴的牛耳刀，就插入了自己的心窩！對方如何奪刀還擊？用的是什麼手法？他根本就沒有能够看淸楚！

像這樣一名敵人，他張金牛會是對方的敵手嗎？

公冶長似乎非常欣賞這位張老大的懸崖勒馬，點點頭道：「很好！算你伙計識相。請回去告訴高大爺，留你伙計一個活口，就算是我公冶長送給他高大爺的一份壽禮。另外請你帶個口信：請他高大爺多想想，如果發覺走錯了路，就該趁早回頭！」

張老大仍然像木頭人一樣，僵在那裏，動彈不得。

突聽門口有人冷冷接口道：「我也想送高大爺一件禮物！」

× × ×

公冶長一轉身，便看到一名滿臉殺氣的黑衣青年，正握着一把長刀，像冰柱一般，站在大門口。

公冶長道：「朋友想送高大爺一件什麼禮物？」

黑衣青年道：「你的人頭！」

公冶長道：「朋友怎麼稱呼？」

黑衣青年道：「血刀袁飛！」

公冶長動容道：「燕雲七殺手中的血刀袁飛？」

袁飛冷冷道：「算你有點見識。」

公冶長不禁點了點頭，道：「你方才如果不聲不響，抽冷子揮出一刀，我這顆人頭，也許早就不在頸子上了。燕雲七殺手，果然名不虛傳，果然有點風度。」

袁飛寒着臉道：「我如果現在揮刀，你的人頭照樣要離開你的頸子！」

公冶長微笑道：「那麼，你現在爲什麼不揮刀？」

袁飛道：「等你拔劍！」

公冶長又笑了笑道：「因爲你不願殺一個沒有抵抗力的人？」

袁飛道：「這是原因之一。」

公冶長道：「哦？」

袁飛道：「另一個原因便是我一向不歡喜在別人店裏殺人。」

公冶長點頭道：「這是一種好習慣，我該學學。」

袁飛不再開口，身子一轉，向街心走去。

公冶長慢慢跟着走出去。

袁飛轉過身來，公冶長站下，仍然沒有拔劍。

袁飛冷冷的望着他，冷冷地道：「你還等什麼？」

公冶長微笑道：「等你發問。」

袁飛道：「我沒有話問。」

公冶長微笑道：「連我是誰，你也不想知道？」

袁飛道：「不想！」

公冶長道：「爲什麼？」

袁飛道：「無此需要。」

公冶長道：「因爲我已死定？」

袁飛冷冷一哼，道：「不錯！名字只對活人有意義。」

公冶長道：「也不想知道高大爺要殺我的原因？」

袁飛道：「我也不是評理來的，無論是什麼原因，都跟我沒有關係。」

公冶長忽又露出笑意道：「那麼，我可不可向你袁兄請教一件事？」

袁飛道：「說！」

公冶長道：「聽說袁兄是艾四爺的人，爲什麼現在要替高大爺殺人？」

袁飛道：「關洛七雄一向不分彼此，高大爺要殺的人，也就等於艾四爺要殺的人。」

公冶長微微一笑，說道：「關洛七雄均爲好客之士，我公冶長如果不死，遲早必爲七雄門下客，到時候我跟袁兄也將是一家人，袁兄何不放遠眼光，趁今天這個機會，先賣小弟一個人情？」

袁飛冷冷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至少目前你還不是七雄門下客！」

公冶長道：「袁兄爲什麼不給小弟一個機會？」

袁飛冷冷道：「我等你拔劍，就是給你機會！」

公冶長深深吸了一口氣，頭一點，說道：「好！」

× × ×

日麗中天。

正午。

長街兩端，已經圍滿閑人。

現在每一雙眼光，都屏息凝注在公冶長拔劍的那隻右手上。

長劍緩緩出鞘。

長劍出鞘，兩邊人羣中，登時響起一片嗡嗡竊議之聲。

「這是一把什麼劍？」

「沒有見過。」

原來公冶長拔出的，雖具有一般劍的長度和樣式，但卻是一把沒有開過口的鈍劍；劍身上不僅沒有一絲光華，甚至還佈滿了點點銹斑，以其說是一把劍，似乎還不及說它是一根長扁扁的舊鐵條來得恰當。

但說也奇怪，血刀袁飛一見到這把劍，卻突然變了臉色。

他瞪着公冶長道：「誅心劍？」

公冶長道：「是！」

袁飛道：「閣下是靈台老人門下？」

公冶長道：「是！」

袁飛露出不信之色道：「靈台老人一生與世無爭，閣下若是靈台門下，何以對名利二字如此熱衷？」

公冶長微微一笑道：「聖賢愚劣，因人而異——你袁兄不是也有一個很好的出身麼？」

袁飛嘿了一聲，沒有開口。

公冶長含笑緩緩接着道：「如袁兄願高招貴手……」

袁飛又望了那口誅心劍一眼，忽然點頭道：「久聞誅心大九式有風雷之威，靈台老人已歸道山，今天能向閣下領教兩手，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他口中說着，語音突然一沉，又道：「小心接刀！」

刀字出口，刀已揮出。

刀光如匹練，突向公冶長胸膛閃捲過去。

公冶長一偏身，向左挪離丈許，橫劍平胸，注目屹立如故。

袁飛人隨刀轉，一個箭步竄出，第二刀又帶着一片炫目的光華，如毒蟒出洞般，疾劈過去！

公冶長再度縱身閃避，唇角同時浮起一絲會心的笑意。

袁飛冷冷一哼，說道：「好！閣下果然識貨。」

原來他兩刀看上去雖然凌厲無匹，其實只是引誘對方出手的虛招。

一名武林高手的虛招，經常都是一種帶着糖衣的毒藥。

因為一着成功的虛招，往往會令人覺得它好像攻錯了部位，而且往往顯得破綻百出。

對於交手的對方來說，這種錯覺經常是一種很大的誘惑。

如果對方抵受不了這份誘惑，貿然出手還擊，他將會發現敵人原先暴露的空門，會突然消失不見。

他同時會發現，敵人所等待的，正是他這種愚蠢的反應！

愚蠢的代價，便是死亡。

但是，公冶長顯然不是一個容易上當的對手。

公冶長的確識貨。

識貨便是行家，對付一位行家，除了憑眞本事獲勝，絕無取巧的捷徑。

血刀袁飛其實並不是一個歡喜取巧的人。

他發出虛招，目的只是想試試這位靈台門人的胆識和眼力，如今兩刀無功之後，他決定不再浪擲時光。

他攻出了第三刀。

一刀平平送出。

刀尖顫動。

刀芒如圈。

樸實無華的一刀，也是要命的一刀！

這一次公冶長沒有退讓，事實上這一刀他想讓也讓不開。

因為他已看出，這一刀至少蘊藏了七種以上不同的變化，無論他閃去那一個方向，這一刀無疑都能制他於死命！

這是不容迴避的一刀。

公冶長等刀尖以一種詭異的弧線堪堪劃至胸前，劍尖一挑，突然振腕點出。

點向光圈的中心！

只聽得奪的一聲，光影消失，一切突告寂止。

但見街心中央，兩人正以一種很奇特的姿態，面對面地僵立着，彼此之間，相距不到三尺。

兩人的兵刃均未脫手。

袁飛的刀尖，斜指着公冶長的左脇；公冶長的劍尖，則緊壓在袁飛的長刀上。

袁飛左手搭着公冶長的左臂，公冶長左手食中二指，則指着袁飛胸口的將台穴。

這是一個動作尚未完成，而突然停頓的畫面。

如果雙方繼續完成彼此預定的動作，情形將是：袁飛的刀尖在劍尖壓力之下，一定會從公冶長左脇空門下穿出去。

袁飛的左手雖然搭着公冶長的左臂，但那並不是一個正確的化解招式，公冶長只須稍稍加勁，無疑便可一下點中袁飛的將台穴！

袁飛一刀刺空，將台穴又遭點中，將會造成甚麼樣的後果呢？

那是人人都會想得到的。

那麼，公冶長何以不點過去？

這一點別人也許無法了解，但在交手的雙方，無疑都清楚那是為了甚麼。

那是為了袁飛剛才沒有從背後揮刀。

尊重自己的人，才會受人尊重。

至於袁飛當時如果眞的揮刀，究竟傷不傷得了公冶長？公冶長當時是不是眞的不知道身後來了強敵？那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雙方僵持，只是一霎眼的事。

接着，雙方立時撤招，立時抽身後退。

袁飛還刀入鞘，冷冷地道：「一報還一報，袁飛領閣下盛情。」

公冶長微笑道：「不錯，今天我們誰也不欠誰，以後的帳，以後再算。」

袁飛冷冷接着道：「閣下出手雖快，但還沒有快到令人無法預防的程度，下次有機會遇上，袁某人相信，照樣有辦法可以砍下你的人頭。」

公冶長笑道：「那也是以後的事。」

他一邊收起那把誅心劍，一邊又笑了笑，道：「世事變幻，如白雲蒼狗，誰又知道，我們下次遇上時，一定還是仇人，而不會變成朋友？」

袁飛寒着面孔道：「我們永遠也不會變成朋友！」

他話一說完，不等公冶長再開口，便轉身頭也不回的走了。

公冶長聳聳肩膀，又懶洋洋的走進了美人酒家。

× ×

高大爺坐在花廳中，雙手緊握着太師椅柄，臉色陰沉得像塊鉛板。

他望着跪在他面前的張老大，就像在望着一隻不知道撕着吃好，還是切開來吃好的烤全雞。

他左首坐着一個留了山羊鬍子的老人，正在那裏悠閑地吸着旱菸。

張老大已經戰戰兢兢的，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

他如今把全身的力量，都匯集在左邊腰眼上，只等高大爺一腳將他踢出去。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高大爺臉色雖然難看，語氣居然非常平和，似乎一點也沒有怪罪他的意思。

「你說那小子最後怎麼說？你重說一遍看看。」

「他說，要小人帶個口信給大爺：請大爺你，多想想，如果發覺走錯了路，就該趁早回頭！」

高大爺皺皺眉頭，轉臉朝那個留着山羊鬍子的老人望去。

羊鬍老人點了點頭，朝高大爺使了一個眼色。

高大爺咳了一聲，緩緩道：「好了，這兒沒有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張老大如獲大赦，爬下去磕了個頭，依言退出花廳。

等張老大去遠了，高大爺才向那羊鬍老人，低聲說道：「葛老懂那小子最後這幾句話的意思？」

葛老徐徐噴了一口烟霧，點頭道：「是的，老朽不僅懂得那小子這幾句話的意思，而且覺得小子這幾句話，的確不無幾分道理。」

高大爺微微一怔道：「那就是說——高某人目前的確走錯了路？」

葛老點頭道：「是的，不但走錯了路，而且錯得相當厲害。」

高大爺不禁又皺起了眉頭。

葛老轉過臉來道：「東家對丁二爺他們幾位最近的情況清楚不清楚？」

高大爺點點頭。

葛老瞇着眼道：「那麼，老朽想請問東家一聲：丁二爺身邊有個穿心鏢谷燕，艾四爺身邊有個血刀袁飛，花六爺身邊有個雙戟溫侯薛長空，胡三爺，巫五爺，孫七爺，最近聽說也分別收留了不少好手——東家你身邊，目前有誰？」

高大爺呆住了！他顯然從來也沒有思孜過這個問題。

他身邊當然也有人。

像剛才的那位張老大，便是一個。

像張老大這一類的角色，平日耀武揚威，吹鬍子瞪眼睛，也不能說不是人物，只可惜跟燕雲七殺手那等人物一比起來，恐怕連替人家提草鞋的資格都不够。

高大爺呆了一陣，訥訥道：「我——我前些日子，不是已派出人去，跟七殺手中另外的四殺手接頭了麼？」

葛老意味深長地又徐徐噴了一口烟霧道：「老朽只怕東家這樣做，也許已經太遲了。」

高大爺道：「太遲？」

葛老道：「老朽剛才走進來，便是為了要向東家報告一個消息。」

高大爺道：「甚麼消息？」

葛老道：「今天早上，狀元棧老趙偷偷跑來告訴老朽，說是胡三爺、巫五爺，孫七爺等三位的隨從中，都有一張陌生的面孔，而且長相都很特別，極像傳說中的某幾個人。」

高大爺道：「像誰跟誰？」

葛老道：「魔鞭左天斗，鬼斧桑元，病太歲史必烈！」

高大爺一呆道：「燕雲七殺手中的另外三名殺手？」

葛老輕咳了一聲：「所以東家即使還能在燕雲七殺手中分一瓢羹，除了那位虎刀段青，可說已別無選擇。」

高大爺皺眉道：「虎刀段青那小子據說脾氣頑硬如鐵，非常不好伺候，而且又是七殺手之中，行踪最飄忽不定的一個，一時之間到那裏去找那小子？」

葛老似乎沒有聽出高大爺最後這句話是個問句，他慢慢的又裝了一袋菸，希里呼嚕的吸了幾口，才從容不迫的接着道：「另外還有一件事，東家好像也沒有留意。」

高大爺道：「甚麼事？」

葛老緩緩道：「東家似乎並不十分關心今天美人酒家門口那一戰的經過。」

高大爺愕然道：「誰說我不關心？」

葛老悠然噴了口烟霧道：「那麼一定就是東家沒有聽清楚張老大剛才的報告。」

高大爺細細回味着這句話，忽然一拍茶几，失聲道：「這裏面果然有鬼！」

他咬着牙齒，正待接着要說甚麼時，葛老揚了揚菸筒道：「够了，話說得太明白，只有徒傷情感。」

高大爺恨恨地道：「好個艾四，我高某人一向待他如親兄弟，想不到他竟在這種節骨眼兒上，耍我的花樣！」

葛老輕輕嘆了口氣，說道：「其實，這樣也好，這樣至少可以讓你東家明白，萬事求人不如求自己，即使是磕頭的兄弟，也未必就靠得住。」

他緩緩抬起頭，望着高大爺道：「現在，東家該懂得，公冶長那小子帶這個口信給東家的用意了吧？」

高大爺一怔，露出難以置信之色道：「難道那小子……」

葛老微笑道：「是的，小子的話說得非常露骨，這正足以證明那小子是個有心人。」

高大爺面有難色，緊皺着眉頭道：「如果我們收容了這小子，半個月前，富貴鎮上那筆帳怎麼算？」

葛老微微一笑，道：「不好算的帳，可以不算。」

他摸着山羊鬍子，微笑着接下去道：「至於富貴鎮上的那筆帳，談損失也不過是三條人命，以及賭場裏一些不值錢的枱椅，在東家來說，如能將這小子收為心腹，這點微不足道的損失，又算甚麼？」

高大爺道：「這也只是我們的猜想，我們又怎知道那小子是不是眞有這一份誠意？」

葛老笑笑道：「這一點不用你東家操心，你聽老朽的好消息就是了。」

× ×

葛老吸着旱菸筒，慢慢的走向鎮頭。

太陽已經偏西。

晚風中飄送着歡樂的笑語，也夾雜着酒肉的香氣。

富足的小鎮。

愉快的黃昏。

葛老抬頭望望天色，停下來又裝了一袋菸，才繼續悠閑地向前走去。

他所以顯得如此從容，是因為他要去的地方並不遠。

他已打聽出公冶長那個年輕人住在甚麼地方。

同時，他也知道，如今太陽尚未下山，根據過去幾天的習慣，公冶長一定還沒有回到他住的地方去。

這個年輕人，如今說不定還泡在美人酒家裏。

但他如今要去的却並不是美人酒家。

× ×

他去的是萬花樓。

× ×

萬花樓是高大爺常來的地方，但這種需要金錢又需要精力的溫柔鄉，顯然並不適合一個像葛老這樣的老人。

同時，他來的也不是時候。

他答應高大爺，要找那個叫公冶長的年輕人，他也知道那年輕人此刻一定還泡在美人酒家裏，他為甚麼要在這時候，一個人悄悄跑來萬花樓呢？

× ×

葛老是從後門溜進去的。

從後門進來，是個很大的園子，園子裏散建着無數座涼亭。

每當夏秋之夜，皓月當空，美酒盈樽，佳人在抱，這些涼亭，正是尋芳客們銷金銷魂之所。

但如今只是殘春方盡，白天的太陽，有時雖然會熱得令人冒汗，但一到夜晚，冷風吹起，依然會使人受不了。

所以這些涼亭如今還空在那裏，四週的雜草，也沒有清除。

葛老略作張望，然後便慢慢的朝其中一座涼亭走去。

亭子裏石桌後面，如石像似的，坐着一名灰衣人。

葛老慢慢的走過去，招呼也沒打一個，便

隔着石桌，在灰衣人對面坐了下來。

灰衣人面孔木板而蒼白，只要稍爲有點江湖閱歷的人，都不難看出這名灰衣人臉上，無疑正戴着一副精巧的人皮面具。

灰衣人冷冷地道：「我交代你的幾件事，都查清楚了沒有？」

葛老恭恭敬敬的，肅聲回答道：「都查清楚了。」

灰衣人道：「一件一件說。」

葛老道：「是！」

他頓了一下，低聲接着道：「七兄弟中的另外六位，昨晚都到齊了，來得最早的是艾四爺，到得最遲的是花六爺。」

灰衣人點點頭，沒有開口。

葛老低低接下去道：「尊駕猜測得一點不錯，七兄弟之間，最近果然出了一點麻煩。」

灰衣人目光中露出問詢之色。

葛老道：「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二十多天前，一名扶風的商人，帶着一批珠寶，於潼關附近，忽然連人帶貨，一起失去踪影。」

灰衣人道：「扶風是誰的地盤？」

葛老道：「花六爺。」

灰衣人道：「潼關呢？」

葛老道：「艾四爺。」

灰衣人道：「這名商人於扶風起程時，有沒有按七雄訂下的規矩，先向當地的雄主花六爺請領花符？」

葛老道：「有。」

灰衣人道：「如今這筆損失照理該由誰負責賠償？」

葛老道：「應由花六爺和艾四爺，各攤一半。」

灰衣人道：「既然訂有規矩，照單賠償就是了，那來的麻煩？」

葛老道：「因爲艾四爺不願賠。」

灰衣人道：「爲甚麼？」

葛老道：「他說這是花六爺有心在整他的冤枉！」

灰衣人一哦道：「換句話說，他認爲是花六爺在那商人身上做了手脚？」

葛老道：「是的。」

灰衣人道：「他有甚麼證據？」

葛老道：「沒有。」

灰衣人道：「理由呢？」

葛老道：「理由倒是很充份的，他說這是一趟暗鏢，在那商人出事之前，只花六爺一個人知道這批紅貨，所以下手的決不會是第二個人。」

灰衣人沉吟了片刻，才道：「高大爺打算如何來處理這件事？」

葛老輕輕嘆了口氣道：「高大爺除了儘量化解之外，又有甚麼辦法。」

灰衣人目光閃動，忽又問道：「高大爺於六十大壽喜日前夕，突然遇上這種頭疼事，照說發愁還來不及，怎麼他還有心情，跟一個叫公冶長的年輕人爭閑氣？」

葛老微笑道：「這正是老朽要向尊駕報告的另一件事。」

灰衣人道：「哦？」

葛老又笑了笑，道：「高大爺適才經老朽加以開導，已改變主意，決定接受那個年輕人的建議。」

灰衣人道：「甚麼建議？」

葛老微笑道：「那小子暗示高大爺目前正走上了一條可怕的錯路，他勸高大爺應該及早回頭。」

灰衣人道：「甚麼叫走錯了路？」

葛老壓低了聲音，說道：「那小子意思是說，七雄中的六兄弟，目前正在紛紛收買殺手，暗地裏作擴張實力的打算，只有高大爺，尙懵然無知，尤其是跟他公冶長作對，更屬不智之至！」

灰衣人目光閃動道：「所以——？」

葛老得意地笑笑道：「所以老朽等會離開這裏，就要去找那小子談條件！」

灰衣人點點頭，隔了片刻，才取出一張銀票，放在石桌上道：「五百両，四海通的票子。如有新消息，仍照老規矩聯絡見面！」

×　　×

葛老走了，走時顯得又興奮又緊張，就像一隻剛偷吃了油罐子的小老鼠。

灰衣人仍然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

直到葛老人出園外，脚步聲漸漸遠去，灰衣人才慢慢的從臉上取下那副人皮面具，露出本來面目。

如果葛老這時突然走回來，看清這名灰衣人的眞面目，準會驚惶得不知所措。

原來這名灰衣人不是別人，正是他向高大爺獻計，準備收爲心腹的那位靑年殺手：龍劍公冶長！

×　　×

又是一個美好的天氣。

蜈蚣鎭上也好像突然熱鬧了起來，人人臉上都帶着愉悅的笑容，每個人的心情都似乎跟天氣一樣的開朗。

今天的高遠鏢局，看上去更是充滿了一片洋洋喜氣。

鏢局大門口，綴滿錦緞彩球，鏢局裏上自總鏢頭，下至打雜的小伙計，人人都換上了一身新衣服，人人臉上，都閃現着一片喜悅的紅光。

鏢局門口，車馬不停。

因爲高遠鏢局的東主就是高大爺，高大爺六十大壽的帳房，就說在這裏——高遠鏢局。

高大爺做六十大壽，誰不想在禮簿上留個名字？

局中管帳的楊師爺，這幾天來，手都寫酸了，但這位楊師爺一點也不以爲這是一份苦差事。

因爲他非常淸楚他們東家的爲人。

高大爺在江湖上的名聲雖然毀多於譽，但對待下人，一向還不算刻薄。他知道這場喜事過去，大家一定都會分到一份可觀的紅利。

所以這位楊師爺只要一放下筆管，就會托着水菸台，走去門口張望。

一方面瞧瞧街景，舒散舒散心神，一方面則是順便看看有沒有新的賀客上門。

這時，一輛簇新的四輪平頂車，由一匹油光水亮的健騾拖着，正從鎭頭上向這邊緩緩駛過來。

楊師爺看到這輛嶄騾車，眼中不禁微微一亮。

他知道又有送禮的來了。

而且一定是份大禮！

因爲別的不說，單是拉車的這頭健騾，在蜈蚣鎭上，恐怕就找不出第二匹來。

車上的禮品，堆了有三尺來高，上面覆着一幅大紅布，車後跟着兩匹黃驃馬，馬上坐的是兩名藍色勁裝大漢。

這兩名藍衣大漢，一人佩着一口單刀，一看便知道是黑道上的人物。

行人帶着欽羨的眼光，紛紛讓道。

騾車駛至鏢局門口停下，馬上吸引了一大羣閑人，大家顯然都想看看這份禮是誰送的，是甚麼人出手如此大方？

楊師爺匆匆扭頭朝兩名小伙計使了一個眼色，連水菸台也來不及放下，便搶下台階，迎了上去。

馬上一名藍衣漢子宏聲問道：「高大爺在不在？」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

雷海破火山

文·蕭逸　圖·盧令

寸心通妙諦　咫尺結仙緣

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是在「南雁」飛瀑峯。

時值盛暑，她穿着一襲紫色的羅裙，正在臨淵吸水。

冰姿香髮襯以雪膚玉貌，人是那麼的美，——淸艷絕塵！

費了半天的力氣，杜鐵池才攀到了峯上，不意轉瞬間，竟然失去了她的踪影——

他眞有說不出的懊喪，彷彿失落了些甚麼似的！

×　　×

兩年後，在「北雁」放鶴嶺——

他又看見了「她」！

時值隆冬，皚皚白雪，覆蓋着四山遍野！杜鐵池跨在小毛驢上，踏雪經過，遠遠看見她正在攀摘着樹上的梅花。

她穿着一襲雪白的長衣，人面花光，相互增色。

他呆住了。

她也呆住了。

杜鐵池鼓足了勇氣，想上前去搭訕，說些甚麼，她却忽忽抱着白玉的花瓶，頭也不回的逕自去了。

他的小毛驢，繞遍了附近名峯，竟然再次的落了空兒。

這是第二次！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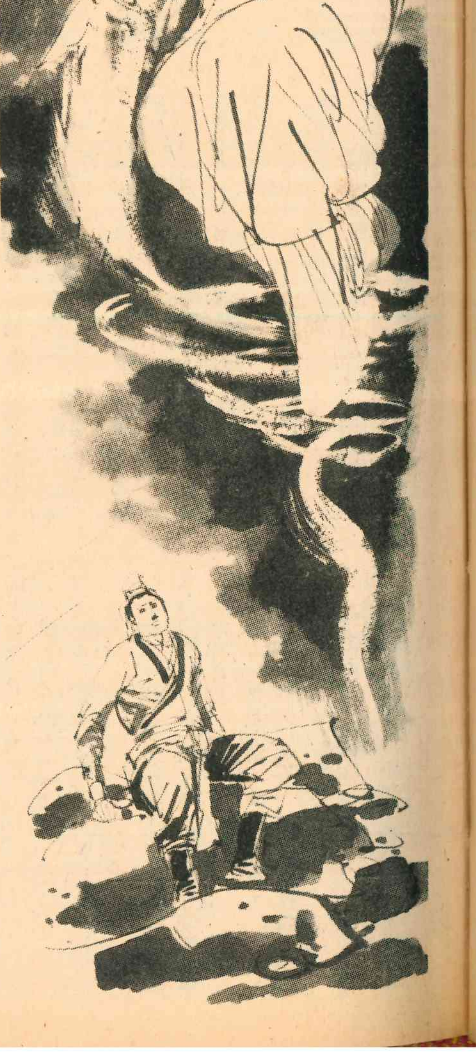
第三次相逢在今年！

新春的朝陽，炫弄着草上的露珠！

杜鐵池正在使劍，她却遠遠的，在打量着他！——

春風飄揚着她秀麗的長髮，半側着身子，她輕抬手腕攏着，雪白的玉腕上戴着碧綠的翠鐲子，晶瑩的纖指，輕泛着點點星光！

杜鐵池猛的追過來，施展出快速的輕功，一直追她到「天池」之濱，她却躍身水上，一逕的踏波彼岸！



隔着遼濶的池水，她對他嫣然一笑，遂即消失在一個斑爛的桃花深處！

他懊喪極了。

爲此，他生了一場病。

像是中了魔似的，他念念不忘着，她美麗的倩影，燈前，月下，極思成疾，人也憔悴多了。

×　　×

是人？是怪？是仙？還是鬼？

直到今天，他還攪不清楚！

無論如何，他不想再這麼無味的沉淪下去了。

結束了五年的山居，他就要告別雁蕩山，打算自此走馬天下，更憑着掌中劍，腹中書，闖一片江山！

「五年」可不是一個短時間！

五年以來他讀書練劍，文武兼修，自覺有了極深的長進，除此以外，終日面對靈山飛泉，上體天心，在「靈性」一方面來說，也似乎與往日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他自覺有異常人的地方，就在這一點「靈性」上，「靈性」也常常導引着他作出一些莫明其妙的事情！

譬如說，他獨自一個人，來到雁蕩山閉門自修，一住經年，這就是一般人大惑不解的事情！

其次，爲了一個捕風捉影的女人，憔悴如斯，也是那一點，有異常人的「靈性」在作祟的！

十五歲那一年，母親故世以後，父親因目疾罷官歸里，兄弟輩各有前程，就只有他文不成，武不就，整天價東遊西蕩，結交的多是些古怪的朋友！

父兄不容，看他不順眼！

就這樣他賭氣離家，說白了，其實是個棄子！

棄子不見得就沒有出息！

杜鐵池就常常發妙想，期勉着，有一天自己能成爲一個飽學而兼能精武的全才之士，造福非一己身家，而在萬邦衆民，他常有出世的奇想，幻想着出入幽冥，來去自如的神仙歲月了——

任何幻想，如果僅僅拘限於腦海，不付諸

實踐力行，最終仍然只是「幻想」而巳，反之，幻想也有可能變爲事實的一天！

無論如何，杜鐵池就其可行的範圍之內，已期勉着他自己，完成了第一步「進修」的工作！

現在他自覺得很不錯了。

雁蕩山已佔有了他五年的漫長歲月。

五年以來，除了他必要時下山採辦貨物以外，他從來不曾和任何人結交過。

是以他所見過的每一個人，都能淸晰的留在記憶深處，——就像那個他曾經看見過三次，並承一笑的少女，直到現在，他仍然能淸晰的回憶着她的面容及一切。

以往他曾爲着這個來去無踪的少女着迷，甚至於相思憔悴，如今回想起來，固然有些好笑，然而每一念及，依然含有少許悲切惆悵的意味！

他活了二十一年！

如果說二十一年以來，他曾經看上或是喜歡過一個女人的話，除了生育他的母親以外，「她」應該算是第一個了！

× ×

秋風蕭瑟，黃葉飄零！

杜鐵池把一堆舊書放在木桌上——

窗前的野菊散發着馥郁淸香！

對巖上飛瀑懸空，如傾萬斛，谷中風起，濛濛如雨——他感覺到，一種卽將離去的傷情了！

他由牆上，摘下了那口長劍，更似重有萬鈞！

他深深的，凝視着它；禁不住興起一聲嘆息——

忽然，他感覺到一雙眼睛正在注視着他，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觸。

隔着一扇窗，他霍然發現了「她」。

長長的秀髮，能看會說話的一雙眸子，修長的身軀——正是那個，曾使他夢寢思念的少女。

——他也一直把她當成神靈鬼怪加以否定過，然而現在她的再次出現，證實了她的確實存在！也粉碎了他故作逃避，自欺自解的愚昧幻想！

杜鐵池只覺得一顆心跳動得那麼厲害！

他睜大了眼睛，一看再看，對方依然存在——過去他雖然有過三次面對她的經驗，然而從不曾這麼近過，從不曾像這次看得這麼眞切過！也從來不曾相視這麼長久過……

杜鐵池第一個念頭，想猝然撲上去，接近她——

然而，這個念頭還不待實施，就被他打消掉了，以往的經驗證實他一旦這麼做，結果必然是失去她——他可不願意這麼糊裏糊塗的又讓她跑了。

她穿着一襲藕色的百褶長裙！腰上紮着一根同色的紅絲，現出她細細的腰肢，與豐腴可人的胴體。

那根絲絲上，除了繫有一個黑色的軟皮革囊以外，還連着一口式樣古雅的短劍！

另外，在她身後還揹着一個編製玲巧的桶狀竹簍，簍子裏裝些甚麼，卻不易看出，彷彿有幾顆紅紅的山菓樣的東西！

那襲百褶裙看上去大了些，式樣很像是古老的宮裝，一般少女似乎很少穿着這樣的衣着，只是穿在她身上，卻是那麼的好看，除了奇怪它的式樣特別以外，絲毫也不覺出不相宜！

用「淸麗出塵」來形容面前這個少女，的確很適當——

打量着她那張疏落開朗，無比淸秀的面頰，杜鐵池顯得很緊張了！他期艾着，一時不知道要說些甚麼才好！

宮裝少女眼睛裏盪漾着一片和諧的情誼！那雙黑白分明的澄波眸子，由杜鐵池這個人，望向他手上的那口長劍，再轉向枱子上的那堆書！再移向睡榻……

把這一切都看淸楚之後，她像是忽然明白了些甚麼似的，臉上立刻帶出一片「若有所失」的表情！

最後，她把目光注視向杜鐵池臉上。

杜鐵池立刻被她的目光深深吸住——

她似乎已經要說些甚麼了，卻又半途吞住，只是那般深切的在他面頰上瞥了一瞥，遂卽轉過身子來！

杜鐵池心中暗吃一驚，陡地點足騰身，掠窗而出！

出乎他意外的，她竟然沒有再逃走——四隻眼睛對看着。

杜鐵池終於鼓起勇氣，抱拳稱呼了一聲：「姑娘——」

宮裝少女點了點頭道：「你要走？」

並不像那麼陌生，卻像認識他已經很久了的樣子！

「我——」杜鐵池強自鎭定着：「是的！是想離開這裏！」

「甚麼時候？」

「明天——」杜鐵池說了這一句，心裏卻又很後悔！

宮裝少女微微遲移了一下，說道：「爲甚麼？」

「因爲——」杜鐵池笑了笑，道：「姑娘應該記得，我第一次看見妳的時候，那已經是五年以前的事了！」

「我記得——」她微笑着抬起手，指向對峯的瀑布：「是在那裏吧！」

杜鐵池驚訝的說道：「不錯，原來妳也記得？」

「我當然不會忘記！」她緩緩的向前走了幾步，目光視向當前的雲海。

杜鐵池跟上去道：「這麼說姑娘也住在這裏？」

「我一直就住在這裏，你相不相信——？」她回過身子來微笑道：「其實我們住的並不太遠——只是你卻找不到！」

杜鐵池道：「姑娘也住在北雁蕩？」

宮裝少女點了一下頭。

杜鐵池驚愕的道：「是在山上？」

「是在山上！」

杜鐵池想了想，道：「可是我已找遍了全山——」

少女微微一哂道：「你沒去過的地方還多着呢！」說着她一雙妙目注定着杜鐵池道：「其實你才一搬來的時候，我就注意你了——這五年以來，我也一直在觀察着你，只是你卻不知道罷了！」

「這——這是眞的？」

「我何必騙你？」

杜鐵池大出意外！頓了一下，他才道：「……妳爲甚麼要觀察我？」

宮裝少女臉色紅了一下。

她的年歲看上去很輕，最多不會超過十八歲——

這一點也不是杜鐵池所能想得通的，因爲五年的歲月，對於她來說，就容貌上看起來幾乎沒有改變！

聽了杜鐵池的話，她似乎很窘！

「我只是心裏奇怪……」她吶吶道：「倒要看看你住在這裏幹甚麼的？」

「原來……這樣！」

宮裝少女撩了一下密鬈的睫毛，那雙剪水

雙瞳裏，含蓄着一脈情意！

「你應該知道——」她說道：「這裏是海內外三十六洞天福地之一，尋常人是不能隨便來的！」

杜鐵池怔了一下，道：「姑娘是說這個山莫非有主人？」

少女瞟了他一眼，畧似嗔怪的道：「你要這麼說也未嘗不可！」

「誰是主人？」

「我師父——」

「妳師……父？」杜鐵池大感驚訝的道：「令師也住在這？」

少女點了一下頭！

杜鐵池道：「只是我卻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他……」

宮裝少女微笑了一下道：「你當然不會看見他，如果你一旦看見了他，你就……」

「我就怎麼樣？」

她微微搖了一下頭：「很難說——我也不知道——」

說着她又看了他一眼，才道：「有兩次，你翻越後山，我都知道，要不是我現身助你，你已經觸犯了禁制——這些禁制，都與我師父心靈相通，那時候，你再要想躱開，已經來不及了！」

杜鐵池一時又怔住了，平心而論，對方說這些話，他有一多半想不明白！

宮裝少女微微一笑，說道：「你相信緣份麼？」

杜鐵池茫然的點了一下頭，他腦子裏還在想着她說的話。

什麼「禁制」「心靈相通」……也實在弄不淸楚！

忽然他發覺，面前這個宮裝少女，極可能是傳說中的那一類奇人時，內心禁不住大爲驚喜——

宮裝少女道：「你怎麼不說話？」

杜鐵池恍然道：「——我是在想，姑娘說的曾經現身幫助我的那一件事！」

少女一笑道：「你眞健忘——我就實在告訴你吧！」

她走向一塊大石邊，坐下來！

杜鐵池跟過來，站在他身邊。

宮裝少女微微一笑，道：「坐下來，我們好說話！」

杜鐵池應了一聲，卻與少女保持了一段距離坐下來。

宮裝少女仍然脫不開女孩子的稚氣，她一直在注意着他，見他這般拘禮，忍不住低頭笑了一下！

杜鐵池趕忙起來，窘態畢露。

宮裝少女見他如此，更忍不住，把頭扭過來「噗哧！」笑出聲來。

杜鐵池後退一步，一時手足失措！

宮裝少女笑了一聲，忍不住又回過頭來打量着他。

杜鐵池道：「姑娘請恕我一時莽撞……莫非我——」

宮裝少女强忍着臉上的笑意，那雙澄澈眸子在他臉上一轉，卻現出了一抹情意——

「唉！」她輕嘆一聲，微似憐惜的道：「看來你果然是個好人！」

微微一頓，她輕輕拍着身旁石鼓道：「你就坐在這裏，我不會怪你的！」

杜鐵池應了一聲：「是！」便走過去，坐好！

宮裝少女側目看着他，說道：「你爲甚麼臉紅？」

「我——」杜鐵池越加的不能正面看向她，聆聽之下，大爲尷尬！

宮裝少女冲着他微微一笑，說道：「你心裏有鬼？」

「不——」杜鐵池窘迫的注視着她，吶吶道：「我只是太緊張了些……」

「不要緊——」

這一刹，她反倒像個懂事的大人似的！

「一個人，只要居心仁正，外表的一切，不必要過份拘謹——你說對不對？」

杜鐵池內心不禁道了一聲慚愧！

「你怎麼不說話？」

「姑娘所說極是——我只是覺得慚愧！」

宮裝少女一笑道：「你這個人很好——要不然我才不會理你呢！也許你不相信，除了我師父以外，我很少給外人說話，尤其是男的——別打算我會答理他們！」

一邊說，她抬起了一雙脚，那般稚氣的看着自己的脚尖——她穿着一雙崎別編織的軟鞋，空花處，露出白皙的足面。那般的平窄白嫩，纖瘦適度，看上去眞有說不出的美！杜鐵池不覺把目光投了過去！

宮裝少女忽然把脚收回來，偏過臉道：「我還知道你的名字！能告訴我麼？」

杜鐵池道：「我正要告訴姑娘——」遂卽把姓名道出。

宮裝少女把他名字重複一遍，記在心裏。遂道：「我名梁瑩瑩，原來隨師居住在巴東碧溪山，後來爲躱避一個仇家，才遷來這裏！」

杜鐵池一驚道：「仇家——？」

梁瑩瑩點頭道：「不錯——我師父就是爲了躱避這個仇家，才遷來這裏，他老人家爲了怕仇人不肯善罷干休，所以平素深居簡出，嚴格管束我不得擅自離開雁蕩山，而且在入山各處關隘口，佈下了厲害的禁制，一般常人萬一誤觸，只怕非死不可！」

杜鐵池心中一驚，他顯然心裏充滿了好奇，雖然說對方少女，對自己一見如故，胸無城府的推誠相見。自己卻不便借故套人陰私！

不過，他已漸漸明白了對方的身份，正是傳說中的劍俠人物——關於這一點，尙須留諸異日證實！無論如何自己得識高人，總是有益無損，心裏好不高興！

梁瑩瑩輕舉素手，把散置在前額上的幾根散髮攏了一下——

她忽然微笑了一下道：「我都忘了——」說時，隨把背後揹着的那個竹簍卸下來，揭開簍蓋，探手由簍內拿出了幾枚大小如同金橘似的山菓，隨手遞與杜鐵池兩個。

杜鐵池接過來，稱了聲謝！

梁瑩瑩道：「這是我師父在後山『落雁畔』種的冬菓，今年秋初才結的菓子，聽說吃後生津補元，對於練功人大有好處，怪好吃的，你嘗嘗看！」

杜鐵池拿在手裏，只覺得這種冬菓，紅晶晶的，皮質是透明的，連其中一粒菓核也看得淸淸楚楚，他一直在手裏把玩得十分有趣，聽梁瑩瑩這麼說，他就拈起了一個，就一口吃下去！

梁瑩瑩原來把一枚冬菓已就近唇邊，見狀遂卽抬手遞與杜鐵池道：「既然你喜歡吃，我這一個也送給你吧！」

杜鐵池接過來，道：「謝謝妳！」

他正要就口嚼食，瑩瑩伸手阻止道：「這一個明天再吃吧！一天最多只能吃兩個，而且——得來不易！」

杜鐵池一怔，道：「姑娘是說，妳只有三個……？」

瑩瑩一笑，說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籃子裏還有的是——不過，這些都是我師父服用的——」

說到這裏，她輕嘆一聲，顯着幾分蕭索的

意味道：「他老人家自從受傷以後，身子不便，元氣大虧，這幾年就全靠服用這種多菓，賴以滋補——」

杜鐵池臉上一紅，甚是後悔的道：「姑娘怎不早說？這一個妳還是留着回去孝敬他老人家吧！」

梁瑩瑩把他送來的多菓又退回到他手裏。

她臉上綻起了一絲笑意，道：「你的心眞好，只是多謝你，實在用不着，啦！你看！」

她揭開了竹簍，只見簍內盡是碧綠的蓮葉，蓮葉之上果然還放有這類多菓約二三十枚！

梁瑩瑩道：「我這裏還有二十四粒，這就是我師父一年服食的全數，有多的就歸我所有！所以你大可安心服用，只是聽我師父說，這種多菓，因爲晝感日菁，夜感霜露，又因植於地穴當口，承受了一股地陰之氣，所以對於我輩修道練功之人，大有裨益，你的武功雖然不錯，到底內元精氣未凝，如果一下子吃下三個，只怕體質消受不了，錯開一天再吃，就不妨事了！」

杜鐵池聽她道出這些，才知道手上這枚小小的山菓，竟然有這許多的名堂，內心好不驚喜。

只是，轉念一想，益覺對方少女對自己的一番情誼，更似越過這三枚多菓本身的功益之上！

他初與女孩子家打交道，偏偏對方又是他多年來晝思夜想之人，內心自有說不出的消受，像這般近承嬌軀，吐氣如蘭的併肩共話，不啻平生僅有，心裏感念着這番玉人恩澤，反倒是紐於口舌應對了！

梁瑩瑩秀外慧中，外表是出色的美，內裏更是冰雪聰明，況乎此刻「心有靈犀」！

是以，她那雙妙目，只在對方臉上畧微一轉，已窺出了對方心意。

當下微笑道：「你胡思亂想些什麼？」

杜鐵池越感窘迫，口中吶吶道：「我……我沒有……」

梁瑩瑩一面打量着他的臉，淺淺一笑道：「小小幾個多菓又算得了什麼？我早就吃膩了，你別過意不去，你是奇怪，我爲什麼會對你這麼好，可是？」

杜鐵池想不到對方一猜就猜中了自己心事，當時益加發窘，不知何以置答！

梁瑩瑩看着他輕嘆一聲道：「人心都是肉做的，其實我告訴你，你也就不奇怪了！」

說到這裏，他淺笑了一下，目注向杜鐵池道：「——我還是接着剛才的說話吧！」

杜鐵池當眞受寵若驚，聞說之後，只點了點頭！

梁瑩瑩道：「你剛才不是問我什麼時候，助過你嗎？——難道你忘了！那兩次我們見面的情形了？」

杜鐵池道：「姑娘是說，那一次在天池附近？」

梁瑩瑩點點頭道：「對了，還有今年初，你在練劍——你忘了？」

杜鐵池怎麼會忘了？

只是他卻不知道這兩次見面，對方又怎麼救過自己？

梁瑩瑩看着他微微一笑道：「你以爲我們是偶然見面的？」

杜鐵池道：「姑娘是說……？」

梁瑩瑩白着他道：「傻子！實在告訴你說吧，那兩次都因爲你差一點走進了我師父佈置的禁地，是我特意現身出來，把你引開的！」

杜鐵池這才恍然大悟——

梁瑩瑩道：「你沒見過我師父，當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個性爲人，自從他老人家在巴東敗在仇家手裏，負了重傷之後，這些年以來，性情大變，變得十分不合情理，就拿我日常服侍他來說，無時無刻也都在提着十分的小心，要是你落在他老人家手裏……那可眞是不堪設想！」

她一再的提起她的師父，使得杜鐵池對於這位未曾謀過面的老人，緬生着無窮的恐怖感覺！

梁瑩瑩一笑道：「——那時候，恐怕不是你一個人倒霉，就連我也脫不了干係！」

杜鐵池一驚道：「爲什麼？」

梁瑩瑩道：「爲什麼？那時候，師父一定怪責我知情不報，少不了，要罰我禁足一年的活罪！」

杜鐵池恍然道：「這麼說，你師父是不容許任何外人居住在這裏了？」

「差不多！」她發出了一聲幽幽的嘆息道：「因爲有了方才我告訴你的那些事，所以我師父對外界防範的很嚴，並且限制我跟任何人交往——」

說到這裏，她忽然笑了一下道：「我們不要再談這些掃興的事了——我有件事情要告訴你！」

杜鐵池這時近窺佳人，對方一顰一笑，無不美若天仙，比肩共話，軟語儘溫，他眞不禁爲之陶醉了。

梁瑩瑩斜過眼睛乜着他一笑道：「你怎麼老這麼看着我嘛——」

杜鐵池頓時大窘道：「我……」

「別不自然！」梁瑩瑩落落大方的道：「你大概很喜歡我，是吧？」

杜鐵池臉上一紅，想不到對方竟然會有此一問，一時眞不知何以作答！

梁瑩瑩睇視着他，嬌聲問道：「你怎麼不說話？」

「我……」

「你不喜歡？」

「不——我……」

「那就是喜歡了！」

說着她不由得像春花綻放般的笑了。

「一個人喜歡一個人，又有什麼不好意思說出口？」她脈脈含情的看着他道：「其實你不說，就當我不知道了？」

杜鐵池道：「姑娘怎會知……道？」

「我當然知道——」

她含着笑，把一雙明媚的眼睛，掠向當空的浮雲，又道：「我知道你還多着呢！譬如說你病了——」

像笑，又似含有深情，她逼視着他！追問道：「有沒有？」

杜鐵池心裏一陣亂跳，面紅耳赤的點了一下頭。

「爲什麼？」

「因爲——」杜鐵池不自然的笑道：「因爲不經意，受了點風寒！」

「眞的？」

梁瑩瑩笑了笑，伸出一根纖纖玉指虛點着他，接着說道：「算了，我也不再問，反正我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是了！——你呀……你可眞是好意思——」

杜鐵池呆了呆，心裏儘管是無窮受用，表面上卻是掛不住——

他吶吶道：「原來妳什麼都知道……」

「當然——」她笑了一下，卻輕嘆一聲道：「我知道你的心，你也別以爲我眞是那麼狠心！」

微微低下了頭，她緩緩的又道：「我也很喜歡你——」

杜鐵池大吃一驚，緊接着心裏一陣狂喜！禁不住表情爲之一呆！

梁瑩瑩抬起頭，她那雙明媚的眸子，落落

大方的注視着他，一派天眞純樸儼然不着一些世俗的矯扭做作。這種神態，使得杜鐵池也大爲驚異，亦不禁自嘆不如！

梁瑩瑩道：「這幾年，一來因爲我正在練習師父傳授我的『無涉坐功』，不能分心，再者，我還不知道你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來路，所以一直不會現身來看你！你會不會怪我？」

杜鐵池搖搖頭，他心裏感觸萬千，一時也不知要怎麼表達自己才好！

梁瑩瑩忽然笑道：「那就好——你聽我說，我師父由昨天開始，每天潛心靜坐，研習一門新的心訣，再也不會出洞府一步，而我的功課也暫時告一段落，今後我就可以常常抽時間來找你玩了！」

說到這裏，她忽然想起來，呆了一呆，失色道：「你眞的明天要走？」

杜鐵池搖搖頭，吶吶道：「我還要想一想！明天再告訴妳！」

梁瑩瑩道：「我希望你不要走！萬一你走了，我會很失望！以後我就更寂寞了！」

杜鐵池自從發現到她是個不惹世情的純樸女孩子，心裏不禁對她更增情愛，也就對她開誠相見——

「妳沒有朋友？」

「沒有！」梁瑩瑩說：「最近十年我師父督促我功課忙極了，那有時間交朋友？再說，師父也不允許我隨便和人家來往……有時候我作完了功課，一個人對着空空的洞府，眞是悶死了——」

她說到這裏，不禁回眸看向杜鐵池，天眞的一笑又道：「你不知道自從第一次我看見你以後，心裏有多高興，我一面練功課，一面又怕你走了，只要一有空，我就偷偷的來看你，看見你還沒走，我才放心！」

她一派天眞的說出了這些，杜鐵池深覺感動！

他感慨的道：「聽妳口氣，姑娘目前分明已是飛仙劍俠一流的人物，而我——！我不過只是個凡夫俗子，豈能與姑娘論交往？」

梁瑩瑩道：「所以我說我們有緣呀——」

她一面打量着他，道：「你也不要這麼說——我看你不像是一般的尋常人物，也許是你的機緣還沒有到——」

忽然一笑，她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

「對了！只要你願意，我可以先傳授你一些入門的功夫，你每天按時勤練，半年的時間，就可以打好了根底！那時候，我再找個機會跟師父說，也許她看你根骨好，就收你爲徒也不一定！」

杜鐵池不禁喜道：「眞要這樣，姑娘可就對我恩重如山了！」

梁瑩瑩開心極了，道：「我們就這樣做，明天一早我就來看你，傳授你入門的道法——有我在旁邊指導你，一定進步很快！」

杜鐵池雖不知她到底功力如何，可是由以往三次見面過程裏，已可斷定她絕非常人，是可認定——他也曾聽過有這類的傳說，知道這等仙緣，極難遇合，俗謂：「一人成道，九族昇天」，正是這個道理！自己在深居雁蕩五年之後，竟然會有此遇合，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這麼想着，他不禁大爲興奮！

梁瑩瑩也似乎很高興，又滔滔不絕的說了些很爲新奇的事，靈山空曠，和風無波，不覺日影偏西，遙見那半天紅日斜掛，渲染了半天的紅霞，一羣鴻鳥，緩緩由眼前翱翔飛過——

梁瑩瑩忽然「啊呼！」一聲，道：「糟了——光顧得跟你說話，竟然忘了回去了——我走了——」

說着由石上站起，叮囑杜鐵池道：「明天早上我再來看你！」

杜鐵池未及說話，卽見她左腕輕起，一泛青霞自其袖內暴射而出，連同她直立的身軀，一併化爲一道經天長虹，瞬息長空青冥，不過閃得一閃，已隱入高嶺極峯，目不得見！

這番景像，直把目睹的杜鐵池嚇得目瞪口呆——

好半天，他才轉過念頭來，心裏好不慶幸，看來這梁瑩瑩雖是年紀輕輕，分明已具有甚高的道法劍術造詣，自己得友如此，誠然是可喜之至！

這麼一想，他頓時打消了明日離山的念頭，卻飄起了一番雄心壯意，決心叩開這「大化造人」的仙學之門！

當下匆匆返回草舍，把已經整理好的書籍雜物，又從新歸置原處，眞恨不能馬上就到明天早晨，快點見到她，而聆一切才好！

× ×

窗外的大片雲霞，渲染出一天絢麗的玫瑰異彩——

陌上野菊，起伏着金色的波浪——一天異彩，萬傾香光，勾畫出這多采多姿的，片刻綺麗黃昏，和風襲過，帶來了盈空室面的郁郁清芬！

杜鐵池緬思着今後的一切，心裏充滿着離奇的幻想。

已經到了他平日晚餐的時間，只因爲剛才吃了那兩枚多菓的緣故，現在肚子一點也不覺得飢餓。

信手拿起桌上的洞簫，正待吹奏時，陡然，他聽見了一聲淸晰的猿啼之聲。

深山猿鳴，原來也是常事，五年以來，他早已習以爲常，不足爲怪——

只是，這聲猿啼，分外淸晰，彷彿站在眼前！

杜鐵池心中一動，信步向室外踱出。

就在他足下方自跨出門檻的同時，他聽見了更爲逼眞的第二聲猿啼聲。

緊隨着這聲淒厲的啼叫聲後，一條白影，陡然間，由嶺前松間墜落下來。

杜鐵池驚視之下，那物件就地一滾，躍身站起，竟是一頭全身白毛，高有五尺左右的碩大巨猿！

火眼金睛，長髮拂肩，這畜牲也像人那般的直立着——

杜鐵池陡然憶起，五年來曾數次目睹過這頭白猿，最淸晰的一次是當年雪夜，自己正在寒窗夜讀時，這畜牲人立松前，遠遠窺伺着，待自己發現趕出之時，牠已遁跡無踪！

當時人猿對面，白猿嗚嗚低鳴，並無傷人之意，較之昔日明目張胆，白晝進襲，卻是大異其趣。

杜鐵池返身進屋，就手把置在壁上的長劍拿起來，再次縱出！

白猿怪叫一聲，身形疾退數尺。

杜鐵池忽然發現到，牠雪白的毛身上，竟有顯著的幾片血漬——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杜鐵池心中一愕，頓時止步觀變！

那頭白猿劇烈的跳動着，一雙長臂就空亂舞，不待對方同意，逕自向着後嶺上，翻越上去！

杜鐵池叱一聲：「畜牲——」猛地起步就追！

一人一猿，翻越後嶺，約十數丈，杜鐵池陡然止步，心忖道：我何必與牠一般見識，緊緊追牠作甚？

前面白猿見杜鐵池忽然止步，不禁發出一連串怪叫之聲，長臂頻揮，大有督促杜鐵池繼續後追的意思！

杜鐵池心中一動，不禁又忖道：是了——

猿性通人，看牠這番急相，莫非有什麼求助於我不成？

想到這裏，心正猶豫。

前面白猿，叫跳更劇，不時的哀鳴着，現出乞憐之意！

杜鐵池一壓劍身，冷笑一聲，再次縱身過去，白猿見狀，即速躍起，怪叫着，繼續向後嶺撲翻上去。

前行是一片陡峻的山嶺陡坡。

坡上滿生着參天的古松，一面是深山峻嶺，另一面卻是陡削的峭壁深淵。

杜鐵池昔日遊山至此，無不立足爲戒，原因是山勢過於險惡，冒險再進，即有失足墜澗，粉身碎骨之虞，想不到前行白猿，竟然把他帶來這裏。

他站立住身子，冷叱道：「畜牲——你帶我來此，究竟何意？」

白猿見他止步，不禁吱吱怪叫起來，不停的翻着觔斗，一雙手腳更是連連比劃不已。

杜鐵池心知有異，不由長嘆一聲，說道：「看來我也只有隨你去了，只是山勢太爲險惡，你卻不能走得這麼快法，要不然，我可是跟不上你——」

白猿嘴裏咭呱怪叫着，也不知牠說些什麼，陡地又反身向嶺上攀去。

杜鐵池把心一橫，小心翼翼的隨後向嶺上攀去。

這麼一來，可就看出兩者之間的差異來了，杜鐵池雖然自信五年來，已培練出極爲高深的輕功造詣，然而究竟不比野生野長的通性靈猿！

人，猿上行不遠，杜鐵池已被拉後了老長的一大段。

此時天風寒冷，吹得人衣衫飛揚。

一片白雲由眼前昇起，近到拂身而過，更似泛起來無比的寒意。

杜鐵池足尖一滑，打了個跌，所幸他迅速的鑾着了一根樹幹，未曾滑下，卻禁不住嚇了一身冷汗。

抬頭一看，那頭白猿，由左側繞過，迅速的向後嶺翻越過去。

杜鐵池慨嘆一聲，心忖着：畜牲，你可把我害苦了。

就在這時，他耳中聽見了一陣凌亂的鳴叫異聲。

不可否認的是猿啼聲音。

只是，卻不像方才白猿的啼叫聲，況乎這陣子驚心動魄的鳴叫聲，顯示出像是有很多頭白猿的同類聚集在一起，絕非是僅有一隻。

猿聲凄厲，鳴驚四野！

像是兩陣交鋒，不時的竄高縱矮，騰飛跳躍，那麼猛厲的拚鬥着。

杜鐵池一時大感驚異。

他雖說居住雁蕩達五年之久，只是這類靈山，獸類並不多見，像這般成羣對毆的場面，更是未曾聞過。

好奇心促使他頓時忘卻了眼前的山勢驚險，遂即加速向嶺上翻越過去。

前行的那頭白猿，瞬間又出現在嶺脊之上，口發鳴聲，連連跳動不已。

杜鐵池咬緊牙關，一連三個騰躍勢子，已把身子撲到了近前！

他身子方自登上嶺脊，當前白猿身形一轉，已消失嶺坡背側！

杜鐵池忙趕上去。

他足步方自跨過這片山脊高地，頓時爲眼前這番大異景像所吸引。

原來眼前這片地方，與他來時所攀登之正峯，雖是一嶺之隔，只是無論就地形山勢俱都大異其趣，可謂之迥然有別。

——那是一片巘連約十數里的翠谷沃野，在一片碧綠的蒼松翠柏裏，點綴着形形色色的各類奇石秀峯，野花隨風綻開，交錯的瀑布，更似數十疋雪白的綢緞，高懸各處。

杜鐵池暗吃一驚，確信這塊地方他不曾來過——

然而眼前，他實在已無暇瀏覽這番奇異的景緻，卻被另一番驚心動魄的局面所吸引住！

就在他當前的那片松林裏，他看見黑白兩羣猿猴正在作殊死之戰。

凄厲的鳴叫聲，會合着四下飛濺的一天枝葉，構成了一片最凌厲絕慘的畫面。

就現場情形看來，白猿這一方顯然已現不敵。

黑猿有八頭，白猿卻僅只有四頭。

地上倒斃着十來具屍身，也是白多黑少。

雙方戰況激烈的持續着。

杜鐵池頓時明白，何以這頭白猿要把自己引來這裏，原來是要自己爲白猿助陣——

這倒是一件他絕沒有想到的事情。

微微發了一陣子呆，他遂即忽忽的向前襲近。

方才引導他來此的那頭白猿，此刻已重新加入戰鬥行列，正與一頭遠較牠高大許多的禿頭黑猿激戰一團。

杜鐵池心內略一猶豫，遂即迅速的拔出了劍。

由於不知對方的實力如何，他暫時並沒有即刻出手，卻把身子掩藏在一塊巨石後面。

那頭白猿一面與大黑猿交手，不時的回首張望着，想是沒有看見杜鐵池出現助陣，大爲驚懼，連連發出凄厲的鳴聲！

如此一來，心分兩處，頓時予大黑猿以可乘之機，只見大黑猿身形閃處，由白猿側面接近，當胸一掌擊中在白猿前胸。

白猿吃禿頂大黑猿這麼當胸一掌，被擊得「呱！」的怪叫一聲，身子向後一折，摔了個仰天觔斗。

禿頂黑猿一招得手，怪嘯一聲，陡地騰身而起，追循着白猿猛撲過去——

牠身子落下之時，一隻手腕翻處，只聽見「克嗒！」一聲大響，竟爲牠就手折斷了碗口粗細的一截松枝，就勢摟頭蓋頂的直向白猿身上擊了下來。

那頭白猿想係先已負傷甚重，身手已欠靈活，此刻見狀嚇得咭呱亂叫，身子連翻帶滾的一溜子猛竄，逃過了大黑猿的一連串亂棍。

大黑猿想係怒到了極點，嘴裏連聲發着怒嘯，卻把手上的松幹，暴風雨點般的向着白猿遍體揮下。

此番攻勢激烈之至，白猿倉促應敵，已是不及，只聽得砰砰！一陣子棍棒加身聲響，白猿被打得身形踉蹌跌倒，不勝狼狽之至。

大黑猿顯然必欲置這頭白猿於死地，怒嘯聲中，身子再次欺近。

只見牠雙手持棍，施出全力，一棍直向着白猿身上擊下來，這一棍打了個空，擦着白猿身邊落下去，「克嗒！」一聲，樹棍一折爲二，牠卻持着這截斷棍，用它鋒銳的棍梢，直向着白猿臉上猛扎了過去。

現場雖說是打得翻天覆地，血肉橫飛，然而杜鐵池卻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一黑二白二猿身上。

這時白猿處於極爲劣勢之下。

眼看着即將喪命於大黑猿的棒梢之下，杜鐵池再也掩忍不住，陡地自石後躍身而出。

原來他早已把一塊拳大的石塊握在掌內，這時身子倏地掠出，猛揮左腕，已把這塊石頭擲出。

叭！聲，正中在黑猿面頰之上。（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臥龍生·文　盧令·圖

無形劍

編者按：本篇故事乃銜接曾在本刊696期之「燕子追魂鏢」及706期之「黃蜂女」故事，當時江湖中出現一股神秘、詭譎，手段殘酷的帮會，首遭其殃的是富甲天下的長福銀號的三當家，繼而天龍鏢局總鏢頭杜天龍爲護送柳三夫人返長安，而被牽進漩渦，險遭殺身之禍，幸得凌渡月數次拯援，始倖逃厄難，而當杜天龍完成任務後，那神秘帮會又以「血目玉鳳」爲餌，引誘黃蜂女、蛇怪苗奇往殺杜天龍。過關刀雷慶一面施用緩兵計，一面與凌渡月取得聯絡，說服黃蜂女帶引他們往見主使人萬年虎，凌渡月暗助黃蜂女取得「血目玉鳳」，同時也揭穿萬年虎殺人滅口的陰謀，黃蜂女憬悟前非，反與杜天龍等合力對付萬年虎。那日杜天龍、雷慶、王人傑、黃蜂女、苗奇追查萬年虎下落，跌進萬年虎的陷阱，五人全被迷香迷倒在一座莊院之中。午後，這座莊院起了一場大火，整座莊院化爲灰燼，官府在瓦礫中找出十具無名屍體，這些屍體均被燒的全身焦黑，無法辨認。

這十具燒焦屍體中可有杜天龍等人在內？萬年虎這一帮神秘帮會又再會攪出什麼驚天動地的武林浩刼？凌渡月又怎樣以他那絕世神功，和無比機智，與這股爲禍江湖的黑勢力展開生死搏鬥？請讀者們參閱這篇臥龍生先生別出心裁，神奇筆法、精巧佈局的無形劍續篇，揭開詭秘神奇的謎底。保證諸君讀後耳目一新，拍案叫絕。

玄功擒仙子　佈陣誘歹徒

開封府唐御史家一場大火，燒焦了十具無名屍體，看不出面目，身份，也無苦主追告，以無名屍體處置了事，事實上，這座矗立在開封府，鬧中取靜的大宅院中，大火之前，還有着江湖高手搏殺場面。

那是在萬年虎離開這座宅院不久，辣手仙子轉身向內行去。

正待揭簾而入，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站住。」

這聲音很低沉，但辣手仙子的心頭，卻起了一陣巨大的震蕩。

回頭一望，臉上展開出一抹笑容，道：「萬兄，把小妹嚇了……」

話未說完，臉上的笑容，像是突然遇到酷寒的冷風，立刻凍結了起來。

她久走江湖，閱歷豐富，立刻發覺了來人不是萬年虎。

雖然，來人也戴了一個虎形面具，但身着青衣，和萬年虎服色，身材，都不相同。

鎭定了一下心神，辣手仙子冷冷說道：「你不是萬年虎？」

青衣人道：「我不是。」

辣手仙子道：「你是什麼人？」

青衣人道：「我叫屠虎客。」

辣手仙子道：「屠虎客……」

突然發覺語中有病，立刻住口不言。

青衣人緩緩向前行去，一面冷森的說

道：「我不喜殺害女人，希望妳識時務些，別激怒我……」

辣手仙子已經完全鎮靜下來，格格一笑，道：「朋友，取下你的面具，讓小妹見識一下你的廬山眞面目，說不定，咱們還是故舊相識。」

青衣人道：「在下不喜和你這樣的女人說笑，妳最好放尊重些。」

辣手仙子格格一笑，道：「朋友，說話不能客氣些麼？」

突然，一揚雙手，一蓬銀芒，疾射而出。

雙方距離，不過五尺左右，辣手仙子笑語仍在耳際，毒針已近前胸。

但青衣人似是早已有備，左手突然一揮，辣手仙子打出的一蓬銀芒，突然無影無踪的消失不見。

辣手仙子臉色一變，呆在當地。

青衣人冷笑一聲，道：「妳是不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辣手仙子暗暗吸一口氣，突然轉身向前奔去。

剛剛舉起腳步，突然右腿一軟，不自主的跌倒在地上。

青衣人右脚一抬，踏住辣手仙子的右臂，道：「姑娘想死呢？還是要活？」

辣手仙子心頭震駭已極，她走了大半輩子的江湖，從來沒有遇上過武功如此高强的人。

因爲，那青衣人一直是赤手空拳，未帶兵刄，既不知他用什麼方法收去自己的毒針，又不知他如何擊中自己右腿，但整個右腿，已然麻木難抬，不聽使喚。

定定神，辣手仙子嘆口氣，道：「怎樣才死？怎樣能活？」

青衣人道：「照我的話做，在下就放你一條生路。」

辣手仙子眼珠兒轉動了一下，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賤妾是人，閣下吩咐吧。」

青衣人道：「對你而言，那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略一沉吟，接道：「在這巨宅之中，你們有多少人手？擒住了幾人？」

辣手仙子道：「留在此宅的，連小妹共有十一個人，生擒了杜天龍等五人！」

青衣人說道：「妳把他們十個人，全都召來大殿，把生擒的五個人，也帶來此地！」

辣手仙子點點頭，正待招呼屬下，青衣人又搶先接道：「慢着。」

她怔了一怔，道：「閣下還有什麼吩咐？」

青衣人道：「你們如何擒到杜天龍等五個人？」

辣手仙子道：「施用迷魂香。」

青衣人冷哼一聲，道：「很卑下的手段……」

語聲一頓，接道：「招呼你十個屬下到此，要他把生擒到此的五個人，也帶入廳中，然後，你殺了十個屬下，用解藥救醒五人，你就可以走了。」

辣手仙子怔了一怔，道：「要我殺死他們？」

青衣人道：「你號稱辣手仙子，殺人無數，雙手血腥豈又在乎多殺幾個人？」

辣手仙子道：「賤妾殺了他們，本也不算什麼，不過，萬年虎知道了，決不會放過我。」

青衣人道：「我只能答應你不揭穿這件事，如何應付萬年虎，那是你的事了，妳不照我的話，我不過自己多費一點手脚，大概妳已明白，我殺他們十個人，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妳就慘了……」

辣手仙子接口說道：「你不過殺了我吧？」

青衣人道：「你錯了，我不會殺你，我要點了妳五陰絕脈，讓你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然後，萬年虎，自己會慢慢的收拾妳。」

辣手仙子雙目流現驚懼之色，道：「你是綠竹堡的歐陽堡主吧！」

青衣人道：「你不用問我是誰？知道對妳沒有好處，快些決定，是否答應和我合作？」

辣手仙子道：「除了歐陽老堡主之外，賤妾想不出武林中還有什麼人，能有你這等身手人物？又如此關心杜天龍，賤妾敗在你歐陽老堡主的手中，也算不得什麼丟人的事，小妹答應了！」

青衣人右脚一抬，道：「妳起來吧！救醒了杜天龍等我自會解妳穴道。」

身子一閃，隱入內室。

對那青衣人辣手仙子已經有了極度的畏懼，何況右腿麻木，還難行動，如生妄念，决難逃過那青衣人的毒手。

於是，挺身站起，高聲說道：「來人啊！」

片刻之後，一個佩刀大漢，急步行入廳中，一欠身，道：「仙子有事？」

辣手仙子道：「他們五個人呢？」

佩刀大漢道：「正在準備桐油木柴，再有片刻工夫，就可以動手燒了。」

辣手仙子道：「萬爺剛剛着人傳令到此，要把他們移送別處，快去告訴他們，全部到此大廳中來。」

佩刀大漢怔了怔，道：「仙子……」

辣手仙子接道：「這是萬爺的意思，我也作不了主，還不快通知他們。」

佩刀大漢應了一聲，欠身而退。

片刻之後，六個佩刀的大漢，又把杜天龍，黃蜂女等五人，全部帶入大廳。

辣手仙子目光轉動，掃掠六個佩刀大漢一眼，道：「這裏有幾個人？」

左首佩刀人一欠身，道：「十名驍刀手！」

辣手仙子道：「你是領班？」

左首大漢道：「是的！小人湯志。」

辣手仙子嗯了一聲，道：「去把四個人找來，咱們改變了計劃，立刻離此！」

湯志道：「大白天，揹着五個人，如何行動？」

辣手仙子道：「這不用你費心，萬爺通知，已備好車子，立刻來接人！」

湯志應了一聲，遣出兩人，找來了另四個佩刀大漢。

辣手仙子淡淡一笑，道：「都到齊了麼？」

湯志道：「都到齊了！」

辣手仙子道：「很好，很好……」

突然雙手齊揚，兩蓬銀針疾飛而出。

但聞一陣慘叫之聲，傳了過來。六個人身中要害，倒地死去，三個掙扎了一陣，也絕了氣。

只有湯志及時拉過來一個同伴，擋在身前，腿上中了兩枚毒針。

但辣手仙子針上淬的奇毒，中人後立刻發作，湯志覺着一陣麻木，已自知逃走無望，大睜雙目道：「辣手仙子，妳這是什麼意思？」

辣手仙子嫣然一笑，道：「湯志，你不能怪我，萬爺交代，說你們辦過這件事後，知道的機密太多，要我用毒針把你們全都殺了。」

湯志道：「我不信……」

辣手仙子接道：「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不過，反正你活不成了。」

右手一揚，寒芒電閃，一把柳葉飛刀射入了湯志前心要穴。

湯志身軀一顫，倒地死去。

辣手仙子回頭望去，只見那青衣人，不知何時，已從室中行了出來，站在自己身後。

他來來去去，有如幽靈魅影一般，自己竟然全無所覺。

一念及此，辣手仙子頓覺背脊上泛起了一股寒意，輕輕嘆一口氣，道：「你都看到了，我已經照你的吩咐辦了！」

青衣人道：「給他們服下解藥，妳就可以走了。」

辣手仙子道：「我的腿……」

青衣人接道：「給他們服下解藥，再解妳穴道不遲。」

辣手仙子不敢再多爭辯，緩步行到幾人身側，取出一個玉瓶，倒出幾粒紅色藥丸，在每人口中放了一粒。

對症之藥，奇效立生，片刻工夫，已聽到長長吁氣之聲，五人先後醒轉過來。

辣手仙子還未來得及開口，忽覺一股暗勁，撞在腿上，麻木的右腿立刻復常。回顧了青衣人一眼，辣手仙子不敢多作片刻停留，一長身，躍出大廳，飛奔而去。

× ×

杜天龍等五人先後清醒過來，那青衣人早已離去，只餘下滿廳的屍體。

蛇怪苗奇一皺眉頭，道：「小丫頭，這是怎麼回事？」

黃蜂女道：「我怎麼知道……」

目光轉到杜天龍的臉上，道：「杜爺，是誰救了咱們？」

杜天龍心裏有數，除了凌渡月外，誰也沒有這份能力。

但他沒有說出來，笑一笑，道：「有人救了咱們就是，別管他是誰了。」

苗奇道：「杜兄，救命之恩，還用得着賣關子麼？什麼人爲什麼不說出來，我苗某人在江湖上，雖然兩手血腥，不是什麼好人，但對恩怨二字，却向極分明！」

黃蜂女道：「不會是我娘，也不會是你們老大，不是杜總鏢頭本人，就是他的朋友，你把這份恩情，記在杜總鏢頭的身上，那就不會錯了。」

她心中對那夜廳中之事，記憶深刻，覺着杜天龍的武功，已到無所不能的境界，因此，心中堅信必是杜天龍內功精深，先行醒來，救了幾人。

苗奇沒有講話，但神情之間，却似是已默認了黃蜂女的話。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苗兄，黃姑娘，咱們早些離開吧……」

突覺濃烟陣陣，湧入廳中，原來這座巨宅已開始燃燒起來。

五人急急奔出宅院，轉過兩條街巷，回頭望去，只見那巨宅的火烟高漲，已烈焰騰空，整幢巨宅，已陷入一片火海中。

望着大火，杜天龍長長吁一口氣，說道：「雷兄，苗兄，咱們回客棧去呢？還是……」

苗奇接道：「杜兄，咱們死裏逃生，應該去好好的吃它一頓才是。」

王人傑接口說道：「咱們本來已定好酒席……」

雷慶突然一拍大腿，叫道：「我想起來了，是她……」

杜天龍聽得一怔，道：「什麼人？」

雷慶道：「辣手仙子，咱們在那巨宅中見到的紅衣婦人。」

苗奇道：「原來是她，老苗下一次再遇上她，非得讓他嚐嚐墨鱗鐵甲蛇的味道不可！」

黃蜂女道：「你放出十餘條青竹兒，沒有一條回來，那女人，還怎會怕你的毒蛇？」

苗奇微微一怔，道：「小丫頭，我有點奇怪，難道她也會役施毒傷不成。」

雷慶道：「辣手仙子，成名江湖，而又是人人畏懼的人，就是一手飛針，據說，她那一副放置飛針的革囊之中，收有着六七種完全不同飛針，最毒一種，見血封喉，我瞧你那些毒蛇，可能就死於她的毒針之下，所以才會消失的沒有點徵候。」

幾人講話之間，已轉過了一個街口。只見一個帽沿壓眉的漢子，匆匆由幾人身側走過。

經過了那巨宅中一場生死歷練，幾人都提高了警覺。

但那人並沒有什麼異常的行動，只是經過杜天龍的身側時有意的一抬左手。

只是匆匆的一瞥，杜天龍已瞧出了那人的身份，不禁微微一怔。

他雖然極快的恢復了鎭靜，但已被一直暗中留心他的黃蜂女瞧出了破綻。

她心中，一直把杜天龍視作天人，敬畏有加，所以，一直暗中留心着杜天龍一擧一動。

加快了脚步，黃蜂女，疾快的追到杜天龍的身後，低聲問道：「杜兄，那人是誰？」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姑娘好亮的招子。」

黃蜂女有些得意的笑道：「杜兄雖然深藏不露，但却無法瞞過小妹。」

她一向稱呼杜總鏢頭，忽然改口稱杜兄，口氣中大見親切。

回頭一顧，只見黃蜂女目光流露出無限的愛慕，無限的溫柔，不禁心頭一震。

他飽經事故，瞧出那是一個少女，流現出內心中深摰情意的目光，是敬重，也是一種愛慕。

淡漠的笑一笑，杜天龍低聲說道：「那是綠竹堡的人。」

這時，四面八方蜂湧而來的救火之人，趕奔向那座焚燒的巨宅而去。

杜天龍閃到一個巷子之中，低聲說道：「雷兄，苗兄，黃姑娘，咱們只怕得不能去吃那定好的酒席了。」

雷慶道：「有了什麼變化？」

杜天龍道：「適才，兄弟接到綠竹堡的秘密暗記，要兄弟前往一會。」

雷慶道：「哦！來的是什麼人？」

杜天龍道：「不知道，不過，可以確定不是家岳。」

雷慶道：「可是，咱們不方便一同去麼？」

黃蜂女道：「我們幾人，出生入死，難道綠竹堡中人，還不相信我們，不准我們同往麼……」

黯然一嘆，接道：「何況，我毒傷就要發作，還有幾天好活而已……」

杜天龍接道：「綠竹堡中人，只是要我趕往會晤，並未說明不准諸位同往。」

雷慶道：「如若沒有什麼不便，咱們此刻，倒是不宜分散。」

杜天龍道：「諸位既願同行，咱們就一起去吧！」

這時，救火之人，越集越多，鑼聲震耳，杜天龍卻帶着幾人，穿過了兩條小巷，到一座宅院的後門前面。

這本是一條冷僻的小巷子，距離那起火的巨宅，也不太遠。

本是緊閉的一扇木門，在幾人到達門前時，突然大開。

一個低微的聲音，傳了出來，道：「請進。」

杜天龍當先而入，羣豪魚貫入門。

走在最後的雷慶剛剛跨入門內，木門立刻關閉。

轉頭看去，只見木門後面，站着一個二十左右年輕漢子，一件青綢子長衫，捲起袖管，完全是生意人的打扮。

青衫人對杜天龍一欠身，道：「見過姑爺。」

杜天龍一拱手，道：「不用多禮了，你是……」

青衫人道：「我是二少爺的長隨，小順子。」

杜天龍道：「成方來了。」

小順子道：「是的，二少爺昨天中午就趕到了開封，昨天找了姑娘，沒有找到，現在廳中候駕，我替諸位帶路。」

這座後院不太大，種有幾株花，和幾隻向日葵。

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快步由房迎了出來，道：「大姐夫麼，小弟歐陽成方。」

杜天龍一把握住了歐陽成方的右手，道：「勞動兄弟……」

歐陽成方笑接道：「大姊跟小弟昨天太陽出山前趕到，我已經晚到了半天，大姊脾氣不好，日後，還得姊夫美言一二才成。」

杜天龍道：「兄弟，我慚愧，岳父大人好吧！」

歐陽成方一面讓客入廳，一面笑道：「家父本要親自兼程趕來，但他左腿上的小毛病，還未完好，大哥和我說好說歹，他才答應和大姊乘車同行。」

這時，已然行入廳中，歐陽成方，讓客落座，立時有兩個小童，奉上香茗。

杜天龍替雷慶等一一引見，歐陽成方很和氣，並沒有武林世家出身那份高傲。

輕輕嘆一口氣，杜天龍道：「勞動岳父大家，親來開封實叫我心中難過……」

歐陽成方微微一笑，道：「大姊夫，其實，小弟我，十分感激你，大哥口中雖然沒有說，但他心中的想法，大概也和我差不多吧！」

杜天龍道：「感激我？兄弟，你這話從何說起啊！」

歐陽成方笑道：「近幾年來，老爺子的管制越來越嚴厲了，連大哥都不許離開堡中一步，他說歐陽世家既然退隱武林了，就不許再沾染江湖是非，要不是大姊夫，你出了事，只怕我和大哥，要一輩子關在綠竹堡了。」

雷慶微微一笑，道：「歐陽世家的聲譽，正如日中天，老爺子的聲望，也愈見隆重，不知何故，要退隱不出。」

歐陽成方嘆口氣，道：「這件事詳細內情，大約只有他老人家心中明白，我和大哥，都不太瞭解……」

語聲一頓，接道：「咱們只顧談題外文章，倒是忘記正事了，小弟昨午趕到，立刻下令綠竹堡在開封的三處生意，全體動員，追查大姊夫的下落，不想忙了半天，沒有一點頭緒，竟然找不到諸位落腳之處，正急的難和大姊交代，起了那一場怪火，小弟本已趕到現場，但又覺着不便和諸位招呼，才遣人把諸位引來此地……」

杜天龍接道：「怎麼？你已經去過現場？怎麼我沒有發覺。」

歐陽成方笑道：「小弟改了形貌，家父覺着此行，不便張揚，囑令小弟隱密行事，我到此地的事，開封府道上朋友，大概還沒有人知道。」

有着黃蜂女和苗奇在場，杜天龍很多話，不便出口，雖然，他很想把詳情告訴歐陽成方，但也只好勉強忍下。

倒是歐陽成方言來沒有什麼顧及。

只覺他神情突轉嚴肅，緩緩接道：「大姊夫，小弟很少在江湖上走動過，閱歷不多，不過，昨天下午我在街上走動半天，發覺了開封府中有很多奇異地方？」

雷慶插口說道：「少堡主發現了什麼不對？」

歐陽成方道：「我無法具體的說出來，似乎是有一股很龐大的人在開封府中活動……」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小順子，請陳大先生來一趟。」

未待小順子相請，一個四十五六的老者，已然步入客廳，一欠身，道：「二少堡主，老朽早在候命了。」

他對歐陽成方極盡恭敬，但歐陽成方對這位陳大先生，也極尊重，一欠身，道：「陳老，你請坐。」

望望杜天龍，道：「這就是綠竹堡的姑爺……」

陳大先生一個長揖，道：「老朽陳奇，見過姑爺。」

目覩歐陽成方對這位陳大先生的敬重，杜天龍那敢怠慢，急急欠身一禮，道：「杜天龍，見過陳老。」

歐陽成方道：「陳老當年，追隨家父，家父退出江湖後，陳老就負責照顧綠竹

堡在開封的一點小生意。」

陳奇道：「老東主不忘舊，賞給老朽一口飯吃。」

歐陽成方道：「陳老，你不用太謙辭了，聽大哥說，你廿四隻飛雲弩，在江湖上的威名，不輸家父……」

陳奇急急說道：「二少爺，言重了，言重了，老奴這點技藝，難及老東主百之一二。」

雷慶突然接口說道：「陳老，當年江湖上，人稱追魂箭的陳大寸，就是你陳兄吧！」

陳奇笑一笑，道：「在二少爺和姑爺面前，老朽不敢否認，不過，那已經很多年的事了，自從老堡主決心退出江湖，追魂箭陳大寸，也同時消失江湖了，老朽叫陳奇，開封府大祥記綢緞莊的掌櫃。」

歐陽成方笑一笑，道：「陳老，這一次，大姊夫，遭了麻煩，我聽姊姊說，麻煩還很大，這一次，追魂箭，只怕要重進江湖了。」

陳奇道：「老朽老了，這一代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再說，老朽還要等老堡主之命到來，才能決定。」

歐陽成方話題一轉，道：「陳老，你把開封府中的事，告訴姊夫一下，我說不清楚。」

陳奇微一欠身道：「老朽遵命……」

抬頭望了杜天龍一眼，接道：「姑爺，聽說你保了一趟人頭鏢西下長安……」

杜天龍道：「是的！陳老，我保了山西長福銀號柳家三夫人兩母女。」

陳奇道：「這趟生意，可是駕駛四駿車的閃電神馭平步青，推薦給你。」

杜天龍道：「不錯啊！陳老，你都知道了。」

陳奇微微一笑，說道：「老朽在開封住了這多麼年，地方上的事，自然是清楚一些。」

雷慶心中一動，暗暗忖道：「綠竹堡，歐陽老堡主雖然是退隱了，但他仍然是耳目遍佈，江湖上任何事，都無法瞞得過他。」

但聞陳奇說道：「這趟鏢，可是不太順利？」

杜天龍歎口氣，道：「陳老之言，有如目睹。」

當下把保鏢西行的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陳奇點點頭，目光一掠苗奇和黃蜂女，道：「兩位受僱東來，是否還記得那僱請兩位之人的模樣？」

黃蜂女道：「我如能見到他，就能認出來……」

陳奇接道：「只怕，兩位永遠無法見到僱請兩位的人了。」

歐陽成方道：「爲什麼？只要他們活着，總可以找出來。」

陳奇道：「二少東，他們似乎是很擅長殺人滅口。」

黃蜂女道：「現在，是否找到那僱請我們東來的人，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有一個叫作萬年虎的人，只要找出他來，咱們心中所有困惑，都可迎刃而解了。」

陳奇道：「萬年虎，可是個人麼？」

黃蜂女道：「是一個人，一個戴着虎形面具的人……」

望了杜天龍一眼，接道：「杜總鏢頭，武功高强，深藏不露，小女子已承他兩度救命之恩了。」

姐夫有多大本領，歐陽成方心裏有數，一聽黃蜂女這麼滿口稱讚，不禁動了好奇之心，暗道：「和他已數年未見，不成他又練成了什麼絕技？」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黃姑娘，杜總鏢頭，如何相救一事？可否說給我們聽聽？」

杜天龍心中大急，但又無法阻止。

黃蜂女微微一笑，道：「第一次，他救了我，是在中牟縣境——」

把萬年虎誘騙自己，夜入一座空廳經過，杜天龍夜劈黃蜂的事述說了一番。

杜天龍暗叫了兩聲慚愧，但却不能出言否認，只好硬着頭皮認了下來。

蛇怪苗奇却聽得心中恍然大悟，忖道：「我說這小丫頭，近日之中，似是對那杜天龍百般敬重，原來，她受過了杜天龍救命之恩。」

但聞黃蜂女接道：「至於第二次，我們一行五人中，四個人，都受了他救命之恩，要不然，我們早已被活活燒死在巨宅中了。」

歐陽成方道：「姑娘，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黃蜂女道：「我們五人中，有一位的追踪奇術，自稱天下第一……」

蛇怪苗奇接道：「小丫頭，老夫又沒有追錯。」

黃蜂女道：「不錯啊！你是沒有追錯就是差一點，把我們帶入枉死城中了。」

蛇怪苗奇冷哼一聲，未再接口。

黃蜂女把追入巨宅，中毒暈倒的經過，說了出來，歎口氣，接道：「如非杜總鏢頭及時醒了過來，救醒了我們，只怕我們幾人，都埋骨在那巨宅院中了。」

陳奇道：「唉！那是一座現任御史住宅，竟然被他弄到手中，當作了殺人的屠場，這批人，果然是手眼通天。」

歐陽成方也是暗暗奇怪。忖道：「這丫頭的話，句句眞實，大約是不會錯了，如若不是姐夫救他們，那是什麼人呢？」

心中念轉，脫口而言，道：「黃姑娘，你怎能確定，不是別人救了你們，而是在下的姐夫呢？」

黃蜂女眼珠兒轉了一轉，道：「那麼？是你二少東救我們了？」

歐陽成方搖了搖頭，道：「不是，不是，在下剛剛和諸位見到。」

黃蜂女目光由雷慶，王人傑，苗奇三人的臉上，緩緩掠過，道：「可是你們三位中的一位救了我們麼？」

三個人齊齊搖頭。

黃蜂女微微一笑，說道：「不是他們三人，也不是我，不是杜總鏢頭，又是什麼人呢？」

歐陽成方點一點頭，說道：「原來如此，……」

目光一掠陳奇，接道：「陳老，此刻，咱們應該如何呢？」

陳奇道：「二少東，你帶他們來此之時，是否被人看到？」

歐陽成方道：「當時，未被人瞧見，

但是否被人隱在暗中瞧到了，那就很難說了？」

陳奇道：「這些年來，咱們綠竹堡過的退出江湖生涯，雖然，還有幾處地方，開有生意，但這些耳目，只是把當地江湖上重大的事情收集一些，並未準備和人爭鬥什麼，對開封府中的情形，我們收集了不太多，但也不太少，但却是過去的事爲多，對事和姑爺作對的這股力量，還沒有摸清底細。」

歐陽成方道：「那怎麼辦呢？」

陳奇道：「二少東，現在只有暫時忍耐一二，我已派了兩個精明的人物，到火場查看去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在沒有摸清敵人之前，諸位都要先忍耐一二。」

杜天龍被那黃蜂女恭維了一頓，心中那一份難過，那簡直是不能再提了，他心中很想避開了黃蜂女和苗奇，仔細的說明內情。

但却又想不出適當的法子。

聽完陳奇之言，心中一動，接道：「陳老，我看這裏不能停得太久……」

陳奇接道：「姑爺有什麼高見？」

杜天龍道：「我們行踪，早已暴露，開封府中，他們好像有着很龐大的實力，如是我們在此停留，只怕很快會被他們發覺了……」

歐陽成方接道：「那是最好不過了，咱們正想找他們，找不着，他們自己送上門來，豈不是大大的省了不少事？」

杜天龍道：「一則，這是岳父埋在開封府的耳目，暗樁，不宜暴露，二則，我們現在最吃虧的一件事，就是敵暗我明，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下，處處替咱們擺好了圈套，叫咱們上當。」

陳奇點點頭，道：「姑爺說的不錯，但如不誘他們上門，咱們又如何找到他們呢？」

杜天龍道：「第一件重要的事，咱們化明爲暗……」

歐陽成方道：「躲起來？」

杜天龍道：「我們躲也躲不起來，但咱們來一個連環計？」

歐陽成方道：「姐夫，你就一口氣說下去，用不着賣關子了。」

杜天龍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陳奇一掌拍在大腿上，道：「高啊！姑爺。」

歐陽成方道：「誰是螳螂，誰是蟬，那個又是黃雀？」

杜天龍道：「我們一直在人家的監視之下，一舉一動，都無法避過人的耳目，自然是蟬了，萬年虎那批人是螳螂，兄弟就是黃雀了。」

陳奇道：「二少東，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識他的人不多，行動也很方便，只是經驗差了一點。」

杜天龍正答道：「對方太狡猾，不可稍有輕敵之心。」

陳奇道：「這麼辦吧？我陪着二少東，走一趟，……」

杜天龍接道：「那好極了，我想，他們這把火，不能把我們燒死，必然，還有下一步的行動，只要我們已入大街，必然有人釘梢！」

歐陽成方道：「原來江湖中事，還有這多名堂，倒是好玩的很。」

陳奇道：「二少東，姑爺說的不錯，合他們五人之力，竟然還未能找出對方一點蛛絲馬跡，我雖然收集了不少的消息，但却已過去的事了，一直無法找出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組合，首腦人物是誰，顯然他們的組合雖然龐大，但却嚴密無比。」

雷慶道：「陳兄說的是。」

目光一掠苗奇，接道：「苗兄，你是否憑仗一種特殊的氣息，追查敵踪。」

苗奇點點頭，道：「不錯。」

雷慶微微一笑，道：「等一會，苗兄，如若發覺了可疑之人，不妨如法施爲，多在幾人身上動手脚，咱們瞧瞧看他們究竟藏在何處？」

杜天龍道：「雙管齊下，也許能够找出他們在開封府中眞正的立窰所在。」

陳奇道：「老朽在開封地方上住的太久了，我還得易容一下。」

雷慶道：「陳兄顧慮甚是，小心沒大錯。」

陳奇道：「我已要他們準備好了酒飯，諸位吃過再行動吧！」

黃蜂女突然歎口氣，道：「希望能在三五日內，找到萬年虎，再遲了，恐怕來不及報仇了。」

歐陽成方道：「爲什麼？」

黃蜂女道：「我中了萬年虎的暗算，服下了一種毒藥，藥性七日之內發作。」

歐陽成方道：「家父醫道不錯，等他到此之後，小弟引介，讓他替妳姑娘瞧瞧看。」

黃蜂女道：「那就多謝歐陽兄了。」

歐陽成方微微一笑，道：「不用謝，醫好了姑娘之後，姑娘再謝不遲。」

陳奇說道：「諸位請到大廳用酒飯去罷！」

這是一頓很豐盛的酒飯，幾人腹中都已有些飢餓，放懷大吃了一頓。

酒足飯飽，陳奇也改扮完好。

他裝成了一個老蒼頭，高明的易容術，完全變了一個樣子。

雷慶一捋顎下長髯，道：「苗兄，黃姑娘，咱們也得改變一個走法！」

苗奇一怔道：「走路還能改變麼？」

雷慶道：「兄弟的意思，咱們五人佈成一個梅花型的圖案，彼此之間，相互照應，相互援手，再有歐陽少堡主和陳兄遠遠監視，既可放心防敵暗算，也便於發現敵踪。」

苗奇道：「不錯啊！雷老兒，看來，你很高明啊！」

雷慶微微一笑，道：「咱們感到敵人的可怕，那是因爲，敵人一直隱在暗處，一旦，大家面對面的碰上了，彼此放手一搏，咱們未必就一定會輸？」

苗奇道：「是啊！咱們處處受制，才鬧的縛手縛脚，眞的放開手幹，勝負還難預料。」

黃蜂女冷笑一聲，道：「咱們先聽聽雷老英雄的安排，你苗老怪到時間聽名施術，別忘了在他們身上動手脚。」

苗奇尷尬一笑，未再多言。

雷慶詳明的說出了計劃，以杜天龍爲中心之點，四人分佈於四個方位，整個的

隊形，可大可小，伸縮交換。

五人演習了兩次，才魚貫行出宅院繞過僻巷，轉入大街。

陳奇爲人，精明老練，早已派出了幾位店伙計，分守在巷口要道，查看是否有可疑之人。

這是綠竹堡在開封的中樞要地，十幾年來都掩蔽的很好，不能輕易暴露，爲人查覺。

直待杜龍等一行人，轉入大街，陳奇才發出暗號，召回伙計。

然後，才和歐陽成方，離開宅院。

他雖然退出了江湖十餘年，但武功並未擱下，而且更精進，豐富的江湖閱歷，使他和杜天龍等保持了適當的距離，一面低聲對歐陽成方道：「小堡主，敵勢很强大，如非姑娘身陷危境，咱們盡量的置身事外。」

歐陽成方雖然年輕好事，但對這位父親昔年主要的臂助人物，不能不表示應有的敬重，點點頭道：「陳老作主就是。」

且說杜天龍等轉入大街不久，立刻發覺追踪的人。

那些人，穿着各種不同行當的衣服，如非五人早已留心，眞是不易發覺。

這時，正轉過一個街口。

雷慶打出了暗號，梅花隊形，突然收縮。

五個很自然的集合了一處。

雷慶低聲道：「諸位發覺了麼！」

但聞杜天龍，黃蜂女等四個人齊聲應道：「發覺了釘梢的人。」

雷慶微微一怔，說道：「你們都發覺了？」

四人又齊聲應道：「不錯啊！」

雷慶心中暗道：「梅花隊形，雖然能兼顧三面，但却不可能五個人同時發覺了追踪之人。」

仔細一問之下，五個人，都大大的吃了一驚，敢情發現的追踪之人，竟然是五個身份衣着都不相同的人。

以雷慶閱歷之豐，經驗之富，也從未遇上這等事情。

黃蜂女心頭火起，低聲說道：「杜兄，找個能够下手的地方，先把他們處了，這不像是釘梢，倒像是打架來的。」

杜天龍也覺着敵人在開封的勢力太過龐大，似是各行各業中，都有他們的人，除面對面的動手之外，却無法避開敵人的耳目，監視。

沉吟了一陣，道：「黃姑娘說的也是，這等大羣人的釘梢追踪，實已無法擺脫，看來只有和他們挑明幹啦，但城中人多，不便動手，咱們往城外走！」

這等大規模如同監視人犯一般的釘梢，連雷慶也被激起了怒火，當下一轉身，直向城外行去。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不便施出輕功疾奔，但五人却都盡量的加快了脚步。

片刻已行出城外。

回頭望去，已不見適才的追踪之人，却有兩匹騎馬大漢，放轡疾馳而來。

這等詭異的變化，又出了五人的意料之外，停立路側，呆呆出神。

兩匹馬帶起了一道滾滾的烟塵，由五人身側，疾馳而過。

一瞥間，雷慶發覺了兩個人身上都帶着傢伙。

一皺眉頭，雷慶沉聲說道：「杜兄弟，兩個騎馬的有些可疑……」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雷兄，小弟走了多年的鏢，遇上不少綠林道上的狡猾人物，但像目下這等詭異多變的形勢，小弟還未曾遇上過，老實說，小弟已無法斷言，那兩人是不是追踪咱們的人。」

轉頭看去，兩匹馬沿路疾奔，愈去愈遠，只見塵烟，不見人馬。

苗奇道：「雷兄看樣子，咱們是無法擺脫對方的耳目了，咱們既然準備挑明了幹，索性再往前面走一段，找一個僻靜的地方，等等他們。」

一直很少開口的王人傑道：「這法子不錯，他有千條計，咱們有老主意，反正時光還早，找個地方等他們，坐以待變，似這等陰雲不雨的味道倒不如痛痛快快的拚一場。」

杜天龍道：「好吧！往前走！」

開封城外，行人已少，幾人索性放腿疾奔。

片刻間，已行出了七八里路。

雷慶收住脚步，目光一轉，道：「咱們不能走的太遠了，東面一片雜林，倒是一處很好的動手之處，咱們去那林中等等，如是半個時辰，沒有動靜，咱們再回城中客棧。」

杜天龍點點頭，沿着小徑，向林中行去，一面低聲說道：「雷兄，成方他們是否也跟了下來？」

雷慶道：「有追魂箭陳大可和他同行，決不會出錯。」

突然輪聲轆轆，一輛急行的篷車，如飛而來。

車轅前是一個花白長髯老人，長鞭揮動，打出連珠炮般的音鞭。

倏然間，篷車停了下來。

就算是世間最笨的人，也覺出這篷車，來的有些奇怪，有些突然。

車簾啓動，魚貫的行下四個身着黑衣的年輕女子。

雖然在明朗的日光之下，也使人無法肯定的看出四個黑衣少女，有多大年齡。

她們像廿四五，也像廿七八，總之不算太老。

有一點可以看的很清楚，四個黑衣少女都長的不錯，只是皮膚太白了，白的不見一點血色，白的像雪一般，有些透明。

艷陽高照，清明大地，但四個黑衣女，却能給人一種懍懍的感覺。

似乎是，她們全身都散發出森冷的寒氣。

趕車的老人，突然又揮起手中的長鞭，拍拍兩聲脆响。

四個黑衣女，突然一探腰際，抖出了四柄軟劍。

那是長過一般兵刃的軟劍，足足有四尺以上。

不過二指寬一些，紙樣的薄，但在日光下，却泛起冷森的寒芒，那是證明了這軟劍十分的鋒利。

杜天龍暗暗吁了一口氣，唰的一聲，拔出了金背大砍刀。

王人傑抖出了腰間的十三節亮銀鞭，

名著預告

奇情中篇 新派故事「畫中人」 臥龍生・著

畫中之人並不是聊齋中所描寫的鬼怪故事，它是武林中的傳奇人物，內容情節詭異，題材正確，是警惕世人的倫理小說……

俠義奇情 中篇故事「仁心書生」 曹若冰・著

書生，給人的印象是：文質彬彬，手無縛鷄之力；但，反過來，若是棄文從武，往往可憑藉本身聰慧，成就高人一等，創幹下一番驚天動地，震動武林的功業。

湖海恩仇 中篇故事「花 郎」 高庸・著

「花郎」是名作家高庸先生繼「虎魄」之後的又一篇撲朔迷離，奇峯突出，令人讀之拍案驚奇，愛不釋手的俠義言情小說，讀者千萬注意刊出日期——

新派俠情 長篇故事「一棒喝武林」 秦紅・著

「棒喝武林」，顧名思義，可想像到；一棍在手，風雲變色，加以秦紅先生以生花妙筆，動人情節，冶言情、偵探於一爐，誠不可多睹之武俠巨著！

雷慶拔出了過關刀。

黃蜂女也從懷中，取出了兩把一尺二寸的鋒利匕首。

蛇怪苗奇突然笑哼一聲，一抖手，一道青芒直飛過去，擊向右首居中的一位黑衣女。

但見她皓腕一振，寒芒飛繞，那飛去青芒被斬作數斷，落了一地。

敢情，那是一條青色的小蛇。

好快的劍法，好利的兵刃。

久歷江湖的雷慶，不自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見多識廣，一看那黑衣女舉手的劍式，已知遇上了勁敵。

黃蜂女冷笑一聲，道：「苗老怪，你不是有一條不畏利劍的墨鱗鐵甲蛇麼？」

苗奇道：「不錯，那是我壓箱底的本領，該用的時候，我自己會用。」

但聞一陣長笑聲，由身後傳了過來，緊接着傳過來一個冷漠的聲音，道：「杜天龍，這片雜林之中，青草鋪地，林木環繞，開封府附近黃沙飛塵，難得有這麼一處好地方，埋骨於此，死亦無憾。」

回頭望去，只見兩個黑衣大漢，並肩而立。

正是適才騎馬越過幾人的兩個大漢。

雷慶重重的咳了一聲，道：「天龍似乎這也會是人家安排的陷阱了。」

杜天龍道：「不錯，他們設計了很多對付咱們的辦法，那一個辦法合適，就用那一個辦法。」

王人傑道：「大路邊，有所不便，咱們到雜林中去。」

那趕車的老人，突然哈哈一笑，說道：「這位老弟說的是，生有處，死有地，死在林子裏，也好肥兩棵老樹，多結點棗子。」

黃蜂女冷笑一聲，說道：「老匹夫，別高興的太早了，現在，還不知道鹿死誰手？」

趕車的老人，一伸手指頭，冷冷說道：「你叫黃蜂女是吧！會放幾隻大黃蜂，除了放蜂之外，老夫想不出妳還有什麼能耐。」

這時，杜天龍等已緩緩向林中退去，四個黑衣仗劍少女，也緩緩向前逼進。雙方，保持着兩丈左右的距離。

雜林外，是一片空曠的草地，足足有半畝地大小。

杜天龍停下腳步橫刀一笑，就道：「諸位之中，應該有一個領頭的人吧！」

趕車老人冷冷說道：「杜天龍，你可是有什麼遺言麼？」

杜天龍淡淡一笑，道：「江湖風浪險，這場面杜某人經歷的多了，你老兄，不用唬我！」

趕車老人冷笑一聲，道：「老夫說話算數，你們五個人，別想有一個活口。」

雷慶呆呆的望着老人和四個黑衣女子出神，若有所思。

王人傑和苗奇，却轉身對着兩個黑衣大漢，以防暗襲。

杜天龍嗯了一聲，說道：「閣下眞有本領把咱們放倒這裏，那也用不着急在一時，在咱們動手之前，杜某人想請教兩件事？」

（未完）

俠情短篇

無私鷄鶵

諸葛青雲・文

傳功酬知己

蔚藍色的萬里晴天，在刹那間可變得密佈彤雲，一片烏黑。

如鏡連天的平波綠水，在刹那間可變得風濤百丈，澎湃奔騰。

自然現象如此，人情更不待言，所以才有「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之語。

愛和恨，原本是兩個極端各具相當力量，但當兩個極端，逐漸接近，終於接合於一點時，那力量却會增强十倍百倍，甚至千倍萬倍，足以毀滅對方，也足以毀滅自己。

× ×

空山新雨，天氣如秋，尤其是千峯萬壑間，平添了噴珠濺玉的無數掛壁飛泉，這種景色本令人暑熱全消，心怡神爽。

但在西天目山深處，一座高峯半腰，有個負手徘徊，年約四十五六的青袍書生，却是雙眉皺鎖，滿面憂慮之色。

驀然，有個清朗女子語音笑道：「天仇，你愁什麼呢？照我計算，最少還有半年光陰，在這半年之間，我們親親愛愛，寸步不分，甚至不妨遊盡東南勝景，到時歸來，一同埋骨於西天目靈山勝境的百花深處，這種享受，也比世俗夫妻終日庸庸碌碌，爭爭吵吵的百歲鴛鴦，强得多了！」

這語音是發自站在青袍書生身後三四尺遠的一位年約四十，但仍具有絕代容光，風神高華無比的白衣婦人口中。

青袍書生搖頭說道：「素瓊，你弄錯了，我不是爲我自己所罹的絕症担心，自從經過你這女華陀的診斷，認爲無藥可醫後，我早把生死二字，置諸度外……」

白衣婦人笑道：「那你面帶重憂之故，定是爲龍兒了，其實江湖流言，未可全信，事實如何，尙待查察，年輕人難免一時暴躁衝動，犯些小錯……」

大義殺孽徒

青袍書生臉色一沉，接口叱道：「小錯？爲了貪得一方『五鳳璧』，殺却業已封刀歸隱的洛陽大俠楊銘的一家四口，爲了酒館閒言的小小睚眦之怒，施展我獨門『風雲掌法』，連斃了十七個無辜平民，這等行爲比盜匪猶有過之，還能說是小錯？還能說是一時暴躁衝動？我白天仇『無私劍客』四字，在當世武林中尙有相當清譽，不能容許這種敗壞門風弟子！」

白衣婦人咀角一動，似欲再言，白天仇冷然叱道：「素瓊，你不必再替江玉龍作辯護，我們雖對他自幼收養撫教，名是師徒，情同父子，但江湖大義，不能不尊，門戶清名，不能不重，你難道願意爲了這個孽徒，在我們歸源返本之前，使『仁心妙手女華陀』談素瓊，和『無私劍客』白天仇的名號沾污帶穢，永爲世人唾駡？」

談素瓊目注白天仇道：「天仇，你這樣說法，是想……」白天仇接口道：「我是想利用我尙賸餘的半載天年，下山尋找孽徒，只要証明他所犯劣跡是實，便立即清除門戶，這樣總比什麼遊盡東南名勝，來得有意義得多……」

一語未畢，轉面沉聲喝道：「什麼人？胆敢妄探我『鷄鶵山居』，爲何不事先通報？」

語音方落，從峯下縱上一條白衣人影，在距離白天仇，談素瓊七八尺外，卓立抱拳，恭身說道：「小侄歐陽方，參見二叔二嬸。」

白天仇認出果是自己拜兄「金刀鐵掌」歐陽剛之子歐陽方，但見他一身重孝，不禁心中一震，急急問道：「方侄爲何身穿孝服，我……我歐陽大哥好麼？」

歐陽方是個二十三四的英挺少年，但臉上神色却既蘊深憂，又含急憤，顯得十分悽慘！

如今聽得白天仇這樣一問，忍不住兩行英雄虎淚，立從目中垂落地，悲聲答道：「家父遭人毒手，業已棄世……」

白天仇大駡道：「下毒手的是誰？賢侄可知道麼？白天仇談素瓊夫婦，定竭全力，爲歐陽大哥報此……」

他「報此深仇」一語的「深仇」二字，猶未說出，陡然面色慘白地，與談素瓊同自全身一震。因爲歐陽方在白天仇說話之時已從懷內取出一方白絹，慢慢打開，絹中所裹之物，赫然是一根「仁心妙手女華陀」談素瓊的獨門暗器「度厄金針」！

白天仇見了此針，已猜出幾分端倪，急忙語音微顫地，向歐陽方說道：「賢侄請坐，你……你且暫遏悲痛，把……把禍事發生經過，說……說給我聽！」

歐陽方舉袖拭淚，悲聲說道：「禍事發生時，小侄恰好外出，不在家中，歸來據報是舍妹路遇二叔二嬸門下的江玉龍師兄，被他以下流手段，調笑羞辱，家父聞訊趕出，一語未發，便遭毒手，舍妹也憤而投繯，待小侄回家，業……業已二屍在堂，這……這根『度厄金針』，還……還插在家父的咽喉要害之上！」

歐陽方一面敍述，一面淚如雨下。

表面看來，流淚的雖然只有歐陽方一人，但白天仇和談素瓊不是不流淚，他們是把眼淚往腹內吞，心如刀絞地，比歐陽方還要悲痛！

白天仇靜聽歐陽方說完經過，雙眉一挑，注目問道：「賢侄作何打算？」

歐陽方劍眉剔處，目閃神光，朗聲答道：「小侄雖知在藝業方面，可能不是江玉龍之敵，但父妹大恨，不共戴天，成敗利鈍，非所能

計，自然要矢死尋仇，此來一因爲家父報仇，二因江玉龍乃二叔二嬸之唯一門下，不能不先將事實稟明……」

白天仇接口道：「賢侄知不知道我所擅武學中，以那種功力，最爲厲害？」

歐陽方想了一想道：「昔年二叔在崆峒絕頂，施展『奔雷七掌』，獨鬥四大天魔……」

白天仇點頭道：「不錯，我一生的武學精華，全萃於『奔雷七掌』，幸虧我當初發覺江玉龍目光閃爍，心性不甚穩定，暫時藏私，未將此絕學相傳，不然更加如虎添翼……」

說至此處，突然目注歐陽方道：「歐陽賢侄，我如今便將這『奔雷七掌』傳你，以練熟以後，遇上江玉龍時……」

歐陽方倏地起立，向白天仇恭身說道：「多謝二叔厚意，但小侄對報仇之事，不願假手外力……」

「外力」二字才出，白天仇右手一揚，屈指連彈，已把歐陽方隔空點了穴道。歐陽方心中正自吃驚，白天仇已向他正色說道：「賢侄有所不知，我因身罹絕症，經你二嬸細加診斷，業已無藥可醫，最多只有半年左右壽命，故而雖想親自尋找孽徒江玉龍，清理門戶，卻恐時不我與，此願難酬，遂決定不單對『奔雷七掌』相傳，並把數十年內家功力，亦復轉注相贈，這樣一來，除了可使賢侄報仇之事如願外，並造就一位將爲當世武林大放異彩的少年英雄，與我歐陽大哥泉下相晤，也藉以稍贖罪愆的了！」說完，便對愛妻談素瓊笑道：「素瓊，歐陽賢侄的性情倔强，我只得對他來個『霸王硬上弓』了，事不宜遲，我這就轉注玄功，你去準備藥物，並把我親自繪製的『奔雷七掌』圖解，放到地底練功石室之內。」

這位「無私劍客」一面說話，一面已伸出右掌，按向歐陽方的「脊心穴」上。

談素瓊知道丈夫情性，一經決定，絕無更改，不禁眼圈微紅低聲道：「你這作法雖然大義無私，可以畧慰歐陽大哥於九泉之下，但轉注功力一舉，耗神太甚，多半對你的暗疾有妨，會把半載餘年，縮短得只賸下兩三日了！」

白天仇絲毫不以爲意地，面含微笑道：「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瓊妹既認爲我這種舉措，屬於大義無私，總不會加以反對吧？」

談素瓊目中帶着淚光，含笑頷首說道：「只有贊同，怎會反對，我丈夫是位名副其實的『無私劍客』，談素瓊心中眞覺光耀幸運！」

說完，這位「女華陀」便姍姍走進他夫婦所居的「鶼鶼山居」，着手安排一切。

過了片刻，談素瓊回到松坪之上，先餵歐陽方服了三顆朱紅色的丹丸，並伸手按在他「命門穴」上，再向白天仇含笑說道：「除了『奔雷七掌』的圖解以外，我又送給歐陽賢侄一冊『青囊經』，一併放在地底練功石室之內，因爲我不願使這種相當珍貴的醫藥知識，隨身俱沒，永遠失傳……」

白天仇在瞑目行功，聽至最後兩語，悚然一驚，立即睜開兩眼，發現談素瓊掌貼歐陽方「命門穴」上，不禁皺眉問道：「瓊妹，你……你也把功力轉注給歐陽賢侄？」

談素瓊美絕天人地，微微一笑答道：「我夫妻數十年來，沒有分離半步，也沒有爭吵片語，何等恩愛？何等纏綿？難道你忍心獨自仙遊，撇下我孤悽半世？……」

白天仇想要駁她，偏又尋不出足以說服對方的充份理由，只得長嘆一聲，搖頭不語。

談素瓊又復笑道：「像我們這樣預知死期，預築『百花深處』的埋骨佳城，到時，夫妻同葬之舉，不敢說後無來者，至少是前無古人，足以流芳百世，艷傳千古，我不相信你竟會忍心不許我泉下相隨，把我推逐出這份光榮之外！……」

白天仇重行垂簾闔目，從眼角湧出了他自入江湖從未流過的英雄淚珠，但這種表現，不是傷心，而是高興，他心中充滿了一種憐愛，一種滿足，一種驕傲，融合而成爲一種無法形容的精神慰貼！

時光飛逝，月隱日出……

整整過了一天，陽歐方的臉上，呈現了一種玉光，目中更充滿精芒，但「無私劍客」白天仇與「仁心妙手女華陀」談素瓊夫婦，卻目中神光萎暗，臉色慘白如紙！

白天仇吸了一口長氣，畧爲調息，站起身形，把歐陽方抱進練功石室。

進了石室，他替歐陽方解開被制穴道，遞給他一卷「奔雷七掌」圖解，和一冊「青囊經」，正色說道：「歐陽賢侄，你如今應該業已領會我夫婦的一番苦心，『青囊經』可帶在身邊，慢慢參悟，但在未把『奔雷七掌』練熟之前，我卻不許你出這石室。」說完，指點了飲水，乾粮等放置所在，退出石室，帶上門戶。

這練功石室，是在地下，白天仇剛出室門不遠，便聽得上面有言語爭吵之聲。

他趕緊走上一看，見愛妻談素瓊正與一個猿臂蜂腰，二十一二的勁裝少年，對面說話，似乎互有爭執。這少年正是江玉龍，別離約莫一年多來，他出落得格外英挺，格外壯健，但以前非經細察，絕難以發現那種陰鷙神情，如今卻顯然流露！

江玉龍一見白天仇，便含笑說道：「師父，你看我才回來，師母便查詢我於下山時，是否偷走了她老人家的『度厄金針』，區區針兒，能值幾何？我一共拿走了七根，最近才用掉一根，師母若是捨不得，我便把其餘六根，還給你吧！」

談素瓊聞言，不禁氣得全身微顫……

白天仇卻一擺手兒，淡然笑道：「幾根針兒，委實能值幾何？你既拿走，也就算了，但不知你所說最近用去的一根『度厄金針』，是用在何人身上？」

江玉龍道：「是……是殺了一個……不知死活，妄自尊大的老頭兒……」

白天仇心中雪亮，看了江玉龍一眼道：「你遊蕩江湖，聽說十分得意，怎又突然回山？總不會是惦記我和你師母吧？」

江玉龍笑道：「弟子此次回山，一來向師父師母問安，二來因江湖遊俠，結仇頗多，有幾個厲害對頭，相當不好應付，想請師父你老人家將昔年獨鬥四大天魔，威震武林的『奔雷七掌』傳我。」

白天仇點頭道：「當然傳你，你是我唯一弟子，我的生平絕學，不傳你還會傳誰？來，你隨我來……」說完，便引導着江玉龍行向距離「鶼鶼山居」不遠處的一座山洞。

江玉龍詫然問道：「師父既要傳功，怎不去地下練功室？」

白天仇笑道：「自你走後，我在那山洞裏，開闢了另一處極樂洞天，我手繪的『奔雷七掌』圖解，也藏在那洞天之內……」

語音至此畧頓，偏頭向談素瓊說道：「瓊妹，你去把練功石室的門戶，輕輕開啓，以防萬一有人入內，無法出來，然後便來『百花深處』，和我一同對龍兒加以造就。」

談素瓊應了一聲，逕往地下，江玉龍雖然心中微動，卻未起疑，仍隨同師父白天仇，走進山洞。洞徑相當深處，走到盡頭，是一小小圓形石室。室中既無床榻，亦無桌椅，根本不像是供人居停之所，不知白天仇何以稱之爲「極樂洞天」，以及「百花深處」？

江玉龍正想詢問，談素瓊已走來，入室後

，立將門戶關好，向白天仇含笑道：「天仇，諸事已畢，別無牽掛，我們可成全玉龍了！」

江玉龍這時方聽出師父師母話中有話，語氣不對，不禁心中一寒，悄悄向門邊掩去。

談素瓊目注江玉龍，沉聲叱道：「江玉龍快說實話，你是不是爲了貪得『五鳳璧』，殺卻洛陽大俠楊銘的一家四口？你是不是在酒館中爲了睚眦之怒，會屠殺十七個無辜平民？你是不是曾以『度厄金針』暗算歐陽師伯，並使他女兒，受辱自盡而死？……」

江玉龍聞言之下，知道所有罪行，均已敗露，遂急忙叫道：「師母，我給你老人家看件東西，便知道爲何會構成這種寃枉傳說，並足証弟子清白的了！」

談素瓊與白天仇雖決心處治江玉龍，但內心何嘗不期望有關種種，盡屬寃枉流言，故而均目注江玉龍，看他能取出什麼足以辯白洗刷之物？誰知江玉龍所謂足証清白之物，竟是那六根「度厄金針」，他探手入懷，一摸一甩，六縷金光，電掣飛射談素瓊，準備等當門而立的談素瓊，畧一閃避，便立刻奪路逃走！

出他意料的是談素瓊根本連閃都不閃，任憑那六根金針，打中胸腹等要害之處，只畧一搖頭，目注江玉龍，淡淡說道：「江玉龍，你別想逃了，這『百花深處』只能進來，不能出去，是個百丈深穴，頂上更經採集了數百萬瓣各種花朵，作爲你師父和我百年以後的埋骨佳城，今日不過提前使用，清理門戶，拉你這不肖孽徒，一同併骨，以向武林謝罪而已……」

她連中六針，傷勢極重，說至此處，搖搖欲倒，似已難支，但仍勉强說道：「你這六根『度厄金針』，打得雖甚惡毒，卻屬多餘，因爲我和你師父業已把數十年功力，轉注贈與歐陽剛之子歐陽方，他如今正在練功石室中，苦練『奔雷七掌』，我和你師父，則功力盡洩，已如常人，若不利用這『百花深處』的特殊地勢，根本就無法處治你這心如蛇蠍的梟獍之徒了！」

江玉龍聽得一咬鋼牙，目中閃射凶芒地，舉步向白天仇逼去。

就在他起了豺狼毒念，將爲梟獍惡行之際，談素瓊難以支持，人已倒地，但在她倒地之前，卻伸手在壁間一處機括上，重重的按了一下。一陣隆隆巨響，這座不太大圓形石室的足下石地，與頭上室頂，竟一齊陷落！

石地陷落的結果，是使白天仇，談素瓊，江玉龍等三人，一齊墜入了石室以下的百丈深坑。室頂陷落的結果，是使早已積聚其上的數百萬朵各種鮮萎花瓣，一齊向深坑之中飄降！

故事結束了。當歐陽方把這段故事流傳於江湖中後，江湖人物對白天仇，談素瓊夫婦更爲欽敬，歐陽方本人更是每年此日，都來致祭，並在「百花深處」的洞穴外，恭恭敬敬地，鐫了「無私鶼鶼」四字。

奔雷七掌不傳徒，無私鶼鶼足千古。
留得永恆骨肉香，葬身用花不用土。

風雲人物傳奇

胡銓斬秦檜

神龍・文

南宋巨奸秦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他摸清了懦主高宗的苟安心理，取得「朕獨委卿」的和議旨意，便植黨專權，欺罔天聽，包藏禍心，忘讎斁倫，倡和誤國，縱所欲爲。朝中文武大臣，如表反對者，直接間接都遭其毒害，連素爲高宗倚畀的國家棟樑岳飛、李綱、趙鼎等，也無法倖免，其他志圖恢復宋室的忠臣義士，十九年中，被秦奸陷害者更不知多少？當時最幸運的算是胡銓，他憤而上疏之後，雖即被貶廣東，流離轉徙，折磨歷刧二十年，但最後卒能保全生命，安然返京，誠不幸中之幸者。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高宗時擧進士，授樞密院編修官。生性剛直，處事嚴正，紹興八年，眼見秦檜及其爪牙王倫、孫近等，勾引金使張通古以詔諭江南名義南來，迫使高宗受金册封而爲劉豫第二，不禁怒火如焚，立即上疏，痛陳和議之非，並乞立斬秦等三人，奏疏詞嚴正義，洋洋二千餘言，根據情勢論列朝政得失，恢復國家遠圖，秉春秋斧鉞之筆，把秦檜等罵得體無完膚，最後一段云：「……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三人共戴天，區區之心，願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唯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這篇奏疏一上，不但在臨安和議氣氛中，掀起了一股反對高潮，甚且也震動了敵國，金人不惜以千金高價募其奏稿，所以淸代鮑桂星詠宋史詩有「一疏千金古未聞，爭傳敵國賞奇文」之句，胡銓此擧，影響力之大，可以概見。

可惜高宗已爲秦檜所制，對所有朝臣匡時復國奏章，都置若罔聞，而任令權奸尋仇報復。胡銓抗疏之擧，陰險的秦檜當然恨入骨髓，無如格於公論，不敢一時置胡於死地，是以「狂妄凶悖，鼓衆刼持」罪名，遠貶廣東監理鹽倉，然後暗使爪牙劾胡「飾非橫議」降詔除名，編管新州，後來又嗾使新州守臣張棣移謫古陽軍（海南島）。其餘許多同情胡銓諸人，如將疏刻板留的宜興進士吳師古，致函援胡的朝士陳中剛，詠詩寄意的王廷珪等，也被檜一一檢擧，分別貶謫到窮荒僻壤，以懲異己。宋史批評秦檜「……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卒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從這一段記載中，我們可看出，秦檜當時誣陷忠良是怎樣狠辣。

宋時的海南島，是屬於不毛之地，被放逐至此的人，自是苦不堪言。胡銓自紹興十二年貶此，至二十六年始北返，在這漫長的十四年中，可說是歷盡人世艱辛。後來海南島人爲紀念這一批被貶而來「天涯萬里見孤忠」的前賢，在海口建蘇公祠（爲紀念蘇東坡而建，後加祀海瑞、丘濬合稱三公祠）外，又建五公祠，所謂五公，卽唐代的李德裕，以及宋代的李綱、趙鼎、李光、胡銓等五人。此五人中前四人均先後死於客途，獨胡銓在秦檜死後第二年獲赦量移衡州，紹興三十一年恢復自由。迨孝宗卽位，譽胡「直諒」起復他爲奉議郎，知饒州，旋遷升進端明殿學士提擧，直至孝宗乾元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告老，回鄉完成其著作澹溪集百卷，卒謚忠簡。



金縷衣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慈輝誤信李飛鵬之言，說他母親被囚於武當後山呂莊內，掌傷少莊主呂英布後，驚動了武當雲鶴道長、玄妙道長和呂莊主，玄妙道長爲息事寧人，勸住呂莊主後，向葉慈輝解說在石牢中只囚着血手惡煞向東洋，葉慈輝不信，玄妙命打開石牢，牢中果沒葉夫人蹤跡，此時，被囚的血手惡煞向東洋施展血光神功，與葉慈輝心靈相通，使得葉慈輝理智盡失，把呂莊主震傷，而向東洋也趁機衝出，把要攔住他的玄妙道長打傷，拉着葉慈輝向外走去，隨同玄妙進入牢房的呂莊守衞，爲二人血功所震不敢相阻——

魔功矇本性　助紂作惡行

血手惡煞向東洋哈哈笑道：「老夫今日重見天日，放你們一條生路了。」

血手惡煞在前，葉慈輝在後，走出了石屋，迎面只見除了雲鶴道長之外，又多了七個五十多歲的道士，橫劍在雲鶴道長身後。

這時，那些莊院裏的武士倒是一個不見了，顯然，要他們來對付葉慈輝他們是只有送死一途，所以索性叫他們退去了，以免枉送生命。

血手惡煞向東洋震聲大笑道：「雲鶴牛鼻子，你眞懂得禮貌，竟然帶了人手在此相迎老夫。」

雲鶴道長臉色一變道：「你們把他們怎樣？」

血手惡煞向東洋大笑道：「今天是老夫的好日子，所以他們也走了運，還活在那裏。」

雲鶴道長目光一掠葉慈輝，道：「葉少俠，你知道你今天造下的惡孽麼？」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虧你還有臉說這種委過於人的話。」

身子一閃，搶到血手惡煞向東洋面前道：「我們向那裏去，晚輩當先開路。」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令堂已被送離『惜玉山莊』，我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葉慈輝探手取出「七星」短劍，向雲鶴道長一指道：「道長是自動讓路呢？還是要在下大開殺戒？」

雲鶴道長目光越過葉慈輝，望了血手惡煞向東洋一陣，輕輕的嘆息一聲，道：「向施主，你好會藏拙。」

血手惡煞向東洋呵呵笑道：「今天要不是遇見了葉少俠，老夫眞還不想現在就走啦！」

雲鶴道長目光一收，轉到葉慈輝臉上，道：「你敢不敢和貧道硬對三掌。」

葉慈輝道：「有何不敢。」

血手惡煞向東洋目光閃動，大叫一聲道：「不可，老道士在拖延時間，等待援兵，上次老夫就是上了他們的當，一關就被他們關了三十多年。」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老前輩言之有理。」

雲鶴道長叫道：「少俠……。」

呼聲出口，血手惡煞向東洋已是大叫一聲，搶住他的話聲道：「牛鼻子，少廢話，看招！」

「呼！」的一聲，血手惡煞向東洋已是掄開手腕上兩條鐵鍊，向雲鶴道長猛揮過去。

雲鶴道長只見血手惡煞向東洋撲來之勢，有如當頭壓倒的山崩海濤，鐵鍊夾着破空嘯聲，暗含血手殺着，端的凌厲無比，氣勢駭人。

雲鶴道長凜然暗忖道：「想不到這老魔暗中苦練，不但瞞過看守的人，恢復了一身功力，而且比過去更是精進深厚，這番要被他逃出手去，不知又要掀起一場多大的腥風血雨。」

念動之中，手中長劍出鞘，長身抖腕，驚虹乍展，幕出滿天劍花，直向血手惡煞向東洋迎去。

但見一片烏光銀芒，頓時交織一片。

他們兩人這一搭上手，可就成了武林之中難得一見的龍爭虎鬥。

只看得葉慈輝與對方武當道士心驚肉跳，緊張萬分，自己忘記了動手。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見葉慈輝站在那沒有同時發動攻擊，氣得大叫一聲，罵道：「混小子，你還不動手，合力衝出去，等到他們高手趕到，我們就要吃大虧了。」

葉慈輝心中一凜，大喝一聲，道：「晚輩來也！」掄開手中短劍，身形一幌，也撲向了雲鶴道長。

雲鶴道長與血手惡煞向東洋正殺得難解難分，功力悉敵，葉慈輝這一撲了上來，他們功力悉敵的均勢立被打破，迫得雲鶴道長連番遇險，節節後退。

雲鶴道長身後，原來站有得七個道士，本來是準備攔接葉慈輝的，却不料葉慈輝採取了重點攻擊，配合血手惡煞向東洋夾擊雲鶴道長。

雲鶴道長，血手惡煞，葉慈輝三人，可說是當場三個功力最高的人，身形之快，勝過電光石火，葉慈輝一閃而上，其他的道士連念頭都還沒有轉過來，他們三人之間，已是分出了勝負。

只聽血手惡煞向東洋大喝了一聲，道：「牛鼻子，去你的吧！」

接着是一聲悶哼，雲鶴道長倒退着飛了出來。

這時，那些道士只好一擁而上接住雲鶴道長，而更無法擴大戰圍了。

雲鶴道長是在葉慈輝搶攻之下，被血手惡煞向東洋鐵鍊在右腿上重重的擊中了一下。

雖說雲鶴道長練得有護身罡氣，怎奈血手惡煞向東洋手中那鐵鍊是寒鐵奇金合煉而成，同時鐵鍊上又注足了血手惡煞向東洋的眞元內力，因此，那一擊之下，雲鶴道長一條右腿雖然沒有被打斷，却已受了極嚴重的傷，身子退出來之後，便再也立身不住，腿勁一軟，向地上坐了下去。

血手惡煞向東洋哈哈一笑，道：「牛鼻子，今天你可有得霉倒了，三十年被囚之恨，老夫可再出一口氣了。」

手中寒鐵合金鐵鍊一掄，大步向雲鶴道長走去。

武當道士搶身而出，在雲鶴道長身前佈起一座嚴密劍陣，意圖保護雲鶴道長。

血手惡煞向東洋赫赫而笑的一步一步走了上前，根本沒把那劍陣放在眼裏。

葉慈輝這時靈台忽然清明了一下，暗忖道：「此時不去，更待何時。」

此念一生，當下大叫一聲，道：「老前輩，時機稍縱卽逝，我們還不就此離莊。」話聲出口，身形也接着同時行動，一射而起，向莊外撲去。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見葉慈輝先行而去，失了接應，不敢久留，指着雲鶴道長冷笑兩聲道：「牛鼻子，老夫今天饒過你，下次碰了面，你小心了。」

轉身，發嘯，一閃而沒。

也就是血手惡煞向東洋逃去不久後瞬間，只見人影閃動，一連趕來四五十個道士。

這批道士，年紀都在五十以上，個個步履矯健，功力深厚，其中尤有七個六十左右的老道士，乃是目前武當七星劍陣的七大柱石。

他們平日輕易不離開武當派一步，這一次全部趕到，可說出動武當派的全力。

只可惜來遲了一步，血手惡煞向東洋與葉慈輝已鴻飛冥冥了。

武當七劍之首的玄清道長走到雲鶴道長身前，皺了一皺眉頭，欠身一禮，道：「師叔，您受傷了。」

雲鶴道長長嘆一聲，道：「血手惡煞向東洋那老魔頭不但恢復一身功力，而且與日俱深，更勝往昔，以致被他逃脫。」

玄清道長道：「啓禀師叔，要不要派人追了下去？」

雲鶴道長道：「不用去追了，他如今有葉慈輝爲助，如虎添翼，就是追到了他們，也奈何不了他們。」

玄清道長一抬手，走過來一個道長，玄清道長吩咐道：「先把師叔，送回山上去。」

雲鶴道長道：「今日之事，顯得非常不平凡，我們且到石屋之內去看一看。」

玄清道長道：「師叔，你玉體……」

雲鶴道長單足一點，站起身來，道：「老魔頭這一鐵鍊雖然打得不輕，幸未傷筋骨，不要緊。」

說着，也不要人摻扶，拐着腿進了石屋。

石屋之內，呂莊主與玄妙道長已各自盤膝坐在地上，閉目調息。

雲鶴道長吩咐道：「玄清，你去看看他們的傷勢如何？」

玄妙道長張目道：「弟子乃是受的硬傷，這陣調息下來，已不碍事了，倒是呂師兄中了葉慈輝血手神功，非同小可。」

雲鶴道長道：「『玉清丸』帶來了沒有？」

玄清道長道：「帶來了。」

雲鶴道長道：「先給你呂師弟服上一粒。」

玄清道長取出一粒「玉清丸」納入呂莊主口中，呂莊主調息之際，原本呼吸重濁，汗出如水，一經服下「玉清丸」之下，呼吸立時正常起來，接着，臉色也恢復了平靜。

雲鶴道長叫過玄妙道長，道：「你們兩人一旁坐下。」

玄清道長與玄妙道長分別坐在雲鶴道長對面椅子上，雲鶴道長皺了一皺眉頭道：「玄妙，你這次可把葉慈輝完全看走眼了。」

玄妙道長道：「葉慈輝本來不是這樣的人，據弟子看，其中必有蹊蹺，尤其，葉慈輝口口聲聲，說他看見他母親，這一節最是可疑。」

雲鶴道長道：「疑點何在？」

玄妙道長道：「葉慈輝說的可能不是假話。」

雲鶴道長道：「可能麼？」

玄妙道長道：「有此可能。」

雲鶴道長望了呂莊主一眼，竟似若有所指，但意到而已，並沒有用言語表達出來。

沉吟了一下，雲鶴道長向玄清道長頷首道：「玄清，你仔細查一查看。」

玄清道長把全屋檢查了一遍，抱着一堆衣物走了回來，道：「師叔，這裏面確實大有問題。」

雲鶴道長修眉一蹙，道：「那是些什麼東西？」

玄清道長道：「一些女人的衣物，居然藏在杜領班房中。」

玄妙道長心中一動，道：「杜領班可疑。」

玄清道長道：「我們去找他來問一問。」舉步出石屋，吩咐一聲，傳杜領班。

可是，這時再也找不到那杜領班了，同時連他手下的那幾個人，也一個都找不到了。

玄清道長回到石屋之內，搖頭一嘆道：「師叔，我們這次可栽到家了，那杜領班早已逃之夭夭了。」

呂莊主雙目一睜，道：「杜領班怎樣？」說着長身站了起來。

雲鶴道長問道：「你現在傷勢，怎樣了？」

呂莊主一欠身道：「多謝師叔『玉清丸』，傷毒已經化解了。」

玄妙道長道：「那杜領班是怎樣起用的？」

呂莊主道：「杜領班已是十年以上的老人了，他有何不妥？」

玄妙道長道：「葉少俠說的話沒錯，他確曾在這屋內看到一位他的母親。」

呂莊主剛才因為一心一意在運功療傷，入了忘我之境，是以人雖同在石屋之內，對他們談話卻是過耳未聞，因之一怔道：「那怎麼可能呢？」

玄妙道長道：「因為有人在這屋內化裝成他母親，以致激怒了他。」

呂莊主「啊！」了一聲，說道：「師弟是說杜領班私通血手惡煞，設下這個騙局？」

玄妙道長道：「如今杜領班連同他的手下都已在逃，事實俱在，明顯不過了，他這樣一個不可靠的人，你又怎樣重用他的呢？」

呂莊主道：「誰知道他這樣不可靠呢，這十幾年來，他在莊中的表現，可說忠心不二，信實可靠到了極點，同時，他又是玄果師弟介紹來的人，所以才特別看重他。」

雲鶴道長嘆息一聲，道：「這件事不能放鬆，要逐步的追查下去，說不定其中還有極大的陰謀，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重山，這件追查的工作，就責成你了。」

呂莊主一欠身道：「弟子領命。」

雲鶴道長吩咐玄清道長一聲，道：「再給你呂師弟一粒『玉清丸』，英布也受了血手之傷。」

玄清道長取出一粒「玉清丸」，給了呂莊主。

雲鶴道長站起身來道：「我們先回山去，聽候掌門人裁決。」

雲鶴道長他們這一回轉武當山本觀，見了掌門人，說明經過情形，自是另有一番處置，暫且不提。

且說葉慈輝當先闖出了惜玉山莊，等待血手惡煞向東洋隨後到來。問道：「老前輩，他們把家母送到什麼地方去了，請快快指教。晚輩好馬上追了上去。」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笑道：「急什麼，老夫自然會帶你去，你不見老夫這個樣子，在路上行走多不方便，……」

頓了一頓，接着道：「第一，老夫得先把手腕上這兩根寒鐵鍊子除去，然後，你也得讓老夫洗個澡，換身衣服，這樣才好去找令堂。」

葉慈輝打量了血手惡煞向東洋一眼，他這個樣子，實在不成樣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走在路上太不方便了。

皺了一皺眉頭，說道：「如果老前輩不見怪的話，晚輩想獨自一人，先去搶救家母。」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那裏會見怪少俠棄我而去，只是老夫如果不和你一同去，只怕少俠找不到那處地點，少俠與其摸索尋找，倒不如由老夫和你一同去，反而省時省事。」

葉慈輝意猶未甘的道：「老前輩且說說那地方看。」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了一笑，道：「陰陽谷，你聽說過沒有？」

葉慈輝一怔，道：「沒聽說過，它在那座大山之內？」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就老夫所知，陰陽谷共有三處：一在巫山之內，一在婁山金頂附近，另一則在雪峯山中。……當時老夫只聽說他們要把令堂送到陰陽谷去，至於送到那一處陰陽谷，老夫就不得而知了。」

葉慈輝沉吟了一陣，道：「巫山雖此路途較近，也許就是巫山陰陽谷。」

血手惡煞向東洋點頭道：「也許少俠猜測得不錯，可是巫山方圓數百里，那『陰陽谷』又在人跡罕到的深山之中，如非熟知其地之人，就是身臨其境，也不知道自己找到了『陰陽谷』，少俠又如何去找去。」

葉慈輝道：「老前輩可熟知其地？」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那三處地方，老夫早年都去過，憑你我這身功夫腳程，就是三處地方都找遍，也花不了半個月時光……。」

葉慈輝念轉如飛，截口道：「只是有勞前輩……」

他的話還沒說完，又被血手惡煞向東洋哈哈一笑，接住道：「少俠，你這話就見外了，這次要不是少俠你闖到『惜玉山莊』去，憑老夫個人之力，豈有脫逃之望，所以說來，少俠就是老夫救命大恩人，老夫能為少俠稍効微勞，也是老夫之願，何勞之有。」

接着幌了一幌手上鐵鍊，搖頭苦笑着，道：「只是這兩根鬼鍊子，非先行除去不可。」

葉慈輝道：「這鐵鍊是什麼材料打造的？」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寒鐵金英打造而成，非有寶刀寶劍……」

目光一閃，望着葉慈輝轉口道：「老夫看你有一把短劍，光彩奪目，似非凡品，請取出來給老夫看一看。」

葉慈輝一撩衣襟，拔出他的「七星短劍」，遞給血手惡煞向東洋，道：「請老前輩過目，看看能否派上用場。」

血手惡煞向東洋接過「七星短劍」，展指輕輕一彈，只聽劍身發出一陣顫震之聲，其聲有如蒼龍嘯空，清越至極。

血手惡煞向東洋脫口讚道：「好劍！好劍！」

劍芒一伸一縮之間，削鐵如泥，那兩條鐵鍊連响聲都沒有發出，就散落一地。

血手惡煞向東洋手起劍落，削去了手上鐵鍊，將劍把一倒，還給了葉慈輝。

血手惡煞向東洋長髮覆面，衣衫襤褸，簡直不像一個人，但是他削落手上鐵鍊之後，還劍時却顯得一副光明磊落，再也不多看那短劍一眼。

血手惡煞向東洋惡名在外，但他這時在葉慈輝眼中，却是一個飽受折磨憂患的可憐老人。

血手惡煞向東洋將短劍給還葉慈輝之後，輕嘆一聲，說道：「老夫很久沒有吃過飽飯了，我們先去吃一頓，再去洗一個澡。」

葉慈輝眞不敢和他一同去找東西吃，只好把他安置在一處隱秘的地方，到市集上買了一些酒肉回來，給他吃喝。

吃飽了，喝足了，整了容顏，又換上了一身合體的衣服。

赫！眞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裝，一個倒霉透頂的糟老頭子，這時竟然成了一個慈眉善目，令人起敬的仁厚長者。

葉慈輝看得點頭笑道：「老前輩好一副像貌，威，仁，慈，厚四德兼備。」

血手惡煞向東洋哈哈大笑道：「不瞞你葉老弟說，想老夫年輕時候，乃是武林四大美劍客之一，如今是老了，老了！」

他口裏說老了，但所表現的是一腔軒昂的意氣，奮發飛揚的豪情。

葉慈輝在他影响之下，也暫時拋去了心中的煩惱，笑了起來道：「失敬，失敬，晚輩眞是孤陋寡聞之人，竟不知老前輩乃是早年聞名天下的四大美劍客之一。」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道：「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你老弟俊品英年，以後的武林是你們的了，老夫老朽之人，往事那堪回首……。」

話聲忽聲一頓，揚了一揚修眉，像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大事似的，「啊！」了一聲了，接着說道：「有一件事，尚請老弟開誠見告。」

葉慈輝與他談得投機，自然之間產生了一種親切之感（他的這種親切之感，葉慈輝自己並不知道，是因為他以血手惡煞向東洋都練了「血手神功」彼此氣機相合之故）含笑道：「老前輩有何見教，晚輩知無不言。」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請問老弟，你可是練成了『血手神功』？」

葉慈輝坦然的一點頭道：「晚輩初學乍練，簡直不成氣候。」

血手惡煞向東洋指着問道：「請問令師的上下如何稱呼。」

這裏當然是問他教他「血手神功」的師父了，葉慈輝猶豫了一下，道：「晚輩的練習『血手神功』乃是照本自修而成，並未經過明師指教。」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了一笑道：「老弟可知老夫練的是什麼神功？」

葉慈輝暗暗忖道：「此老號稱『血手惡煞』，莫非練的也是『血手神功』？」心念一動，試探着道：「老前輩莫非練的也是『血手神功』？」

血手惡煞向東洋點頭笑道：「不錯，老夫練的也是『血手神功』，與老弟乃是藝出一脉，今我血手門中，能有老弟這般英材新秀，實乃可喜可賀之事。」

葉慈輝以血手惡煞向東洋氣機相引，並不就是說，他已基於被「血手神功」所左右，忽然心中一動，忖道：「他是身練「血手神功」的老前輩，我這時何不請教他一下，何以一經施展『血手神功』，我就心不由主之事。」

心中打定主意，訕訕的道：「老前輩，晚輩心中亦有一疑難之處，有請老前輩指教。」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道：「指教不敢，老弟有什麼問題，我們大家研究就是。」

葉慈輝道：「晚輩的練習『血手神功』，因未經明師指教，因此走錯了方向，有請老前輩教導。」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着道：「老弟客氣了……你有什麼問題？」

葉慈輝道：「晚輩每一施展『血手神功』的時候，便心煩意躁，不能自已，因此，難免出手無情，不知老前輩可會有過這種經驗？」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有過，那是年輕時候的事。」

葉慈輝道：「你現在呢？」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老夫練習『血手神功』以來，像老弟所說的那種情形，只在最初短短的一年之中，發生過那種情形，後來就可以自由控制了。」

葉慈輝一心想好，聞言之下，面色一喜道：「後來你是怎樣控制的？」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你現在的火候，大約只有七分，當你練到九九歸元之後，水到渠成，它就自然為你所控制了。」

葉慈輝自發現了「血手神功」對他心性影响既深且巨之後，一心一意想解除這種武功所加在他心靈上的約束。可是，事實並不如他想像般簡單，他雖然儘量不去練「血手神功」，「血手神功」還是一樣的控制着他的心性，使他至為痛苦。

這時聽血手惡煞向東洋這般說來，不覺又驚又喜的道：「眞的麼？」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當然是眞的，老夫可以進一步給你一個切合譬如。」

話聲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目光轉動，望向葉慈輝，只見葉慈輝正凝神一意地在傾耳而聽，暗暗一點頭，接着道：「譬如說，一個初學騎馬的人，而他碰上的又是一匹烈性的良駒，那良駒性烈難馴，那人又沒有控制的本事，自然只有聽任那烈性良駒奔騰跳躍了，但是，一當他有了控制那烈性良駒的能力，反過來，那烈性良駒就會俯首貼耳的聽任東西了。」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葉慈輝不會想不到，可是他過去從來不敢這樣想，現在，從血手惡煞向東洋口中說出來，以他過來人的經驗，是應該可以相信得過的。

葉慈輝深以為然的點頭一笑，道：「老前輩所言甚是，以後晚輩可要加緊用功

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心有所思的沉吟了一下，道：「老弟，你練習『血手神功』的那個本子可曾帶在身上？」

葉慈輝道：「沒有，晚輩練完『血手神功』之後，就把它還給原所有的人。」

原所有的人是誰，葉慈輝沒有說，因為一經提起，少不得要稱李飛鵬一聲師父，葉慈輝心中非常不甘願，所以能不提就儘量的不提了。

幸好，血手惡煞向東洋也沒有追問那原所有人是誰，只「啊！」了一聲，道：「那是一個怎樣的本子，你可還記得？」

葉慈輝一點頭道：「晚輩記得非常清楚。」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請你說給老夫聽聽。」

於是，葉慈輝把那冊子的情形一一告訴了血手惡煞向東洋，血手惡煞向東洋一笑，說道：「敢情好，原來那就是老夫的本子。」

葉慈輝一怔，道：「那本子前面少了一頁，是什麼原因？」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是老夫把它撕去了。」

葉慈輝道：「為什麼？」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因為前面一頁，才眞是『血手神功』的神髓眞言，老夫不願被人得去，所以把它撕去了，現在你所學的只是皮毛，怪不得你反為它所控制了。」

葉慈輝道：「老前輩還記不記得那頁上的眞言？」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道：「老夫已經熟得不能再熟了。」

葉慈輝訕訕道：「晚輩……晚輩。」

血手惡煞向東洋微微一笑，明知故問道：「有什麼話，但請直說無妨。」

葉慈輝漲紅着一張俊臉，鼓起勇氣，道：「晚輩如蒙老前輩將『血手神功』神髓直言相援，晚輩不特感激不盡，而且，將來對老前輩必有以相報。」

血手惡煞向東洋哈哈一笑道：「有何不可！不說老弟你是老夫的救命恩人，就以老弟這份天賦奇才，也是老夫求之不得的道統傳人……。」

葉慈輝聽到這裏，不免微一皺眉頭。

血手惡煞向東洋目光閃動，觀察入微，暗暗一笑，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一轉道：「當然，你老弟自有來歷出身，不便輕言轉投他門他戶，而老夫更不能做出這種忘恩要脅之事，冒犯貴門，因此……」

葉慈輝道：「老前輩可是有通權達變方法？」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辦法是有一個，只不知你老弟願意不意願？」

葉慈輝說道：「老前輩何不先說來看看。」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按照本門規矩，本門心法，除了師徒相傳之外，父亦可以教子，夫亦可以教妻，兄亦可以教弟，老弟雖與老夫沒有血親關係，好在老弟機緣遇合，得習血手神功在先，雖非本門弟子，已有本門弟子之實，老夫不揣冒昧，如果老弟不嫌忌老夫，我們當天一拜，結成異姓手足，老年兄弟，老夫與老弟有了手足之情，然後轉授本門心法，這就沒有關碍了。……話又說回來，這不過是老夫站在敝門立場之見，老弟儘可另出高見，只要交待得過去，老夫定不吝將心法直言相告。」

葉慈輝不是大門大戶出身的人，自小就有着四海皆兄弟的觀念，何況，他與血手惡煞向東洋潛在着一種氣機相通的契機，對他大有好感，因此，聞言之下，直覺的便點了一點頭，道：「老前輩如此大開方便之門，晚輩豈有不識抬舉之理，只是晚輩……。」

血手惡煞向東洋哈哈一笑，截口道：「好了，你願意就成了，下面的客氣話就請保留了吧。」

葉慈輝被他說中了心事，也是一笑道：「那麼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老哥哥請受小弟一禮。」

說着，推金山倒玉柱的，向血手惡煞向東洋，拜了下去。

血手惡煞向東洋呵呵一笑，道：「不敢當，不敢當！」也相對拜了下去。

兩人對拜了三拜，血手惡煞向東洋把着葉慈輝的手臂道：「賢弟，老夫有一句老實話要告訴你了，就老夫估計，令堂現在可能已經安然脫險回來了。」

葉慈輝驚喜得一楞，道：「老哥哥，你不是和小弟開玩笑吧？」

血手惡煞向東洋微微一笑道：「你覺得很奇怪，是不是？」

葉慈輝張大着一雙星目道：「何止奇怪，簡直不敢相信。」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着道：「換了老哥哥是你，我也會像你一樣的如墜五里霧中，不知東南西北。」

葉慈輝道：「老哥哥那就快說吧。」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你估計一下，我們離開『惜玉山莊』到現在，有多少時候了？」

葉慈輝道：「總有三四個時辰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你想三四個時辰，能趕多少路，做多少事？」

葉慈輝道：「可是老哥哥……。」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我人雖然沒有離開，可是我有足夠的時間將信號發了出去。」

葉慈輝恍然而悟地道：「老哥哥，你與外界一向有保持得聯絡？」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老夫有很多舊友，都非常關顧老夫，十年前我們就突破種種難關，取得了聯絡，所以，令堂在『惜玉山莊』的遭遇，他們也知道了，而且，因友及友，已先我們而追下去了。」

葉慈輝道：「老哥哥，你既然有許多好朋友援應你，為什麼不早脫困而出，而要等到今天？」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賢弟，你不知道，老哥哥功力未修復前，又那裏比得上『惜玉山莊』實力，老夫功力修復之後，又多下了一番苦功，所以，就借住在他們那裏了。」

葉慈輝笑道：「老哥哥高明，小弟可做夢也想不到。」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武當道士可更是想不到啦！」

止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笑聲中身形一起，招呼着葉慈輝道：「兄弟，我們可以上路了。」

葉慈輝一怔道：「去那裏？」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當然是去老哥哥家裏呀……說不定，令堂已先我們而到了。」

葉慈輝一聽可以見到母親，那有不高興的道理，當下「啊！」了一聲，道：「老哥哥，小弟眞不知怎樣表示我心中感激之情……。」

血手惡煞向東洋搖手道：「見外，見外，以後不要再提了。」

說着，身形一起，人已飄身飛出。

葉慈輝只好跟身而起，隨在血手惡煞向東洋後一路行去。

他們奔行的方向，就是巫山。

這一帶地方葉慈輝從來沒有來過，只知跟着血手惡煞向東洋，在崇山峻嶺之中轉來轉去。

二日過後，來到一處兩座絕峯並立的山谷之前。兩峯之間，有一條僅可單人獨騎通過的小徑，循着那小徑走了四五里地，山勢陡然一變，那兩座並立夾峙的山峯，忽然左右一分，現出一片密密麻麻的黑森林。

這一座人跡罕到的森林，只見地上落滿了樹葉，人走在上面，輕軟如綿，其積葉之深，總在近丈以上。

整個的樹林上面，似是罩着一層淡淡的黑氣。

血手惡煞向東洋在那黑森林前停了下來，抬頭望着那黑氣發出一聲長嘯之聲。

葉慈輝道：「老哥哥，你的家就在這黑森林之內麼？」

一語未了，只見黑森林之內奔出來一條人影，身法奇快無比，而且輕巧異常，直到近來，葉慈輝才察覺出來。

來人現身之後，一幌眼之間，就到了血手惡煞向東洋身前。

葉慈輝仔細打量來人，原來是一個六十開外的老婆子，長得鷄皮白髮，其醜無比。

那老太婆來到血手惡煞向東洋面前，冷着一張臉，欠身道：「小妹，歡迎大哥回來。」

久別重逢，這應該是一件使人非常高興而激動的事，可是，葉慈輝就從那老太婆臉上看不出絲毫高興的樣子。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揮手道：「賢妹不要客氣，這幾十年來，偏勞你了。」

那老太婆冷然道：「沒有什麼。」

血手惡煞向東洋指着葉慈輝道：「愚兄認了一個兄弟，他叫葉慈輝，就是葉老夫人的公子，葉老夫人可曾救了出來？」

那老太婆上下打量了葉慈輝一眼，鼻子「嗯！」了一聲，說道：「當然救出來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這才告訴葉慈輝道：「兄弟，這是你七姊，早年是有名的冷面嬌娃，你叫她七姊就是。」

葉慈輝對這老太婆的第一個印象可不大好，不過，他乃是一個很能隨遇而安的人，臉上却絲毫不現形色，微微一笑，抱拳行禮道：「小弟葉慈輝給七姊見禮。」

那老太婆點了一點頭，也沒說甚麼話，轉身就走。

血手惡煞向東洋招呼葉慈輝隨在身後，微笑道：「你七姊，是一個外冷內熱的人，她對人越冷淡越是投緣。你可不要心裏生氣。」

葉慈輝一笑道：「小弟一看就知道她是血性中人，這倒不勞大哥煩心。」

那老太婆突然冷冷的道：「那也不見得。」

血手惡煞向東洋望着葉慈輝微微一笑，葉慈輝點了一點頭，彼此心照不宣。

那老太婆走在前面，葉慈輝只覺她身上有種奇怪的氣味發放出來，把森林之內的那股腐臭氣味掩蓋了下去。

那黑森林長達五里以上，三人身形雖然奇快無比，也走了不少時間。

走盡黑森林，眼前天色一亮，迎面現出一座大理石建造的大房子。

那房子建造得氣派非常，華麗堂皇。

可是門前冷冷清清，不見半個人影。

進入大門，庭院之內長滿了蓑草，想來這些年來，因為血手惡煞向東洋的不在，所以落得這般荒蕪。

穿過蓑草，跨上石級，進入大廳，想不到大廳之中竟然有着二三十個人。

葉慈輝一看那些人，男女都有，不過，年齡最小的也在三十歲以上，年紀大的有的大到七八十歲。

這裏，葉慈輝看到了一個非常熱烈的歡迎場面，歡迎血手惡煞向東洋的歸來。

血手惡煞向東洋也是興高采烈的和大家交談着。

一陣熱浪過後，血手惡煞向東洋拍着葉慈輝的肩頭，把葉慈輝介紹給大家。

葉慈輝這才瞭解這些人的身份，敢情，他們大多數都是血手惡煞向東洋從前的得力助手，很少幾個人，才是這裏的工作人員。

血手惡煞向東洋和大家週旋了一陣，便領着葉慈輝出了大廳，向後面一間廂房走去。

葉慈輝一步踏進那廂房，雙目一直，盯在一個衣着華麗的老婦人身上，叫了一聲：「媽！」便搶步而前，在那老婦人膝前跪了下去，道：「孩兒該死，害得你老人家吃盡了苦頭，受盡了罪。」

葉老夫人強自忍住滿腹辛酸，拉起葉慈輝道：「好了，你也不要再難過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葉慈輝站起身來，準備招呼血手惡煞向東洋進來與他娘相見，詎料一轉頭之下，血手惡煞向東洋已經不聲不響離開了。

葉慈輝脫口叫了一聲：「老哥哥！……」走到門口向外張望。

只見門外閃身過來一位三十多歲的女人，欠身道：「山主有話轉致葉爺，葉爺母子團圓，正有話要說，他進來不便，所以先回去了，稍後再為葉爺設筵致賀。」

葉慈輝道了一聲：「多謝！」回身依到葉老夫人身前。

葉老夫人拍着身旁椅子，命葉慈輝坐下，嘆了一口氣，道：「慈輝，這裏是什麼地方？你又怎樣找來的？」

葉慈輝楞了一下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孩兒忘了問了……。」

葉老夫人一笑道：「你也太大而化之了。」

（未完）

黃埔喋血記

狐窟揚威寒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天佑和王軍長前往日租界東方之珠俱樂部，陷入山本少佐的水牢機關，危急關頭，幸胡立民和安妮適時率衆趕到，制服山本少佐，救出朱天佑和王軍長，朱天佑命帥大元與包圍在外的日軍指揮官談判，要挾持人質山本少佐脫出安全界外，放回人質，日軍指揮官僞作答允，俟朱天佑等二十一人走出門外，日軍突開槍掃射，幸前行的胡立民機警，槍響前已覺情況不對，大喝退後，各人紛紛退回俱樂部內，紛亂中，驀聽人羣中一聲槍響，隨即聽到有人怒叱一聲，忘八羔子，你想死——

朱天佑眞能沉得住氣，變生肘腋，他居然連頭不曾回一下，只是沉聲問道：「五號，是不是帥大元？」

一個中年紳士裝束的人，押着右手腕已被槍傷的帥大元走了過來，道：「報告站長，正是這忘八羔子，方才，他想由背後暗殺你。」

朱天佑目注帥大元道：「帥老闆，你畢竟太差勁了，你以爲我眞的將所有的手下都撤走了嗎？」

帥大元右腕鮮血直滴，滿臉痛苦神色，沒有作聲。

朱天佑含笑接道：「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個好玩藝，這些平民中，我至少有十個以上的人在監視着……」

王軍長一揚手，狠狠地揍了帥大元四個耳光，接着，並拔出手槍，向朱天佑說道：「朱老弟，先宰了這賣國賊……」

朱天佑連忙攔住他道：「翼公請息雷霆，這個人我還有用場……」

這時，外面槍聲已逐漸疏落，由于室內的人都使手槍，那些日本人都在手槍的射擊距離外停了下來，並有人揚聲說道：「咱們機關長請朱站長講話。」

王軍長沉聲說道：「朱老弟，別理他們這一套，趕快通知我那個整裝待發的加强營，我拚着接受軍法審判，也非得先行宰了這些日本人不可，何況，大戰之觸發，是早晚間事，由我方提前發動，倒也乾脆。……」

朱天佑含笑截口道：「翼公，殺鷄用不着牛刀，我早已作好妥當安排，請稍安勿躁。」

外面的日本人又在揚聲喝着：「朱站長，你聽到沒有。」

朱天佑揚聲答道：「聽到了，像這樣拉開嗓門窮吼，太費勁，告訴你們機關長，最好是在電話中交談。」

沉寂了少頃之後，外面的語聲才答道：「好！你等着。……」

直到這時，朱天佑才有工夫向胡立民說話：「二弟，方才是文勝男示的警？」

胡立民似乎猶有餘悸地答道：「是的，如果她的示警晚來半分鐘，我們就算是全軍覆沒了。」

「她是怎麼說的？」

「她說，田中少佐確有誠心接受，但他們機關長臨時趕來，才改變主意。」

朱天佑哼了一聲道：「這些忘八羔子眞够狠，居然連自己人也不要了。」

王軍長插口笑道：「犧牲五個並不重要的自己人，而能將他們心目中畏之如虎的三一三工作站的人一網打盡，這是最便宜不過的生意呀！」

朱天佑苦笑一下道：「不錯，這生意是够便宜。……」

說着，扭頭向一旁的山本少佐笑道：「少佐先生，現在，對我方才的要求，該可攷慮接受了吧？」

朱天佑是有心人，儘管當方才局勢驟變的片刻之間，情況相當混亂，但他卻指揮若定，並且，當那些平民和人質都被趕往地下室去時，他卻別有用心地，將山本少佐留在身邊。

這時，剛好派上用場，也不虞被其他四個日本人聽到。

「……」山本一臉冷漠神色，沒作聲。

朱天佑笑了笑道：「少佐先生，你是日本人，對於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當比我更爲清楚，你想想看，他們連自己人都可以輕易犧牲，你又何必那麼傻，拚着自己受苦，去維護那些瘋狗們的利益？」

「…………」山本少佐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仍沒吭氣。

「再說，交出那份名單，談不上有損於你們國家的利益，責任可以推到三木頭上，對你也沒有風險，卻可以免除那『定時封穴』的痛楚，又何樂而不爲呢？」

儘管朱天佑的說詞極富挑撥性，也頗爲動聽，但山本還是沒有作聲。

不過，儘管山本沒有作聲，但臉上的神色，已經洩漏了他心中的秘密。

朱天佑是何許人，山本少佐心中的秘密，自然逃不過他那一雙精目的觀察，於是，立即注目問道：「少佐，行不行，總該給我一個答覆呀！」

山本突然一挫鋼牙，點點頭道：「好！但你必須立即解除我身上『定時封穴』的手法，因爲我左臂重傷，熬不住那種痛苦。……」

「可以……」朱天佑即說即作，立即替山本解除了「定時封穴」的手法。

王軍長插口邊：「老弟，日本鬼子最不守信，你怎能那麼相信他……」

朱天佑笑了笑道：「不要緊，如果他食言背信，我隨時都可以取他的性命——少佐，你相信嗎？」

山本少佐苦笑了一下：「放心，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的胡立民，蹙眉說道：「大哥，電話還沒來，恐怕他們又另有什麼陰謀。」

朱天佑抬腕看了看手錶，道：「他們必須找一個有電話的地方，才能打進電話來，不會這麼快。」

緊接着，又向山本笑問道：「山本，咱們如何聯絡？」

山本沉思着說道：「明天午後，咱們在虹橋醫院見吧！我這條左臂，可能是廢掉了，必須要住院的，明天，你最好是化裝成日本人，以我的朋友身份去看我。」

朱天佑點點頭，說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電話鈴響了，胡立民拿起話筒，道：「是的，好！請等一等。」

將話筒向朱天佑一遞，說道：「是高原英二。」

朱天佑接過話筒，道：「是的，我是朱站長。」

高原英二的語聲笑道：「朱站長，你的人，算得上是無孔不入，這一點，我不能不佩服你……」

朱天佑截口笑道：「機關長，別來這一套，咱們談正經的吧！」

「對！我也有同感，不過，由於你是處於我的包圍之中，談正經事，就得聽我的。」

「這話說得太早了一點吧！」

「我的決心，你已見識過了，人質並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

「這些，我知道，你是被功利沖昏了頭腦，即使你老子在我手中，你也不會顧慮他。」

高原英二的語聲笑道：「朱站長，你眞不愧是我的知己，只是，你既然知道我的爲人，那你還有什麼可恃的！」

朱天佑朗聲笑道：「機關長，我不能不提醒你，你是在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上。」

「我知道，但我決不相信，你敢於點燃日華之戰的導火綫。」

「我們中國人有句俗語：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罵，我爲了維護民族尊嚴，國家利益，即使未奉上級命令，殺盡了你們這些日本人而接受軍法審判，也在所不惜。」

話筒中傳來高原英二的呵呵大笑道：「朱站長，別吹大氣了，即使你拚着接受軍法審判，要殺盡我們這些日本人，但目前，你自身都難保，又憑什麼能殺死我們呢？」

「憑王軍長麾下的一個加强營够不够？」

「那當然够，但我諒準你不敢……」

話筒中傳出另一個急促語聲道：「報告機關長，上海市的中國憲兵和警察，已分乘八部卡車，侵入租界……」

「巴格野鹿！誰放他們進來的。」高原英二在話筒中咆哮着。

「報告機關長，沒人放他們進來，邊界警衞都被他們繳了械……」

「混賬！飯桶，還不趕快分兵迎敵！」

朱天佑沉聲接道：「高原先生，你得冷靜一點，據我所知，你們的大本營還沒下達發動戰爭的命令。」

朱天佑的話，發生嚇阻作用。

話筒中高原英二的命令又改了：「且慢！不要攔阻，讓他們到這兒來。」

「是……」

高原英二的話鋒，又轉向朱天佑：「朱站長，到目前爲止，你已經構成軍法審判的資格了。……」

「是嗎？咱們彼此彼此。」

遠處已傳來卡車車隊的沉重聲音，靜夜中聽來，更是格外令人驚心動魄。

胡立民手中的袖珍無綫電對講機中，傳來文勝男的嬌語道：「報告站長，憲警都已趕到，請指示。」

朱天佑就着話機說道：「暫時採取包圍態勢，等候命令，再作進一步的行動。」

「好的……」在文勝男的嬌應聲中，朱天佑卻向話筒中說道：「高原先生，現在，你該相信，我毋須調動王軍長的加强營，也有力量殺光你們了。」

車隊已在東方之珠俱樂部百碼外停下車。

但雙方都還能沉得住氣，沒有一人甘冒大不韙，首先開槍。

高原英二的語聲冷笑道：「有種的，你就殺吧！」

朱天佑沉聲道：「高原先生，現在不是說氣話的時候，你必須冷靜地接受我的條件。」

「你以爲我會接受威脅！」

「閣下不要激我，眞的鬧僵了，對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現在，我給你五分鐘的時間去攷慮。」

也不等對方的反應，說完，立即掛斷電話，並向胡立民道：「二弟，請文勝男講話。」

「是！」胡立民接通無綫電話後，朱天佑就對着話機道：「文小姐，外面情況如何？」

「報告站長，憲兵和警察很合作，已完成反包圍部署。」

「好！請轉告他們隊長，要特別小心，沒有我的命令，絕對不許開槍！」

「我知道，站長還有指示嗎？」

「暫時沒有了，再見！」

一直靜立一旁的王軍長，拍了拍朱天佑的肩膀，笑道：「老弟，你眞沒得話說。」

朱天佑笑道：「翼公謬獎了，其實，我是逼上梁山，只好硬着頭皮向前闖。」

「憲兵警察方面，你是怎麼能一下子調動他們的？」

「那是事先協調好的，幹我們這一行，凡事都必須事先作最壞的打算。尤其今宵有翼公在這兒，我更不能不特別愼重而妥加部署。」

王軍長蹙眉接道：「萬一高原英二決定蠻幹到底，豈非有違我最高當局的指導原則。」

朱天佑笑了笑道：「眞要如此，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不過，我諒準他不敢蠻幹，倒並非是他不想蠻幹，而是目前他的力量不够，蠻幹起來，他會全軍覆沒。」

電話鈴又響了。朱天佑取過話筒，道：「我是朱站長。」

對方是田中少佐，操着流利的國語：「我是田中少佐，咱們機關長冷靜攷慮之後，決定和平解決……」

「唔……這才是明智的抉擇。」

「我奉命跟你洽談，請將條件告訴我。」

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條件很簡單，我只求安全撤退，隨同憲警一齊撤退，所有人質，也在撤退之前，交還給你們。」

「那很好，我會立即傳令下去，不許任何人阻撓。」

「這還不夠，我的意思，凡是在我反包圍圈內的武裝人員，都必須繳械……」

「這，太過份了，咱們機關長，不會接受的。」

「這條件，我必須堅持，因爲，你們日本人的信譽太差了，我不願再上第二次當。」

田中少佐的語聲冷笑道：「朱站長，你要明白，我們並未失去抵抗能力……」

朱天佑截口笑道：「這情形，我知道，你們還有兩挺輕機槍，如果眞要硬拚一場，我一定捨命奉陪。」

日本人就這麼一個欺善怕惡，不點不亮的蠟燭脾氣賤骨頭。朱天佑的語氣一硬，田中却反而立即軟了下來，苦笑了一下道：「好，你等着，讓我請示機關長看。」

約莫等了三分鐘後，話筒中才傳來田中的語聲道：「朱站長，咱們機關長已答應了，不過，他也有一個條件，那就是繳下的武器，你們不能帶走。」

朱天佑笑道：「我根本不稀罕你們這些破銅爛鐵，所收繳的武器，隨我的車隊撤退，到達一千公尺距離時，我會將裝武器的車子留下，你相信嗎？」

田中的語聲笑道：「朱站長的話，我自然信得過。」

「那麼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有了實力作後盾，撤退工作順利而快速地進行。

不過，當朱天佑等人撤出日租界時，已經是快要天亮的時候了……

× ×

晨光曦微中，刁拱北顯得垂頭喪氣地走在一條暗巷中。

迎面人影一閃，兩個持槍的短裝漢子，將去路阻住。後面也飛快地出現兩個持槍的短裝漢子。

攔在前面左邊一個短裝漢子陰陰地一笑道：「刁爺，大爺有話傳下來，問你任務完成沒有？」

這情形，似乎早在刁拱北的預料之中。儘管是前無進路，後有追兵，但他却表現得非常鎭定。聞言之後，只是漠然地答道：「沒有。」

「沒有就不必回去了。」

「你們四個，是奉命處決我的？」

「不錯。」

「我要先見大爺。」

「沒有這個必要。」

「也不容許我申訴理由？」

「可以，但我斷定你的理由，決定不能救你的命，因爲，監視你的人，也在東方之珠俱樂部，當時，情況很混亂，憑你那高明的武功，應該有足够的機會，可以殺死朱天佑的。」

刁拱北苦笑了一下道：「可是，你們不許我用槍……」

那左邊的短裝漢子道：「這正是大爺要派你去執行的另一主因，因爲你的武功成就高，縱然還不到飛花摘葉，致人於死的境界，但除了槍彈之外，你應該還有很多的，可以殺死朱天佑的方法，但你却沒有施展，所以，大爺才斷定你已被朱天佑所收買……」

刁拱北冷笑着道：「也所以才一定要取我的性命？」

「你自己明白，那是再好不過。」

「光憑你們這四塊料，行嗎？」

左邊那短裝漢子笑道：「如果僅憑拳脚功夫，再加上四個也不是你的對手，但目前，我們以四枝手槍對付你，情況就不同了。」

刁拱北自然明白對方所說都是實情，他但顯然已打算豁出去了，面對生死關頭，他却顯得無比鎭定地，冷然一哂道：「也許我難逃一死，即使我必然要死，你們四個中，也至少有兩個會躺在這兒。」

由於刁拱北武功高强，那四個短裝漢子儘管人多勢衆，並有手槍，但他們却一點也不敢鬆懈，手中的槍一直是瞄準着對方的，左邊那漢子並冷笑一聲道：「我不信……」

那「我不信」的「信」字剛剛出口，却突然發出一聲痛呼，四個人手中的四枝手槍，一齊掉落地面。

這變化，實在太意外了，因此，那四個短裝漢子就像是被鬼揍了一下似地，呆立當場，一時之間，竟沒想到下一步的行動。

當然，刁拱北心中也同樣的感到納罕。

不過，刁拱北畢竟是閱歷豐富的老江湖，他的反應也特別快速。

就當對方四人發呆的瞬間，他已快如旋風地，飛撲而前，「砰砰」兩聲，前頭的兩個短裝漢子，已被他一拳擊倒在地。

這當兒，後面那兩個如夢乍醒似地，拔足飛奔。

但刁拱北像是後面長了眼睛似地，一個倒翻，凌空一個筋斗，越過那兩個短裝漢子的前面，身軀瀉落的同時，雙足齊揚，「吧吧」兩聲，那兩個企圖逃命的漢子，所受比前面兩個更慘。

屋頂上傳下一聲喝彩，道：「刁先生，好身手！」

另一個清朗語聲同時喝道：「當心！」

原來最初被刁拱北擊倒的兩個短裝漢子，正在匍匐着拾起手槍。

刁拱北動作如風，雙腿揚處，兩道黑影疾射而出，剛好擊中那兩個的頭顱，悶哼一聲，昏死過去。

這當兒，另兩個已掙扎着爬起，拔足飛奔，企圖逃命。

屋頂上又傳下一聲勁喝：「刁爺，不可留下活口！」

如响斯應，刁拱北倒射而起，超越那兩個的前面，雙拳齊出，「蓬蓬」兩聲，將那兩人擊得鮮血狂噴，緩緩地倒了下去。

刁拱北似乎是知道自己這兩拳足以致對方於死命，連看都懶得看上一眼，又飛射那被他擊昏的兩個身前，加上一脚，立告了賬。

原來這被擊昏的兩個，是被刁拱北的一雙皮鞋擊昏的。

屋頂上的兩人也輕捷地飄落地面，同聲笑道：「刁爺，方才，我們算是大開眼界啦！」

刁拱北謙笑道：「二位老哥過獎，我還沒道謝救命之恩……」

右邊的一位連忙接道：「不必客氣，要謝也該謝我們老大才對。」

左邊的一位也立即接道：「而且，方才爲了要見識刁爺的高明身手，我們才故意作壁上觀，使刁爺受了一點虛驚，這一點，還得請刁爺多多原諒。」

「哪裏、哪裏，」刁拱北連聲謙笑着，注目接道：「二位兄台是——？」

「蝙蝠，懂嗎？」

刁拱北禁不住啞然失笑，道：「哦！原來是朱站長的手下，怪不得……」

左邊的一位正容說道：「刁爺，你這是明珠暗投，經過這一次教訓之後，是否有甚感慨呢？」

刁拱北喟然長嘆道：「是的，從現在起，我這大好頭顱，應該賣給我們政府了……」

「恭喜刁爺迷途知返，請快點穿上皮鞋，跟我們一起走吧！」

× ×

當天午後五點。

虹橋醫院的值班人員，已紛紛下班，走出大門。

一個身着和服的中年漢子，由特三號病房中出來，繞過天井，向一道月洞門中走去。

他的步伐是那麼沉重，臉色也是一片憂鬱，似乎是爲他住院的那位朋友或親戚，担着很重的心事。

當他剛剛穿過月洞門時，忽然一旁閃出兩個白相人（即上海語中的流氓）裝束的短裝漢子，好像是雙方猝然相遇，來不及閃避似地，全力向那穿和服的日本人身上撞了過來。

說來也難以令人相信，那兩個白相人人高馬大，而且是兩個撞一個，但結果却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之外，那穿和服的日本人若無其事地，繼續向前走，但那兩個撞人的白相人反而被撞得雙雙踉蹌後退。

那兩個白相人老羞成怒之下，怒喝一聲，雙雙撲了上來，其中一個手中還亮出了刀子。

那日本人側身避過對方的撲擊，怒笑一聲之後，以日語喝道：「混賬東西，你們是活膩了，居然敢到日本租界來撒野。」

話聲中，「砰砰」連响，人影紛飛，一個照面之下，那兩個白相人已被摔倒丈遠之外。

那日本人並得意地笑道：「不長眼的東西，現在，你們知道大日本人的厲害了吧？」

忽然，一聲勁喝，由他背後傳出：「舉起手來！」

那日本人訝問道：「叫誰舉手？」

「你！」

「我？我爲何要舉手？你們是幹麼的？」

全副戎裝的田中少佐，帶着四個便衣人員迎面走來，並冷笑一聲道：「別裝蒜了！朱天佑，從你進入特三號病房起，就已被我們監視住啦！」

後面的勁喝也再度傳出：「朱天佑，還不舉手！」

朱天佑這才以標準的國語笑道：「我不舉手，有種，你就開槍吧！」

後面沒有反應，很顯然，後面的人，是在以眼色向田中請示。

只見田中少佐微微點了一下頭，朱天佑的背後立即傳出兩聲撞針擊空的聲音。

田中少佐臉色一變之下，立即厲聲喝道：「巴格野鹿……」

怒叱同時，五個人都一齊掏出了手槍。

但他們的手槍剛剛掏出，又立即連聲痛呼地，將手槍摔落地下。

「這才乖！」朱天佑目注田中笑道：「田中，別罵手下人，像方才這情形，你自己也該罵一聲『巴格野鹿』嗎？」

田中苦笑了一下，向四個便衣人員使了一個眼色。朱天佑立即提出警告道：「田中，別動甚麼歪腦筋，你且回頭瞧瞧看。……」

由於自己手下人手槍中的子彈被盜走，也由於他們五個人持槍的手腕沒來由地被擊傷，田中少佐早就有回頭察看的意思。

但一經朱天佑首先提出之後，他却反而有點兒猶豫不決起來，反而是朱天佑又含笑說道：「別怕難爲情，盡可以大大方方的，回頭瞧瞧。」

田中少佐怒聲接道：「我不瞧也知道，準是你的那些狐羣狗黨。」

朱天佑抬手一翹拇指，笑道：「少佐先生，你眞聰明，現在，我可以坦白告訴你，目前這座醫院，已完全被我控制住了，如果你還想多活幾年，最好是不要輕舉妄動。」

田中少佐苦笑了一下道：「朱天佑，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高明……」

朱天佑截口一笑道：「這實在算不了甚麼，不過，事關國家安危，也與我個人的生死攸關，所以，凡事在進行之前，不能不作最週詳的計劃。」

田中少佐注目問道：「能不能告訴我，我兩個手下人手槍中的子彈，是如何盜走的？」

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當然可以。……刁兄，請據實告訴他吧！」

其實，站在田中等人背後的只有兩個人。那是胡立民和刁拱北。當然，目前的這二位，都已不是本來面目。

刁拱北含笑接道：「田中，我是乘你那個手下，在和女護士調情時，作的手脚。……」

田中少佐截口接道：「我不信！像我自己，別說是和女人調情，即使是和女人作愛時，我也自信決不至於被人盜走槍中的子彈，而懵然無知。」

朱天佑搶先一笑道：「信不信由你，現在，我不妨再透露一點秘密，我這個三一三工作站中，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才都有，今天，我朱天佑能有這點薄薄的名氣，可以說，完全是這些弟兄們的功勞。……」

特三號病房中，忽然傳出一個護士的驚呼道：「不好了，山本少佐切腹自殺啦……」

田中少佐冷哼一聲道：「死有餘辜！」

朱天佑歉笑道：「非常抱歉！你們又損失了一位幹員，但目前，我還得勞駕你護送我們一程……」

田中少佐頓足接道：「朱天佑，你欺人太甚！」

朱天佑臉色一整，道：「閣下該仔細想想，欺人太甚的，是你們日本軍閥啊！」

田中少佐沉思了少頃之後，才蹙眉接口說道：「我就是想不通，山本少佐少年得志，前程似錦，他爲甚麼要自毀前程，將那份名單給你？」

朱天佑笑道：「因爲，他還有一點點年輕人的正義感。……」

「正義感？這事情與正義感不相干呀？」

「閣下，你想不通的事情還多着哩！我沒工夫跟你泡磨菇，請帶路吧！」

田中少佐點點頭，冷笑道：「總有一天，我會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 ×

晚餐過後，朱天佑、胡立民、文勝男、刁拱北等四人，在一面品茗，一面閒談着：朱天佑淺淺地喝了一口茶後，微微一笑道：「當前兩大任務，已完成了一件，現在，只剩下如何去摧毀那座工廠的事了。」

刁拱北歉然一笑道：「站長，對這件事，我非常抱歉，既不能確定胡萍就是美空枝子，也不能確定那座工廠，是否就是製造那種秘密毒藥的工廠。」

「不！」朱天佑含笑接道：「你能確定胡萍是日本間諜，和告訴我卓槐常去的那家工廠的地址，已算是給予我很大的幇助了。目前，當務之急是先將那兩個發明那種歹毒毒藥的醫師除去，否則，即使將那工廠摧毀了，他們還可以重起爐灶的。」

刁拱北苦笑道：「問題是，我們也不知道

那兩個醫師是誰。」

朱天佑很自信地笑道：「不要緊，據我所獲消息，他們是以工程師的身份，潛伏在那家工廠中，如今，有了範圍，就好辦多了，而且，我們必須趁他們連番失利，喪盡銳氣之際，打鐵趁熱，加速進行。」

隔壁房間的電話鈴在响，少頃，一個清朗語聲叫道：「站長電話。」

朱天佑揚聲問道：「是誰？」

「是一位姓胡的小姐。」

「好，我馬上過來……」

姓胡的小姐當然是胡萍，她是約請朱天佑去仙樂斯跳舞。朱天佑正想由她身上下功夫，自然是一口答應了。

然後，朱天佑向胡立民等人說道：「這是一個好機會，我們一起去，讓勝男辨別一下，那日本妞兒，是不是美空枝子。」

文勝男連連點着頭，嬌笑着道：「那好極了……」

朱天佑又立即接口說道：「不過，妳跟二弟，最好是改裝成一對中年夫婦，藉以隱蔽身份……」

這一說，不由使得文勝男俏臉爲之一紅。

但朱天佑又立即接道：「好，就這麼決定，三位好好準備一下我先走……」

×　　×

談舞廳氣氛，「仙樂斯」似乎比一般同業都要高級一點。

當然，這也是與金錢有關。

這兒消費額高，一般窮措大是不敢問津的，到這兒來，都是腦滿腸肥的大佬官，即使是出身寒微，也得裝成受過高等教育的紳士樣。

因此，一進入仙樂斯舞廳，除了那悠揚悅耳的音樂，與宛轉動聽的歌聲之外，是不容易聽到那些旁若無人的高聲談笑的。

今宵，朱天佑改裝成一個蓄着仁丹鬍子的日本紳士，準時到達仙樂斯。

胡萍早已到達，她獨據一個光綫最暗淡的卡座，正在悠然地吸着香烟。

當朱天佑悄然到達，並侯着她身邊坐下時她才低聲媚笑道：「喲！大站長，怎麼變成東洋蘿卜頭了？」

「妳不喜歡？」他，自然地伸出手臂，輕輕地攬住她的纖腰。

「喜歡，只要是你，即使變成蘿卜乾，我也一樣喜歡。」她柔媚地笑着。

「妳，好像對東洋蘿卜特別有興趣？」

胡萍媚笑道：「是的，因爲，東洋蘿卜特別容易料理。」

「我這個東洋蘿卜，可能會例外。」

「不會的，在我這個名厨手中，不論這東洋蘿卜是眞是假，一樣的淸燉紅燒，隨心所欲。」她嬌媚地笑着接道：「眼前，就是一個證明，我一通電話，你就乖乖地，準時前來報到了。」

朱天佑以另一隻手的食中二指，托起她的下頦，輕柔地一吻，道：「這張小咀，可眞够厲害，便宜都給妳佔盡了。」

「眞正厲害的，你還不曾嘗到哩！」她仍然媚笑着，語氣中也帶着雙關的意味。

朱天佑微笑道：「是嗎？今宵，我倒要好好地領畧一下。」

「是否各方面那準備好了？」

「毋須準備，我全身每一個細胞，隨時隨地，都保持戰備狀態。」

「好！我拭目以待。……」

樂隊奏起一支輕快的圓舞曲——維也納森林，她鋒話一轉，說道：「跳支舞吧！縱然不爲這昂貴的茶資着想，也不能辜負這美妙的音樂，……」

朱天佑沒接腔，只是默默地擁着她滑進舞池，隨着那美妙的旋律，翩翩起舞。

這一對，男的風度翩翩，女的嫵媚多姿，煞像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情侶。

兼以他們舞技精湛，姿態美妙，當他們互擁着，繞場旋舞時，不知吸引了多少艷美的目光。

他們眞是那麼幸福的一對嗎？

其實，他們心中，可正在轉着如何完成自己任務的念頭哩！

方才，他們之間的對話，語帶雙關，已經是够露骨的了。

所以，此刻，他們都沒說話，表面上，他們的臉上都浮現着一片幸福的光彩，但心中在想些甚麼，就非外人所知了。

一曲告終，兩人重回原座，胡萍也像依人小鳥似地，重行偎向他的懷中，有意無意之間，摩挲着他的手掌，並撫弄着他左手無名指上的一枚巨型戒指，媚笑道：「天佑，這戒指送給我好嗎？」

朱天佑道：「這是男人用的戒指，送給妳也不能戴……」

「不能戴沒有關係，帶在身邊，賞玩賞玩，睹物思人，不也蠻有意思嗎！」

朱天佑含笑一「哦」道：「原來妳是要去作紀念品？」

「不可以嗎？」

「可以……」

「那麼，現在就送給我。」她，顯得有點迫不及待。

「不！三天之後，我才送給妳。」

「爲甚麼要等三天？」她，顯得失望地接道：「是打算定製一枚同樣的給我？」

「不錯。這寶石戒指是假的，我應該定製一枚眞的寶石戒指送妳，才能表示誠意。」

胡萍美目一轉，嬌聲道：「哦！我想起來了，你這戒指，可能是隨身救命的法寶之一的吧？」

「妳怎會有這種想法的？」

「因爲，有一次卓槐跟田中少佐閒談時，我聽到他們檢討你死裏逃生的原因，田中認爲，可能是你手上這枚戒指的作用。」

朱天佑只是神秘地一笑道：「作爲一個情報人員，他隨身的每一個細微飾物，都應該有特殊作用的。」

她美目連連眨動，那長長的睫毛，像兩把小扇子似地搧動着，似乎不勝欣羨地一嘆道：「幹你這一行，可眞够意思。」

「够意思，這可是玩命的工作啊！自從宣誓加入組織的那天起，這條命就不屬于我自己的了。」

胡萍嫣然一笑道：「既然這麼嚴重，那就另外定製一枚送給我吧！」

朱天佑笑道：「不！我已決定，就將這一枚送給妳。……」

「爲甚麼又改變主意？」

「因爲，情報人員的秘密一經揭穿，就失去作用，所以，不如乾脆送給妳算了。」

「你？你不相信我？怕我洩漏你的秘密？」她顯得無限幽怨。

「萍，請原諒，幹我們這一行的，即使是在自己的父母妻子面前，也要絕對守密的，這不是信不信任的問題，而是工作上的信條。何况……」

畧爲停了一下，才輕嘆一聲道：「我的工作對像是日本人，既然田中少佐已經忖知我這一秘密，那就更無保留的價值啦！」

胡萍嫵媚地一笑道：「話是不錯，只是萬一今宵有甚麼事故發生，那你豈不是少了一重生命的保障？」

「多謝妳的關心，我也非常關心我自己。」朱天佑給了她一個莫測高深的答覆之後，站起身來，指着自己手上的戒指，笑了笑道：「現在，我先去一號，將這裏面的小玩藝兒清除掉，它就是屬于妳的了。」

朱天佑去一號不到三分鐘就回來了。

不過，他剛剛回到胡萍身邊，全塲電燈也忽然隨之熄滅。

這一來，自然會引起舞廳中人的一陣騷動，一片漆黑中，有人沉聲喝道：「所有人員，各安原位，不許奔跑，也不許叫鬧，否則，受了誤傷，或丟了性命，可怨不得人！」

這幾句話還眞有效，舞廳中一下子就靜了下來。

朱天佑似已察覺到胡萍在手提包中找甚麼東西，不由貼着她的耳朵，低聲笑道：「在這兒……」

隨着話聲，一枝小巧的「白郎寧」手槍，已塞入胡萍的手掌中。

「你……？」胡萍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語聲雖低，却蘊涵太多的驚悸。

「難道妳不是找這個嗎？」朱天佑輕攬對方柳腰，還是一副調情的姿態。

「不錯，是我的，不過，如果你將子彈也一起還給我，我才更加佩服你。」很顯然，她已鎮定下來。

「好的，但我要聲明一下，還給妳子彈，可不是爲了要妳更加配服我。」另一隻手，已將四粒子彈塞了過去，並含笑接道：「現在裝上去，還來得及。」

「我不領情。」她居然將子彈退還給他，並輕嘆一聲道：「看情形，你似乎早已知道我是誰的了？」

朱天佑道：「不錯，不過，我一直到現在才證實的。」

「證實我是誰？」

「日本情報部派駐中國的超級情報員美空枝子。」

美空枝子嬌軀一震，苦笑道：「哦！我明白了，井口貞子也在這兒，方才你去一號，就是要由她口中證實我的身份。……」

朱天佑截口笑道：「腦筋反應快速，不愧是一位久負盛譽的超級情報員。」

美空枝子冷笑道：「別說風凉話，今宵，你活着離開這兒的機會太少了。」

「我知道，這舞廳中，至少有十枝以上的槍口，瞄準着這兒，如果不是沾妳的光，我早就被射成一個馬蜂窩了哩！」

「……」她，冷笑着沒接腔。

「枝子，妳的手下人，正在等妳發施號令哩！」

「你希望我發出怎樣的命令呢？」她的語氣已由嚴肅轉爲俏佻。

朱天佑低聲笑道：「妳擅長的東洋料理，而我却是一個十足的門外漢，妳這一問，不是等于問道于盲嗎？」

美空枝子掙扎了一下，道：「放開我，咱們談正經的。」

不掙扎倒好，她這一掙扎，反而使他的手臂摟得更緊地，貼着她的耳朵笑道：「不論是談正經的，或者是說悄悄話，這個樣子都比較合適，妳說是嗎？」

美空枝子怒聲道：「你是打算挾持我以圖脫險？」

朱天佑微笑道：「我根本不覺得我自己有危險。」

「那你挾持我幹嗎？」

「難得在一起，借機會溫存一下，不很好嗎？」

他們的語聲雖低，但由于這片刻之間，其他的人都噤若寒蟬，顯得一片寂靜，因而仍然可以被旁人聽到，兼以他們的位置並未挪動過，使得美空枝子的手下，很正確地，悄然向他們掀近。

朱天佑雖然以玩笑態度在跟他的敵人談笑着，但他全身每一個細胞，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戒。

同時，有着這片刻之間的緩衝，視力也已能適應這黑暗的環境，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正有四個人各自手持一把雪亮的七首，採包圍之勢，圍了上來。

朱天佑忽然一轉話鋒，道：「枝子，妳既然那麼客氣，我可要喧賓奪主，代妳發號施令啦！」

他，驀地轉過身來，目注那欺近到丈許距離內的四個短裝漢子，沉聲喝道：「站住！」

這刹那之間，他已看清楚了，對方四人之中，竟然有卓槐在內。

因而立即冷笑一聲道：「卓老賊！我暫時還沒打算取你的狗命，然既你自行投到，可得先給你留點記號……」

他，侃侃而談，根本沒將對方四人放在眼中。

而對方的人，也由于美空枝子還在他的挾持中，投鼠忌器，不但不敢輕舉妄動，而且還乖乖地「站住」了。

卓槐冷笑一聲道：「朱天佑，如果你也算一個男子漢，就別躲在女人褲襠中，咱們各憑眞本事，好好較量一下。」

朱天佑左手摟着美空枝子擋在身前，右手中的四粒子彈給撥弄得「沙沙」作响，口中漫應着：「談較量，你不配！」

「砰」地一聲，一股熱風擦着美空枝子和朱天佑的耳邊而過，使得美空枝子驚呼一聲之後，厲聲叱道：「誰敢擅自開槍？」

「我。奉大佐之命開槍……」是田中少佐的口音。

緊接着，又冷笑一聲道：「朱天佑，這一槍是警告，立即放開枝子小姐，咱們一切都好商談。……」

「如果我不放呢？」

田中少佐道：「那麼，下一槍的目標，就是你的腦袋。」

「連枝子小姐也一樣幹掉嗎？」

「大佐已有密令，你這個人，必須竭盡一切手段除去，至于枝子小姐，來華之後，表現平平，必要時，也就顧不得她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一道人影，由暗影中疾撲而前，一手奪過他手中的手槍，一手勒住了他的頸子，笑問道：「田中，現在你怎麼說？」

田中少佐頸子被勒住，自然沒法反抗，連語聲也顯得含糊不清：「你……是誰？」

「刁拱北。……」

一聽到刁拱北，不由使得卓槐火高千丈地，截口厲叱道：「刁拱北，你這吃裏扒外的狗雜種……」

刁拱北截口冷笑道：「卓槐，我知道你必欲殺我才甘心，但你的東洋爸爸在我手中，你敢動他一根汗毛嗎！」

刁拱北算是擊中了對方的要害，卓槐那已經由七首換上手槍的右手，竟然僵在那兒。

朱天佑忽然厲叱一聲，道：「卓老賊，滾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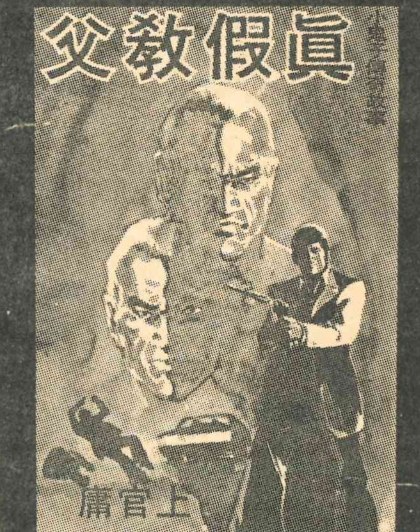
與朱天佑近在咫尺的美空枝子看得很淸楚，只見朱天佑于說話之間，屈指輕彈，發出刺耳的破空銳嘯。

如响斯應，卓槐慘呼一聲，右手手槍掉落地面，左手梧住下體蹲了下去。緊接着，朱天佑冷笑一聲道：「卓槐，你滿手血腥，罪孽滿

小鬼子傳奇故事

陰陽人魔160頁　電腦殺人148頁
全能奇人164頁　眞假教父147頁
白血怪物164頁　天皇之死147頁
第九具屍體164頁　每本定價港幣二元





上官庸
精心傑作

環球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
電話：H 488261（十線）

身，尤其是性喜漁色，不知糟塌過多少良家婦女的貞操，現在，我先行廢掉你的爪子和孽根，過幾天再取你的狗命。」

這話意已很明顯，卓槐的右手和「孽根」，已被朱天佑廢掉了。

這情形，使得美空枝子駭然地問道：「你……你使的是兩粒子彈？」

「不錯。」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這威力，不見得比由槍膛中射出遜色吧？」

「高明，高明……」美空枝子點首苦笑着，心中却禁不住毛骨悚然。

刁拱北的語聲問道：「站長，這個日本人如何處置？」

朱天佑接道：「由我直接跟他說，田中，先下令開燈。」

「爲甚麼？」田中少佐的語氣中，顯然是不願意。

「別爲難，我可以請刁兄先行放開你，以免你這位皇軍少佐，當衆出醜。」朱天佑一語點破對方的心事之後，才沉聲接道：「現在，大家都已擺明，沒有再在暗中摸索之必要，同時，開燈之後，不相干的人可以讓他們先行離去，以免人家担心受怕。」

他似乎諒準對方別無選擇餘地，畧爲停了一下之後，立即沉聲接着道：「刁兄，請放開他。」

「是！」刁拱北恭應一聲，才鬆開手，向田中少佐冷冷地一笑道：「田中，你可得乖一點！」

田中少佐哼了一聲，以日語揚聲喝道：「開燈！」

燈光復明之後，朱天佑也放開懷中的美空枝子，淡淡地一笑道：「枝子小姐，我要放走所有舞客，也包括你我雙方還不會出面的人，妳同意嗎？」

美空枝子抬手整理着鬢邊亂髮，顯得意興闌珊地，輕輕一嘆道：「我沒意見。」

「那麼，我斗胆作主了。」朱天佑揮手揚聲喝道：「諸位都可以走了，很抱歉，今宵，諸位沒尋到樂子，却受了一場虛驚……」

這一來，所有舞客，舞女，以及舞廳中的執事人員，紛紛爭先恐後地，奪門而出。

朱天佑目注由兩個手下扶持着，蹲在一旁的卓槐，沉聲喝道：「卓老賊，你還不滾！這兒，除了田中和枝子之外，統統給我滾！」

朱天佑的話，儘管不好聽，但對卓槐和他的手下而言，却等于是待決之囚聽到了大赦令，因而片刻之間，都「滾」得乾乾淨淨。

現在，偌大的舞廳，只剩下朱天佑，刁拱北，美空枝子，和田中少佐等四個人了。

朱天佑目注田中少佐，笑了笑，說道：「少佐，方才那一槍，手下留情，我還沒向你道謝呢……」

田中少佐傲然一笑道：「少說風涼話！我諒準你也不敢將我們怎樣！」

朱天佑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弱國無外交，不錯，我不敢將你們怎麼樣，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兔子是善良的動物，但逼急了，還是會咬人的……」

「我倒要看你如何咬法？」田中連聲冷笑着。

「現在，還不到咬的時候……」

「那你就快點讓我們走！」

「走是讓你們走，却沒這麼簡單，這兒是公共租界，我要送你們去巡捕房，叫你們領事向巡捕房去要人。」

朱天佑似乎早有安排，話說完，四個武裝巡捕也隨之進入。他，將兩個日本人交與巡捕帶走之後，立即向刁拱北悄聲說道：「刁兄，辛苦一點，咱們今宵可不能歇息。」

刁拱北拍拍自己的胸脯，咧嘴一笑道：「不要緊，熬個把通宵，我還不在乎……」

× ×

右手腕和「孽根」都受到重創的卓槐，遵命「滾」出仙樂斯之後，在兩個徒衆的扶持之下，乘上他那輛豪華轎車，揮手促聲說道：「快，虹口。」

卓槐那輛豪華轎車駛出不到百咪，一輛摩托車也風馳電掣地跟了上去。

在距日本領事館不遠處的高級住宅區中，一幢日式小洋房，卓槐的豪華轎車停了下來。

首先是卓槐的手下人下車按鈴，以日語交談了幾句之後，才返身與另一同伴，協同將卓槐架了進去。

這小洋房中，似乎沒有女主人。

接待卓槐的，是一個年約三旬出頭，身着和服，長得又矮又胖的日本男人，當下女獻過了香茗退走之後，那日本人，才以流利的華語笑道：「卓老大，怎麼連命根子也玩出毛病來了？」

卓槐强忍着無限痛楚，一挫鋼牙道：「這血債，我一定要加倍索還的……」話聲畧爲一頓，苦笑着接道：「和川先生，我知道你是大日本國中最有名的醫師，所以我不去醫院，先到這兒來，務請大發慈悲設法保全我這……」

「這」了半天，還是那個被叫作和川的日本人笑問道：「設法保全你的命根子是嗎？」

卓槐連連點着頭道：「正是，正是……」

和川却也苦笑道：「卓老大，你來得不巧，我是內科醫生，你的命根子能不能保全下來，須要找外醫聖手服部才行……」

卓槐注目接道：「服部先生不也住在這兒嗎？」

「是，他今宵加班，最快也得到十二點才能回來。」

「那麼，請和川先生可憐可憐我，去將服部先生換回來吧！」

「本來也無所謂，反正呆在家中也無聊，不過，咱們得先行談好條件。」

「沒問題，請講。」

和川得意地邪笑道：「卓老大，聽說你的姨太太很多，一個個都美如天仙，嘻嘻……反正這幾天你自己不能享受……」

卓槐的反應很快，不等對方說明，立即自己接了下去：「和川先生，這是小事一件，我馬上叫他們送兩個過來，只要二位先生合意，就留在身邊好了……」

和川輕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卓老大，你眞够意思，够意思，好，我馬上去將服部換回來，你且忍耐一下……」

× ×

朱天佑、刁拱北二人，並坐在一輛出租汽車內，低聲密談着，車子沒開動，是停在外灘公園大門外不遠處的林蔭下。

也許是他們的談話已告一段落，兩個人都暫時沉默下來，透過車窗，凝視着黃埔江中那多彩多姿的夜色，顯得一片悠閑。約莫沉默了三分鐘之久，刁拱北才再度打破沉默，向朱天佑注目道：「站長，有一件事，也許我不該問，但不問出來，悶在心中，可不是味道。」

朱天佑含笑道：「有話自然該問呀！自己人，即使問錯了，也不會有人笑你。」

「那我就照實問出來了。」刁拱北蹙眉接道：「站長，方才，卓槐那老狐狸已經自投羅網了，爲何還要放離他去？」

朱天佑神秘地一笑道：「刁兄，實際上，我並未放他……」

（未完）

「神眼遊龍」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致歉意。

・編者・



紫金丹 寧神固腎

多慮傷精　多憂傷神

男性補藥紫金丹，純用王道中藥提煉而成，補而不燥並無任何副作用，爲寧神固腎之良藥。

主治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服法　每日分早午晚三次服，每次服二粒，用淡鹽水或暖開水送服，連服四天方能標本兼治。體質較弱者可用拔蘭地酒送服，以加速藥力運行。病者連服四天後，改爲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服二粒，使體力越發增强，無病服之，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經營事業與享受人生，均有得心應手之妙。

反應　服紫金丹後，小便呈黃色或金色，是藥力清除膀胱與及腎臟之濕熱排洩出來的徵狀，毋須疑慮，可安心繼續服食。

忌食　如有傷風感冒，應暫停服食。在服紫金丹期間，戒食蘿蔔，因蘿蔔能化麗參。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分　銷：澳門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 ☎7969